武俠世界

老少浪子（老少江湖故事集）　　司空羽・著

少俠阿輝和另外幾個大孩子，以半生不熟的武功在武林中橫衝直闖，憑餿主意臨危不亂，卒能一一化解危機，在尋丈之便，不畏強暴，專與一羣魔頭作對，驚險處令人冒冷汗，發噱處也令人笑破肚皮……



第28年

35

$5.00

編者話

老少江湖故事集，內容風趣輕鬆，驚險緊張兼而有之。今期的「老少浪子」也不例外。講述少俠阿輝和幾個大孩子，以半生不熟的武功在武林中，不知死活的橫衝直闖，不畏强暴，專與一羣魔頭兇煞作對，憑着他們一股戇勁，臨危不亂，卒告化解危機，重上征途。過程曲折離奇，驚險處令人頻冒冷汗，發噱處也令你笑破肚皮，誠屬一部莊諧並重的俠情倫理巨著，欲知精采情形，請參閱本刊第3頁。

☆ ☆ ☆

暌別讀者數月的黃鷹先生，今期有新作刊出，是一部中篇連載：「天衣」。他寫的天衣，是一個計劃，也是一個人。這個人的頭腦非常縝密，行動構思也完美完整得令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喜歡黃鷹作品的讀者們，敬請留意今期的刊出。

☆ ☆ ☆

西門丁下期的殺手故事「第三類殺手」刊出。內容敘述一個自小被人拋棄在荒島的人，養成了猛獸般的殺人能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被人帶回大陸，事後知道其人身世，於是利用他成爲殺人工具…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5期
（總號14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老少浪子

兩小大鬧太陽莊

阿輝要找他的父親，所以常常跑賭場。

他的阿姨告訴他，到賭場中也許可以找到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賭徒嗎？他不知道，因爲他從未見過他的父親。

楚老頭告訴他們，扶桑首席畫家長山白浪獻給天皇的名畫背面，印有扶桑的絕世武功。

楚還告訴他們，扶桑已派來一名高手，想俟機弄回這幅畫。

他們的理由是，畫可以進貢，武術是國粹，不能進貢。

紅棗下煞手逃走，楚半俠立刻看出阿輝是詐死，也許是紅棗手下留情。

只是楚半俠一生未娶，對女人不什瞭解。

如果紅棗心中有阿輝，爲何要連番害他？只是爲了師門的仇恨？

此刻兩少在山道上邊走邊談。人影一閃，楚半俠站在二人側面，小滑溜道：「楚老頭又是你！」

阿輝道：「楚老一定有事。」

楚半俠道：「事是有一點，小子，我要警告你們，伍鳳樓等人已經離京南下，百里長風已到南邊來了，你們要小心點！」

小滑溜道：「知道了，楚老頭，他們也是欽犯。」

阿輝道：「楚老，你在我臉上尿了一泡尿，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決定算了……」

「不不！」楚半俠道：「有一天你有了本領，仍然可以在老夫頭臉上尿上一泡尿。如你眞能作到，老夫會很高興呢！」

說完人已像流矢般地消失在夜色中。

* * *

阿輝和小滑溜又在賭場中。

而且這家賭場還很大，是附近百里最大的一家。

阿輝爲什麼老是在賭場中鬼混？

他是不是染上了賭癖而不克自拔了？

其實不是，他常去賭場是爲了找一個人——他的父親。有人告訴他，只有在賭場中可以找到他的父親，他沒見過自己的父親，只有看面貌去辨識。

但是，安勝却很像他而不是他的生父。

爲了尋父而經常涉足賭場，他內心也很痛苦。

但他們剛要坐下賭骰子，忽然有人在後面拍拍他的肩膊，道：「你就是阿輝。對不對？」

阿輝回頭望去，此人三十左右，衣着隨便，頭不梳，鬚不剃，一副落拓潦倒的樣子。

他不認識此人。但一看此人的眼神就知他是個高手。

阿輝道：「我正是阿輝，你是……」

這人笑笑低聲道：「我就是『人販子』錢大來。」

阿輝聽說過此人，武功很高，很多人想動他，但非其敵手。當然，他販賣人口，更不是拐騙良家婦女賣與娼家，或拐騙小孩轉手，而是專門販賣武林人質圖利。

很難說此人是白道還是黑道人物。

阿輝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錢大來篤定地道：「想和小弟作一檔子買賣。」

阿輝道：「我是來玩骰子的，你以爲我有興趣作生意？」

錢大來笑笑，道：「你只要聽了就一定有興趣。」

小滑溜道：「媽拉格巴子，我看你是吃了八頓飯沒事作，皮癢了是不是？」

錢大來笑笑道：「先不談這些，待會有機會試試看是誰的皮癢了。」

阿輝道：「錢兄，我沒有興趣……」

錢大來在他耳邊低聲道：「『順頌時祺』四大高手已死了二人，活着帶傷的兩個在本人手中……」

阿輝心頭一驚，道：「眞的？」

錢大來道：「當然是眞的，有貨色爲憑。」

阿輝還是不信，憑司徒順和上官祺二人，即使帶傷，也不該被人所制的，道：「我不信。」

錢大來道：「跟我來……」

阿輝和小滑溜跟出來，轉彎來到後街，進入一幢民房，有個五十左右的老僕迎出，看來也是內家高手。

在正屋明間炕上，坐着兩個人，正是上官祺和司徒順。顯然二人已被制住穴道，連話都不能說了。

阿輝大怒道：「姓錢的，乘人之危，你算什麼人物！」

「我算什麼人物？」錢大來道：「『人販子』還會是人物？」

阿輝道：「你要多少？」

錢大來道：「清廷懸賞每人一千兩銀子。我當然要多少賺點，每人一千五百兩共計三千兩。」

小滑溜冷笑道：「一兩也沒有又能如何？」

錢大來道：「我本不想和朝廷鷹犬打交道，不過爲了這三千兩銀子，善財難捨，也只好賣給他們了……」

小滑溜撲上就攻出一招狠的，那知錢大來輕鬆地閃開，小滑溜連攻十來招都是如此。

「小滑溜，讓我來……」阿輝攻上，錢大來自然沒有對付小滑溜那麼輕鬆，但阿輝看出，此人身負上乘武功，他和小滑溜聯手也未必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抱樹功——「太乙神功」還未練到進入堂奧之境，想抱也抱不到，其他招式就未見高明了，三十來招下來，阿輝停手不攻。

錢大來道：「怎麼樣？這也算是一門公平交易。」

小滑溜道：「媽拉格巴子！你少作缺德的事。」

錢大來道：「缺不缺德，日後自知。」

阿輝道：「好吧！待會我來贖人。」

阿輝和小滑溜重返賭場。

他們發現骰子那一桌的莊家正是本賭場的第一把手高雲主持。此人枱上已贏了

近三千兩。

小滑溜道：「老大，你鬥不鬥得過他？」

阿輝道：「沒有把握，此人是個大老千。」

小滑溜道：「乾脆去賭牌九。」

阿輝道：「牌九那兩桌上沒有下大注的，最多十兩八兩，要贏三千兩，只怕一天一夜也辦不到。」

小滑溜道：「咱們可只有兩百多兩的賭本呀！」

阿輝道：「上官與司徒兩位的內傷不輕，救人如救火，咱們總要試試看，不能拖延時間。」

小滑溜道：「萬一輸光了怎麼辦？」

阿輝對賭是很在行的，但强中自有强中手。

和大老千鬥，他一點把握也沒有，儘管他也是個小老千。

當然，弄鬼他也會，只是並不是頂尖高手。

阿輝想了一下道：「萬一不順手，這兩百多兩快輸光時，你就……」在小滑溜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小滑溜瞇着眼道：「靈光嗎？」

阿輝道：「一定靈，我對他的一切頗熟。」

於是阿輝開始下注，先是十兩一注地下。

不久他已輸了百十兩。他發現此人的賭技眞是高超極了。

於是小滑溜匆匆出了賭場。

此刻阿輝身上只有七八十兩了，他不敢下注。一下準輸，別人的賭資充足，只有他一人寒傖。

就在這時，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走進來一打量，就走了過來，道：「哪一位是高雲高大爺？」

高雲正在贏錢走運之時，道：「我就是高大爺。」

小孩道：「高大爺，有人自你們的後牆上跳入後院中，你老婆在後院中尖叫了一聲。」

高雲突然色變，道：「小崽子，你根本不認識我，又怎知那是我的家？」

小孩道：「不是我看到的，是一位老伯伯看到，他年紀大了跑不快，就叫我來報告高大爺。」

高雲道：「那個人是什麼樣子？」

「老伯伯說，那人三十出頭一點，像位闊少。」

高雲對他身後的漢子道：「老張，你來代替我一會，我不會太久就會回來的……」

高雲匆匆出了賭場。

他的家離此不遠，到了門外，聽了一下家中沒有什麼動靜，以爲老婆也許已經和人家那個了。

他越牆而入。到了正屋門外，正好他的年輕妻子在換內衣，高雲暗暗冷笑：他娘的！我不在家妳就勾引野男人，我回家妳却裝着很體貼的樣子？

他一把揪住嬌妻的頭髮，把她摔在地上。但進屋一看，床上並沒有人。他吶吶道：「人呢？」

他老婆才十九歲，長得也很美，由于父母雙雙落水死亡，無力殮葬，而賣身于高雲。

高雲很疼他的嬌妻，愛護倍至。

一個三四十歲的男人娶個太年輕的妻子，往往會懷疑妻子不貞，疑神疑鬼，這也正是阿輝採用此法的原因。

「人？什麼人？」小女人從未見他如此粗暴，驚得流下淚來。

「那個野男人呢？」

「什麼野男人？根本沒有什麼人來呀！」

高雲每個屋子都搜過，那有什麼野男人，他忽然暗叫一聲「不妙！」這可能是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由于他正在大贏，他不走別人就沒有機會。

他抱抱愛妻道：「寶貝，回來我再告訴妳一切，這是一次誤會——」替愛妻抹去淚水，掏出一把銀票塞在妻子手中，又親了她一下。

高雲正要衝出臥室門外，忽見老母探進頭來。

老婦已七十出頭了吧！佝僂的腰身已經無法挺直，一頭銀髮，滿臉縐紋，臉上帶着些微諂媚討好的笑容，道：「阿雲，你回來哩？明天是你大哥死後三週年忌辰，娘要到廟中爲他作點法事，你身上有沒有多餘的銀兩，給娘一二兩就夠了……」

高雲厭惡地，道：「妳總會整天伸手，我那有什麼銀子！」

老婦眼見媳婦手中捏着一把銀票。

這工夫高雲已自老婦身邊走出來，但是，一個年輕皮膚黝黑的人在院中擋住了他的去路。

高雲一看，吶吶道：「你不是剛才在賭場中和另一個年輕人在一起的小崽子嗎？你到我家來……」

小滑溜就是依阿輝之計來行事的。

他先找到一個伶俐的小男孩，給他二兩銀子，叫他到賭場中去騙高雲，當然，他並未告訴那小孩是謊言，只說那是眞事。

但叫小孩辦了此事之後立刻回家，不要出來。

這是因爲，阿輝成年累月跑賭場，在中原的一些較大賭場中的「高手」（老千），他幾乎都知道，他知道鬥不過高雲，只有把他調開。

而他也素知高雲上有老母，下有嬌妻，生活過得很奢華，但却極爲不孝，這就是阿輝要賺他的原因。

阿輝最恨不孝的人。

小滑溜聳聳肩，道：「正是。」

高雲齜牙咧嘴地道：「是你叫一個小孩把我騙回家的？」

小滑溜道：「對，沒錯！」

「你他媽的簡直是找死！也沒打聽打聽我是誰？」

「打聽過了，你是這賭場的頭號老千高雲。」

高雲道：「你們似乎對我的底細很清楚。」

小滑溜道：「當然，不清楚能把你騙回家嗎？」

高雲一拳搗來，小滑溜一閃而過。賭錢，高雲是高手，打架却不是。

老婦人在一邊道：「不要打了……這位小哥……請看在老身這把子年紀份上……不要傷了我的兒子……」

「聽到沒有？」小滑溜邊打邊道：「你對老母如此忤逆不孝，你母親却仍然關心你，呵護你！你還有沒有一點良心？你再不孝，和豬狗有什麼不同？」

高雲道：「小雜種，你少管我的事。」

小滑溜道：「不孝的人，那還配作人？我今天就宰了你這個畜牲……」小滑溜雖未得到名冶劍師毛開元的全部眞傳，大約也有六、七成左右。

高雲在賭場中詐賭是一流、特流的，論武功可就不入流了，只能唬唬地面上白吃白喝的小混混。

可是他不服氣。論年齡，他比小滑溜多了一倍，居然被這小子逼得團團轉，而對方似乎並不急于取勝。

因此高雲更爲焦急，道：「小雜種，你們把我調開就有把握贏嗎？」

小滑溜道：「差不多。」

高雲道：「須知我那副手也不簡單哪。」

小滑溜道：「簡不簡單不久就知道了！」

此刻阿輝在賭場中正十分順手，因爲他聰明，肯用腦子，又交了些老賭徒朋友，所以對賭來說，他也算是一個有點道行的小老千了。

這副手的確不是庸手，可是他沒把阿輝瞧在眼裏。

正因爲如此，阿輝才更是得心應手。

最初是押了十二兩，一下子變成二十四，再變成四十八，九十六……不到半個時辰，他的枱前已有兩千多兩了。

有現銀也有銀票。他估計小滑溜已經和高雲折騰上了，以小滑溜的身手，即使不能速戰速決，至少也可以拖上百十招。

姓張的一頭大汗，賭場主持人在一邊瞄了一會，大概以爲栽在一個小孩子手中太不像話，就瞪了姓張的一眼。

姓張的並非只輸不贏，而是只賠阿輝一家贏另外三家，却仍然相差甚遠。等於高雲原先贏的三千多兩銀子已快輸光。

但開賭場固可弄假，却不能明目張膽地輸了錢要賴或動武。

那主持人本身並不是老千，只是在地方上官衙內常走動，兜得轉，吃得開，要不是怎敢開這麼大的賭場？

他來到阿輝身後低聲道：「老弟，你年紀不大，却像是在外面混的人，我們幹這行，也不過是混碗飯吃！如果都像你老弟這樣，我們幾十個人還要不要吃飯？」

阿輝笑笑道：「賭嘛！總是有輸有贏的。」

主持人道：「老弟，你拿半數請便吧！反正又不是從家裏賣房地產帶出來的賭本！」

阿輝道：「老兄，你可眞會開玩笑……」

這工夫又贏了一局，他匆匆查點銀票，已有兩千六百多兩，現銀六百餘兩，和其他賭客交換了銀票，往袋內一塞，抓起零頭銀子就要走人。

主持人的眼珠子都紅了。

這賭場自開張以來，還沒有被賭客帶走三千兩銀子的往例，最多的一次不過千兩左右。

所以阿輝一出賭場大門，走出不遠，三個漢子就攔住了他，道：「小子，見一面分一半這話可聽說過？」

阿輝道：「沒聽說過。」

另一漢子道：「見者有份你總該聽說了吧？」

阿輝道：「聽說過！」

那漢子一伸手，道：「拿出兩千五百兩，餘下的帶走。」

阿輝道：「我說的『見者有份』是指你們挨揍有份。」

爲首的漢子作出要吃人的樣子，道：「媽的！你可別以爲爺們是唸經吃素的貨色。」

阿輝道：「你們當然不是，因爲你們是吃屎的貨色。」

這漢子抬抬下顎，三人一齊撲上。

連高雲都不成，雖然這些人是抱枱脚的打手，畢竟所學有限，素日對付一些地痞流氓，全憑皮厚肉粗，能挨幾下，但遇上行家就不成了。

阿輝爲了去接應小滑溜，全力施爲，不出十來招，三個漢子個個鼻青眼腫，倒地昏迷。

此刻小滑溜也剛剛揍倒了高雲，道：「姓高的，如你再忤逆不孝，我不宰了你就不姓金……」「砰砰」兩脚，都踩在他的肋骨上。

高雲的身子縮成一團，連哼哼的力氣也沒有了。

阿輝在牆頭上道：「小滑溜，行哩！我們走人！」

二人來到「人販子」錢大來處。

這人也很爽快，交了銀子就放人，還給了一些藥，說是能治司徒順及上官祺二人的內傷。

臨走時小滑溜道：「姓錢的，這三千兩銀子你作甚麼用？」

錢大來道：「小子你何必爲我操心？」

小滑溜道：「我有個好主意，多買幾口棺材囤積起來，一旦棺材缺貨，一定可以大賺一筆。」

錢大來笑道：「這主意的確不錯，說不定你祖上就是開棺材店的，你也可以多進點貨留作自己用！」

小滑溜道：「錢大來，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天也許別人也向你推銷活人，而這活人却又是你自己的親人？」

錢大來搖搖頭：「姓錢的沒有親人！」

小滑溜搖搖頭道：「你眞是絕人！」

四人離開此鎮，僱了一輛雙馬篷車，要把上官祺送回家，而司徒順也要到上官祺家中療養。

篷車在山道上繞行，時近黃昏。

阿輝道：「上官大俠感覺如何？」

上官祺道：「傷得頗重；但我發現錢大來的藥有效，我總以爲他大肆歛財，必然另有苦衷。」

阿輝道：「我也是這麼想。不知兩位知不知道楚半俠其人？」

二人都搖頭，阿輝說了楚半俠的事。

上官祺肅然道：「這必是一位世外異人，老弟，這對你的一生可能影响很大，此人很欣賞你。」

阿輝道：「此人遊戲凡塵，身懷絕技，居然和當今皇上還有一面之識……」

上官祺和司徒順唏噓不已。

阿輝道：「柳師叔和哈王妃離開了北京，兩位可知此事。」

「不知道。」司徒順道：「這是何時發生的事？」

阿輝道：「就是昨天的事。看來哈王妃神智不清，在馬上未說一句話，柳師叔和楚半俠說了幾句話就走了。」

上官祺道：「那就好了！總算我們沒有白來！且要柳光庭爲她療治，應該可以治癒的。」

司徒順道：「上官兄你有沒有想到一件麻煩的事？」

「什麼事？」

「柳光庭目前在和皇上爭寵……」

上官祺吶吶道：「的確，皇上已知逃走的王妃是假的，對眞的也有了興趣，但是，至少皇上不知道眞王妃已在老柳身邊。」

阿輝道：「由于裕金葉和百里長風二人知道眞王妃出亡北京，流落江湖，遲早皇上會知道的。」

兩小把二人送回上官祺家中，只逗留了一天就離開了這魯、豫邊境地帶。此刻正是新年剛過，天氣却比三九天還冷。

這家專賣牛肉的小飯館生意不錯，因而把後面打通，能容納五七十個客人。只要掀開棉門簾進入屋中，就暖烘烘地令人不忍離開。

兩小剛叫了兩碗牛肉麵，才吃了一半，棉簾一撩，進來一個身材頗矮，奇裝異服，一柄長刀插在束腰上的方式也不大一樣的三十左右的漢子。

這人對伙計說了一句極生硬、什至不大清楚的話——牛肚燴火燒。伙計問了兩次勉强懂了。

正好兩小就在此人身後座上。

阿輝低聲道：「小滑溜，這不是中原人。」

小滑溜道：「老大，非但不是中原人，也不是中國人。」

阿輝道：「是哪一國人。」

「八成是扶桑人或琉球人。」

「怎知他是扶桑人？」

「你忘了我在奉天跟毛開元學治劍有三五年的時間，扶桑人在東北，很多落了戶，所以我對他們較熟，什至還會少許扶桑話呢！」

「那太好了，小滑溜，此人會不會就是到中國來侯機弄回那幅畫的扶桑武士向島艮弓？」

小滑溜點點頭道：「八成是他。他們扶桑人的服裝，仍有我們唐朝服飾的影子。最顯著的是他們插刀的方式不同，總是斜插在束腰上。」

阿輝道：「楚半俠說，這扶桑人不久就會變成武林中人爭相延攬的人物了，咱們也要——」

就在這時，又進來二人，都是四十左右，背劍。

這二人剛坐下，又進來二人，也是三十五六到四十之間。都是背着鬼頭刀。這四人一進屋的眼神就顯示他們都是內家高手。

他們雖然很技巧，兩小都知道他們是爲扶桑人而來的

扶桑漢子似乎並未注意這四個人。吃完了牛肚燴火燒，付了帳就出了牛肉館，四個漢子跟了出來。

一出鎮就是一片光禿禿的樹林，扶桑人停下來。

四個漢子也停了下來，扶桑人冷笑，四人大笑。

待四個漢子二人撤劍二人撤刀攻上時，扶桑人低嘶聲中，長刀出鞘，雙手疾掄。「嗆嗆嗆」一陣金鉄聲，四漢中的一漢被震退三大步。

兩小在小丘後窺伺，他們二人互視一眼，深深震驚扶桑人出招之快之絕，雙手握刀居然能如此靈活。

因爲雙手握刀有些角度不易到達，不如單手握刀。

但如配合步法和腰身的轉勁，那就不一樣了。

四個漢子身手不弱，再次繞着扶桑人四周遊走，侯機出手，但扶桑人反而低吼一聲主動攻上。

他的窄長怪刀閃閃生光。

在星光下，刀光和地上殘雪飛瀉，分不清那是雪影那是刀芒。仗劍的二人中一人「噹」地一聲長劍撤手飛出。使刀的二人之一被扶桑人切中腰腹之間。

四人中的兩人已失去戰鬥力，另外二人未出五招，被扶桑人砍傷，加上被擊落兵刃的，三人拔腿飛奔而去。

現場上只有被砍中腰腹，奄奄一息的那個人還在蠕動，扶桑人搖搖頭道：「我無意殺人，是你們逼我！」

地上的人似已無法出聲了。

兩小知道，出手未必成。而且的確也不能怪扶桑人。

他們二人雖然有些行爲荒腔走板，但緊要關頭還能有所不爲，尤其是阿輝，此刻他們仍不甘讓番人耀武揚威。

兩人走了過來，小滑溜道：「你可是向島艮弓？」

扶桑人一楞，本來沒把兩小放在眼中，現在居然知道他的姓名。

扶桑人點點頭道：「正是。」

小滑溜道：「你們扶桑人的刀法眞了得。」

扶桑人道：「我們的刀法着重實用，不尚花梢。」

小滑溜道：「你們扶桑人很了不起，我們十分崇拜你們……」他夾雜了一些扶桑話在內。

如此一來，向島艮弓更有親切感。

扶桑人本就有優越感，他們已經看穿了中國人。

阿輝見小滑溜誇讚對方，就知道他又有花樣了。

向島艮弓道：「這位小兄弟怎麼會我們扶桑話？」

小滑溜道：「我以前在奉天常和你們扶桑人來往，我覺得你們扶桑人很友善，也很大方。」

「是的……是的。」向島艮弓豎起拇指道：「我們扶桑人都是好人，大大的好……」

小滑溜道：「聽說你們不但刀法精，

還會摔跤？」

此言一出，阿輝已猜出了小滑溜的用意了。

扶桑人笑笑道：「當然，當然，摔跤在我們扶桑國很普遍，連小孩子都會。天下第一……」

小滑溜道：「我想天下第一是可信的，不過我這位兄弟也會摔跤。」他指指阿輝，頗有信心的樣子。

向島艮弓偏着頭睇着眼打量阿輝。

他怎麼會把阿輝放在眼中？道：「他？」

小滑溜道：「是啊！他是跟蒙古人學的，很少遇上敵手，不過遇上你向島大俠，就難說了。」

向島哂然道：「你這位朋友願意試試嗎？」

阿輝連連搖手，還退了兩步，道：「我這兩手怎麼成？」

小滑溜道：「你也不必小看自己，你不是在一次摔跤比賽中打敗了三十多人？好在向島大俠也不會眞的對你下毒手，人家是眞正的武士，大英雄，人家會給你點顏色看看，使你心服口服，而你可就獲益不淺了！」

阿輝故作怯怯地搓着手，道：「兄弟，你看我……我成嗎？人家向島大俠是扶桑武士，我只不過是在一個鄉村之中和一些年輕人摔跤，得了個第一名，這……這怎麼能和人家比？」

小滑溜道：「兄弟，這可是跟人家學習的好機會，再到哪裏去找這麼好的現成機會呢？」

阿輝道：「好……好吧！向島大俠，你可要手下留情呀，我就是作你的徒弟也不夠資格呢！」

向島傲然道：「這話可也不假，在敝國內收徒，那可是一件大事，來吧！我教你兩手。」

小滑溜道：「兄弟，你也不必太客氣，你不是經常讓人家一個『後腰』？」

向島艮弓道：「什麼叫讓個『後腰』？」

「噢！是這樣的。」小滑溜和阿輝一搭一擋，一拉一唱，隨機應變，根本不必打草稿，道：「他經常讓人自後面抱住他的腰，他仍能把那人摔倒……」

向島艮弓道：「這算什麼？我就讓你個『後腰』好了！」

小滑溜嘆道：「兄弟，你今夜才算遇上了眞正的行家，如果人家讓你一個『後腰』你都贏不了，以後可要多下工夫了……」

阿輝道：「兄弟，我不過是想瞻仰一下人家扶桑國的絕技，你以爲人家讓我個『後腰』我就會贏？」

向島搖搖手道：「來吧！小子。」

阿輝把劍丢在地上，表示身上沒有任何兵刃。

向島艮弓也把長刀拔下丢在一邊。

兩小交換了一個眼色，於是阿輝上前一抱。

這一抱，我的天，向島本要立刻來個「滑襟勒」，在他的想像中，這下子能摔他個半死。但是，這意念剛形成，突然大驚，只感阿輝的兩臂如兩道鋼箍箍住，他的腰只有一握那麼粗了。

於是向島的面孔由紅而紫，眼球突出。

他渾身用不上力，是因爲「太乙神功」制住了他前腰的「章門穴」和後腰的「京門穴」。那還能動？當然，如果動手過招，兩小還是不成。

小滑溜在一邊拍手，道：「我說向島大俠，你是不是火氣大，有點便秘！怎麼臉都紅了？」

向島艮弓又怎知這個不起眼的大孩子身負絕技？

小滑溜拏起向島的長刀，在他的脖子上比畫了一下，道：「向島，你說你們的功夫大大的好還是我們中國人的功夫大大的好？」

向島的眼球上佈滿了紅絲。

他此刻大概的確相信中國功夫大大的了不起，不過他對兩小一搭一擋地賺他，不由惱火，恨之入骨。

阿輝猛然一鬆手，立刻點了他的穴道，向島仆下。

小滑溜道：「老大，這下子咱們可就風光了！」

阿輝道：「風光什麼？」

小滑溜道：「向島艮弓在咱們手中，一旦找回那幅畫，咱們不就可以練那上面的武功了？」

阿輝道：「上面的武功雖好，我却不想練。」

小滑溜道：「老大，我却以爲你最有資格練。」

阿輝道：「我以爲中原武功精深博大，扶桑的武功剛猛中充滿了霸氣，就缺乏那種堂堂正正，不偏不倚的柔和之氣。」

小滑溜道：「老大，看向島艮弓的刀法，他在扶桑不過是二、三流人物，而研究那畫上武功的當麻蹴速和野貝宿禰二人，本就是扶桑以前的一流高手，合二人之精英再加上琉球的『六機手』，一旦學成，可能天下無敵！」

阿輝道：「小滑溜，咱們應該找個地方把他藏起來。」

小滑溜道：「這要十分隱蔽才成。」

這工夫隱隱傳來鈴聲，還夾着男女交談聲，由于是順風，清晰可聞。男的道：「管家傳來這消息，我簡直不能相信，就憑老包的身手，加上又是大內供奉，放眼武林，哪一個敢？」

女的道：「話可不能這麼說，身在大內，有時也會得罪仇人，一旦怨大仇深，可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男的道：「可是武林傳言，老包和另外的雍和及伍鳳樓三人已變成了被通緝的欽犯，妳說這件事……」

女的道：「要是怕他是個燙手山芋，就設法——」

男的冷冷地道：「妹子，我『太陽刀』雷恨天怕過誰來？皇上也是人，妳以爲我會把老友推出門外？」

女的道：「雷恨天沒怕過誰？難道我『步步金蓮』霍芙蓉怕過誰？」

兩小一聽，我的媽，這兩個人沒有一個不是武林煞星，雷恨天的名氣不在包笑天之下，聽口氣又是包的好友。

這霍芙蓉的兇名更著，所謂「步步金蓮」是因她有一雙蓮足，長不過三寸，在

武林中無出其右，而金蓮出名並不在乎它的小而美，而在于蓮足尖端的弓鞋尖處有風磨鋼鈎一對，專攻敵人雙目。

武林中毀在她的雙鈎上的不在少數。

她的身手和名氣似又在雷恨天之上。

小滑溜道：「老大，這兩人咱們惹不起。」

阿輝道：「希望他們只是由此經過，看不到向島艮弓。」

兩人躲在大石後不久，兩匹馬緩緩馳來，女前男後，女的三十左右，煙視媚行，小腰一握，只看一眼就知道她的風格，鞍上掛劍。

男的四十左右，白面長鬚，濃眉大眼，腰插大刀。

聽口氣包笑天在此人府中，此人在外接到管家的報告趕回來，還頗講義氣哪。這工夫兩匹馬剛剛通過向島倒臥處附近的小徑，如果向島不動，由於天黑，可能二人看不到，但正好向島動了一下。

「噫——」霍芙蓉道：「那不是一個人躺在那兒？」

雷恨天道：「可不是，我來看看——」

兩人都下了馬走近，雷恨天一打暈，又「噫」了一聲道：「妹子，你看這是不是一個扶桑人？」

霍芙蓉點點頭道：「錯不了的。扶桑人不必看服裝和兵刃，就是看他們的臉，大致也能認出來。」

雷恨天道：「妹子，妳可聽說過那幅畫的事？」

霍芙蓉道：「大哥是說此人即扶桑來此找畫的武士？」

雷恨天道：「妹子，不是很有可能嗎？」

霍芙蓉道：「果眞如此，咱們的運氣不錯嘛！」

雷恨天道：「此人被制住穴道丟在此處，可能附近有人……」二人打暈一陣，霍芙蓉道：「可能有人聽到我們一路行來就嚇跑了。」

雷恨天踢開了向島艮弓的穴道，道：「尊駕是扶桑國人？」

向島一躍而起，在扶桑，他也算是有名氣的人，今夜栽在一個小孩子手中，內心萬分窩囊，如今被此人踢開穴道，多少也有輕視之意。

向島的怒氣出在這二人的身上，也合該要他倒霉。

他拔刀低嘯，快逾閃電，向雷恨天連掃三刀。

所謂連掃三刀，至少第一及第二刀都未中才有第三刀。

其實三刀都未中。雷恨天雖然閃過了三刀，却也是心頭暗驚，扶桑刀法怪異，快逾電掣。

今夜若換了別人遇上，絕對難逃此劫。

而向島艮弓三刀落空，也不由心驚不已，以前對中國人的輕視立刻就消失了一大半。正要再攻，雷恨天手一揮道：「不必了！你可是向島艮弓？」

向島道：「是又如何？」

霍芙蓉道：「我們最喜歡結交江湖中的朋友，尤其是外國朋友，向島大俠何不到我們莊上去住些時日？」

向島也知道，打也沒有用，交這個朋友也不錯。

至少他可以探探口風，何以近來很多人對他感興趣？

於是雷、霍二人合乘一騎，把另一匹馬讓與向島。

三人不久就消失在夜色中。

小滑溜道：「老大，這『太陽刀』果然厲害非凡，向島艮弓以閃電速度砍他三刀，連邊兒也沒摸到。」

阿輝道：「所以剛才我們非躲起來不可。」

小滑溜道：「咱們弄到手的却被他們撿了便宜。」

阿輝道：「咱們當然不會便宜他們。」

小滑溜道：「可是他們已經走遠了！」

阿輝道：「鼻子下面不是還有嘴？打聽一下，『太陽刀』的山莊在何處，不就可以問出來了？」

小老千鬥大內高手

「太陽刀」雷天恨的「太陽山莊」座落在中條山中，佔地數百畝，護院及僕役不下數百人，在武林中算是數「大」之一。

雷恨天和包笑天是好友，過去包曾救過雷恨天一命，那是在苗疆中遇上了數百人的一次大包圍。

雷恨天一直不忘此恩，所以包、雍、伍三人來到太陽山莊，而包笑天非但已啞，且雙肘已廢，他還是收留了他。

伍鳳樓和雍和也被留下住幾天。

雷恨天目前已經瞭解了三人的遭遇。

伍鳳樓應雍和的要求，沒有說那假美人是幾個小孩子做的，把責任推在大內的護衛的頭上。

這樣就不至于太丟人現眼了。

雷恨天道：「三位放心！雷某在一天，絕不容許任何人動包兄一根汗毛。即使是大內來的人也是一樣。」

雍和道：「雷兄肝胆照人，我二人就先代包兄謝過雷兄。包兄之啞，能否治癒？在下不知，但他的雙肘若遇上名醫，應該還有希望。」

雷恨天道：「雷某一定會延醫爲包兄療治。」

伍鳳樓道：「當今武林，能治包兄的雙肘者只怕僅有『回春散人』柳光庭一人了。」

雷恨天道：「也只有此人能治，在下會設法找到此人。」

伍鳳樓道：「這中間有一段過節，柳光庭肯不肯幹，却毫無把握。」接着說了皇上和假皇妃的事。

這事自然會影响眞皇妃的名節，柳光庭那會不惱火。

賓主盡歡而散，伍、雍、包三人被招待於賓館中。雷恨天進入內院，已近三更。

他和「步步金蓮」霍芙蓉並非正式夫妻，前妻死後就未續弦，但霍芙蓉儼然此莊的女主人。

上房無燈，雷恨天知道情人的個性。

她也知道雷恨天的愛好。

每天晚上，他必然把玩那一雙瘦削玲瓏的金蓮，一定要把玩，狂嗅個夠才上床

就寢。

她對這種狂熱的表現，也感到滿意。

因爲她對自己的金蓮有信心，雷說過是天下「第一」。

自幼把脚纏成三寸長，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有所謂：小脚一雙，眼淚一缸。女孩子們纏足時痛得半夜起來哭泣。

作長輩的只要說幾句：「不纏怎麼成？不信妳看看那些丫環侍女，和作粗活的女僕，哪一個不是一雙大脚枒子……」聽了這樣的話，女孩子就會咬牙强忍。

弦月自窗上瀉入屋中，隱約可見半倚在床上的霍芙蓉。

她羅襦半解，嬌慵無力，一雙金蓮是赤裸的。

雷恨天坐在床前地毯上，一手握着一隻金蓮。

這幾乎變成他們每夜必修的課程。

他愛握，她也愛被握。

他握是因爲愛不釋手，多少也有點討好的意思，因爲他知道她很喜歡別人讚美她的金蓮是世上最美的。

雷恨天一邊撫弄一邊嗅着，藉着淡淡的月光，突然發現床下有一隻脚。不由一愣。這是誰的脚？不是他的，自然也不是霍芙蓉的，這隻脚是那裏來的？

就在這一愣之後，低頭向床下打暈時，他的後腰被摟住。

一旦摟住，他立刻就叫不出聲音，也不能反抗了。

因爲他毫無提防，未想到身後床下還有一個。

他心中却十分清楚，這是一門奇特的工夫。

能一抱住就使對方失去抵抗力，絕非庸手。

如是高手，怎麼會藏在床下？有身份的人絕不會這麼作的。

正因爲他被抱住，雙手已不聽使喚，不再撫弄那雙金蓮了，床上的霍芙蓉道：「怎麼？睡了？」

抱人的，自然是阿輝。

他們找扶桑人向島艮弓一直找不到，就只好藏在他們床下，想聽聽他們的交談，或能聽出藏匿向島的處所。

只是他們絕未想到，他們二人有此特殊的嗜好。

一個愛玩弄金蓮什至大嗅特嗅，一個愛被人撫弄。這自然也有一點成就感的心理作祟。

所以雷恨天坐在床邊地上握弄金蓮，小滑溜的一隻脚放在比較容易看到的地方而被他看到。

當然，如雷恨天不坐在床邊地上就不會看到。

就在雷發現了小滑溜的一隻脚低頭向床下看時，阿輝正好看到，在他的位置上剛好抱住雷的腰。

阿輝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他和雷恨天無仇無恨，自不會置他於死地。

他用到七、八成力道就不再加勁，而雷已不能動彈。

但雷的手一鬆，床上的霍芙蓉不知原因，以爲他摸膩了有點不悅，小滑溜急忙取代了他。

也就是小滑溜握住了她的一雙金蓮。

霍芙蓉是半臥在床上，一雙腿垂到床下，自然看不到床下的情景，況且雷恨天還坐在床下，在床上只能看到他的肩部以上部份。

小滑溜可是有生第一次握女人的小脚。

爲了逼眞，還送到雷恨天的鼻孔處讓他猛嗅。

如此一來，床上的霍芙蓉不疑有他。

阿輝不能鬆手，但雷恨天不說話她會起疑心。

阿輝把他的身子左右搖擺了兩下，表示不以爲然。

「我就知道你會反對的。當然，講義氣自不能說不對，可是你有沒有仔細想想，他是個被通緝的欽犯哪！」

雷恨天的身子又前後搖了一下，表示點頭。

霍芙蓉道：「伍鳳樓和雍和明天就要走，就說此處距北京不大遠，把老包放在此處實在危險……」

雷恨天的身子又搖了一下，表示不同意。

「這樣吧！」霍芙蓉道：「你不好意思說，我來說。」

雷恨天先搖搖頭又點點頭。

其實雷恨天是絕對不同意的，阿輝並不知道他的個性。

霍芙蓉道：「把向島艮弓放在那地方是不是可靠？要知道，武林中的人要找他的已有數撥。」

雷恨天又點點頭。

霍芙蓉道：「我建議把他弄去我的老窩去，那兒不會惹人注意，再說這些年來我也很想回去。」

雷恨天又搖搖頭。

小滑溜爲免霍芙蓉疑心，又把一雙金蓮輪流放在雷恨天的鼻孔嗅了幾下。而小滑溜自己也順便嗅了一下。

「我的天！」他差點嘔出來。

男人喜歡金蓮是因爲纏足女人走路搖曳生姿，有如弱風擺柳，而且凡是纏足的女人，臀部都非常豐隆，而且扭擺度很大。

當初發明纏足的據說是李後主的歌妓妙娘，她以白綾纏足，在人造的花瓣上翩翩起舞。

據說這就是纏足的起源。

當然，也有說是起自楊貴妃的。

女人自六、七歲或七、八歲（越早越好，因骨骼較輭）開始纏足，把後面四隻脚趾壓到脚底下，只留大趾在前，成一尖錐型。

剛開始時自然很痛，有如火燒，就會經常地偸偸放開舒服一下，但若被大人看到必然嚴斥，因爲這會變型。

在適當時機還要用尿來泡，據說這樣才不會發炎。

所以，用「小脚一雙，眼淚一缸」八字來形容纏足之苦，受害之烈，實在是無法表答于萬一的。

因此，女人的小脚即使是已經纏成，變成三寸金蓮，它仍是很臭的，尤其是後

面四個足趾折斷于脚下那部份的隙縫中。

我們往往會說「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長」，就是這意思，成型的小脚，仍要用丈餘長的布條纏緊。

試想，我們穿襪子都會臭，用丈餘長的布條纏上十來層，再穿上木底弓鞋又怎會不臭？

小滑溜本來以爲女人的金蓮是香的。如果不是香噴噴的，男人爲什麼那麼愛嗅？

什至有些所謂文人雅士在青樓中作樂，猜拳行令，還以紅窰姐的弓鞋作酒杯飲酒呢。

此刻小滑溜握着一雙金蓮盡量放遠點，本來他也想放到阿輝鼻處讓他嗅嗅，還是不敢。

他對老大是很敬重的，但他相信老大也沒嗅過。

霍芙蓉又道：「反正這兩件事都要照我的意思去作，老包讓他們帶走，向島送到我的住處去。」

阿輝連忙又搖搖雷恨天的身子，表示讚成。

霍芙蓉道：「恨天，你怎麼不說話？」這可麻煩了。如果雷恨天再不說話，她必然犯疑。

兩小也知道這一點，二人正要商量對策，是否溜之大吉時，雷恨天突然吐氣開聲，身子一震，發出一聲怒牛的吼聲，阿輝竟然被震出三步。

他的雙臂就像要斷裂了似的。

原來雷恨天被他摟住後，知道這是一門極厲害的工夫，暫時無法脫困。只有忍耐，但十分惱火。

他眼見兩小一個摟住他，一個撫弄他的女人的金蓮。

這還得了！這金蓮只有他才有資格撫弄，而且這小子居然還把金蓮送到他的鼻孔處讓他嗅。

雷恨天眞是哭笑不得，又不能出聲。

他未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厲害的小傢伙。

他更不知道，這兩個小子爲什麼要來這一手？

好在他發現這兩個小混蛋並沒有其他的企圖，只是撫弄霍芙蓉的金蓮，使她暫時不會發覺。

於是他收懾心神，利用他的「太陽內功」一點一滴地凝聚。他並不是泛泛之輩，只是任何高手突然被抱住也一籌莫展。

在提足了「太陽罡氣」時就發作開來。

阿輝被震出三步，小滑溜嚇得尖叫了一聲，二人爬起就往外竄，霍芙蓉不知是怎麼回事，雷恨天却大喝一聲竄起就追。

雷恨天這輩子可沒受過這等侮辱和戲弄。

這兩個小子一個抱住他，一個握着他的禁臠的蓮足。

非但如此，極盡戲弄之能事，還把金蓮放在他的鼻讓他來嗅。

這簡直是奇恥大辱。

他要抓住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小子，把他們揍扁。

兩小奔出屋外時，雷恨天已在門內，雙方相距不過七、八步，他們都很清楚，比輕功也絕非此人對手。

小滑溜關心老大，立刻改變方向。

阿輝竄向月亮門，因月亮門內花木甚多，較易隱身。

小滑溜則跑往東邊矮牆上掠過。正好相反，他要引開雷恨天。

雷恨天稍稍怔了一下，決定去追阿輝，因爲阿輝抱住他的手，頗具勁力，他非抓住他不可。

阿輝一入月亮門，回頭望去，雷恨天已在十步以內，念頭一轉，撿起一塊小石向左邊簷下的鳥籠擲去。

那籠中有隻鸚鵡，立刻大叫起來。

阿輝却向右邊假山後疾掠而去。

雷恨天很自然地向鳥籠中望去，見鸚鵡還在叫。因此，雷恨天向鳥籠那邊追了過去，他自然上了當。

但雷恨天絕非簡單的貨色。追出不遠，估計自己的輕功和速度，不該追丟了人！就知道上當而折回來。

這時阿輝已翻出此院，來到另一個院中。

他掠上小樓，伏在樓欄邊的蔭影中。

這小樓上還有燈，且有人在內喃喃自語着：「酒……色……財……氣……」在別人自不知是在幹什麼？阿輝一聽便知。

用麻將或紙牌可以一個人玩很多遊戲。

用牌問卜就是其中一種，當然，有人信有人不信。

比喻說有一種問卜方式(又叫開關)，把牌洗好，先扣八張牌于桌上，然後再八張，直到足二十四張，最後再排放八張明牌。然後來拿對子。

如全部拿光，就算開了，這叫「八卦關」。

拿完後以一些不同牌的對子再排成四行，周而復始地排列，直到牌排完了爲止。這四行第一行爲「酒」，第二爲「色」，第三爲「財」，第四爲「氣」。

那一行有重複的對子，就代表有什麼。

比喻說第三行爲「財」，如這一行重複，假如是七萬或八餅重複，就表示有十五分財，餘類照推。

阿輝最初不敢站起向窗內窺伺，這一會無動靜，相信雷恨天追錯了方向，就站起來向窗內望去。

室內十分講究，陳設古色古香。

這顯然是個年輕女人的香閨。

一個少女，最多也不過十五六歲坐在几前玩紙牌。此刻她把「酒色財氣」排好，居然有八分「色」。

也就是「色」那一排有兩對「四梭」，加起來即是八分色。

「哈……八分色！」少女自嘲地伸了個懶腰道：「我會有什麼色，霍阿姨給我介紹的一些男人，我一個也看不上。」

阿輝發現這少女有點像雷恨天，八成是他的女兒。

這少女已寬了外衣，身上只有褻衣。

就在這時，忽然聽到樓上前門有人敲門。

少女不耐地道：「誰呀？這麼晚了！」

「是爹……」雷恨天道：「丹兒你這院落沒有奸細混進來吧？」

少女道：「什麼奸細呀？」

雷恨天道：「幾個小賊，不過身手也頗不簡單。」

少女道：「沒有，如果眞有，一定也討不了好去。」

「丹兒，早點睡吧！要是有什麼動靜，就拉那警鈴。」

「知道了，爹，您說是幾個小賊？是什麼來路？」

「爹也不知道，反正妳小心點就是了！」

「有什麼好怕的？誰敢到太陽山莊來撒野！」

「可別這麼說，兩個小賊可能還是色鬼哪！」

「色鬼？」雷丹笑了起來道：「爹，您放心吧！」

雷恨天下樓而去，不久一個丫頭在門外道：「小姐，發生了什麼事。」

雷丹道：「甚麼事也沒發生，妳去睡吧！」

丫頭走後，阿輝正要離開後窗去找小滑溜，由于弦月正是由後窗照來，人伏在窗上一動就會有影子晃動，在屋中很容易發現。

雷丹立刻掠到窗內低聲道：「什麼人？」

阿輝站着不動也不出聲。

他實在不想節外生枝，他很担心小滑溜有失。

雷丹道：「我知道後窗外站着一個人，可能正是我爹所說的兩個小賊之一。進來吧！我不怕你。」

阿輝還是不動。

「你要是再裝聾賣傻，我就大叫『有賊』！」

阿輝當然相信這少女可能大叫。立刻推窗入內。道：「姑娘，我們是誤入貴莊，並無惡意。」

雷丹忘了她自己只穿了褻衣，偏頭打量阿輝好一會，道：「你就是兩個小賊之一？」

阿輝道：「我不是賊。」

雷丹道：「你叫什麼名字？」

「阿輝。」

「你姓阿。」

「當然不姓阿，我姓歐陽。可是人人都叫我阿輝。」

雷丹攤手，道：「能躲過我爹的搜捕，你可眞有一套。」

阿輝道：「僥倖而已。」

雷丹道：「你混入本莊幹甚麼？」

「誤闖貴莊，並無企圖。」

「你不老實。敢進本莊，一定有兩套，也一定有所圖。」

阿輝不出聲，他以爲雷丹在某一方面也不比紅棗差。

「你的確不像個壞人，但是，壞人臉上也不會有記號。」

阿輝道：「的確，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兩句話未必可靠，而大奸大惡的人，又往往儀表堂堂。」

「對對！你的想法和我一樣。」雷丹道：「本莊常常有客人來，都是些三山五岳的人物，有的儀表不俗，有的貌不驚人，我從那些人當中發現，有的是面善心惡，有的却是面惡心善。」

阿輝道：「妳的年紀不大，觀察力却很深。」

「你多大了？老氣橫秋的！你幾歲？」

「十七！妳一定不超過十五。」

「誰說的？我十六了！」雷丹道：「我對你這個人的印象還不錯，你說實話，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阿輝不答。

雷丹道：「也許我會帮助你。除非你們的企圖對家父不利。」

阿輝道：「妳眞能帮我的忙？」

「我當然能！」

「我來找一個人。」

「誰？」

「一個來自扶桑的武士，名叫向島艮弓！」

雷丹茫然道：「本莊有個扶桑武士？我怎麼不知道？」

阿輝道：「這件事很祕密。」

雷丹聳聳肩道：「你和那扶桑人有什麼關連？」

阿輝道：「那是我的朋友。」

「我懂了！」雷丹道：「你的朋友向島艮弓被我爹制住來到本莊，不知押在何處？你是來救他的？」

阿輝道：「正是如此。妳說我救自己的朋友有沒有錯？」

雷丹道：「沒有錯。可是家父爲什麼要把他弄回來？」

阿輝道：「扶桑人很傲，你爹是一方霸主，自然要教訓他了！」

雷丹道：「阿輝，你還有個朋友呢？」

阿輝道：「我正在担心他，不久前我們被令尊追逐，分道逃竄分了手，不知他有否被制？」

雷丹道：「你們二人是哪一派的人？」

阿輝道：「我們談不上什麼派……」

雷丹突然攻上，但七八招下來，一點便宜也沒沾上。道：「阿輝，我小看你了！你這兩套很夠看哪！」

阿輝道：「雷姑娘過獎了！」

雷丹道：「如果我問明此事，正如你所說的那樣，我會帮你找到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他的本名叫金燕西，但大家都叫他小滑溜！」

「好！你等我，我去去就來。」

阿輝心想，雷恨天不會把小滑溜握他情人金蓮的事對女兒講吧？只要不講這件事就不會穿帮，就由她去了。

雷丹走出樓門又折回來，道：「你們不屬任何一派，在武林中東漂西盪幹什麼？」

「流浪！」

「流浪？爲什麼要流浪？你們沒有家？」

「本來有，我在找家父。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他的影子，即使如此，我仍然決心要找到他。」

雷丹道：「你流浪了多久？」

阿輝道：「六七年了！」

雷丹瞪着大眼，道：「那麼久，十歲左右就出來流浪了？整年在外流浪的滋味如何？」

阿輝道：「我很羨慕有家的人，但也有人羨慕我到處流浪，走遍天下，增長了

不少的見識。」

「哈！我就很羨慕你呀！」

「羨慕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

雷丹道：「到處遊盪太刺激了！願意去哪裡就去哪裡，只要身上帶足了錢，衣食不缺，到處打抱不平，行俠仗義，揚言立萬……」

阿輝道：「姑娘，妳把流浪者的生活美化了！」

雷丹道：「不管怎麼說，我很响往流浪生活。」

雷丹來見雷恨天，本來他要睡在霍芙蓉的屋中，這麼一折騰，興趣就缺乏了，他在自己的臥室中，還沒有睡。

他在等待部下們擒住兩小向他交人。

這工夫雷丹推門而入，道：「爹，您還沒有睡？」

「兩個小賊還沒捉住爹睡不著。」

「兩個小毛賊嘛！何必放在心上？他們跑不掉的。」

「哼！那不是毛賊！丹兒，這麼晚了，妳……」

雷丹道：「女兒本來要睡，爹去一吵我也沒有睡意了！」

雷恨天道：「那就坐下來聊聊吧！」

雷丹把火盆中的炭火弄旺些坐下來，道：「爹，這兩個小賊是爲什麼而來的？」

雷恨天道：「誰知道……」

雷丹道：「聽說本莊來了個扶桑人？」

「妳……」雷恨天道：「妳怎麼知道？」

雷丹道：「本莊發生的事，女兒就不該知道？」

雷恨天道：「是有這麼一個人。」

雷丹道：「這扶桑人來幹什麼？」

雷恨天道：「丹兒，小孩子不要管這麼多的閑事。」

雷丹道：「爹，這不是閑事，女兒也該知道，如果這人對爹很重要，女兒也會帮爹留意點。」

雷恨天道：「當然很重要……」

雷丹道：「把他關在什麼地方？」

雷恨天道：「妳問這箇幹什麼？」

雷丹很聰明，猜想這扶桑人不僅僅是傲慢自大，必然另有原因，可能對她的父親有很大的用途。

可是雷丹只以爲扶桑人是阿輝的朋友。

阿輝予人印象極佳，尤其少女們的看法雷同。

她們無法想像，七八年下來，經常在賭場中鬼混的人會是什麼樣子？她只想帮助阿輝救出他的友人。

雷丹心念一動，低聲道：「爹，女兒無意中也聽到雍大叔和伍鳳樓大叔也在談論扶桑人的事。」

「噢？」雷恨天道：「他們說了些什麼？」

雷丹道：「沒聽清，好像對這扶桑人也有興趣。」

雷恨天冷冷一笑道：「妳霍阿姨說的不錯。讓他們離開本莊也許是對的……」

雷丹道：「爹，你說什麼？」

雷恨天道：「沒有什麼。」

「爹，扶桑人關在何處？女兒也好代爹留意點。」

雷恨天側耳聽了一會，低聲道：「九曲石窟……」

雷丹沒說什麼，又談了一會回她的樓上。

這工夫樓上居然多了一個黑黝黝的小伙子。

這人當然就是小滑溜。不久前他發現雷恨天走近阿輝而不追他，他立刻掉頭盯上雷恨天，以後又發現雷到女兒樓上去過。

雷恨天下了樓之後，小滑溜本來不知阿輝在樓上，直到雷丹走出樓門外又退回講話，小滑溜才聽到阿輝的聲音，心想：老大眞有辦法，走到那裡都有女人。

阿輝介紹了小滑溜之後，雷丹說了扶桑人在九曲石窟中的事，阿輝很高興，以爲雷丹眞是女生外向。

他自己當然不知道對一些少女的吸引力。

阿輝道：「這九曲石窟在貴莊之中？」

雷丹道：「對，是在山崖下地面以下。阿輝，扶桑人眞是你的朋友嗎？」

阿輝道：「我騙你幹什麼？」

雷丹道：「阿輝，要我帶你去救向島艮弓，我有個條件，你若是答應我，我就帶你去，如果……」

阿輝道：「雷姑娘說說看！」

雷丹道：「我很响往闖蕩江湖，行俠仗義的生活，你要帶我一起走，我才能帶你救人！」

阿輝道：「這……這……」

小滑溜連忙接道：「這當然成。只怕姑娘嬌生慣養，在富庶生活中長大，受不了那種飢一餐的苦頭！」

雷丹道：「我能！一定能！」

阿輝道：「雷姑娘，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外流浪，風吹日晒，一臉風塵，很快妳的肌膚就黑了粗了！」

「我不在乎。」雷丹道：「阿輝，你不喜歡皮膚粗黑的女人？」

「不！不！」小滑溜道：「那怎麼會呢！阿輝要是討厭皮膚粗黑的人，我也不會變成他的好朋友呀！」

雷丹道：「是啊！比小滑溜黑的人可不多。」

阿輝十分不願帶她走，弄不好會賺個誘拐少女出走的罪名，再說他對紅棗的情感很深，就不願再招惹別的少女。

但小滑溜連連使眼色，那意思是說，向島這個人很重要，如果他入了邪道人物之手，必然遺害武林——

阿輝只有勉强點頭，待把向島弄到手再說。

此莊建於百丈絕崖之下，等于後面有天然屏障，成爲一道天塹，猿猱不渡。

就在這絕崖下有一暗門，移開巨大石板，即爲九曲石窟，所謂九曲也就是轉了九道彎。

這石窟太大了，據說當初是明太祖與宋兵作戰時的藏兵之所，能容納一千餘人起居。

沒有雷丹，他們是絕對找不到此處來的。

即使比他們更高明厲害的人物也找不到此處來。

向島艮弓看到兩小時，眼珠子立刻就紅了。

因爲他是栽在阿輝及小滑溜手中，才會被弄到這兒來的。

尤其小滑溜詭稱阿輝善摔跤，而且經常讓別人一個「後腰」，要不是阿輝的「太乙神功」，向島一式「滑襟勒」就能把他摔出老遠。

向島恨得齜牙咧嘴，操起他的長刀就砍過來，阿輝道：「兩位小心了……」但一看刀勢，就知道向島的經脈上已被動了手脚。

兩小往上一貼，沒出二十招就把他擺平了。

因爲向島揮出的刀無力，速度比素日減了一半。

雷丹直拍手，道：「阿輝，你眞了不起！」

阿輝道：「不是我了不起，是向島的經脈被妳爹動了手脚。」

雷丹道：「就算這樣，你還是了不起的。」

阿輝道：「雷姑娘，江湖上步步陷阱，處處危機，我看妳還是留在本莊……」

雷丹立刻掠到石門處大聲道：「你如果食言，我就把你們關在石窟內！」

小滑溜急道：「妳別當眞，阿輝只是關心妳，妳一定要去，他當然不會反對！」

雷丹道：「我可是眞心眞意地，要不怎麼會把我爹的人質都偷偷送了人？」

阿輝道：「雷姑娘請帶路，我們走吧！」

小滑溜道：「雷大小姐有沒有多帶點銀子？」

雷丹道：「放心！細輭倒是帶了不少，夠一年吃喝用的，萬一不夠，我還可以在別的地方票號中提銀子用。」

小滑溜道：「那就好！和姑娘在一起，一定不缺吃喝！」

雷丹帶路，由小滑溜扛着被制住穴道的向島艮弓，專找沒有卡哨之處通過，順利出莊。

爲了不被雷恨天及霍芙蓉追上，兩小輪流扛人，一夜之間走出五七十里左右，都累得走不動了。

可是雷丹怕阿輝說她不能吃苦，咬牙不叫苦。

小滑溜可就開腔了：「老大，人身可不是鐵打的，這向島死重死重，已走了五十里左右，也該休息一下了吧？」

阿輝道：「好吧！就在路邊休息一會，天亮前希望能再走二三里。」

小滑溜道：「老大，這傢伙放在何處？」

雷丹不是笨女孩，「嗆」地一聲撤出刀來，道：「阿輝，你說實話，向島艮弓是你的好朋友嗎？」

小滑溜道：「當然囉！」

「你住口！沒有你說話的份兒！」雷丹道：「阿輝你說，你會把好朋友制住穴道扛着走幾十里路？」

阿輝道：「雷姑娘，我們是騙妳——」

「刷」地一刀，掃向阿輝的脖子，阿輝一矮身閃過。道：「雷姑娘，妳聽我說幾句話如何？這是不得已！」

雷丹道：「好！你說。」立即停手。

阿輝道：「是我們先發現向島艮弓，而且制住了他，却正好被妳爹及霍芙蓉看到撿便宜弄回山莊。」

雷丹茫然道：「一個扶桑人，又不是活寶，怎麼說是撿了便宜？」

小滑溜道：「因爲向島是扶桑武士，他的武學別具一格，我們想學他的……」

「小滑溜，既然讓她來了，就該一條心，對她說了吧……」立刻說了那幅畫以及向島可作翻譯的事。

雷丹想了一下，忽然拍了大腿一下，道：「對，我想起來了！我聽爹和霍阿姨說過一幅畫的事。」

阿輝道：「這就是了！凡是知道那幅畫的人，無不對向島有興趣。」

小滑溜道：「他們怎麼說的？」

雷丹想了一下道：「我爹先是說起百里長風和一個女人，隨後又談到那幅扶桑名畫。我當時還以爲是普通的山水畫呢！」

阿輝道：「莫非妳爹也認識百里長風？」

雷丹道：「當然認識，去年他還在本莊住過七八天。」

阿輝道：「雷姑娘，事情已對妳說了！希望妳能守密。咱們現在要找個最隱秘之處把向島藏起來。」

雷丹道：「藏起他再去找畫？可知那畫在何人手中？」

阿輝道：「知道——」

就在這時遠處來了二人，其中一人還有點行動不便。

走近一看，誰也沒想到，居然是大內三大供奉。

走在最後的一人正是已啞且雙肘已殘的包笑天。

兩小立刻就知道要糟，八成是白忙了一場。

雷丹不知他們之間的過節，道：「伍大叔，雍大叔，你們二位怎麼也來了？」

伍鳳樓哼了一聲道：「主人不歡迎，不走又如何？」

雷丹道：「不會呀！至少我爹和包大叔是好朋友。」

伍鳳樓道：「你爹就算講義氣，可經不住霍芙蓉那婆娘在枕邊說壞話，穿小鞋。再不走，說不定會把我們統通交給朝廷鷹犬哩！」

雷丹道：「那不會吧！」

雍和道：「丫頭，妳回去吧！我們雖然不辭而別，可也沒有別的意思，只是不願再打擾。因爲我們暗中聽到，霍芙蓉不願收留老包，要下逐客令。」

雷丹道：「我爹絕對不會。」

雍和道：「霍芙蓉會。」

伍鳳樓道：「丫頭，妳回去吧！我們不會難爲妳的——」

雷丹一聽口氣不對，道：「三位會難爲他們……」

伍鳳樓語音一冷，道：「豈但難爲，簡直是勢不兩立。」

雷丹大聲道：「你們多大年紀了？會和兩個大孩子有仇？」

雍和冷冷地道：「丫頭，妳最好別問，我們在太陽山莊之中就暗暗盯上你們，眼見你們到石窟中去放人，其實我們也正

在找向島艮弓……」

兩小心中大叫「倒楣」！雷丹道：「你們也找他？」

伍鳳樓道：「這叫着廢物利用，眼見你們把向島弄出山莊外，反正我們也是去這方向，就讓你們輪流扛着向島，我們也省了力……」

雷丹道：「你們敢！」

雍和一字字地道：「以前我們身為大內供奉，的確有些事須三思而行，現在嘛！可就不管那麼多了！有甚麼事不敢作的？」

雷丹道：「你們要怎麼樣？」

雍和道：「帶走向島及這兩個小雜種！」

「你們才是老雜種！出口傷人！連身份也不顧了！」

「丫頭！妳要是不自量力，可是自討苦吃！」

雷丹道：「你們三個老東西就衝着我來好了！」

伍鳳樓道：「丹丫頭，我們不和妳一般見識，妳少不更事，不知他們這兩個小流氓是甚麼東西！」

雷丹道：「我知道他們不是甚麼正經路數，却更知道你們也不是甚麼好貨色，你們過去是甚麼作風？」

伍鳳樓道：「丫頭，妳可別找死！」

雍和低聲說了幾句話，首先撲上，雷丹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立刻接上手，但差距太大了，阿輝和小滑溜立刻齊上。

三對一勉强可以應付，但絕對不過七八十招。

這工夫伍鳳樓也出了手。他們必須盡快把人帶走。

這兩個人聯手，不要說三小，就是再加上六個也不成，未出十五招，全都躺在地上。這工夫，坐在一邊的包笑天嗓中發出忿怒的「唔唔」聲。

即使不懂他的話，也能猜到必是怒極要雍、伍二人准許他殺了兩小為他報仇。

雍和似乎不反對把兩小交給包笑天。

包雖殘了兩臂，雙足還可以踢踩，雍和道：「鳳樓，老包毀在這兩個小雜種手上，理應把他們交老包處理，這丫頭放她回去算了！」

包笑天不能說却能聽，立刻走近，怪叫聲中提脚就要去踩阿輝的頭部。這一脚下去，一定像一個摔在地上的鷄蛋一樣，腦漿四濺。

小滑溜大叫：「不要殺他，殺我好了！」

雷丹也尖叫着：「不要——」

伍鳳樓一掠而至，把包笑天推出兩步。

包笑天差點拏不穩樁，回頭怒視着伍鳳樓，發出野獸似的咆哮，齜牙咧嘴，眞和野獸差不多。

伍鳳樓道：「老包別多心！這兩個小子對我們有用！」

雍和道：「他們對咱們有甚麼用？」

伍鳳樓道：「試想，當初咱們得到向島艮弓，是撿了個便宜，猜想是他二人把向島制住的。不然的話他們不會潛入『太陽山莊』中去弄向島。這不是很明顯嗎？非但他們知道那幅畫的祕密，甚至可能還知道畫在何處。」

雍和道：「的確如此！」他拍拍包笑天的肩胛，道：「老包，不要錯怪了鳳樓，他的話是對的。」

論頭腦，雍、包二人都不如伍鳳樓。

伍鳳樓解了雷丹的穴道，道：「丫頭，回太陽山莊去吧！」

雷丹一言不發，掉頭就走。但却隱在遠處監視。

她是鐵了心要和兩小淚跡江湖的，她不會乖乖地回去。

伍鳳樓也解了阿輝和小滑溜的穴道，使他們能走路，但不能跑得快，也不能用武。雍和挾起向島艮弓往南走去。雍和道：「伍兄，咱們……」

伍鳳樓道：「先要把向島藏起來，再去找那幅畫。」

雍和道：「不是該先拷問這兩個小雜種？」

伍鳳樓道：「拷問他們也要找個隱祕之處。」

雍和不再說話，奔出二十餘里進入荒山林中一座破廟中，廟很小，破敗不堪，神像已不見，院中枯草盈尺。

在殿前石階上停下來，伍鳳樓道：「雍兄，監視着隔墻有耳……」

雍和立刻出去戒備。

伍鳳樓道：「阿輝，說，那幅畫在何人身上？」

阿輝攤攤手，道：「反正不在我的手中。」

伍鳳樓道：「你知道在何人手中？」

阿輝心想，自然不能告訴他在紅棗手中，何不扯謊說是在百里長風及裕金葉手中，叫他們去糾纏？

「小子，你要是說了，我們不難為你們，要是不合作，嘿嘿！一根指頭就能廢了你們的武功。」

阿輝道：「當然，你不說我們也知道。」

伍鳳樓道：「到底在何人手中？」

阿輝道：「在百里長風及裕金葉手中。」

伍鳳樓一怔，道：「胡扯！」

阿輝道：「我知道伍大俠一定會不信的，因為你不瞭解裕金葉這個人。」

伍鳳樓道：「在北京時，皇上叫小貴子送畫給哈王妃，半途被人掉了包，據說是有人冒充太監小貴子，我猜想必是你們二人之一。」

「對呀！是小滑溜冒充小貴子的。」

小滑溜一楞，心道：「老大是怎麼哩？」

伍鳳樓道：「你們在路上騙去了眞畫，怎麼又說那幅畫是在百里長風及裕金葉手中？」

阿輝慍怒地道：「別提了！裕金葉那娘們耍了我們。」

「甚麼？」伍鳳樓一愕，道：「難道你們合作？」

「是啊！裕金葉要我們中途冒充剛調來的小太監小貴子調換那畫交給她，她會給我們黃金五百兩，結果……」

小滑溜接上腔大駡，道：「媽拉格巴子的被她耍了大頭。」

伍鳳樓道：「沒有給你們五百兩？」

小滑溜道：「本來約定第三天付，第三天他娘的就不見影子了！」

伍鳳樓雖精，還是大致信了他們的話。

他那裏知道，這兩個小傢伙十句話有三兩句可信就很不錯了。

伍鳳樓道：「你們一定知道他們二人去了何處？」

阿輝知道，若說不知道，伍、雍二人嫌二人是累贅，很能殺了他們，道：「知道一點，但不太清楚。」

伍鳳樓道：「他們要去何處？」

阿輝道：「第一個可能去的地方是徐州……」

「噢！對了！百里長風好像是徐州人。」

伍鳳樓又道：「還可能去何處？」

阿輝道：「伍大俠反正也不可能同時去兩個地方找人。別的地方慢慢再說嘛！我總會帶路的。」

伍鳳樓心道：這小子果然很精。

小滑溜也在想，還是老大行。比我還滑溜。

這工夫阿輝掏出三個骰子來，小滑溜道：「伍大俠，反正閑着沒事，咱們玩骰子好不好？」

伍鳳樓道：「你們有賭資嗎？」

阿輝道：「我們身上雖然只有幾十兩銀子，但却有更值錢的消息，也許對你和雍大俠很重要。」

伍鳳樓興趣缺乏地道：「你們兩個小雜種的點子太多。」

阿輝道：「不玩就算了！我可是一份誠意。」

伍鳳樓道：「甚麼誠意？」

阿輝嘆口氣，對小滑溜眨眨眼道：「小滑溜，你還記得金陵那個小半掩門金鳳？」

小滑溜當然會打蛇順竿上，道：「當然，當然。」

阿輝道：「金鳳那個十八歲的小姑娘，是我這輩子看到的最最動人的女人。下海才三個月，且曾透露，有可靠的，嫁出算了。」

伍、包、雍三人是出名的色鬼，不由心動，道：「半掩門嘛！爛貨！」

阿輝道：「金鳳可不是見客就接，人家挑挑撿撿，不順眼的給銀子再多也休想。你以為是關門拉舖嗎？人家只是陪你清談，打打茶圍呀！」

伍鳳樓愕然道：「半掩門還有淸倌？」

阿輝道：「的確很少，也許只有這麼一個。」

小滑溜感嘆、激動地道：「金蓮嘛！窄窄纖纖三寸左右，這還在其次，光是小還不值錢，據說要有名堂才行，比喻說……」

阿輝道：「金蓮的欵式太多，有所謂人品十六級。有：新月型、竹萌型、蓮鈎以及菱角型等等。金鳳的是上上極品。加上細腰、聳胸，隆臀、長腿，有錢的大嫖客趨之若鶩，但到目前為止，她還沒有看上一個。」

伍鳳樓道：「這金鳳在金陵甚麼街道上？」

阿輝道：「伍大俠，咱們就以此為賭，我們贏了，你付銀子，我們輸了，告訴你們金鳳的地址。」

伍鳳樓點點頭，反正閑着。

阿輝和伍鳳樓各擲三次，伍鳳樓未贏一次。

再各擲三次，還是一樣，他冷笑道：「小雜種，這骰子一定不對勁。」

阿輝道：「伍大俠，可不要輸了就找藉口呀！」

伍鳳樓用兩指一捏，一枚骰子裂開，一股白粉吸入鼻子，大驚盛怒之下，正要伸手抓人，但手伸出一半就無力垂下而仰身倒下。

「快！」阿輝道：「把他先藏起來。」

躺在一邊的向島艮弓，雖不能動不能說話，却能看到兩小的一切，不用暗暗佩服，人的頭腦功能無限，只看你會不會去開發利用它。

而世上也沒有徹底絕望的局面，只要頭腦沒有靜，必能突破困境。小滑溜剛藏好了伍鳳樓，雍和已飄落院中，道：「鳳樓兄呢？」

阿輝道：「他剛剛出去找你談一件事，雍大俠沒有看到他？」

雍和道：「談一件甚麼事？」

阿輝說了一遍有關金鳳的事。雍和也不由心動，他們都見過世面，但有個共同嗜好，那就是特別偏愛小脚而美好的女子。這一點算是阿輝聰明。

雍和道：「他找我商量甚麼？」

阿輝道：「是先去徐州還是金陵？」

去徐州是找百里長風。

去金陵當然就是為了尤物金鳳了。

其實是否眞有金鳳這個人？也只有兩小知道。

雍和道：「鳳樓兄擲骰子輸了？」

阿輝道：「是啊！他輸了三百兩銀子。」

雍和道：「你敢和我賭骰子嗎？」

阿輝道：「沒有把握，試試看吧！」

雍和道：「還是一樣，我輸了付銀三百，你輸了帶我們去找那尤物金鳳及百里長風。」

阿輝道：「就這麼辦。你先擲！」

雍和連擲三次，最大點為六點。

阿輝一擲就是八點。

雍和不服，再擲三次，最大點為九點。阿輝一擲就是「豹子」。小滑溜拍手大聲叫「好」！

雍和怒道：「小雜種，這骰子八成有詐。」

小滑溜道：「你這是輸不起……」

雍和「啪」地一聲把一顆骰子拍得粉碎。揚起一蓬白粉，大喝一聲，一掌劈向阿輝。

阿輝早已有備，立刻滾出三步外。

雍和搖搖倒下，還駡了一聲小雜種。

向島艮弓佩服之餘，也下了戒心。

小滑溜道：「老大，還是你行。」

原來這種灌鉛且裝有迷粉的骰子是個賭場大老千的東西，萬一被人識破，可以迷倒對方的肢體。

那老千送他兩副這種骰子時告訴他，不論多高明的賭客，終會有一天會現原形的，所以要有準備。

兩小把向島的穴道解開，離開了破

廟。

走出不遠，向島道：「原來最早是你們二人把我制住，而雷恨天和霍芙蓉才把我弄回山莊的。」

阿輝道：「不錯，向島大俠，你現在應該看出，如今你去到哪裏都有痲煩，我們不過是爲了保護你。」

向島艮弓道：「你們雖詭滑，還騙不了我！」「嗆」地一聲撤出了他的長刀，道：「如無把握就快跑。」

小滑溜道：「向島大俠，你誤會了我們。」

阿輝道：「你和我們在一起不會有危險，別人就不同。」

向島一刀砍來，阿輝急快抽劍一格，「嗆郎」一聲，向島的長刀一折三段，手中那一段最短。

這一手不但向島楞住，連阿輝也不由一怔。

小滑溜道：「向島大俠，你這眞是不知好歹，我們二人是眞心爲你好，要不爲甚麼會把你自太陽山莊救出來。再說，我們老大的功力也非比等閑。」

、向島不能不相信。

第一次是那「乾坤一抱」，把他制住，十分了得。

這第二次更了得，居然未感覺對方施用膂力，上好的刀就斷成三截了。

中國功夫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彆脚的。

小滑溜道：「老大的功夫高明，在于使敵人感覺不出來，即能震斷你的刀，相信你的刀也絕不是普通貨。」

向島艮弓道：「不錯，我的刀是家傳之物，一刀砍下可以切開十枚當十大錢！（明、清有當十大錢，即以一當十使用，比小制錢大約十倍。）

其實這種錢早在宋、元朝代就有了。中央有孔，上有「大清通寶」或「光緒元寶」等字樣，另更有鑄造年限。

阿輝隱隱猜出，向島的長刀一擊斷成三截必然是小滑溜弄的鬼，因爲他是鑄劍名家之徒。

據說用一種藥水塗在刀、劍身上，重擊之下就會折斷。

阿輝也不能不佩服小滑溜的點子。

扶桑人很僵硬，但只要你能折服他，他就會聽你的了。

千鈞一髮橫來一劍

爲了不使向島有痲煩，他們二人建議向島男扮婦裝。

這自然費了一番唇舌。

最初向島不幹，兩小說出利害，且說他穿上女裝，一定比一般的女人更好看。有一種很高雅的韻緻。

向島被說動了心，表示願試穿女裝看看。

三人在大鎭上弄了幾套嶄新的流當品，在客棧中試穿，由于向島本是披着長髮，把它挽到頭頂綰起一個髻就成了。

衣衫是淸族旗裝的夾褲褂。藍花鑲着紫邊，琵琶扣子，只有繡花鞋是特別訂做的。

因爲他的脚橫量也不止三寸。

在腋下扣子上掖上一條紅汗巾，髮上插上珠花。

然後由兩小爲他擦粉抹胭脂。

本來化粧較淡，向島攬鏡一照，他表示扶桑婦女着興濃裝，粉要厚，連脖子及胸前都要擦粉。

兩小自然照他的意思做了，弄好後大加讚揚。

小滑溜說，他沒有見過這麼美的男扮女裝。

阿輝表示，他具備特殊風格的美。

此刻突然又出現了一人，竟是雷丹。

她本就在那小破廟附近覬覦，伍鳳樓解了她的穴道要她回莊，她知道反抗反而更糟，就走了。

然後她在後面暗暗跟着。

待兩小在小破廟中得手離去，她又暗暗跟着。

她眞恨他們二人。因爲她還入廟看了一下，不知他們二人是如何弄倒伍、雍二人的。

雷丹本就是個任性也會出鬼點子的少女，遇上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就是拏棍子趕她走她也不會走的了。

阿輝表面不便有所不悅，內心却很彆扭。有她跟着總是不方便，但又不能不感激她的援手。

雷丹道：「好看是好看，但美人一定要香噴噴的才成。我這兒有幾瓶香水……」一下子就把一瓶倒在向島身上。

向島大樂，有少數男人喜歡穿女人衣衫。

更喜歡聽人奉承說他打扮起來比女人還迷人。

這種男人的心態可能不大正常。

小滑溜道：「光是向島大俠打扮成美人還不成，咱們原樣還是太招搖，隨時都會被人認出來。」

雷丹道：「不錯，咱們都要化裝一下。」

小滑溜道：「雷姑娘可以化裝成男人！」

雷丹立刻讚成，她喜歡男人的隨便作風，不像女人隨時都要一本正經地，甚至連說話都要小聲。

阿輝道：「我和小滑溜化裝成中年以上的人，雷姑娘化裝成年輕小伙子，這麼一來誰也認不出來了。」

大家打量向島，除了嘴巴大些之外，還眞不差。

另外，雷丹敎他走路姿態，女人總不能邁開大步走路的。

當然，三人還要敎他一些方言，以便掩人耳目。

＊　＊　＊

三小和向島一行人來到金陵。

一到這兒就找到一個讓賭徒振奮的消息。

除非你不好賭，如你也愛好此道，聽了這消息一定會一新耳目。

那就是南北賭王大會串，在此處賭場中舉行。

是誰發起的？目的何在？三小自然不知道。

但是，三小都不願錯過這機會，尤其是阿輝。

雖然雷丹並不十分熱衷，見阿輝十分起勁，她就起勁。

她一定要使阿輝欣賞她，但她也知道阿輝不是輕易喜歡一個人的。

小滑溜道：「老大，咱們是以甚麼身份參加？」

阿輝道：「當然是賭王的身份。」

小滑溜拍手道：「老大，我正有這意思。」

雷丹道：「以賭王的身份參加？成嗎？」

小滑溜道：「這是甚麼話？老大的技術天下一流。」

「我沒有見過，當然不知道。」雷丹道：「不過這種大場面，可能咱們的對頭和雍、伍，這等人都會參加，或者去看熱鬧的。」

阿輝道：「即使所有的仇人都去，我也要參加。」

雷丹悄悄地問小滑溜，爲甚麼阿輝那麼堅決？

小滑溜對她說了阿輝要找一個人，這人常去賭場。

雷丹就不再說話了。

賭王大會串在一家大賭坊中舉行。報名時間爲三天。奪魁者封爲「賭王之王」，到宇內任何一家賭場，都可以要求場主出資給他一次作莊的機會。

也就是說，場主要拏出相當數字的一筆賭資讓他來賭骰子，牌九或者紅黑寶等，當然以一次爲限。

如賭王之王不賭，場主應拏出一筆錢資助他。

這是說賭王之王有所需要的話，如不需要則不必。

其實眞正的目的還是名居首位。

阿輝報了名，登記爲北方賭王十三號。

三天登記完畢，南北各有二十餘人，計五十餘人。

骰子、牌九、紅黑寶、痲將及紙牌等隨便挑，參加者以其中一種作爲一主項向別人挑戰。

比喻說，阿輝是以骰子作爲挑戰的主項。

他也知道，精于骰子的人比精于牌九、痲將及紅黑寶的更多。

可以說，他志在參加而不一定要奪魁。

這當然並不是絕對公開的盛會，因爲官方仍是禁止公開賭博的。只不過這麼大的賭場和地方衙門總是有點來往。

盛會一共舉行兩天，每天進行二十幾人之比賽。

辰時正，盛會開始，看熱鬧的人自然是經過特許進入的，因爲賭場再大也容納不了各處聞名趕來的賭客。

有一點很公平，凡是登記的賭王，都要經過初試及格才行。而且初試不是自選的的一種賭具，是大會指定的，有很多人初試就被刷了下去。

南方第一號以痲將爲主賭，由另三位參加的賭王陪賭，要求的是作甚麼牌就必須作成。

比喻說要求的是「自摸」、「平獲」、「一般高」等等，就必須每樣都合其標準。

在另外三家認眞陪賭，絕對不幇助你更不放水的情況下作成他的牌太難了。

結果南方第一號未能「自摸」，算是敗了。

他已失去了複賽的資格。

北方第一號的主賭爲紅黑寶，由別人作他來押，押五次中了四次，一次未中，也失去了複賽資格。

其中有幾位以牌九和骰子爲主賭的賭王，表現了奇技。比喻說有一位把骰子彈出碗外再彈回來，再在碗內疊起來。

有一位賭牌九的(莊家)，由控制骰子開始，抓到大牌，還會換牌，這一位進入複賽之中。

總之，當天的二十幾位，入複賽的僅七人而已。

天快黑時，北方十三號才輪到。

阿輝抓起碗中的骰子，在手中搓着。

站在高處的小滑溜大叫「老大加油！」

衆人望去，原來小滑溜左右兩邊各站有一人。右邊是年輕人，很俊，左邊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娘們，說她美吧？也不見得，說她不美吧！自也不是艮心話。

最重要的是，這個娘們很特別。

她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都和一般婦女不同。

男人喜歡與衆不同的女人，所以這娘們吸引了很多的目光。

她，當然就是向島艮弓。另一邊的小伙子是雷丹。

他爲甚麼聽三小擺佈，打扮成一個女人，三三八八地搔首弄姿，一個大男人怎麼會這樣沒有男子氣？

第一，他以爲和三小在一起的確不具危險性。

至少三小並不像三大供奉以及雷恨天那麼狠毒。

其次，三小對那幅畫的祕密知道的不少，總有一天會因他們的協助找回那幅畫，而得到天皇的封賞。

還有一點，他雖然已看出三小聰明無比，花梢奇多，但他總以爲，孩子就是孩子，自不能和他這老油子比。

基于以上的理由，要找回畫，他寧願和三小合作。

他甚至要裝出胸無城府，叫他怎樣就怎樣的作風。

小滑溜大叫自然有用意的，見目光都被向島吸過來，立刻低聲道：「向島，看你的哩！」

向島反正已經豁出去了，反正丟人是丟在外國。

他以爲要三八乾脆三八到底，就立刻搔首弄姿，扭腰擺臀起來，練武之人，自然是腰細胸挺，一旦使之乳波臀浪，還眞不輸于女人哩。

於是有人尖叫，也有大吹口哨。

因此，阿輝就在此刻擲出骰子。

他又擲成一個「豹子」，三顆骰子疊成一柱，倒下後飛出碗外，再相撞，兩顆飛回碗中。其中一顆直彈而起，「卜」地陷入樑上木頭之中，入木半寸。

這一手，絕是絕，却只是表現了內家工夫。

「這和賭技似乎不太有甚麼關連。」有人這麼說。

但說話的人很多，大多表示這不像賭

博，眾人仰頭觀望。

主事人也不知道這一手如何評判其勝負？

一個禿頂老頭子卻拍手道：「這怎麼不算？況且，人家這位十三號賭王的技術還沒有表演完呢！」

其實阿輝也正自驚奇不已。

這並不是他有意這麼作的，而是身不由己。

就在他內心也十分驚異時，陷入樑上那一顆骰子忽然掉了下來，在桌上一彈，落入碗中，又是一副「豹子」。

於是掌聲呼叫聲鬧成一片。

阿輝心頭一驚，他相信那個禿頂老人有點怪異，但再找他却已經不見了，這一手絕活自然進入了複賽。

由于他是大會第一天最後進入複賽的賭王，也是年輕的一個，加上他的表現最突出，立成風雲人物。

首先是賭場主人，自然要另眼相看了。

才十七歲的人能有此成就，三十之後必將成爲賭仙或賭神了吧？開賭場的人怎會不巴結接近他？

「老弟，恭喜你！」賭場主人馬如風道：「在下主持賭場以來，還沒有見過二十五歲以下的特級高手，老弟是曠古以來第一人，這個朋友是交定了。」

阿輝道：「場主太誇讚小弟了，這有點僥倖！」

「不，今日的局面，僥倖不能說絕對沒有，如無眞功夫，絕對不成。」

阿輝道：「金陵一地藏龍臥虎，何況還有各地的此道高人，明天如何？很難逆料。」

馬如風道：「照今天的情況看來，老弟奪魁有望。」

阿輝道：「沒有可能，而小弟也志不在此，馬兄，請問這次大會的用意是甚麼？」

馬如風吶吶而止。阿輝以爲，絕不是爲了好玩，或爲本賭場招徠生意以及打知名度等等。道：「馬場主，我相信必有不平凡的理由或原因吧？」

馬如風道：「老弟，大會結束之後，你自會明瞭一切，不過愚兄一定要交你這個朋友，就算明天不能奪魁也是一樣。」

阿輝道：「能承場主瞧得起，小弟就高攀了。」

於是馬如風請三小及向島到酒樓去爲他慶功。

一傳十，十傳百，這家酒樓立刻爆滿。

大家都來爭睹小賭王的廬山眞面目。

好不容易把樓上的人羣疏散，雷丹忽然發現樓梯口走上兩人，她立刻就低下頭來，但這二人立刻就認出她。

來人正是「太陽山莊」莊主雷恨天及霍芙蓉。

雷恨天大步走近雷丹身邊，道：「丫頭，跟我走。你們就是易容改裝，我還是能認出來的。」

雷丹故意粗聲道：「我不認識你！」

本來霍芙蓉還沒發現雷丹，一看之下，也立刻認出來，道：「丹丫頭，你爹爲妳幾夜未眠。」

雷丹道：「我不回去。」

雷恨天道：「這兩個小雜種簡直壞透了！妳和他們在一起，不學壞才怪。小雜種們也跟我們走！」

小滑溜道：「雷恨天，別人都是壞人，你是甚麼？你有沒有掂掂自己的斤兩？你以爲可以穩吃？」

雷恨天氣得大叫，道：「雷某若不能生擒你們這兩個小賊，還叫甚麼『太陽刀』……」

馬如風一聽，嘿！「太陽刀」雷恨天這等人物居然也和阿輝也有恩怨，可見阿輝不是泛泛之輩了。

馬如風立刻閃到一邊去了。

到目前爲止，雷、霍二人還沒認出向島艮弓。

他們只以爲是個普通的武林女流之輩。

這麼一吆呼，樓下的人又往上擠。

因爲樓下的人聽到是阿輝這位未來的小賭王的仇家找上門來了。這熱鬧又怎能不看。

雷恨天一滑而至疾抓阿輝的左肩。

小滑溜立刻自他的左後側攻出一脚。

雷恨天何等身份？兩人加起來還差一截子。好像背後生了眼睛，回臂一撈一送，「蓬」地一聲，小滑溜的小腿被抄住送出，把別人的桌子撞翻。

阿輝閃過了一抓，但第二抓又到。

這一次阿輝沒有把握能閃過，但在一邊觀戰的向島看出有機可逞，伸腿一勾，雷恨天差點絆倒。

這可以瞞外行，行家自然能看出，伸腿的時機、姿勢和速度，都是高人才能作到的。

雷恨天放棄阿輝，因爲他相信跑不了。却迴身打量向島，尤其向島身上有扶桑人的韻味，那能瞞得住行家？雷恨天忽然大笑起來。

霍芙蓉本也未看出來，他這麼一笑，立刻領會。道：「向島艮弓，這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你也要跟我們走……」霍芙蓉也出了手。

向島一看也瞞不住了，三人亮出了傢伙。

這三人——阿輝、小滑溜及向島加起來，對付雷、霍二人，還是不成。尤其是霍芙容的「步步金蓮」厲害無比，兩小的衣衫已被勾破多處。

這還是向島助陣，加上雷丹在緊要關頭時在霍芙容背後作勢要出手，分散了她的精神。這才沒有得手，要不，兩小的招子早被她勾出來了。

儘管如此，兩小和向島仍然危機四伏，樓上很寬敞，有二十餘桌，客人都跑下樓，胆子大的閃到一邊角落裏觀戰。

雷恨天邊動手邊道：「丫頭，妳簡直渾帳透了！居然帮別人對付我和你阿姨……」

雷丹道：「爹，他們兩人並沒有得罪你。」

「還說沒得罪，他們在本山莊內把妳芙蓉阿姨的……」他說不出來，越說不出口越是惱火。

雷丹可不知道那些狗皮倒灶的事，大聲道：「他們怎麼哩？」

雷恨天道：「反正他們潛入本莊帶走了我的人。」

雷丹道：「爹似乎忘了，那個人本來躲在郊外，不是躲在太陽莊之中。那是別人的人質，爹和阿姨却帶回山莊，變成自己的了，人家當然不甘心。」

兩小和向島險象環生，雷、霍的攻擊更加厲害。什至兩小被擊倒兩三次，都受了內傷。

馬如風不敢得罪雷恨天，在一邊急得搓手。雷丹絕不能眼看阿輝的雙目毀在霍芙蓉的雙足之下，也就出了手。

即使加上了雷丹，還是不成。可見雷、霍二人的厲害。

雷、霍二人必須勝才能把女兒及向島帶走。

當然，「太陽刀」的名望也該列在第一位。

只不過自己的女兒也在攪和，不免碍手碍脚，他不敢下重手，每到阿輝危急時，雷丹就只攻不守。氣得雷、霍二人大叫不已。

向島的刀折斷，她改穿女裝，自不便身背長刀，所以他是徒手搏殺，自不免吃虧些。

他寧願和三小一起，絕不回去。

雷恨天的大刀沉重而凌厲，向島身上的傷不斷在增加，霍芙蓉雙足尖的鋼鈎，也在他的面前晃來晃去。

雷丹大聲道：「爹，你如果重傷了他們任何一個，你乾脆也殺了我。」

雷恨天道：「妳這種不孝的東西，死了也好！」

「克察」一聲，阿輝被一脚踢退三步，把一張桌子壓散，小滑溜立刻奮不顧身地撲上。

但是，似乎晚了一點。

雷的大刀和霍的雙鈎已到了阿輝的要害之處。

就連阿輝自己也必須相信，不中一刀，必中雙鈎，而毀了雙目。

突然劍芒有如炸開，在燈光下疾如閃電。「嗆郎」聲中，雷恨天的大刀被盪開，退了一步。

霍芙蓉金蓮尖上的雙鈎竟被來人的劍削斷。

「錚錚」聲中落在地上。

阿輝牛喘着，等于死裏逃生。

來人居然又是「人販子」錢大來。

他永遠是衣著隨便，髮亂髭長，一副落拓的樣子。

其實他才三十左右。

此人一出，觀衆大嘩。

固然此人是乘雷、霍二人不備出手，也可見此人的功力。

雷恨天冷峻地道：「你是什麼人？」

錢大來道：「在下錢大來！」

「你……你就是人稱『人販子』的錢大來？」

錢大來道：「大概錯不了！」

雷恨天道：「你可知我們之間有什麼恩怨？」

錢大來道：「不大清楚！」

雷恨天厲聲道：「不清楚就插手管閑事？」

錢大來道：「錢某不管你們有何恩怨，既然阿輝在這次賭王大會串中成績斐然，就該讓他參加複賽，如他能得到『賭王之王』的榮銜，也好去應付賭魔，你爲甚麼攪局？」

阿輝心中一動。「賭王之王」產生之後，要去應付一個絕世賭魔「乾坤擲」。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雷恨天道：「尊駕以爲阿輝有可能成爲賭王之王？」

錢大來道：「也許時來運到，你是知道，賭也需要一點運氣的。」

雷恨天道：「尊駕爲何要管這件事？和阿輝是朋友？」

錢大來道：「這還談不上，只是因爲在下和賭場主人都有點來往，而且也樂觀其成，希望大會有圓滿的結果。」

「好！就憑錢大俠一句話，在大會結束之前雷某按兵不動，大會結束之後，錢大俠插不插手？」

錢大來道：「絕不插手。」

雷恨天道：「雷某就看在錢大俠面上，大會結束後再說。」掉頭向雷丹道：「死丫頭，妳走不走？」

雷丹道：「爹，女兒要和他們一起到江湖中逛逛。」

「怎麼？」霍芙蓉道：「阿丹，江湖中處處陷阱，可不是好逛的地方，妳少不更事，無法分辨好壞。」

雷丹道：「我以爲阿輝比妳可靠！他是好人！」

霍芙蓉一言不發。雷恨天道：「妳簡直渾帳透了。」招呼霍芙蓉下樓而去。這工夫錢大來還劍入鞘，掉頭也要下樓。

「錢大俠留步！」阿輝抱拳道：「多謝援手！」

錢大來冷冷地道：「不必領情，本人永不會作無代價的事。」

說畢下樓而去。

這工夫馬如風叫酒家重行上菜，打翻別人的酒菜一律由他賠償。

* * *

近二更天，三小和向島還在客棧中談論今天的事。

小滑溜道：「雷恨天很在乎錢大來！」

向島道：「對！錢大來的劍術很高超！」

「不！」雷丹道：「我爹的刀法絕不會在錢大來之下。」

小滑溜道：「雷姑娘，妳爹跋扈慣了，若非見錢大來不好纏，他會中途罷手？門兒也沒有！」

雷丹大聲道：「小滑溜，我雖然不同意我爹的作法，但對他的身手却是深信不疑，錢大來不成。」

小滑溜還要和她辯，阿輝揚揚手道：「不必再爭吵了！這件事情背後並不單純。」

雷丹道：「阿輝哥的話才叫人信服。」

小滑溜撇撇嘴，心道：老大的屁也是香的。

向島道：「我不明白，這件事背後會怎麼樣？」

這工夫院中「刷刷」兩聲飄落二人。

小滑溜面向外首先看到，不由心頭暗驚。

來人竟是百里長風和裕金葉。這盛會

當然也會把他們引來的。

「小崽子……」百里長風道：「我知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小滑溜道：「百里長風，你別吹！你不大夠看！」

裕金葉低聲道：「在此不宜招搖，速戰速決！」

兩人往屋內一衝，小滑溜就接了裕金葉一掌。

他以爲女人動力氣不成，但仍被她一震退了一大步。

百里長風不愧爲「金蛇手」，撤出了「金蛇劍」。

劍身蜿蜒，呈金色，這確是極少見的怪劍。

更吃驚的是他的「金蛇劍法」，路子詭異，難以捉摸。

加上向島，四人不久又堪堪不支。

「阿輝，把那幅畫拿出來，可以考慮放生！」

小滑溜道：「你別胡說八道成不成！」

百里長風道：「你們幾個小雜碎的鬼畫符我們全知道。」

小滑溜道：「你們的狗皮倒灶事件我們也知道。」

裕金葉道：「你們知道什麼？」

小滑溜道：「妳陪皇上在西山別墅中睡覺，以爲神不知鬼不覺？」

裕金葉厲聲道：「你敢亂嚼舌頭？」

小滑溜道：「是不是亂嚼舌頭，聽聽妳和皇上在床上的對白就知道了。皇上道：卿眞是一個尤物！妳道：臣妾爲了小心侍候皇上，才參照長几上那些『歡喜佛』的姿態，全力以赴，想不到出力反不討好！皇上道：卿體貼朕自然知道，以後一個月來兩次，沒有什麼不方便吧？妳道：皇上要臣妾來，臣妾再不方便也要來呀！但依臣妾之見，不如就近到臣妾府中，因西山太遠，來往費時，且太過招搖……」

阿輝十分佩服小滑溜的記憶力。

他們在床下聽到的，的確是這些葷話兒。

百里長風自然不知裕金葉和皇上在枕邊談了些什麼，但看裕金葉驚怒的表情，他就信了一半。

仔細想想，在當時皇上和她極可能說過這些話。

百里長風一股酸勁直往上冒。

不管她的情人是誰？就算是皇上，必是戴了綠帽子。

然而，儘管此事千眞萬確，她却絕不能承認的。厲聲道：「小雜碎，你胡扯也不打稿，這種事你怎會知道？」

小滑溜道：「這件事你就更想不通了！事到如今，告訴你也無妨，由太監小貴子通知哈王妃，到西山別墅去那天晚上我們正好在哈王府聽到，所以才能早去一步，藏在『戲台』之下……」

裕金葉氣得渾身發抖。

因爲小滑溜說的一字不差。

這可以想像，那夜她和皇上在床上的一切都在這兩個小賊的耳目之中。這要是傳揚出去那還得了？

百里長風此刻的狠搏，可不是爲了裕金葉，實在是發洩內心的羞忿。而裕金葉不留餘力，自是想殺二人滅口。

兩人放手拚命，實力也不差于雷恨天和霍芙蓉。

裕金葉切齒道：「你侮辱王妃該當何罪？」

此刻院中又集了些人在觀看。

小滑溜靈機一動，大聲道：「各位父老兄弟們，哪一位跑一趟縣衙門？就說哈瑞親王王妃在此，被歹人挾持，請縣太爺火速派人來救王妃！」

這種事當然有人會信。

只要有人信，也就有人會到縣衙去報告。

百里長風和裕金落更是火上加油。

他們恨不得吃小滑溜的肉，喝他的血。他明知裕金葉不是眞王妃，却大聲嚷嚷叫人到縣衙去求援。

其實他們二人也是朝廷通緝的欽犯。

雖然他們不怕縣衙的差人，但在太多人面前拋頭露面總是不大好，而想速決又不可能。因爲三小加上向島良弓，這實力也不可輕侮。

二人交換暗號，狂攻幾招，分別自前門及後窗竄出。雷丹拍手道：「小滑溜，你眞行！」

小滑溜喘着氣道：「並不是我行，而是她是假王妃，絕對不敢見到官方的人，所以非溜不可！」

雷丹道：「你們眞的在西山別墅中床下偷聽到皇上和她交談？」

「怎麼？妳不信？」

「皇上去的地方，你們能混進去，眞是不要命了。」

這話也對，一般人自然不信。

可是也正因爲都有這種心理——皇上的別墅誰敢闖入？戒備自然鬆弛，也許很容易混進去哩。

小滑溜道：「妳還看不出來，剛才裕金葉的臉都紅了！」

向島道：「先不談這件事，不久前錢大來的話各位不覺得很奇怪嗎？」

雷丹道：「對，他說賭王之王產生之後，要對付什麼賭魔『乾坤一擲』，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小滑溜道：「老大闖蕩了六七年，天下賭場也去過不少，可算見多識廣。是否聽說過『賭魔』這個人？」

阿輝搖搖頭道：「沒有。現在我們想不通的是，爲什麼賭王之王要應付賭魔？是賭魔挑戰，還是舉辦這大會的人以賭王之王挑戰『賭魔』？原因何在？」

向島道：「對！這原因才重要，一定要弄清。」

阿輝道：「可惜一點也不知道，似乎我們變成了傀儡！」

雷丹道：「不早了！睡吧！明天還要苦戰。阿輝哥，你對那些入圍的賭王，是不是有把握贏他們？」

阿輝道：「沒有。即使今天能入圍也很僥倖。」

縣衙派人來問了一下，見王妃已走，也不願多事，但仍要去尋找一下。

第二天的比賽，入圍者只有四人，上午已結束，入圍者一共十一人，再比之下，最後剩下二人。其中之一即阿輝。

另一個是個四十五六的中年人。

傳說此人甚爲富有，是有史以來靠賭

兩小與向島良弓三人，力戰
百里長風與裕金葉

致富的第一人。

此人的賭技可謂出神入化，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

那麼阿輝呢？他自己知道，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支援他。

他不知那人是誰？

最後決戰是以牌九分成兩組，由決戰的二人把自己的牌作最後的搭配，雙方順序出牌比牌。

最難處是兩人的牌都扣在桌上。看不到牌面。

本來不難，如能看到這半數的牌，即知對方手中有些什麼牌，但看不見牌如何把牌作最佳的搭配呢？

這當然要靠驚人記憶力，在洗牌時就記清。

當然，把全幅的牌九全記清是不可能的，這就要看雙方的功力了。這一局阿輝多記了兩幅牌，也就是四張牌，算他勝了。

觀者都是幾十年的老賭徒，不禁嘆爲觀止。

下一場是骰子。

骰子用碗扣在桌子上移來移去，骰子在碗底响着，停下來後要對方來猜是幾點，這在雙方來說，都是很容易的。

二人都過了關。第一次輪到阿輝時，仍是用碗把骰子扣在桌上移來移去，却未發出一點聲音。

這要對方如何去猜？

對方自然知道，這是深厚的內功所致，把骰子吸在碗底上。他還是猜了，但未猜中。

阿輝當衆人又表演了一手，抓起碗底，三個骰子自碗中射出，大約射出一丈左右，再碰壁射回來。骰子在射出射回時都是旋轉的。然後扣在碗內。

他要在場所有的人來猜。這當然是餘慶節目。

有人冷冷地道：「我知道……」且伸出了三個指頭。

這代表三點？一個骰子上一點。

阿輝大驚，只是這人以黑紗幪面，聽聲音頗似女人，但年紀一定不小了。就在他一怔之間，此人在人叢中消失了。

觀衆散去時，阿輝又看到那禿頂老人在人叢中。

阿輝隱隱猜到，如果眞有個人在暗中助他，必是此人。

當他追出時，禿頂老人已不見了。

他不知道禿頂老人爲何要助他，更不知道那幪面老女人又是什麼來路？居然能猜出骰子的點數。

這一手就顯示了這人的在行，且功力深厚。

所謂「功力」，自是指賭技方面的功力。

這不是瞎猜，要過人的目力，豐富的經驗，和精準的判斷力才能辦得到，阿輝自認不如。

賭王之王產生，這是一件盛事。

這賭場的主人馬如風自然風光，因爲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南北賭王大會串在此舉行，這是一件殊榮。

盛大的筵席在酒樓上進行。

與會的都是賭場中的老賭客，也可以

說是有點道行的賭客。

他們都以能和阿輝碰杯、乾杯為榮。

就在這時，錢大來突然光臨。

阿輝以為，不管錢大來的風評如何？也不管他是不是唯利是圖？總是救過他兩次的人，立刻站起招呼，道：「錢大俠，小弟借花敬佛，敬你一杯以表謝意。」

錢大來根本不端酒，道：「我不是來喝酒的。」

態度十分傲慢。引起很多人的不悅。

小滑溜道：「你不是來喝酒的，是來幹甚麼的？」

錢大來木然地道：「來找賭王之王一較高下的。」

小滑溜道：「賭王之王就代表宇內第一賭國高手，你行嗎？」

錢大來道：「敢來一試，就要憑恃着點什麼！」

衆人一聽，這可有好戲看了。本以為賭賽已結束，沒想到橫上開花，居然又多了一次眼福。

阿輝道：「錢大俠，這又何必？」

錢大來冷冷地道：「歐陽輝，你是敢不敢賭？」

這句話很難回答，賭王之王還有什麼不敢賭的？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阿輝身上。

雷丹大聲道：「阿輝哥，你不必再和他客氣了！賭就賭！難道還怕他不成？」

小滑溜道：「錢大來，怎麼個賭法？賭什麼？」

錢大來一字字地道：「以牌九來賭命！」

此言一出，樓上一片驚呼。

錢大來又補充道：「輸的人一手提髮一手提刀，割項上人頭，放在桌子上，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死了還是個窩囊鬼！」

這眞是狂言也是豪語。

割下頭不難，只要刀快就成，放在桌上就不易。

因為人的頭腦在指揮一切，頭已割下，又如何能指揮那隻手把人頭放在桌上的動作？但也有人以為可能。

傳說扶桑某武士，經常以人頭試刀。

他每次磨刀之後必須試試是否鋒利？某次他磨過刀之後，抽刀向某人項上切去，人頭飛出，口中還大叫「好刀」！這大概就是一個例子了。

此刻雷丹失色，小滑溜呆在座上。

樓上滿滿的都是人，此刻却靜得像沒有人似的。

阿輝笑笑道：「錢大俠，這可是你的正式邀賭？」

「當然！我不會當着這麼多的人開玩笑！」

阿輝道：「在下接受你的挑戰。」

樓上的掌聲及喝采聲，像要把樓頂揭去似的。

雷丹低聲道：「阿輝哥，你……你有把握嗎？」

這當然是廢話，沒有把握怎麼會接受。

只不過在這場面上，就算沒有把握，是不是也要接受？

所有的桌子全部向後移出五步。

在樓上正中央騰出一塊空地，放了一張空的八仙桌子。

桌子面上鋪了一張潔白的桌布。

另外，放了一副嶄新的牌九，絕對還沒有用過。

現在，兩人對立在八仙桌子兩邊。

錢大來面孔木然，阿輝也很肅穆了。

他們把各人的長劍都放在桌子一角處。不知那一個會輸，那一柄劍會出鞘割下主人的人頭放在桌上。

現在，馬如風捧來一個赤紅色的大茶盤。那是放人頭的。

如果眞有個人在此自割下人頭放在盤中，這張八仙桌子和這茶盤就是十分珍貴的紀念品了。

本酒樓可以永遠把這張桌子放在樓中央，那茶盤也永遠放在桌子中央，將來見過今夜這場面的人會一傳十，十傳百地告訴別人：那就是某人放人頭的桌子及茶盤。

萬事俱備，就看他們施展絕藝了。

世上任何事物的不凡成就都彌足珍貴。

賭雖為邪癖，但賭的本身仍為一種技藝，因為賭的種類太多了，不也可以把下棋當作賭嗎？

宋太祖在華山和陳摶對弈，不是把華山輸給陳摶了？

所以也有人說：道就是道，沒有什麼旁門左道。

只看你是以你的道和術來作什麼事而分邪正。

阿輝手一伸道：「你先，你比我的年紀大。」

錢大來道：「你先，你是賭王之王！」

阿輝道：「請告知，你為何如此？」

錢大來想了很久，道：「如果你贏了，久後自知，如果你輸了，告訴你也是沒有用。請開始吧！」

阿輝道：「還是你先請，你是挑戰者，理應你先。」

錢大來不再客氣，雙手放在那副新牌九上，然後慢慢地洗，先是正面洗，再一張張扣過來洗。

這就要開始運用記憶力了。

就算牌面向上看清了那一張牌是「天」？那一張是「地」？還是不成，因為扣過來之後還要再洗，而且不能慢慢地洗。

這不但要目力好記憶力也要好。

直到阿輝認為滿意，錢大來才停止洗牌。

突然，錢大來輕喝一聲「飛」！桌上所有的牌一齊離桌飛起，牌面向上在空中飛舞。

就像一些黑蝴蝶一樣，在樓中穿梭飛翔。

錢大來目注飛舞的牌九一瞬不瞬。

掌聲和采聲又像爆炸開來，但不久即停。

因為大家必須目不轉睛地看清，到底要耍什麼花樣？

這工夫錢大來雙手在空中一抓，然後十指像撥算盤一樣不停地彈動，於是牌九紛紛下落。

只聞「答答」聲不絕於耳。

桌上兩張牌一疊，整齊地排了兩行。

樓內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錢大來伸手一讓，道：「請揭牌察看一下。」

阿輝道：「有名堂？」

錢大來道：「每兩張牌總不會沒有關連吧？」

阿輝逐疊翻過來，讓觀衆也能看到。

每一對都配成較大的點數。

牌在空中飛，而且是牌面向上，證明在飛起以前已看清且記住了每一張，然後才能在落下前把它們配好在桌上疊在一起。

掌聲雷動，有人連連讚嘆，稱之為神乎其技。

雷丹和小滑溜一言不發，他們眞不知道阿輝是否有把握？萬一不成，加起來也不是姓錢的敵手。

小滑溜不停地在動腦筋。

現在輪到阿輝了。似乎觀衆對他頗有信心。

本來嘛！他不是浪得虛名，他是自五十餘人中脫穎而出的。

阿輝開始洗牌。

看他的表情，似乎胸有成竹。

可是在兩小看來，人家已經作絕了，阿輝還有什麼機會？

先是牌面向上洗着，這時洗得較慢。

凡是高明的賭客，也可以說是賭徒最重要的條件就是頭腦清晰，記憶力過人，不具備這兩點，難成大器。

牌扣過來之後，洗得就快了，因為他不能比錢大來慢。

直到錢大來點了點頭認可，他才雙臂一絞，牌全飛起，只是他的內力不如錢大來，作不到虛空御物這一手。

他的牌就不能像一些蝴蝶一樣在空中飛翔。

他只能使一些牌在空中移位，也就是配對。

落下時和錢大來一樣，兩張合疊在一起。

這一次掌聲比錢大來的少些。

阿輝伸手一讓，道：「錢大俠請過目。」

錢大來翻開五七疊時，臉色微變。

因為所有的都是對子，而錢大來只是點子大。

這似乎比錢大來略高半籌。

牌凡在空中飛舞配點子和配對子應是一樣地難。

若比大小的話，對子就比點子大了。

這只能說錢大來敗在思考不周密上，而非技不如人。錢大來統統翻過牌之後道：「這一局算我輸。」

小滑溜大叫鼓掌，觀衆也為他鼓掌。

雷丹把掌心的汗擦在衣衫上，長長地吁了口氣。

這是腦袋搬家的事，豈是玩的？

錢大來坦承不如，可見此人還是很磊落的。

「這是最後一次，也是決定性的一次。」錢大來道：「還是我先來……」他把牌又全翻過來。

牌面全部向上洗牌。

小滑溜和雷丹又緊張起來。

雷丹道：「小滑溜，快點出個主意！」

小滑溜道：「我不是正在想嗎？只不過太緊張了，腦子就不靈了！看來比沉着和鎭定，誰也不如老大。」

這是生死成敗的關鍵。

沒有人願意移動目光，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錢大來再把所有的牌扣過來，也就是牌面瞧下，開始加快洗牌，而且越洗越快。看得觀衆眼花繚亂。

然後錢大來嗓中發出「咻」地一聲，收手退了一步。

可以看出，他的髮際處淌下了汗水。

由此可見他剛才的「咻咻」聲消耗了極大的內力。

然後他伸手一讓，要阿輝查看結果。

阿輝心知必有意想不到的花梢。

小滑溜兩眼都直了。雷丹雙拳緊握，口中唸唸有詞，天靈靈，地靈靈，太上老君急急如敕令！快救救阿輝這個傻小子……」

阿輝一手掀一張牌，因為桌上的牌是不規則，亂七八糟的。

兩張掀起翻過來，觀衆都站了起來。

竟是兩張光禿禿的牌九，點子被磨光了。

再掀起第三、四張及五、六張，也是如此，全是白板，牌上一個點子也沒有了。

此刻，微風吹來，桌上飛起一蓬細細的木粉。

這功力是阿輝深感不如的，樓上掌聲如雷。

是不是全副牌都是如此的？

果眞如此，功力可佩，這花樣就未見高明了。

但是，翻牌過程中有一張的點子並未磨去。

如果是漏磨這張牌，這可能是落敗的致命傷。

但最後幾張牌中，又發現一張牌上的點子仍在。

這是個六點，前面未磨去點子的一張是三點。阿輝突然心頭一沉，他知道輸定了。

全部掀開來，只有兩張牌的點子仍在。

這兩張配起來，即為「至尊寶」——

這自然是牌九中最大的一副牌了。

內功之深，阿輝固然不如，花樣翻新，阿輝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更好的點子反擊。看看桌上的長劍和那血紅的茶盤，覺得脖上涼涼地。

小滑溜坐立不安，雷丹直搓手。

向島表情木然，誰也不知他內心在想什麼。

阿輝在如雷掌聲過後，道：「佩服！」

這是由衷之言，在所有的牌之中認準這兩張，却把其餘的牌上點子全磨光。難就難在這裏。

阿輝正色道：「錢大俠，這一手不用比我就自認不如。」

此言一出，觀衆竊竊私語。

有人豎起大拇指，稱他坦誠率直，不尚虛僞。

也有人搖頭，以為「賭王之王」的頭銜應讓給錢大來。

「既然如此，」錢大來道：「每人各承

讓了一局，再來一局決定最後勝負如何？總要分出高低來。」

阿輝道：「小弟也有同感。」

雷丹道：「我看不必了！既然阿輝哥已在萬千觀衆面前經兩天的比賽，已登王位，就沒有必要再比，錢大俠如果眞有兩套，兩天之前何不早來？」

錢大來道：「如果歐陽少俠也以爲我來遲了，不接受我的挑戰，錢某立刻走人，絕不糾纏。」

阿輝雖知再鬥的勝算不大，却也不服。

比賭技，阿輝自信不輸人，但比內力却差得多。

在此情況之下，除非他放棄「賭王之王」的頭銜，要不，他非接受挑戰不可，沒有退縮的餘地。

阿輝道：「小弟當然接受挑戰。」

錢大來道：「錢某知道歐陽小弟不含乎，十分佩服你的胆識，因爲我們賭的是腦袋，由你先出題。」

阿輝以爲由他出題，多少佔點便宜。

這工夫阿輝耳邊忽然傳來極爲細小但却清楚的聲音，說了幾句話。他覺得這人很像禿頂老人的口音。

就在這時，禿頂老人出現樓梯口處。

此人雖然禿頂，臉上却無皺紋，而且儀表不俗，年輕時一定很英俊瀟灑，衣著樸素整潔。

他在梯口一望．道：「老夫也算是此道中人，我願爲兩位出題，公平比試，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阿輝道：「在下同意！」

錢大來道：「尊駕何人？」

禿頂老人道：「你不必問，只問你幹不幹？」

錢大來道：「在下總該知道尊駕夠不夠資格吧？」

禿頂老人道：「我來爲你們洗牌，你以爲老夫不夠，你儘管說話。」

說着目光凝視着五六步外桌上的牌九，牌面瞧上的都自動扣下，而且「唏哩嘩啦」洗了起來，就像有人的兩隻手甚至四隻手洗牌一樣。

觀衆目瞪口呆，其實這就是一門「隔空御物」玄功。

然後，洗牌似的情況緩緩停止，自其中各跳出兩張牌落在二人面前，而且是牌面瞧下疊在一起。

禿頂老人道：「猜猜看，你們二人的兩張牌是什麼？」

這一手自然和阿輝及錢大來比賽的洗牌方法不同。

他們是用手洗，十根手指碰着牌身，暗暗記住那一張牌是什麼。

雖然牌在手指下推來推去，腦中却一直默記不忘。

「推牌九」也就是指這個「推」字。

可是禿頂老人在讓他們看過牌面之後再扣過來，以「隔空御物」的玄門功夫動牌旋轉、進退，這和他們用手去推去摸完全不同。

他們雖然都瞪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住牌，但那麼多的牌，有的旋轉，有的前進，有的却在後退，他們的記憶力再好，反應再快，還是無法追踪每一張牌。

禿頂老人對錢大來道：「錢大來，你說，你前面的兩張牌是甚麼，而且可以讓你想老半天工夫。」

錢大來冷冷地道：「不必想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禿頂老人道：「歐陽輝，你說！」

阿輝道：「我也不能全部都知道，只知道一張！」

小滑溜興趣過度，怪叫了一聲。

雷丹含着興奮的淚水，在搓手心的汗水。

禿頂老人道：「說，其中一張是甚麼。」

阿輝道：「是『大銀』，而且是下面這張……」他順手掀了開來，果然下面那一張是「大銀」。也就是「天」「地」「銀」「蛾」的「銀」牌。

衆人一陣驚嘆。

禿頂老人道：「雖然歐陽輝猜出一張，但老夫是以猜中兩張爲原則，所以歐陽輝也不算勝。」

小滑溜道：「猜中一張，總比一張也未猜中好些呀！」

禿頂老人根本不理他，道：「平手！」

錢大來冷冷地看了禿頂老人一眼，一言不發下樓而去。

禿頂老人不待阿輝打招呼，也消失在梯口處。

阿輝對這老人極爲好奇，追到門外仍未追上。

如今阿輝是名符其實的賭王之王。馬如風當衆聲明，阿輝是天下第一賭王。不久的將來，天下賭場都會奉之如神。

言下之意，也都會無代價地送他一個乾股。

席終人散，阿輝私下向馬如風道：「馬場主，請問這次賭王大會串到底是誰的主意發起的？」

馬如風肅然道：「就是那位禿頂老人。」

「他？」阿輝大奇道：「目的是甚麼？」

馬如風攤攤手道：「在下也不知道，好像是要利用你去對付一個身負上乘武功及賭技的人。」

阿輝道：「是不是賭魔『乾坤一擲』？」

馬如風點點頭，道：「再問，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阿輝道：「馬場主知不知道這禿頂老人是誰？」

馬如風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必是一位異人。」

阿輝道：「馬場主爲甚麼要聽命於他發起南北賭王大會串？」

馬如風道：「第一，他說如此做能使一家團圓，解決數十年來的紛爭，其次，本賭場從此天下大噪，財源滾滾，不怕外地來的賭客不聞名而來。」

阿輝心想，恐怕要把第二個理由再列爲第一才對。

馬如風把一張銀票放在他的衣袋內，道：「賭王任何時候到此，都不可過門不入，也好讓在下一盡地主之誼。」

阿輝道：「謝謝馬場主厚愛。」

馬如風道：「賭王任何時候手頭不方便，都可以找在下。」

阿輝道：「謝謝！」於是馬如風獨自把

三小等人送到客棧門外，還再三叮囑，以後要常常保持連繫。

進入客棧房中，阿輝一看銀票，竟是三千兩。雷丹道：「阿輝哥，在那酒樓上，我一直在摸脖子，萬一錢大來贏了——」

小滑溜道：「不會的，老大不會輸！怎麼樣，老大不是已經爲賭王之王了？今後到了任何市鎭及碼頭，只要找上賭場，場主就要以上賓接待，而且送上盤纏。」

雷丹道：「這光景你神氣哩！剛才在酒樓上，看你那副德性，一會摸頭，一會又摸屁股……」

阿輝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我老實告訴你們，禿頂老人若不出面，我八成會輸的。」

兩人一愣，齊聲道：「不會的——」

阿輝搖搖手，道：「我有自知之明，錢大來的賭術雖不比我高，也差不多，但他的內功却高我許多。」

小滑溜吶吶道：「老大是說禿頂老人在暗中幫你？」

阿輝肯定地點點頭。

雷丹道：「他爲甚麼要幫你？爲何要把你抬上賭王之王寶座上，然後再利用你去爲他作一件他作不到的事？」

阿輝微微搖頭道：「也許他無惡意！」

小滑溜道：「他爲甚麼不利用錢大來？」

阿輝道：「我也可以看出，老人對錢大來也另眼相看。」

雷丹道：「怎見得呢？阿輝哥？」

阿輝低聲道：「剛才在酒樓上，禿頂老人隔空發牌要我們猜各人面前的兩張牌是甚麼，他已用蟻語傳音告訴了我。」

小滑溜吶吶道：「他告訴你兩張牌是甚麼牌？」

「是的，都是『大銀』。」

「那你爲甚麼說祇知道一張牌？」

「這也是老人的意思。」

雷丹道：「這我就不懂了……」

阿輝道：「老人的意思是，如果錢大來一張也猜不到，我也要說猜不到，或只能猜出一張，由於猜到一張不算贏，所以我只能說猜到一張，這也是老人家的意思，設若錢大來猜出兩張牌是甚麼，我當然也要說出兩張牌是甚麼了。」

「總之……」雷丹道：「老人要你們平手。對不？」

阿輝道：「是的，所以我能體會到，老人對錢大來似也有某種淵源，對他也不錯，要不，不會顧全他的面子的。」

雷丹道：「老人家爲甚麼會選上你？阿輝哥，是否你和老人也有某種關連？以我看，最後和你決賽的那個人也可以利用。」

阿輝點點頭道：「雷丹，我也能體會出來，老人對我似乎有一份關懷，却在盡量抑制不明顯地表現出來。」

大家談得很起勁，只有向島插不上咀。

小滑溜道：「向島，你好像不怎麼高興。」

向島道：「不是不高興，而是對賭外行！」

雷丹道：「我也不太內行，可是這場面很刺激。」

阿輝道：「雷丹，妳爹說這次事了，他還要來找我們的。」

小滑溜道：「對哩！我們要躲一躲，犯不着和他衝突。」

雷丹道：「阿輝哥，我們躲躲他們好不好？」

阿輝道：「只怕已經晚了——」他向後窗外一指。

衆人向後院望去，月光下站定二人，正是雷恨天和霍芙蓉。小滑溜一看到霍芙蓉就忍不住笑出聲來。

雷恨天厲聲道：「小雜種，你居然還能笑出來。」

小滑溜道：「雷大俠，我本來不想笑，可是一看到你的老婆的金蓮，就忍不住了！」

霍芙蓉怒叱道：「出來！我會叫你哭都哭不出來。」

雷丹道：「爹，你到底和阿輝有甚麼仇恨嘛？」

雷恨天道：「他們在本莊內對你阿姨不敬！哎呀！不談這件事了！叫他把向島還給我，我就放他一馬。」

阿輝道：「你問問向島大俠，他該在哪一邊？」

向島道：「我本來是和這兩位小弟在一起的，只是被你們兩位遇上，就把在下帶來『太陽山莊』了。」

雷恨天道：「少胡扯！小子，你有種就跟老夫到鎭外去，在此動手過於招搖，也不方便。你敢去嗎？」

小滑溜還在笑，向島道：「不必笑了！今夜只怕很兇險！有甚麼好笑的呢？這兩個人可不好對付！」

小滑溜道：「沒辦法，我一想到在太陽山莊中嗅到的味道，我就想笑，而且還有點噁心哩！」

霍芙蓉氣得發抖。雷丹道：「阿輝哥，看在小妹面上，不和他們一般見識，我們躲一下好了。」

阿輝道：「他們已找上門來，躲得了嗎？」

雷丹道：「叫小滑溜在此應付一會，我們自前面溜。」

小滑溜道：「可不是我們理屈，只是看妳的面子。」

雷丹道：「小滑溜，我們領情，我們出鎭往東走，往東追我們，相信以你的花梢可以甩掉他們二人的。」

小滑溜揮手叫他們快走。

阿輝和向島及雷丹自前面走了，小滑溜在後窗口，道：「我的霍大妹子，你是想和我動手？」

霍芙蓉道：「就是你，給我滾出來。」

小滑溜道：「霍大妹子，我還眞怕了妳……」

一口一個「霍大妹子」，霍芙蓉三十多了，小滑溜才十七歲，連雷恨天也恨得牙根癢癢地。

這兩個小混球把他們二人耍了，自己的女兒却和他們在一起。

這口氣又怎麼能嚥下去。

雷恨天道：「丫頭，和阿輝出來吧！今夜是跑不了的。」

小滑溜道：「雷恨天，你是『太陽山

莊』莊主『太陽刀』，雄踞武林達二十餘年之久對不對？」

雷恨天道：「那還錯得了？」

小滑溜道：「既是位有名望的人，對付我們幾個毛孩子，你們又會聯手嗎？不聯手就沒有把握嗎？」

雷恨天心道：這小雜種還眞會拏話套人。

但爲了速戰速決，不要召來很多人觀戰，自然是聯手最好，因爲南北賭王大會串，召來不少武林中人。

雷恨天道：「出來吧！雷某一個人也夠了！」

小滑溜道：「萬一霍大妹子也插手呢？」

霍芙蓉道：「恨天，這小子似乎在拖時間。」

雷恨天忙道：「丹兒……丹兒……」

小滑溜心道：老狐狸還眞不單純哩！

他道：「雷恨天，雷丹對你這個作父親的很失望，她懶得理你！」

霍芙蓉道：「恨天，可能他們把向島弄走了。」

「走了？」小滑溜是眞滑溜，反應奇快無比，立即往窻內左邊一閃，大聲道：「向島，他們以爲你已經被阿輝和雷丹帶走了！向島你說句話如何？」

窻內立刻傳出了難懂的扶桑話，還哼起了扶桑歌。扶桑話「嘰哩呱啦」聽不懂，但扶桑歌聽起來雖不懂，音調却挺好聽。

雷、霍二人聽得入神。

他們從未聽過外國歌，想不到扶桑歌這麼好聽。

這因爲風格不同，曲調柔和委婉，別有一番感受。

直到歌聲停止，兩人還感覺餘音嬝嬝，繞樑三日。

雷恨天道：「芙蓉，妳以前聽過扶桑國的歌？」

「沒有。」

「我覺得很特別！」

「是的，不比我們中國歌難聽！」

雷恨天道：「扶桑國地震和颱風頻繁，常有大災禍，因而民族性格較爲狹窄。他們的歌也就會更哀婉淒楚，感人肺腑了……」

霍芙英蓉道：「恨天，屋內怎麼沒有聲音了？」

雷恨天道：「向島大俠，我以爲你跟着三個孩子，混不出名堂，而且時時都有殺身之禍，和我們在一起，你的安全就不必發愁，向島，出來吧！」

連叫數聲一點反應都沒有。二人心知又上了大當，入屋一看，那還有一根人毛，不由氣得發抖。

三小和向島在一起已有些日子，向島向他們學中國各省方言，他們也跟向島學扶桑話及歌。

尤其他們常常聽向島哼那首扶桑歌「蝴蝶夫人」，淒迷哀怨，十分悅耳。小滑溜已先學會。

況且小滑溜過去在奉天跟毛開元學藝，(奉天即現在之瀋陽。清中葉以後，日本移民東北的就很多。)常和扶桑人來往，學了些扶桑話。

以現有的扶桑話底子來學扶桑的歌，自然事半功倍了。

此刻阿輝、雷丹和向島正在往東奔馳，小滑溜全力追趕，追出二十餘里才追上。

而向島又在邊奔邊哼那首歌。

小滑溜追上，喘着說了一切，四人大笑不已。

雷丹道：「小滑溜我眞服了你！」

小滑溜道：「你們要感謝向島，他那首歌很受用。霍雷二人聽得如痴似醉，好像特別欣賞哪！」

向島道：「我們敝國的歌曲，好聽而格調不同的還有很多，以後若有時間，我曾教你們幾首更好聽的。」

這工夫忽然自上風頭傳來兵刃交擊聲，正是來自東方。

四人掩近一看，林中六個人正在動手。

原來是大內一品侍衛「追魂秀士」白丁，和另外三侍衛困住了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

百里長風的「金蛇劍法」雖了得，二人聯手之下，一時固不會落敗，却有點吃力，二品侍衛，藝業都自成一家，非比等閒，他們奉旨非生擒二人回去不可。

小滑溜道：「阿輝哥，這件事咱們管不管？」

阿輝道：「這兩個人，一個冒充王妃，和皇上苟且，敗壞眞王妃的名節，另一個幫兇，寡廉鮮恥，空負俠名，讓朝廷鷹犬把他們抓回去也好。」

雷丹道：「是啊！至少可以洗刷眞王妃她的汚名。」

此刻「追魂秀才」白丁道：「百里長風，裕金葉，跟我們回去，不會爲難你們的，只是想弄清一件事。」

百里長風道：「弄清什麼事？」

「追魂秀士」白丁道：「是誰調包弄走了那幅畫。」

其實皇上最重視的是王妃的眞正身份，而不是那幅畫。

這六個人打不出什麼結果，即使有也必是兩敗俱傷。

楚半俠閒話說恩仇

三小和向島一口氣走出七八十里，天亮前在一座半圮的破道觀門外石階上休息，雷丹便拿出乾糧分食。

小滑溜邊吞乾糧邊哼扶桑歌。

雷丹道：「小滑溜，夜深人靜在山野中唱歌能傳出很遠。」

小滑溜道：「怕什麼，你爹和霍芙蓉早就被甩掉了。」

雷丹道：「現在咱們的對頭可不止我爹和霍芙蓉。」

阿輝道：「對，咱們目前的目標很大，不宜招搖。」

雷丹道：「覬覦那幅畫的人要找咱們，大內的人也在找我們，還有雍和、伍鳳樓等人。所以……」忽聞觀內有聲。

此刻天還沒亮，半圮的殿內漆黑一片。

雖然漆黑，却傳來中年以上的女人口音道：「你們四個人之中，哪一個是阿輝，給我進來說話。」

四人一驚，回頭向觀中望去，什麼也看不見。

阿輝道：「我就是阿輝，妳又是何人？」

觀內的女人道：「我就是南海黑珍珠。」

阿輝心頭一驚，紅棗就是爲了師門仇恨才和他鬧翻，也可以說她接近阿輝時時不忘報仇。在北京的一些行爲，都是利用阿輝，甚至於想害阿輝。

冒充貝子，可以說也是紅棗在導演的。

阿輝道：「原來是黑前輩，前輩有何教諭？」

黑珍珠道：「你師父是狄不平，你師叔是柳光庭對不對？」

阿輝道：「正是。不過狄不平前輩教我武功，是否承認我是他的門下，這一點我不敢確定。」

本來嘛，除了「乾坤一抱」就是一些皮毛招式，也未言明算不算是收徒，阿輝不便承認。

至于阿輝自稱是「煮石老人」之徒，那不過是吹牛爲了脫身。

當然，那也是一種戲謔行爲。

他絕未想到，信口胡扯居然扯上了關係，以及自知。

黑珍珠道：「我和你師有仇本不該找你，除非狄不平死了！這老賊是不是還活着？」

阿輝道：「我想狄前輩應該還是健在的。」

黑珍珠道：「我徒紅棗賺你，並不是我的意思，但也看出她的一片孝心，好在她並沒有把你整死。」

阿輝道：「沒有把我整死，算我命大，黑前輩身上可有一幅畫？紅棗有沒有交給——」

黑珍珠道：「有那麼一幅。」

阿輝道：「那是晚輩之物，請前輩歸還晚輩。」

黑珍珠道：「我非但不會歸還，對向島這人質還有興趣哩！」

阿輝等人一齊躍起，小滑溜道：「你就是那個『瘋婆子』黑珍珠對不對？我想妳也不大夠看！」

黑珍珠冷笑道：「小子，我總會讓你知道的。」

雷丹道：「前輩乃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爲什麼搶晚輩的東西，還蠻橫霸道不講理。」

黑珍珠道：「我只是不想使此畫落入狄不平之手。」

阿輝道：「其實狄前輩也無意要此畫。」

「那正好，他不要我要！」

「妳講不講理？」小滑溜道：「東西不是妳的，是別人的呀！」

「對！」黑珍珠道：「只要是狄不平師徒的，我都要搶。」

小滑溜道：「瘋婆子還眞是名符其實。」

黑珍珠道：「小子，你連續叫了兩聲『瘋婆子』，我會給你兩個大耳光，叫你落地找牙！混帳的東西！」這工夫，黑珍珠走出漆黑的道觀。

果然這個女人眇了一目。

如果她不眇這一目，應該是很好看的，至少年輕時算是一個大美人，狄不平傷她一目她怎會不恨？

看來四十多歲，鬢角已有白髮，臉上却無皺紋。

阿輝等四人蓄勢以待。

「原來向島打扮成一個女人，倒也別緻。」黑珍珠道：「向島，你要跟我走。」

向島道：「誰勝了我就跟誰去，但我必須幫三位小友。」

黑珍珠道：「有你不多，無你不少！出手吧！」

雷丹先攻出一掌，黑珍珠道：「你是雷恨天的什麼人？」

雷丹道：「他是我老子。」

黑珍珠大袖一甩就把雷丹震得踉蹌退了三步，道：「丫頭，不要說妳，妳老子和我動手也還差點。」

接着小滑溜、阿輝和向島都上了。

黑珍珠能和狄不平兩敗俱傷，又豈是等閒之輩，因狄不平號稱「大悲手」、名列宇內三奇之中。

「煮石老人」爲三奇之首。

狄不平名列第二，還有一位，似乎很少有人知道。

四人全力施爲，還是差一截子。小滑溜被砸倒兩次，阿輝也被踹了一脚，向島的刀窮擊飛。

過了六七十招更糟，任何一個五七招內就要躺下一次。

一個個灰頭土臉，狼狽不堪，只是受傷不重。

這工夫有人以調侃的語聲道：「黑珍珠，妳好威風呀！可眞是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下手。」

黑珍珠疾退三步，抬頭望去，道觀左側牆上蹲着一個反穿羊皮馬褂，頭髮斑白正在吸旱烟的小老頭。

「姓楚的，你來湊什麼熱鬧！」

楚半俠道：「妳黑珍珠能搶小孩子的東西，還强迫人家跟你走，妳不覺得臉紅耳熱嗎？」

黑珍珠道：「扶桑國的貢品，如今他們又要弄回去，這東西人人皆可得之，並不是某一人的東西。」

楚半俠道：「黑珍珠，妳嫁人了沒有？」

黑珍珠道：「我已過不惑之年，還嫁什麼人？」

楚半俠道：「既然妳仍是一位待字閨中，名花無主的老姑娘，有所謂一家有女百家求，我楚半俠對妳有興趣，妳就跟我走吧！」

「老賊，你有沒有撒泡尿照一照。」

「照過了，雖然不是美男子，却也不是醜八怪，配妳也湊合了。人家的東西妳可以搶去，人家的人質，妳又要人家跟妳走，妳既未嫁人，我爲什麼就不能要妳跟我走？」他已落在院中。

「放屁……」一閃而至，快如閃電。

三小等人再暗叫一聲「好！」這才是眞正的高手。但是，黑珍珠連攻三五招，楚半俠只守不攻，却未退半步。

黑珍珠很聰明，立刻停手不攻。

她似乎知道楚半俠眞正的身份，打下

去弄不好會碰一鼻子灰。

「老賊！我不和你胡攪蠻纏，我走了！」大袖一揮，人已在觀外了。

阿輝要追，楚半俠道：「不必追了！」

阿輝道：「可是那幅畫紅棗已交給了她。」

楚半俠道：「暫時在她身上也不錯，至少一般的高手不會知道，即使知道在她身上，也很難自她手中搶去。」

小滑溜道：「老頭，你是不是以爲黑珍珠還會來搶向島？」

楚半俠道：「大概是的，要不那幅畫就無用了。」

雷丹道：「反穿羊皮馬褂的老頭子，你以爲黑珍珠能不能接你五十招，你要多少招才能擊敗她？」

楚半俠道：「妳怎麼知道，我準能擊敗她？」

阿輝道：「剛才可以看出，她不敢繼續打下去。」

楚半俠道：「老夫雖比她略勝一籌，擊敗她却也不容易。」

這種人雖然遊戲風塵，但有時也很謙虛。

阿輝道：「昔年她和狄不平前輩動手，到底誰對誰錯？」

「誰也沒錯！是『九陰手』江騰蛟的錯。」

阿輝道：「『九陰手』江騰蛟又是誰？」

楚半俠道：「此人很少到中原來，所以不甚出名，但這並不表示其身手不高，昔年他對黑珍珠有意，只是黑珍珠對他不清楚，且他的人品也不如狄不平，是以黑珍珠對狄較近，據說，黑、狄二人的誤會及火併都是江騰蛟引起的。」

雷丹道：「老頭子，黑珍珠知不知道這事？」

楚半俠道：「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雷丹道：「如她知道，爲什麼會作出親痛仇快的事繼續火併呢？」

楚半俠嘆口氣道：「有所謂情仇大似親仇，妳以爲這種事發生了以後，就那麼容易解開嗎？」

阿輝道：「前輩既知爲江的陰謀，就該揭穿。」

「你知道什麼？」楚半俠道：「目前狄、黑二人都知道中了人家一石兩鳥之計，但却都不願出面澄清。因爲當年狄不平學出許多疑點請她忍耐查明再拚命，黑珍珠不聽，原因是當年另一武林女子和狄不平接近，黑珍珠不過是吃飛醋而已，所以這些年來狄不平一直躲着黑珍珠，可以說對她倒了胃口。」

阿輝道：「原來如此。」

小滑溜道：「和女人在一起很傷腦筋，眞要小心點！」

雷丹道：「小滑溜，怎可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小滑溜道：「我也沒有把妳包括進去！」

雷丹道：「難道我不是女人？」

阿輝道：「前輩可知道一位禿頂老人是誰？」

楚半俠微微一震，道：「怎麼，你認識他？」

阿輝說了賭王大會串兩次相助之事。

楚半俠道：「小子，這對你是一件喜事。」

阿輝道：「是不是指晚輩登上了賭王之王寶座？」

「不是。」楚半俠道：「那沒有什麼可喜的。」

阿輝道：「前輩還沒說出他是誰？」

楚半俠道：「他是一個大人物，而且一直是你敬仰欽佩的人物。」

阿輝道：「我欽佩的人物……」

小滑溜道：「莫非他是三奇之一的『煮石老人』？」

楚半俠道：「三日後自知，知道太早並非好事。」

阿輝道：「那天還有個頭戴靑紗的女人，他猜出了我射出射回，而旋轉的骰子點數，回想也必是此中好手，記得那次前輩不久也出現過，不知是否認識此人。」

楚半俠道：「她應該是你的仇人。」

阿輝道：「我怎會有那麼大年紀的婦人仇人？」

楚半俠道：「如果她是你父親的仇人，算不算是你的仇人？」

阿輝道：「家父在何處我都不知道，至于家母，早已去世，我怎知道這些昔日的恩恩怨怨呢？」

楚半俠道：「不久的將來，你們父子就可以團圓了。」

阿輝驚喜道：「家父在何處？」

楚半俠道：「不遠，但我不願多說，因爲你父親的傷腦筋事情太多，也不知道要如何解決？」

阿輝道：「前輩告訴我這件事沒有關係吧？」

楚半俠道：「我說過，不久你們就會團圓了！何必太急？」

阿輝道：「『人販子』錢大來又是什麼來路？」

楚半俠道：「他和你也有關係。」

阿輝一怔道：「有什麼關係？」

楚半俠道：「天機不可洩漏……」

雷丹道：「老頭子，你怎麼老是說半截話？」

楚半俠長身而起道：「和你們這些小崽子在一起很煩，好吧！我就透露一點，他可能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

說完，人早已消失在道觀墻外。衆小一怔，阿輝首先追出，那還有人影，不由木然地悵立着。

他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年輕人。

自幼命運坎坷，到處流浪，僅記得養他的是一位阿姨，說他的名字叫歐陽輝，父尚在，母已亡。

他所知道的如此而已。

一個才十歲左右的孩子，對自己的身世只知道這些，是不是可悲的呢？另外他還記得，那位阿姨教他一些紮基工夫，爲了找他的父親，某夜偷偷出走。

從此以後，他沒有再見到那位金阿姨。

他只知道那位阿姨姓金，好像身體不大好。

現在每一想起金阿姨，就會流淚。

不知道金阿姨在什麼地方？情況如何了？

對母親毫無印象，金阿姨在他的記憶中取代了母親。

* * *

三小和向島在金陵玄武湖上遇見了紅棗。

玄武湖是金陵的名勝之一。

不論春夏秋冬，都有畫舫在湖上招攬遊客。

三小和向島也在一畫舫上遊湖，小滑溜眼尖，指着另一畫舫上的少女道：「老大，你看那像不像紅棗？」

「紅棗」二字入耳，阿輝心頭一動，循着方向望去。

那是一艘較小的畫舫，後艄上有一船娘，中間篷下有一男一女，正在對坐品茗談天，二人都在十六、七歲之間。

阿輝對紅棗的印象太深刻，看一眼就能確定是她。

那少女對面的年輕人大概也未超過十七、八歲。

遠遠望去人品也不錯，而且衣著很華麗。

雖然紅棗帶走了他的那幅畫，雖然她也害過他，阿輝却以爲只是爲了上一代的恩怨，他們二人之間應該沒有仇恨。

一種發自內心的思慕和喜悅使他大叫起來：「紅棗……紅棗……」幾乎整個湖上都可以聽到。

那少女轉過頭來，可不是，正是小別重逢的紅棗。

紅棗不是很美很美，但很動人。

這大概就所謂魅力了吧？小滑溜知道紅棗對阿輝有多重要？

紅棗揚揚手，算是打招呼，立刻和對面的少年說了幾句話，那少年也望過來，隨後叫船娘把畫舫划過來。

雷丹的臉色都變了，小滑溜看得最清楚。

兩畫舫靠近時，阿輝一跳跳過去。

紅棗立刻就爲那少年介紹：「師兄，這就是我說的阿輝，他很想交你這個朋友……」

阿輝心想，我什麼時候想交這個朋友來？

原來這少年人是她的師兄，長得的確不差。

看來有點矜持，只向阿輝點點頭。

也許是由于雙方師門有仇，這年輕人才有點冷淡吧？

阿輝道：「紅棗，小滑溜也在那邊畫舫上，過來談談如何？分手後發生了很多的怪事。」

紅棗道：「是啊！聽說你已經是賭王之王了。」

阿輝道：「那沒有什麼，過來聊聊吧！」

紅棗道：「師兄，你等我一下，我一會就回來。」

少年人冷冷地點點頭。紅棗和阿輝來到這畫舫上，進入艙中，小滑溜立刻示意船娘划開。

也就是遠離開少年人那艘畫舫。

少年人發現雙方離遠了，立刻叫船娘跟上。

小滑溜識趣，只讓他們二人在中艙中談話。

雷丹就很氣忿，道：「小滑溜，你對阿輝那麼忠？」

「當然囉！他是老大，我對他不忠怎麼成？」

雷丹道：「他們的交情有多深？」

小滑溜摸摸後腦道：「這叫我怎麼回答？」

雷丹道：「這還不容易……」

小滑溜道：「這麼說吧！說深嘛！也許可以上床……但是，她又欺騙過老大，也害過老大。」

雷丹道：「她既然這麼壞，阿輝爲什麼對她這麼好？」

小滑溜道：「男女間的事很難說，第一是那幅畫在她手中，老大不能不順着她點，另外老大的確很喜歡她。」

雷丹揚揚頭道：「怎麼個喜歡法？」

小滑溜道：「雷丹，這話我無法回答，也許妳自己就可以回答。」

「我？」她指着自己的鼻尖。

「是啊！阿輝整過妳爹和妳的霍阿姨，妳爲什麼不記仇，反而跟着他，好像跟定了似的，這不就是答案。」

雷丹打了他一拳，向島在一邊笑着。

這工夫阿輝和紅棗對坐在長桌對面。

阿輝一直看着她，眞是百看不厭。

「紅棗，我見過妳師父黑珍珠。」

「我知道。」

「紅棗，我們雙方本來沒有什麼仇恨的。」

「誰說的？」

「紅棗，楚半俠老前輩說，是別人從中挑撥。」

紅棗道：「說這些還有什麼用。」

「紅棗，寃家宜解不宜結，總要弄清昔年這件懸案才行。」

紅棗道：「怎麼弄清楚？不是你師父傷了家師一目？」

阿輝道：「家師一腿不也傷在令師的手下？」

紅棗道：「不談這些。」

阿輝道：「那就談點別的。」

紅棗道：「恭喜你登上了賭王之王的寶座，不知當上賭王之王會有什麼好處？」

阿輝苦笑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紅棗道：「至少黃白之物不愁沒人送上門吧？」

阿輝道：「若換了別人，自會藉機歛財！我當然也可以到任何賭場去接受他們的接待及餽贈。」

紅棗道：「阿輝，你發財了！而且也有了女朋友。」

阿輝道：「那是雷恨天的女兒，不能算是女朋友。」

紅棗道：「長得挺可愛的。」

阿輝道：「紅棗，那幅畫呢？」

紅棗道：「在我師父那兒。」

阿輝道：「紅棗，那幅畫拿回來好嗎？」

紅棗道：「阿輝，那幅畫不能說是你的東西呀！」

「紅棗，那是妳的東西嗎？」

紅棗道：「既不全屬于你，也不全屬于我，正因爲如此，你我都可以擁有它，是不是阿輝哥。」

「別忘了！人家小滑溜也有一份。」

「就算他也有三分之一好了！我有一份，我就可以先擁有它一段時間。」

阿輝道：「紅棗，我以為那東西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類的情感，妳不重視我們這份情感嗎？」

「當然重視……」

「紅棗，依我看，妳似乎並不重視我們這段情感。」

「誰說的？我也很想你……」

阿輝握住了她的手搓揉着。

他覺得她的手也和別人不同，十指修長，細嫩，不見一條筋，不見骨節，白晰中泛出淡紅的光澤。

阿輝道：「紅棗，妳眞的也思念我？」

紅棗道：「我騙你幹什麼？」

阿輝道：「可是在北京，妳整我好幾次……」

紅棗道：「那是由于師命難違！」

阿輝道：「我剛說過有關昔年師門的恩怨，妳不信？」

紅棗道：「你並沒有說明是什麼誤會。」

阿輝道：「昔年武林中有個高手『九陰手』江騰……」

紅棗道：「似乎聽人說過。」

阿輝道：「我們雙方師門的仇恨與他有關……」

阿輝說了一切。紅棗道：「居然有這麼一段？」

阿輝道：「令師知不知道？」

紅棗想了一下道：「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阿輝道：「如果知道，令師為何還在不斷地報復？」

紅棗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原因。」

阿輝道：「紅棗，那是妳的師兄？」

紅棗道：「是的，是我師父的義子黑中梟。」

阿輝道：「紅棗，我希望妳能把那幅畫拿回來。」

紅棗道：「阿輝哥，在你心目中我的人重要還是畫重要？」

阿輝道：「當然是妳的人重要。不過那幅畫落在偏激的人手中。」

「怎麼？你以為家師是壞人？」紅棗臉都紅了，眞像一枚剛熟透還未摘下的紅棗。

阿輝道：「紅棗，妳別誤會。我的意思是說，個性偏激的人，不宜擁有這幅畫的。」

紅棗道：「為什麼？」

阿輝道：「因為畫上的武功很高絕，一旦性情偏激的人學了畫上的武功，很可能對武林不利！」

紅棗道：「還不是暗示家師行為不正，學了那上面的武功會殆害武林。是不是你學了那種武功就不會？」

阿輝道：「紅棗，我根本無意學那上面的武功。」

紅棗道：「為什麼？」

阿輝道：「我以為中國人的武學精深博大、謙沖、和平。扶桑的武功不能和我們的比擬。」

紅棗道：「那不是扶桑兩位頂尖人物合研的？」

「對，而且還加上琉球兩大派別的『六殺手』合研而成。」阿輝道：「但他們的武功和他們的民族性有關，偏狹、激切、暴虐、狂猛，不合我們的忠恕之道。」

紅棗道：「阿輝哥，你自十歲就在外流浪，應該沒有讀過多少書，可是你的談吐卻不像是沒讀過書的人。」

阿輝道：「狄前輩教我『乾坤一抱』時，時間十分短暫，但他曾告訴我，讀書很重要，如不讀書，空有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也沒有什麼大用，因此，他告訴我自修的方法應順序先看那些書！」

紅棗道：「所以你就苦讀不休，一直未斷過？」

「對，六七年下來，我的自修勤奮成效，再加上流浪，正合乎古人讀萬卷書及走萬里路的古訓。」

這工夫小滑溜在艙門口道：「老大，紅棗，我們換船用膳吧！這一艘畫舫上是不供應膳食的。」

阿輝和紅棗也不反對，因為此刻正是晚膳時刻。

在畫舫上對月用膳飲酒，都是有生第一次呢。

但上了這小畫舫之後，迅速離開。並未用膳。

不久到達岸邊登岸。小滑溜又說，小畫舫上的菜很不乾淨，魚肉都臭了！還是下地去用膳較好。

紅棗這才知道是小滑溜玩了個花樣，甩掉了她的師兄。

不過紅棗也沒有表示激烈反對。

他們找了一家館子。

這一手雷丹當然並不願意，甚至恨小滑溜多事。

父子兄弟不相認

四小加上向島仍在金陵。

阿輝眞的並不熱衷那幅畫。

也正如楚半俠說的那幾句話，畫放在黑珍珠手中也不錯，至少一般的武林人物休想自她手中奪走了。

阿輝以為，能和紅棗在一起，他什麼也不想。

賭場中給的銀子，對他們的生活起了重大的改變。

每天上館子吃上等酒席，小滑溜常說從未這麼享受過，體重大概增加了四五斤，看來一臉油光。

今天紅棗帶他們去吃湘菜，她說湘菜很不錯，這家湘菜館在金陵很著名，於是由她點菜。

湘菜以辣為主，但並非只給你辣椒吃。

每一省的菜都有它獨有的風格。菜式果然不錯。紅棗殷殷勸酒，小滑溜先醉了，雷丹也差不多，因為她比較喜歡那「女兒紅」的風味。

向島最愛喝紹興，他說有扶桑的味道。

他也喝了不少，加上紅棗勸酒，連話也說不清了。

當然，紅棗和阿輝也頻頻乾杯。

紅棗說不醉無歸，人生難得幾回醉

嘛。

於是兩人也醉了。

阿輝先伏在桌上，待所有的人都倒下了，紅棗忽然離席，連擊三掌，自樓下走上一人。

這人居然是紅棗的師兄黑中梟。

兩人一打手勢，黑中梟挾着向島就下了樓。

紅棗打量阿輝一下，喃喃地道：「阿輝……對不起……還是那句話……師命難違……」

她也下樓去了。

他們到了江邊，為了不使阿輝等人找到，連夜渡江。

黎明前又走出十餘里路，大約是辰時光景，才找了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客棧，他們要休息一天晚上趕路。

二人進入小客棧，伙計就迎了上來。

紅棗道：「伙計，有沒有上房。」

伙計道：「有有，已經有人代兩位貴客訂下了。」

「有人代訂？」紅棗心頭一驚。

在這小鎮上，他們是不該有熟人的。正因為怕遇上熟人，才特別挑了這家小客棧。

紅棗道：「是什麼人代訂的客房？」

伙計道：「是三位很年輕的客人。」

紅棗臉色一變，心道：「是阿輝他們，這怎麼會呢？」

紅棗道：「姓什麼呀。」

伙計道：「客官說兩位見過的，不是外人，請！」

紅棗和黑中梟互視一眼，不管是誰，反正總是要見的。

二人來到後院中，不由心頭一涼，以阿輝為首，三小站在上房門外，阿輝面上沒有表情，小滑溜在笑，雷丹却是一臉輕蔑之色。

小滑溜道：「紅棗，妳的酒量眞好！大家都醉了，你却沒醉。」

紅棗的臉紅得有如紅棗。

雷丹道：「這似乎不大像是一個淑女作的事！」

紅棗冷冷地道：「誰都有資格糗我，就是妳沒有。」

雷丹道：「我不是已經糗了？」

紅棗道：「躭會我會在妳身上收回來。」

原來在金陵酒樓上飲酒時，紅棗頻頻勸酒，每一個都勸，且不時向樓梯口向下望去，像阿輝及小滑溜這些人豈能被她要了？

因為他們都是要人的小祖宗。

因此，阿輝和小滑溜是裝醉，雷丹和向島是眞有醉意了。

他們偷聽到，紅棗及黑中梟交談過江急趕路的話。

他們乘快船走在他們前面。

阿輝道：「紅棗，原來妳是有目的的，也可以說在湖上邂逅，不是巧遇，而是你們製造的機會。」

紅棗道：「也可以這麼說。」

阿輝道：「看來你們是勢在必得了。」

紅棗道：「當然，有畫沒有向島也不成。」

阿輝道：「如果黑前輩在此，我可能當面答應她，畫和人全送給她，我並不想據為己有。」

紅棗道：「我們二人即可代表家師。」

阿輝道：「你們代表不了。」

紅棗道：「何以見得我們代表不了。」

阿輝道：「你們的身手不足以保護這名人質。」

黑中梟冷冷地道：「歐陽輝，你要不要試試看？」

阿輝道：「這恐怕是免不了的！」

黑中梟道：「歐陽輝，我們二人就接下你們三人。」

歐陽輝道：「如果我們勝你一招半式，你肯不肯把向島交出來？」

黑中梟道：「你剛才不是說過，不在乎畫和人質？」

「對！」阿輝道：「但我們有什麼資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誰的命運？」

「向島良弓！」

「他是俘虜，管他幹什麼？」

阿輝道：「這是什麼話？難道向島不是人。你問向島，他願意跟着我們還是跟着你們？」

向島只是被點了穴道，能聽能說，他道：「我當然願意和三位小兄弟在一起，這還用問。」

黑中梟冷冷地道：「倭奴！這可由不得你！」

黑中梟拔劍就撲向阿輝，阿輝也拔出劍來，兩小要上，被阿輝阻止了。

黑中梟聽紅棗說過有關阿輝的一切。

他估計阿輝接不下他的五十招，可是一連接了三招，他不由心頭一驚，要勝阿輝恐怕五十招不成。

阿輝也試出，黑中梟比紅棗稍勝一籌。

小滑溜道：「紅棗，妳師兄像個繡花枕頭，不怎麼管用。」這工夫雷丹去解向島的穴道，紅棗撲上來。

紅棗和雷丹一動手，小滑溜就去解向島的穴道。

向島的穴道一解，雷丹和向島一邊一個加入戰鬥。

阿輝對黑中梟本來半斤八兩，鬥了會黑中梟略勝少許。

如今加上小滑溜，黑中梟就不成了。

阿輝道：「小滑溜，你退下去。」

小滑溜退下，二人又是半斤八兩，難分勝負。

阿輝道：「如你不敵，由我帶走向島如何？」

黑中梟道：「我如輸了，不許你帶走又如何。」

阿輝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想帶走他。」

黑中梟道：「還是那句話，師命難違。」

這工夫雷丹和向島雙戰紅棗，堪堪平手。

小滑溜道：「紅棗，我一參加了，妳就要敗，快別鬥了！這件事阿輝不怪妳已經很夠意思了。」

紅棗不出聲，還在力拚。

雷丹的刀法是不俗的，可惜漂亮的女孩不論是唸書或是學武，都不能專心，成

就也就有限了。

小滑溜道：「紅棗，妳再不住手我要出手了！」

他雖然這麼說着，却仍在注意阿輝和黑中梟。

黑中梟練武肯下功夫，阿輝學得不多，是屬于智慧型的。

兩人鬥了五六十招，還是沒有分出勝敗來。

就在這時，屋上飛落二人，竟是雍和和伍鳳樓。

阿輝知道要糟，立刻停止打鬥。

伍鳳樓道：「小子，你逃不過我們手掌心的。」

阿輝道：「我覺得你們二人非常無聊！」

「無聊？」伍鳳樓道：「小子，你耍得我們好苦。」

小滑溜道：「那不是耍，那只是自衛。」

雍和道：「閒話少說，我們要帶走向島。」

「你帶走？」黑中梟冷笑道：「你帶了我帶誰？」

雍和道：「你算什麼東西？」

黑中梟道：「除了年紀大一點，你又算什麼東西？」

雍和是個粗線條作風的高手，他可不講什麼身份，大袖一揮，向黑中梟腰上掃去，黑中梟雖知來者不善，卻未想到對方的差距竟會這麼大。

「蓬蓬」地一聲，黑中梟被震出五步。

紅棗本來就知道厲害，但並未出言阻止，她有同仇敵愾之意，希望雙方暫時聯手對付這兩個供奉。

這工夫小滑溜道：「大家是一條心的時候了！這兩個老傢伙以大欺小，吃定了咱們，簡直沒把咱們放在眼裡！上！」

六個人分成兩撥。

阿輝、向島和雷丹這一撥對付伍鳳樓。

紅棗、黑中梟和小滑溜對付雍和。

這麼搭配還是不成，紅棗和黑中梟被雍和震得東倒西歪。

小滑溜一味地游鬥，能攻就攻一招半式，不成就退下。

所以他對紅棗和黑中梟的用處不大。

黑中梟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紅棗道：「此人就是『大力神』雍和，另一個是『千手伽藍』伍鳳樓，他們都曾是大內供奉。」

黑中梟心頭一驚，這就輸得沒有話說了。

小滑溜道：「大內供奉是不錯，只不過目前也是通緝的欽犯了！」

不出五六十招，黑中梟被制住穴道。

不一會紅棗也倒下了。

阿輝大急，要過來馳援，那能抽身？

先是向島被一掌砸昏，接着是雷丹倒下，阿輝倒下時，所有的人都躺在地上了。

伍、雍二人立即搜身，並沒有找到那幅畫。

伍鳳樓道：「八成在黑珍珠身上，我們把向島帶走。」

雍和正要去提起向島，忽然屋上有人道：「別動！」

二人向上望去，是個禿頂老人飄了下來。

此人雙足落地，發出很大的聲音，看來輕功很差。

雍和冷笑道：「老兄，你要管閒事？」

禿頂老人笑笑道：「也不能算管閒事，其中有一個人與我有點淵源。」

雍和道：「哪一個？」

禿頂老人道：「哪一個還不是一樣？」

伍鳳樓道：「老兄，你掂過自己的斤兩嗎？」

禿頂老人道：「這要拜託兩位給我掂一掂。」

雍和可不管那一套，他以為憑他的神力，可以先給對方一個下馬威，低哼一聲就是一式「單撞掌」。

他以為對方一定不敢硬接，但他猜錯了。禿頂老人也是一式「單撞掌」，「噗噗」一聲，雍和反被震退了兩步。

雍和驚得叫了起來，道：「尊駕何人？」

禿頂老人道：「一個小老百姓，供奉多担待！」

伍鳳樓抱拳道：「我倆雖不認識尊駕，却相信必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能否賜告大名？」

禿頂老人道：「老夫不用俗名已數年，忘了！」

伍鳳樓心道：「你的身手了得，這當然不假，可是你再厲害，能接下我們二人聯手嗎？嘿……」

兩人一交眼色，左右一邊一個撲上。

他們都絕對相信，兩人聯手全力拚搏，七十招內可以擹倒他！」

二人動上手之後，仍有這看法，甚至以為也許不要七八十招。

躺在地上的一干人都可以看到禿頂老人以一敵二。

尤其是阿輝，對這儀表不俗的禿頂老人有一份親切感，這種微妙的感受，不是因為禿頂老人救過他幾次之故。

不知道為什麼，這感受和楚半俠不一樣。

楚半俠和他之間是一份忘年的友情，這禿頂老人就不同。

別人自然不知道阿輝的心情。

但是，時間一久小滑溜突然有所發現。

他不敢確定，阿輝是不是有點像這禿頂老人，至少有一點點像。

雙方打了二三十招之後，雍和以內功深厚見長，他一出掌，禿頂老人就以牙還牙，也以深厚的內力迎上。

所以雍和已不敢依恃內力了。

內力一旦也不靈了，兩人忽然發現，剛剛估計七八十招以內能擊敗禿頂老人的想法有點不可靠了。

禿頂老人道：「奉勸二人適可而止，算了！」禿頂老人收手退後三步，伸手一讓叫二人離去。

這一手本是善意，看他們二人成名不易，要毀之一旦，一拳或一脚甚至一指就成了，但二人却會錯了意。

他們以為禿頂老人自知久戰之後必敗而想打退堂鼓。

因此，二人一交眼色，又雙雙撲上。

他們不能虎頭蛇尾的一走，怕幾個年輕人傳揚出去。

虛名眞是害人，禿頂老人暗暗一嘆，道：「兩位，恕在下不得不來了——」言畢，招式突變。

這一變到底變成什麼樣子？

原來禿頂老人原是右手主攻，這一變左右手交互攻擊。

這麼一來，沒有人知道他攻向誰，那一手是主要攻擊點。

雍、伍二人立刻心生悔意了。

一個人一旦有了後悔之心，鬥志就立刻消失了。

剛才為什麼不趁機下台？為什麼不？為什麼？

心中一窩囊，更加不濟，大約在五十多招上，「嗤」地一聲，伍鳳樓的左衣袖被對方指尖劃破，「刷」地一聲，雍和的髮辮被扯斷了一綹。

禿頂老人疾退五步，道：「恕老夫收手不及。」

伍、雍二人一生中沒有吃過這麼大虧，自遇上三小，被耍過幾次，已經認為是畢生的奇恥大辱了。

但是，今夜的慘敗，才是今生中永不能抹去的汚點。

因為他們都敗得沒有話說。

甚至於他們都不能不信，對方也許能更早擊敗他們，不過為他們留點面子而已。

伍鳳樓抱拳道：「我倆目光如豆，以致大半輩子都自以為是，自視甚高，今夜才見到眞正的高人，長了見識，現在尊駕也不能相告——」

禿頂老人搖搖手，道：「眞的久已不用俗名，無可奉告！」

伍、雍二人抱拳道：「後會有期！」上屋離去。

雷丹道：「老頭，你眞有兩套啊！」

禿頂老人笑笑，道：「只要你肯學，將來你也能做到。」

小滑溜道：「老伯，您是來找阿輝的對不對。」

禿頂老人道：「孩子，你很聰明。」

小滑溜道：「我沒有阿輝聰明，我都是玩邪的。」

禿頂老人道：「那也不一定是邪的，在必要時能使天地萬物皆為我用，也不是人人都能作到的。」

雷丹道：「老頭，像剛才的兩大高手聯手對付你，如果您認眞全力對付的話，最少要多少招能擊敗他們？」

禿頂老人道：「剛才也沒有不認眞呀！歐陽輝，跟我來一下。」

阿輝這一會偷偷注意這位禿頂而儀表不俗的老人，覺得有點孺慕之情，却又說不出原因來。

而他聽了這話，也沒有問為什麼要跟他去一下。

只是很直覺地以為他應該是一位可敬的長者，他是可以依賴的。

阿輝道：「晚輩還有幾位朋友……」

禿頂老人道：「願意跟我們來的我很歡迎。」說完轉身出院，阿輝回頭望着衆人，小滑溜招呼雷丹和向島，甚至也招呼紅棗。

但紅棗看看黑中梟，由於黑中梟未動，紅棗也未走。

阿輝再沒有說什麼，衆人跟老人出了小鎮。

他們進入安徽省山區，進入一個幽谷，這也是第二天入夜了。

這兒可能以前沒有人來過，老人協助三小及向島到了谷中的五間茅屋中，叫三小和向島在院中等候，且自炊自食，他帶阿輝往谷後去進入一石洞中。

此洞在谷壁上，奇陡如削，壁上還長了青苔。

若非老人相助，阿輝絕對上不去。

洞並不太深，也不太寬，只因洞口內凹，十分隱蔽。

老人坐在石床上，洞中流水淙淙，十分暖和。

此刻已是初春，但山中還很冷，倍感此洞之暖和宜人。

阿輝躬身道：「前輩這次助我，必有原因。」

「當然，世上的事，都應該有前因後果的。」老人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你我有極大的淵源。」

阿輝陡然一震，現在看來，果然有點相像。

未揭開此事之前，由於未往這方面去想，就不會去注意這一點。阿輝吶吶道：「何以証明這件事。」

禿頂老人道：「老夫歐陽熙……」

阿輝吶吶道：「還有什麼佐証？」

禿頂老人道：「在目前，我並不想進一步要你如何（認親），以後自有機會。現在我要教你有能力應付任何突來的事件，以及武林中的一些高手。」

阿輝道：「請告知您是我的什麼人？」

禿頂老人道：「我就是認了，如無進一步的人証物証，你可能還是不大相信，所以這件事不急。」

阿輝道：「這麼說前輩知道我的身世了？」

「當然。」

「前輩可知撫養我長大的金阿姨是誰？」

禿頂老人道：「她應該是令堂的師妹……」

「不知道阿姨去了何處？」

禿頂老人道：「自你出走，金燕十分焦灼，因為她是令堂臨危托孤的人，責任很大，自然要到處找你了。」

阿輝道：「家母是如何去世的？」

「因病去世……」

「家父又在何處？」

禿頂老人自嘲地笑笑，「他當然還活着，但也和死了差不多。也許有一天你會和他相見的。」

阿輝道：「前輩為什麼要教我武功？」

禿頂老人道：「你身世坎坷，老夫基于同情。」

阿輝道：「如果只是基于同情，晚輩不想接受。」

禿頂老人一怔，道：「想學老夫武功的人多如過江之鯽，老夫一個也都也看不上，你居然會拒絕。」

阿輝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人各

有志……」

禿頂老人道：「在武林中混，沒有上乘武功根本不成。」

阿輝道：「有時頭腦可補武功不足。」

禿頂老人道：「你眞的不學老夫的武功？」

「是的。」

「爲什麼？」

「我不接受在憐憫下所施捨的武功，再說前輩說話吞吞吐吐，先說與晚輩有淵源，却又欲言還休，晚輩不願在這種情況之下接受人家的武功。」

禿頂老人沒想到他這麼倔，吶吶道：「老夫求你幫個忙如何？」

阿輝道：「能幫一定會幫。」

禿頂老人道：「老夫昔年與人因賭翻臉，言明數十年後再決勝負，想請你助一臂之力。」

阿輝道：「這就是前輩助我登上賭王之王寶座的眞正動機吧？」

「正是。」

「須知晚輩並不是眞正的舉世賭王之王。」

「這個我也知道。」

「不是眞正的賭王，也能幫得上前輩的忙？」

「能！」老人道：「我發現你機智過人，反應敏捷，只因內力太差，所以有些賭技尚不能達到隨心所欲的境界，只要老夫使你內力充沛，就可以勝任，而成爲眞正的賭王之王。」

阿輝道：「當年是前輩與人因賭翻了臉，這該由前輩去了結才對，晚輩代庖恐怕……」

「也成，對方不計較這一點。」

阿輝道：「前輩既會賭，內力又雄厚無比，何不自己去應付？」

老人道：「目前老夫的賭術並不如你，再說，對方也是以他的一個晚輩代替，所以我選上了你。」

阿輝道：「如果前輩不說出與晚輩的關係，晚輩恕不接受。」他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楚半俠的那幾句話。

楚半俠說，禿頂老者是你最敬佩的人物。

但楚半俠也說過，錢大來可能是阿輝同父異母的哥哥。

這句話証明了一點，阿輝的父親有兩個妻子。

阿輝的母親已死，父親的另一個女人呢？

阿輝懷疑禿頂老人即爲其父，但對方又不說穿。

因此阿輝想想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母親的不幸，以及金阿姨抱病撫養他到十歲的一切，不由心生怒意，堅不學老人的功夫，這的確是世上少見的事。

如果他知道老人是誰，會不會後悔？

以阿輝的性格來說，應該不會。

因爲阿輝已猜想到老人可能的身份，何況老人自稱也姓歐陽。

阿輝積壓在他心中十數年的怨恨此刻又發作出來。

「前輩，我要走了！」阿輝道：「前輩瞧得起晚輩，要我幫忙，如果仍然需要我，我仍然願意。」

老人道：「但不學老夫的內功？」

阿輝點點頭：「晚輩不學你的高深內功，不也混了十來年。」

老人喃喃地道：「的確，你不也好好的混了十幾年。」

阿輝泫然道：「我娘的容顏一點也不記得了，這固是一生中的遺憾，但人死不能復生，却無人能體會我對撫養我，關心我有如慈母的金阿姨的渴思……」

老人連連嘆息道：「我可以體會……」

「前輩，我走了……」

由於他很堅決，而絕壁又太陡削，老人只好助他下了絕壁。

返回絕谷，和兩小及向島離開了幽谷。

走出很遠很遠，阿輝沒說句話。

雷丹道：「阿輝哥，我們都以爲老人成全了你。」

小滑溜道：「難道不是？那他帶你去幹什麼？」

阿輝道：「你們猜得都沒有錯，但是……」

雷丹道：「沒有學成？」

小滑溜道：「老大，讓我來猜猜看如何？」

雷丹道：「要猜你就猜呀！」

小滑溜道：「老大，如果我猜錯了你別怪我！」

阿輝道：「不會的。」

小滑溜道：「老大，我早已看出，這位老人有點像你。」

阿輝不出聲，雷丹驚呼了一聲，小滑溜阻止他說話，又道：「所以我以爲他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令尊。」

雷丹驚奇地望着阿輝，大家都在等他的答案。

阿輝漠然道：「最初本來我也這麼想。」

「莫非……」小滑溜道：「他不認你這個兒子？。」

阿輝道：「不錯，似乎暫時不想揭開，因此我拒絕學他的武功。」

「果然被我猜到。」小滑溜道：「我以爲也許他有苦衷。」

雷丹道：「是什麼苦衷不能認自己的兒子？」

阿輝道：「我也有雷丹的想法。」

小滑溜道：「他還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要我代他應付一個賭家，我猜想也就是賭魔『乾坤一擲』，我也答應了，即使不學他的武功我也幫他！」

小滑溜豎起大拇指道：「老大，有志氣。」

「因爲我對他說過……」阿輝道：「沒學他的武功，我也好好地混了十幾年。」

「對！，不但混了十幾年，還混了個『賭王之王』的頭銜。」

雷丹道：「最後他還是放你回來了。」

「是的，他似乎有無限的感嘆和自疚……」

「八成……」小滑溜道：「他就是你的父親。」

雷丹道：「你父親居然能輕鬆地勝了雍和及伍鳳樓，這等身手，我以爲和『宇內三奇』差不多了。」

小滑溜道：「對呀！『宇內三奇』有『煮

石老人』、狄不平，另一位不知道，本來我以爲是楚半俠呢！」

雷丹道：「這麼一來，你父親卻十分可能了。」

小滑溜道：「楚半俠也很夠資格，加上他不是變成四奇了？」

向島道：「如果這位禿頂老人，就是『煮石老人』呢？」

此言一出，三小愕然。

雷丹搖搖頭道：「他會是『煮石老人』嗎？」

小滑溜道：「如果他是，那才滑稽，以前老大不是冒充是他的徒弟！」

阿輝不出聲，也不知道他作何想法。

雷丹道：「阿輝哥，我以爲他一定就是令尊，必有什麼苦衷，暫時不願相認，他要教你武功，即可証明。」

小滑溜道：「老大，你有沒有問他錢大來，他……」

「沒問過，但他說他叫歐陽熙，和我有淵源。他說就是說了和我的關係，沒有証人，我也未必肯信，所以暫時還不想揭開，我總不會忘記楚半俠的話，錢大來可能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

雷丹吶吶道：「不忘記又如何？」

阿輝道：「這証明家父有兩位妻子，所以我對家母是因病而死這一點，亦要弄清楚。」

小滑溜道：「也可以說你懷疑有兩位妻子的人。」

阿輝沒出聲，大概也有這意思。

至少他爲死去的母親和金阿姨不平。

前面土坡上走上一人，站在路中央就不動了。

這正是三小及向島等人必經的小徑。目光甚亮，可以看出頗似十分落拓的錢大來。

再走近一些，果然正是「人販子」錢大來。

此刻見到此人，內心有說不出來的複雜滋味。

此人若眞是父親另一妻子的兒子，應是他的哥哥，兩人應該相認，表示親熱才對。

在另一方面，他是母親的丈夫的另一女人所生，應是他的仇敵才對。

阿輝的心胸自然不會如此狹窄。

但他此刻並不想主動認這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當然，他也不知道對方是否已知二人的關係？

四人在錢大來前面一丈處之地停下。

阿輝道：「錢大俠爲何擋路？」

「討債！」

「在下相信並不欠你的。」

「欠！」錢大來道：「是上一代的債！」

阿輝道：「請說明白點！」

錢大來道：「由于你母親使我母親痛苦一生，生不如死……」

四人一聽，這已經証實了二人的同父異母關係了。

雷丹道：「這是說你和阿輝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了？」

錢大來沒有否認，他當然不屑否認。

阿輝現在所想不通的是，爲何他會幫過他？

爲什麼以前錢大來也不知他們二人的關係，不久前才知道的。

阿輝道：「你可知家母，早已去世。」

錢大來厲聲道：「她死了是上天有眼！」

阿輝大怒道：「你娘生不如死也是上天有眼！」

錢大來手握劍柄，手上突出了青筋，道：「歐陽輝，你可知你母親是塊什麼料子？你可要聽？」

阿輝道：「家母一定比你母親正派。」

錢大來一字字道：「你母親是一個江湖上賣藥郞中的女兒，終年在外拋頭露面，當然就不會中規中矩，所以她才會搶別人的男人……」

「住口！」阿輝對母親一無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的生母。

至于母親是江湖上賣藥者的女兒，他不知道也不敢否認。

他是絕對不信母親是搶別人男人的人。

雷丹道：「錢大來，試問，你娘和你爹是明媒正娶的嗎？也就是說，你娘是你爹的正式糟糠之妻嗎？」

錢大來道：「臭丫頭，妳沒有資格插咀！」

小滑溜道：「我也有此同感，錢大來，請回答剛才這個問題。」

錢大來「嗆」地一聲，拔劍在手，道：「你也沒有資格問這問題！歐陽輝，你要代你母親付出一切！」

阿輝冷冷地道：「如果我娘錯了，我當然願意代母受過，如果是你娘搶別人的丈夫呢？又該如何？」

錢大來厲聲道：「我娘絕對不會！」

「好！」阿輝道：「你爹叫什麼名字。」

錢大來窒了一窒道：「歐陽熙！」

阿輝冷峻地道：「你娘姓什麼？」

錢大來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阿輝道：「你娘的姓也不敢告訴別人嗎？」

錢大來道：「姓錢！」

阿輝道：「你自稱你爹就是禿頂老人歐陽熙，你母親姓錢，你不跟父姓跟母姓，難道這不已証明你娘和歐陽熙沒有正式婚姻關係嗎？」

小滑溜對雷丹道：「這算不算私生子？」

錢大來「嗆」地一聲撤劍在手，但阿輝立刻張手阻止，道：「錢大來，你要找的是我歐陽輝對不對？」

錢大來道：「這小子的舌頭太長，我想把他切去一半。」

小滑溜道：「錢大來，你的劍法很厲害，少有敵手，以你的所長，對阿輝之短，你當然佔儘便宜了！」

錢大來道：「如何我才不佔便宜？」

小滑溜道：「阿輝對角力有一套，你行嗎？」

錢大來道：「你是否暗示他要和我角力？」

小滑溜道：「阿輝這人很謙虛，他也不以爲自己在角力這方面有什麼成就，但我是局外人，以爲他算是角力好手。」

錢大來道：「歐陽輝，如果你願意，咱們就以角力決定。」

阿輝道：「角力也要別人讓我一個『後

腰』才行。」

錢大來道：「我就破格讓你一個『後腰』。」

小滑溜向阿輝眨眨眼。向島心道，這小子要上當了。錢大來道：「動手吧！如果角力也不成呢？」

阿輝道：「任憑你處置。」

小滑溜道：「阿輝，也不必把話說絕，這次不行下次遇上再比，下次不行再下一次，也許有一天再遇上，阿輝的身手就比你高了。」

錢大來站好馬步，道：「讓你個『後腰』！」

阿輝道：「錢大來，你不會後悔？」

「哈！」錢大來道：「你以爲我錢大來是什麼人？」

小滑溜道：「媽拉格巴！你是什麼人？豬！」

阿輝走近道：「我可要抱了！」

錢大來道：「告訴你，我對角力也下過工夫。」

阿輝道：「只要你不以爲我沾了便宜就好了——」雙手一圈一箍，立刻收緊。

錢大來本來要立刻來個「過肩摔」把他摔出一丈以外，但是，他大吃一驚。

第一，阿輝由雙臂摟住到用力，快得出奇，使對方來不及應付。

其次，立刻感覺出，阿輝在角力方面有獨到的工夫。

也可以說阿輝對「抱」的工夫下過苦功。

但是，錢大來是個身懷絕技的人。

他和兩小差不多，本就聰明過人，又在武林中到處流浪，漂泊過，人生經驗豐富無比，立刻下了戒心。

也可以說，阿輝遇上了眞正的敵手。

錢大來意念一動，就立刻運功相抵。

一個加緊摟抱，一個運功化解，一個是在「抱」功上下過苦功，確有深厚的功力，一個是來自三奇門下，內功技藝都深厚無比。

此刻阿輝知道，他遇上了勁敵，欲罷不能。

錢大來也知道：若換了別人，非吃大虧不可。

世上居然有人以「抱」功稱霸一時的。

錢大來感覺，雙方僵持下去，最後只有各自蓄足了內力作孤注一擲，生死存亡，很難預卜。

因爲阿輝在這「抱」功上別樹一幟，用勁很特別。

阿輝能體會出，錢大來運功抵消了他的力道，也十分巧妙。

兩人都很佩服對方，但都沒有妥協之意。

他們內心都有爲母親爭面子甚至復仇之意念。

這種意念十分强烈，絕無罷休之意，除非對方能輭下來鄭重道歉，且承認錯誤。

這在二人來說，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向島低聲對兩小道：「這一次阿輝只怕很難討好了！」

小滑溜道：「也許阿輝手下留情，因爲二人畢竟是兄弟。」

向島微微搖頭，道：「只怕事情並不如此單純。」

小滑溜道：「可以叫他們停止，咱們一齊上！」

向島道：「先不說他們二人較上了勁不會停止，即使有一方面想停止也不成，只有二人都想停止，一齊收勁才行。不然的話，必然有一人重傷或死亡。」

雷丹道：「有那麼嚴重？」

小滑溜道：「只怕向島說對了！老大遇上了勁敵！」

雷丹道：「快點想個辦法呀！」

向島攤攤手，小滑溜也在猛抓頭皮。

這工夫阿輝和錢大來的臉都紅了。

錢大來開始窩囊，如不和他角力，他以一對四也有把握致勝。

可是現在不能進也不能退，如勉强抽身，可能兩敗俱傷。

就這樣，兩人繼續了一個多時辰，額上都有了汗。

再過半個時辰，兩人的身子都有點顫抖了。

這是力竭的現象。

目前對錢大來更不利，因爲兩小和向島在一邊晃動，影響他的注意力。

漸漸地，二人面色發白，頭上冒泡，汗大如漿。

小滑溜搓着手道：「這怎麼辦？」

雷丹道：「我們能不能上去把錢大來砸昏。」

「絕對不可！」向島道：「目前二人箍在一起，雖是兩個人却變成了一個眞炁相通的個體，你砸其中一人，另一人也會受害的。」

其實這道理兩小也懂一點。

兩人的目光渙散，都快要虛脫了。

小滑溜站在二人面前道：「你們聽着，猜想你們是兄弟，就算不是一母所生，一父所生也沒有多大分別。你們快停止，犯不着玩命的……」

這些話都對，但他們還是欲罷不能。

除非二人都同意停止，也能同時收勁。

就在這時，遠處林梢上有一物飛來。

遠看像一隻大鳥吧，但稍近之後就發現是人。

這樣的輕功，雖非凌虛蹈空，也差不多了，只藉樹梢細細的嫩枝墊足，或雙手在嫩枝上輕按一下，身子即往前射出，當今武林中找不出幾個來。

來人以「平沙落雁」之勢，一掠十來丈，自樹梢上落下。

小滑溜和雷丹都不認識此人。

這人的年紀和楚半俠和禿頂老人差不多。

大約在五十五六到六十之間，散髮不髻，有五綹長髯，雙目如電，穿了一件藍布大衫。

若非目光逼人，和一個鄉下老人沒有什麼分別。

但小滑溜的眼尖，立刻看出此人一腿微跛，不由脫口而出，道：「是地不平，狄不平前輩。」

自知不敬，又在後面加上一句。

此人如同未聞，走近二人面前。

阿輝行將力竭，雙目已閉。

設若他此刻能看到此人，對他是很不利的。

因爲他必會激動，一旦激動，精神立刻渙散而被對方震傷。

錢大來也不認識此人，却看出這人一臉正氣，不像是會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那種人。

但是，這仍會影響他，立感岌岌可危。

就在這時，此人抓住阿輝緊摟的雙手一拉立開，在此同時，也以無儔而玄奧的內力壓住了兩人欲罷不能的內力，兩人的身子同時向前栽下。

兩小正要上前扶起阿輝，老人張臂阻止。

他們都可以猜出，此人正是三奇之一的狄不平。

除非這種人出現，任何人都救不了二人。

此人蹲下來伸出雙手，一隻放在阿輝背上，一隻按在錢大來的背上，只見兩人仆在地上的身子開始微微震動，大約盞茶工夫收手連拍三掌。

此人站起，長長地吁了口氣，耗損的內力已恢復了大半。

這工夫伏在地上的阿輝和錢大來已雙雙站起。

錢大來道：「是尊駕救了我。」

老人道：「我是爲了救歐陽輝才順便救你的。」

錢大來道：「這麼說我不必領你的情了！」

老人道：「你領不領情我都無所謂，和你娘一樣，她也很少領別人的情……」

錢大來臉色一沉，道：「你敢背後批評我娘。」

老人道：「我敢批評你娘，表示我至少還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友人。如果我連批評都不屑爲之，值得悲哀的不是我而是你娘了……」

錢大來道：「你是何人？」

「老夫狄不平！」

錢大來一震，這確是一位有資格批評他母親的人。

他的母親和宇內三奇有交情，這三人任何一個都可以批評，錢大來抱拳道：「今夜援手，他日必將報償！」

狄不平道：「那倒不必，只希望你把昔年這件恩怨弄清楚，不要一味地盲從，聽你母親的一面之詞！」

錢大來冷冷地道：「聽前輩的口氣，家母似乎是一無是處！」

狄不平道：「老夫可不敢這麼說，至少你父親也有錯，但是，你可知教你武功的人是誰嗎？」

「不知道，」錢大來道：「那老人教我劍法三年，都是蒙面來蒙面而去。」

狄不平道：「他就是你的父親……」

錢大來足足忡怔了半盞茶工夫才再道謝抱拳而去。

這工夫阿輝才跪下給狄不平磕頭道：「狄前輩若遲來半盞茶工夫，晚輩就會爆經裂脈而亡。」

狄不平道：「『乾坤一抱』可以對付一般的高手，對錢大來就不大靈了，因爲他是頂尖高手調教出來的。」

小滑溜道：「狄老頭，你當初爲什麼不多教。」

雷丹道：「是啊！爲什麼只教了這麼一手？」

狄不平道：「當時老夫只想試試這小子有沒有恒心。」

雷丹道：「試驗的結果呢？」

狄不平道：「恒心是有，但行爲上有些荒腔走板。」

小滑溜道：「阿輝是好人，有時玩點花梢只是爲了保護自己。」

狄不平點點頭，道：「還好，他雖然有時玩點歪的，但緊要關頭却能堅守原則，不至于太離譜。」

雷丹道：「所以老頭兒你還要成全他。」

狄不平道：「不錯。阿輝，跟我到華山去。」

阿輝道：「前輩，我們這幾個朋友不能分手，能不能一起到華山去？」

狄不平道：「可以，一起去吧……」

脱險闖兩小獲奇遇

一年後阿輝等人離開了華山。

他不但加强了「乾坤一抱」（即太乙神功）的功力，還學了狄不平的「太乙劍法」。由于內功深厚，那「乾坤一抱」自然已非昔比了，要是現在和錢大來比角力，那就不同了。

越過二十八宿潭、金鎖關、蒼龍嶺及千尺崖，就到了通仙觀，此處是華山名勝的尾聲，快到山脚。當然，以此觀作起點上山也成。

但在通仙觀門外，他們遇上了楚半俠。

小滑溜道：「楚老頭，能在這兒遇上你眞好。」

楚半俠道：「小子們，這趟華山之行，收獲都不少了吧？」

阿輝道：「楚老已經知道我們來華山一年了？」

楚半俠道：「『地不平』的事豈能瞞得了老夫？」

阿輝道：「楚老，狄前輩教了他的『太乙劍法』，也加深了晚輩的內功，就連我的朋友也受益不淺。」

「那是應該的。」楚半俠道：「要不，他們就是你的累贅了。」

阿輝道：「這一年來，武林中有沒有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有！」楚半俠道：「但都是以前發生事故的餘緒。比喻說，自你得了賭王之王頭銜之後，武林中賭風大盛，賭場如雨後春筍，人人都想在賭藝方面出人頭地，名利雙收。」

雷丹道：「怎會有這種事？」

楚半俠道：「還不是上次賭王之王大會串的後遺症？」

阿輝道：「想不到會留下這等不良後果，眞非始料所及。」

楚半俠道：「原因是傳說你阿輝發了大財，全國賭場都給你一個乾股，你到了任何地方，只要一進賭場，他們都會讓你玩，贏的歸你，如果不玩，他們也會送上

一筆豐厚的見面禮。」

阿輝道：「我又何曾到賭場去接受他們的餽贈來？」

楚半俠道：「傳說越來越盛，有幾個知道眞情的？」

阿輝道：「楚老有未遇上我師叔柳光庭？」

楚半俠道：「沒有！那老小子和裕金葉在一起，整天卿卿我我，當然會樂不思蜀了！」

雷丹道：「楚老頭，你眞是老沒正經。」

楚半俠道：「我這老沒正經大半輩子也沒找一個女人，你爹正經，除了霍芙蓉之外，據說洛陽和北京都有女人。」

雷丹一窒，道：「楚老頭，你可別胡說八道！」

楚半俠道：「丫頭，以後妳就知道了，能作到『富貴不淫』的人太少了，所以才有『飽暖思淫慾』啊！」

小滑溜道：「雷恨天好色，我和老大可以作証，而且特別愛好小脚女人，恨不得在那金蓮上啃一口。」

雷丹撲上要揍他，他逃到楚半俠身後，而且在楚半俠耳邊說了一陣子，楚半俠笑罵道：「壞小子！你們也未免太不像話了吧！」

雷丹道：「楚老頭，他說什麼？」

楚半俠怕她沒有完，道：「他說妳對阿輝很有好感，這有什麼關係？男女間就是這麼回事嘛！」

雷丹又去追打小滑溜，小滑溜又躲在向島身後。

這時楚半俠道：「阿輝，你進來一下。」便先入觀，又叫其餘三人在外面等一會。原來他認識本觀觀主。

觀主是舊識，觀內的道士多認識他，遠遠地都向他行禮，楚半俠把他帶到觀後的一片桃林中，華山桃樹很多，桃花坪即爲名勝之一。

楚半俠道：「我們相交這麼久，老夫沒有成全你一招半式，原因也是在試驗你。看看你的心術如何。」

阿輝道：「這是應該的。」

楚半俠道：「你不要以爲學了狄不平的劍法，學不學老夫的工夫就無所謂了，須知一家有一家之所長！」

阿輝道：「晚輩從無這種想法。」

楚半俠道：「老夫也看出，你雖然自幼就在外面遊蕩，學了些惡習，如賭錢，說謊，以計賺人等等，但本性却仍是善良的，所以才決定成全你。」

阿輝道：「謝謝前輩的厚愛。」

「不過老夫有言在先。」楚半俠道：「我教了你之後，有一天你有把握，仍可在我頭臉上尿尿！」

「那怎麼可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

「不！不！老夫一生未娶，那會作人之父。」楚半俠道：「而老夫一生中也發誓不收徒，我教你，是因爲你對老夫的脾胃，送你點小禮物而已。」

阿輝道：「即使如此，我也要以師輩看待。」

楚半俠道：「你要是一定如此，我就不教了。」

阿輝道：「長幼有序，怎可胡來？至于你老不收徒，那當然也是你的自由，晚輩怎能勉强你，如你堅持，我也不學了。」

「好好！」楚半俠道：「只求以後咱們還是一樣來往就成了。我不叫你徒弟，你也別叫我師父……」

「這當然可以的，不敬的舉措，絕對不可以。」

楚半俠道：「你練練『太乙劍法』讓我看看！」

阿輝練了半套，楚半俠就叫他停止。

阿輝道：「楚老以爲如何？有沒有錯誤之處？」

「錯誤是沒有，但火候太差。」

「如以晚輩目前的成就和錢大來對決，前輩以爲如何？」

楚半俠肅然道：「錢大來的造詣很高……」

「這一點晚輩也知道……」

「他要爲母報仇，遇上他要小心。」

阿輝說了一年前二人角力之事，楚半俠道：「你以那一手對付錢大來只怕不成，那一次眞險。」

阿輝道：「楚老要教我什麼？」

楚半俠道：「要速成只有散手最快。」

阿輝道：「那好極了！」

「另外，」楚半俠道：「還要指點你的輕功，這個更重要，一旦打不過人家，必要時還可以開溜對不？」

「是的，楚老，我也不主張死充殼子裝好漢。」

「好哩！咱們這就開始……」

阿輝本來就會輕功，但相當差。訣竅一點破，往往能一日千里。

大約兩個時辰完畢，兩式散手，加上指點輕功造詣就截然不同了。

＊　＊　＊

三小加上向島在山道上談談說說，一路行來，阿輝說了楚半俠教他的散手，以及指點他的輕功的事。

雷丹道：「阿輝哥，能不能施展一下，看看輕功高了多少？」

阿輝道：「剛指點過的，那會進步那麼快。」

向島道：「不，你是初學乍練，經名師指點之後，竅門一開，就可能完全不一樣了，請亮一手吧！」

阿輝不便堅拒，看看四周，前面百十步外有條小溪。

這小溪寬約十二三丈，兩岸邊都有沙灘。

阿輝道：「讓我試試看，會不會中途落下掉在水中。」

小滑溜一打量，伸伸舌頭道：「乖乖，一掠十丈以上？老大，你以前可連五丈都辦不到啊！」

雷丹道：「阿輝哥，楚老頭還眞的有兩把刷子。」

阿輝道：「你們先別高興，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

他站在岸這邊，道：「不過，就算掉下去，只不過濕了衣服，還不至于淹死——」說着抖臂拔起身形。

乍看速度不快，但居然可以忽上忽下忽快忽慢。

其實這正是楚半俠的「葉舞秋風」絕頂輕功。

看來並不很吃力，落在彼岸。

「好！」忽然有人叫了一聲「好」！頗似女人口音。

阿輝回頭望去，竟是黑珍珠，不由心頭一沉。

阿輝知道，黑珍珠自眇一目之後，性情大變，所以才有「瘋婆子」的綽號，此人的行爲自不會中規中矩。

阿輝道：「原來是黑前輩。」

黑珍珠道：「歐陽輝，我要借向島一用。」

阿輝道：「只要向島願意，晚輩就沒意見。」

向島連忙道：「在下願和小兄弟們在一起！」

黑珍珠道：「向島，我如果是你，就跟我走去。」

向島道：「爲什麼？」

黑珍珠道：「因爲對你有好處。」

向島道：「什麼好處？」

黑珍珠道：「只要我的事結束，立刻把畫還給你讓你回國。」

這的確是很大的誘惑，但向島是過來人。

他知道咀皮子說得好聽的人，未必說話算話。

況且，他更相信，如果阿輝等人用完了畫，也會讓他回國。

向島道：「我相信阿輝也能隨時送我回國的。」

黑珍珠道：「阿輝，你喜歡紅棗嗎？」

阿輝道：「當然。」

黑珍珠道：「我說紅棗對我言聽計從，百依百順，你相信嗎？」

阿輝道：「我信。」

「那麼，把向島借我，以三月爲限，到時一定交還，你和紅棗的事，就一點問題也沒有了！」

阿輝淡然道：「晚輩喜歡紅棗，就會憑自己的誠意去追求她，絕不犧牲原則！」

黑珍珠冷峻地道：「你難道看不出我對你格外遷就？」

「不必！」阿輝道：「晚輩能作的，就不必遷就，不能作的，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作。請前輩鑒諒！」

「好！那我就給你點顏色看看！」立刻就要出手。

「慢着！」阿輝道：「前輩，不久前晚輩見過狄前輩。」

黑珍珠微微一震，冷冷地道：「休提這個老賊！」

阿輝道：「但狄前輩對前輩仍然尊敬。」

「誰要他尊敬？」

「誰也沒有要他尊敬，是他自動的。」

「小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阿輝道：「據我所知，昔年你們的誤會……」

「我不要聽！」黑珍珠已攻上來。

阿輝只好力接，目前他已非以前的阿輝了。

才兩三招，黑珍珠驚噫一聲道：「小子，你出息多了！」

阿輝道：「前輩謬獎！」

「小子！」黑珍珠連劈七八掌道：「你就是出息了，老娘還是有把握制服你，讓你把人交出的。」

阿輝只有撤劍，施出了狄不平的「太乙劍法」。

黑珍珠乍見此劍法，更是怒不可遏，厲聲道：「原來你是那老賊的徒弟。那好！老娘搶人質，也就不需要任何理由了……」

打了五七招，黑珍珠不撤劍也不成，也撤劍招呼。

她看得出，阿輝目前的劍法，顯然比昔年狄不平大有進境。

這表示狄不平在這些年來在不斷地練劍。

其實狄不平昔年傷腿，是爲了息事寧人，故意露出破綻讓她扯平，才不至于太火爆。

狄不平這番苦心，似乎並未得到預期的效果。

五十招下來，黑珍珠並未佔顯著的上風。

阿輝剛學的劍法，火候根本談不上。

黑珍珠的劍法却已苦練了數十年之久。

雷丹道：「怎麼一點身份也不顧了！眞叫人臉紅！」

黑珍珠道：「丫頭，妳說什麼？」

雷丹道：「我是說有些人老得沒有牙了！還是沒有一點德性。」

黑珍珠道：「丫頭，等一會我再教訓妳！」

但近百招之後，阿輝的劍法總是初學乍練，連十天還不到，就落了下風，好歹黑珍珠是成了名的人物。

小滑溜很焦急，道：「黑珍珠，你眞不住手，我們可要一齊上了。」

黑珍珠只領先這一點點，如兩小加上向島一起上，這差距就沒有了。

她的劍勢一緊，阿輝更加危急，兩小亮出兵刃撲上來。

但在撲上之前，黑珍珠詭譎的一劍，已架在阿輝肩上。

兩小駭然止步。

黑珍珠道：「我說過，就算你進步了還是一樣。」

小滑溜道：「妳會角力嗎？」

「角力？是粗人玩的把戲！」

「不會就算了！什麼粗人玩的把戲！角力的學問很大。」

黑珍珠道：「難道你懂角力？」

「不是我懂！」小滑溜道：「阿輝懂。」

黑珍珠道：「阿輝，你要和我比角力？」

阿輝道：「如果妳願意讓我摟住你的後腰，如我輸了，你可以帶走向島艮弓。」

黑珍珠冷笑道：「我不必角力就可以把他帶走。」

小滑溜道：「我就知道你不敢和阿輝角力。」

「老娘沒有什麼不敢的。」黑珍珠道：「既是比賽，那還有讓人摟住後腰的，再說男女有別……」

小滑溜道：「這個妳放心，阿輝才十

七，妳幾乎可以作他的祖母了！他會吃妳的老豆腐，笑話！」

黑珍珠怒道：「小崽子，小心我剝你的皮！」

「那太好了！本來我就嫌自己的皮太黑。」小滑溜道：「妳如能爲我剝下這層黑皮，正好我再換一張白的皮，那就會像阿輝一樣，到處吃香喝辣的了。」

黑珍珠道：「阿輝，我要把你和向島一齊帶走。」

阿輝道：「你如果沒有把握比賽角力，妳要帶走向島，那也沒有辦法，這世上浪得虛名的人很多。」

「小崽子，你不必激老娘，角力可難不倒我！」

阿輝道：「其實和你比角力，又何必要妳讓我個後腰？」

小滑溜道：「老大……」

阿輝揮揮手，道：「不必爲我操心，反正我是栽了。」

雷丹道：「不讓『後腰』怎麼成？」

這工夫黑珍珠還劍入鞘，已拉開了架式。

她是個好强的女人，還和年輕時的性子差不多。

其實她大可不必接受角力比賽的。

阿輝這次跟狄不平學劍法，又學了進一步的「乾坤一抱」。以前是死抱，也就是一棵樹或一件物體靜止不動讓你去抱，這一次教的是「活抱」。所謂「活抱」就是一個活動的物體要一抱中的。

這並不是角力，仍然是「乾坤一抱」。

阿輝在這「抱功」上下過苦功，極有心得，再經進一步地指點，自然又進入另一境界了。

阿輝不敢低估任何人，但他却知道，他學的不是角力。

因此，就算遇上會角力的人，他也有把握。

上次和錢大來僵持不下，是因他的內力差，而且還沒有學過進一步的。

兩人對峙，緩緩轉動。

誰都想找到有利的出手時間及出手方位。

小滑溜揚聲道：「雷丹，妳有沒有看到黑女俠的裙子後面破了一個洞，似乎能看到屁股！」

黑珍珠那知是計，稍一後顧，阿輝抱住了她的後腰。

這一手不大光明。

只不過以之對付黑珍珠這個不顧身份，向晚輩强搶豪奪的女人來說，也不能算是過份。

黑珍珠眞的學過摔跤這一套，被抱住後腰時雖然震驚于阿輝的速度和奇妙的角度，却仍有信心。

但是，在瞬間之後，她心頭大驚。

因爲阿輝的雙臂有如鋼箍，立刻把她的腰箍成一握之細。

這且不說，她還感覺到阿輝一摟之下，怪異的內力干擾了她行功反擊，總之，她幾乎束手無策了。

小滑溜和雷丹拍手大笑，向島却大搖其頭。

向島以爲許多聰明人也會上當，而且是在很幼稚的手法之下上當的。

如果不是阿輝這次再經狄不平的傳授及指點「乾坤一抱」的要訣，阿輝這一抱可能招致危險。

儘管如此，她仍然集殘餘的內力一震。

在這刹那，阿輝的雙臂有如斷裂，幾乎要鬆開手放棄一切，但是，一震之後黑珍珠立刻變成强弩之末了。

爲了怕她再次反擊，阿輝吐氣開聲，雙臂用力，竟把黑珍珠箍昏，手一鬆黑珍珠倒下。

而阿輝也跟蹌退了兩步，吐出一口鮮血。

論功力，黑珍珠絕對不輸錢大來，什而猶有過之。

要不是她輕敵，絕對不會有此結局的。

向島搖頭嘆息，雷丹和小滑溜立刻上前搜身。

「小滑溜，你別動手。」

「爲什麼？」

「雖然她是個老女人，但也是女人，搜身一定要搜得徹底才行。」

「好好！」小滑溜道：「妳來搜！」

雷丹的確搜得很仔細，任何隱祕部位都搜過，沒有找到那幅畫或複製品，比喻說，爲了攜帶方便，把它畫得縮小數倍放在身上。

雷丹道：「白忙了一場，這女人眞詐。」

阿輝道：「既然沒有，好歹她也是紅棗的師父，我們就不必難爲她了！把她弄醒讓她走吧！」

「不！」小滑溜道：「我看不如先藏起來。」

雷丹道：「又是餿主意，藏起來幹什麼？」

小滑溜道：「她醒之後，咱們暗暗跟着呀！」

「這果然是個辦法。」雷丹道：「這小子的鬼點子眞多！」

三小和向島藏起來不久，黑珍珠醒來，突然一躍而起，看看自己的身子，恨恨不已，撿起長劍切齒道：「小子，老娘不宰了你就不叫『瘋婆子』……」

這工夫暗中有一雙電目注視着黑珍珠。

他那目光很難令人捉摸，到底是愛慕還是另有用心。

黑珍珠離開河岸，邊奔邊咒罵。

在她的一生有兩件事使她恨恨不已，一件是被狄不平傷了一目，另一次就是被阿輝賺了，丟人現眼。

三小跟出七八里，穿過一片樹林時，有一蒙面人擋住去路。

三小和向島立即止步。

他們都以爲此人可能是黑珍珠的人。

阿輝道：「尊駕擋路是什麼意思？」

來人中等身材，身穿黑衫，背劍。

很難從這些方面看出他的身份來。

此人陰冷地一笑道：「老夫送你們上西天，包括你這『賭王之王』在內。」

阿輝道：「你既然如此有把握，必是絕頂高手，却又遮遮掩掩，你不以爲自己很差勁？」

來人道：「小子，你的命很大，但今

夜……」

小滑溜道：「既然你如此有把握，又不肯出示眞面目，可敢和阿輝比賽摔跤功夫？」

「嘿……」此人陰笑一陣，道：「又要故技重施嗎？」

小滑溜道：「問題是你敢不敢？」

來人道：「老夫和黑珍珠不同，不論你用眞功夫或詐術，都無法賺到老夫，喏！看到沒有？七八十步以外，就是絕崖……」

阿輝不知爲什麼心頭凉凉地，其實向島的反應更明顯，昨夜他作了個怪夢，他作了新娘被轎子抬出大門以外。

據說作夢辦喜事抬進門好，抬出門則大凶。

向島今天一整天都感到心驚肉跳。

小滑溜道：「這表示你也自知不是阿輝的敵手！」

來人又陰笑了一陣，道：「時間不多，我不再和你們囉嗦了，拏命來吧……」

立刻撲上。

阿輝在這人出現時就隱隱覺得，此人絕非等閑。

因而他立刻亮出長劍。

兩小加上向島也都亮出了兵刃。

但此人很詭，也許是怕四人聯手齊上聲勢太大，或者只怕拖延時間誤了他的大事，他立刻以十成功力，向阿輝施出最拏手的絕活。

待兩小及向島攻上時，二人已交換了七八招。

阿輝已經體會到很危險了，可見此人的功力。

而兩小和向島加入，又不是一齊上而有先有後。

於是雷丹被踢出五六步外，滾入草中。

小滑溜被一掌砸出，當場昏迷。

向島是非拚不可，而且只攻不守。

他有一種預感，今夜他可能有殺身之禍。

但是，差距大，只攻不守還是不成。未出十招，也被來人砸昏，現在只剩下阿輝了。

阿輝自知也不免，他喘着道：「我雖不知你是誰，却相信你必是和『三奇』齊名的人物。」

來人「嘿嘿」陰笑道：「你已經沒有機會弄清這個問題了。」

阿輝道：「我相信你來這一手的目的。」

「說說看……」

「你也是爲了武林中人所响往的東西。」

「不錯。」

「而且你還要搶一個人質……」

「嘿……」此人的陰笑，似乎在否定阿輝的猜測。

才不過三十多招，阿輝被對方一劍戮穿肩窩，一脚踢下絕崖，這人也眞絕，把阿輝踢下，立刻又把雷丹踢下。到草中去找小滑溜沒有找到，立刻要去踢向島。

向島已醒，道：「慢着！」

來人道：「怎麼？怕死？」

向島道：「死，誰都怕，你也不會例外。你剛剛說過是爲了那幅畫及人質回來的對不對？」

「前面的對了！後面的不對！」

「這話是什麼意思？」

來人陰聲道：「我只想要畫……」他又作勢要踢。

向島大聲道：「你似乎並不知道我是誰？」

來人道：「你不是扶桑人向島良弓？」

向島一怔道：「知道我是誰還要把我踢下去？」

「不錯！這道理你慢慢地去體會……」

「莫非你也會……」來人沒有興趣聽他的，一脚把他踢下，而且用力最大，這一刹向島才相信他的怪夢了。

這人絕得很，由于未找到小滑溜，也不願浪費時間，匆匆離去，反正落崖的人沒有一人能活命。

他也不怕說出去，即使小滑溜能活命，也不知道他是誰。

阿輝下落時知道完了，但是他爲人精細而又沉着，即使到此地步，仍能不亂，這是最難得的。

因爲你怕也沒有用，反而壞事，但能想得通這一點的人却很少。

他只感耳邊風聲「呼呼」，身子疾速下落。

有生第一次感到沉落的恐懼。

但是很快就看到絕崖上一些矮灌木的枝椏伸出崖外，他雙手去揪住，這些小枝椏又如何承受得住。

於是斷了再揪，揪住再斷。

然而，雖然每一根被揪住的都斷了，下墜的力度却減了大半。最後他的身子在草中彈起。

在此同時，草中發出一聲斷吼。

阿輝的身子彈起一丈多高落下時，見一頭大如牛犢的猛虎在地上翻滾悲吼，原來阿輝剛才正好落在此虎的身上——肚子上。

巨虎一邊翻滾，口中淌出大量的鮮血。

一個人下落之勢雖已卸去大半，仍有兩三百斤的重量，而他正好落在躺在草中的巨虎肚子上，那會受得了。

一個人的命大，居然也會遇上這種事。

而這頭虎的運氣不好，才會遇上這等事。眞正是：「草中睡大覺，禍從天上來」。

兩盞茶工夫以後，巨虎傷重而亡。

阿輝死裡逃生，餘悸猶存。

他躺在地上，想着那蒙面人的絕頂武功和那股子狠勁。

他實在想不出此人的身份。

他更無法想像，此人的身份如此之高，心腸却如此之狠毒。

天上有星星閃爍，阿輝的目光移向絕崖，不知道他的好朋友們有沒有他這麼幸運，他簡直不敢想。

突然，他的眸子一亮。

絕崖上一株較粗的灌木粗枝下掛着一件東西。

仔細一看，那不是一個人嗎？

是誰？小滑溜？向島抑是雷丹？

（以下轉入第58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五

徐玉珊・編繪

風波亭（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岳飛奉旨進京，正待起程，一連又接到十道金牌催促動身。



2　這時惱了帳下牛皋，大罵昏君無道，嚷要殺上臨安，除掉昏君奸臣，被岳飛喝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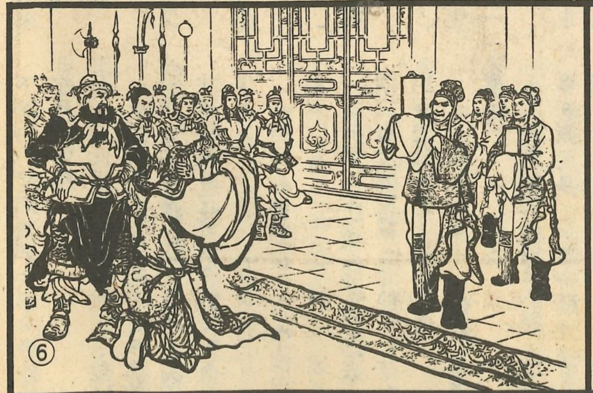
3　衆兄弟也紛紛勸說："元帥親冒矢石，出萬死一生，今幸大獲全勝，不如一發舉兵掃北，待滅了金國再回京不遲！"



4　岳飛說："兄弟們所慮極是，但這是聖上旨意，怎好違抗！"當下喚來施全、牛皋說："我就要回京，帥印暫交二位賢弟執掌，要繼續操練人馬，準備掃北！"



5　吃飯時，岳飛舉杯對大家說："你我兄弟患難相共，奮戰疆場，我這次進京死活不知，請衆位賢弟乾一杯！"說罷一飲而盡。施全、牛皋在一旁難過得暗暗流淚。



6　正在這時，金牌又到。四個校尉持牌進帳，傳諭說："着岳飛火速動身，如違即按抗旨論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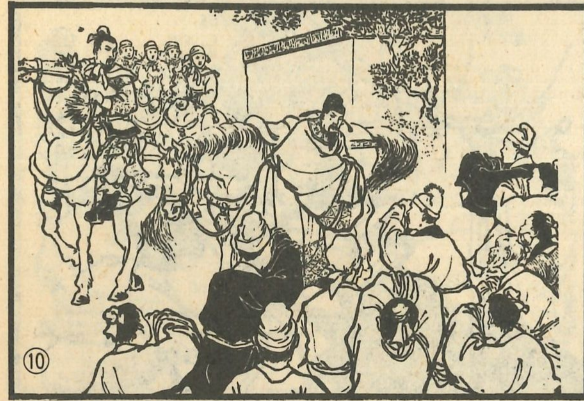
7　這裏校尉剛走，營外忽然人聲喧嚷。原來是朱仙鎮父老們聽說岳飛要班師回京，紛紛前來，哀求岳飛不要走。岳飛只得好言相勸，讓他們回去。



8　父老們仍是哭哭啼啼，不肯離去。這時，忽又報金牌到，這已是第十二道金牌了。



9　岳飛不敢怠慢，又囑咐衆弟兄一番，立刻點了四名家將，帶上王横，急急起身上路。



10　朱仙鎮的父老們一路扶老携幼，挨挨擠擠，哭聲震天。岳飛十分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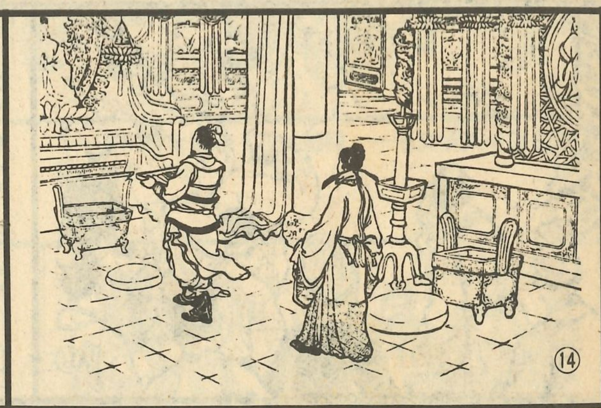
11　父老們挽留不住岳飛，只得讓開一條路，洒淚送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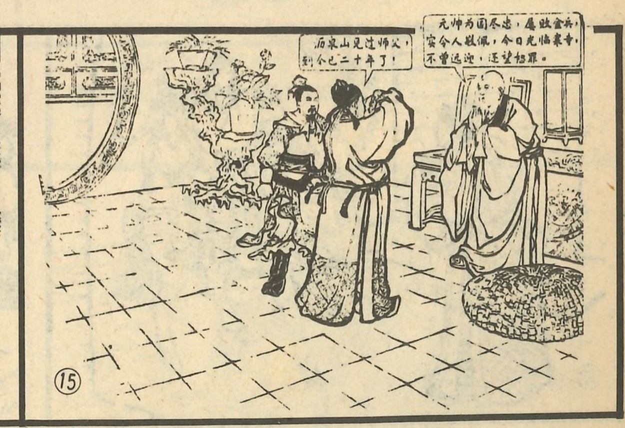
12　這日，岳飛來到瓜州，地方官遠遠迎住，對岳飛說："連日揚子江風高浪大，待等風平浪息，才好過江。"岳飛只得住下。



13　晚上岳飛睡下了，忽然想起，瀝泉山志明長老的徒弟道悅和尚，就住瓜州金山寺上，便想去看看他。



14　次日起身，果然風浪仍未息。岳飛便讓王横備了些香紙，二人慢慢向金山寺走來，到了寺內，先到大殿拜了佛像。



15　然後到方丈來見道悅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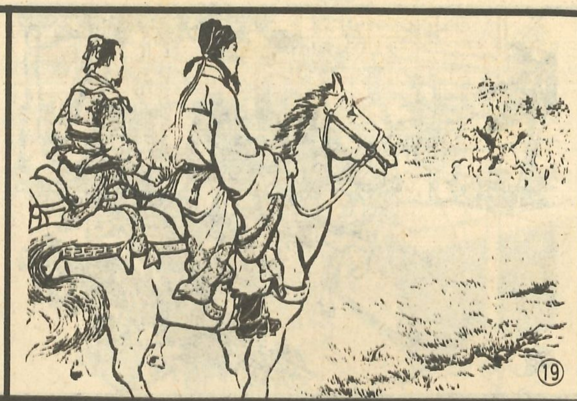
16　閒談中，岳飛說："師父學問高深，見識廣博，岳飛此番進京，不知吉凶？還望師父指教！"道悅勸岳飛不要進京，要他隱藏起來。



17　岳飛沉思半晌，說："承師父指引，但岳飛以身許國，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雖死無恨！"道悅見岳飛心堅如鐵，更加敬佩，也就不再相勸。



18　岳飛告辭下山，道悅一直送到山下，囑他一路珍重，這才和岳飛告別回山。



19　又過了一日，揚子江風息浪住，岳飛又起身趕路。這日正行間，忽見前面二十餘騎人馬，飛似地向他們衝來。



20　這支人馬是秦檜派來的。爲首的兩人是校尉馮忠、馮孝。他們衝近岳飛，喝問："前面莫非是岳元帥嗎？"王横說："正是岳元帥，你們是什麼人？"



21　馮忠喝聲"聽旨"，岳飛忙跪地接旨。原來這兩人是奉了秦檜的密令，假傳聖旨來拘拿岳飛的。



22　王横怒氣冲天，掄起熟銅棍大聲喝道："岳元帥誓死爲國，大破金兵，屢建奇功，爲什麼要將他拘押，哪個敢動，先吃我一棍！



23　岳飛喝住王横說："不必和他們爭辯，罷！罷！不如我自刎了吧！"說罷淚如雨灑。



24　岳飛就要拔劍自刎，四家將和王横上前使勁抱住。王横跪地說："元帥難道就這樣被他們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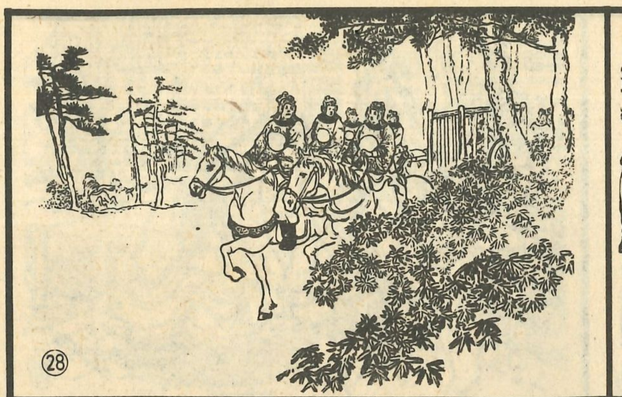
25　馮忠乘王檟不備，嗖地一聲拔出腰刀，向王檟劈頭砍去。王檟還手不及，被馮忠一刀砍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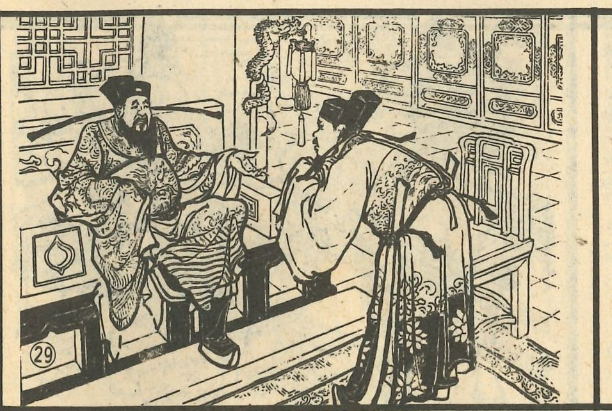
26　王檟忠心耿耿，半世跟隨岳飛血戰疆場，可憐竟死在奸臣刀下。岳飛撲在王檟身上痛哭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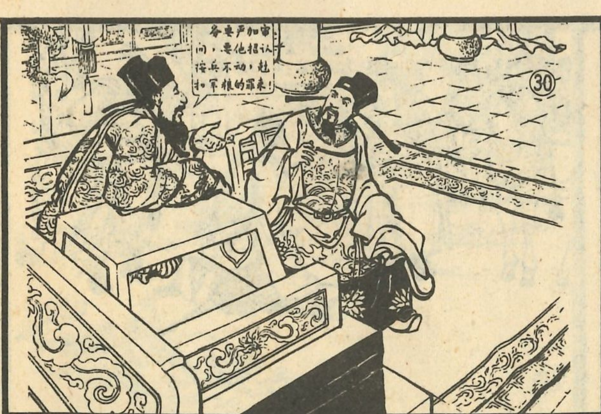
27　岳飛對馮忠說："王檟曾出生入死，有功於國，還望貴欽差賞他一口棺木，岳飛就感恩不盡了！"馮忠只得傳與地方，讓地方官把王檟埋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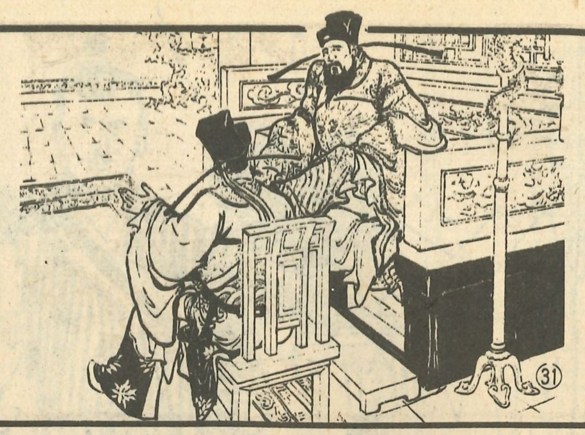
28　馮忠將岳飛打入囚車，連夜解往臨安。



29　秦檜得報，知岳飛已被拘回臨安，便讓押在大理寺監牢。一面吩咐手下，立刻請大理寺正卿周三長到相府來。



30　秦檜對周三長說："岳飛屯兵朱仙鎮，按兵不動，實有棄心。今委你來審問，務要他招出這按兵不動的罪來！"周三長聽了大吃一驚。



31　周三長說："軍民都說岳飛盡忠報國，殺得金兵望風而逃，豈有按兵不動之理？望大人詳察！"



32　秦檜恨恨地說："這是聖上的旨意。岳飛遠征在外，他的行迹你如何知道？"周三長不敢分辯，只得退出。



33　周三長離開相府，暗暗想道："岳將軍萬死一生，爲國出力，不得加官進爵，反要問他按兵不動之罪，實在有傷天理！待我審問一番，再作計較。"



34　周三長來到大理寺，立刻升堂，將岳飛提上堂來，問道："岳飛，聽說你自幼便將'精忠報國'四字刺於背上，果有此事嗎？"岳飛說："此事是眞，請大人詳察！"



35　周三長問道："你旣以身報國，不思發兵北上，反按兵不動，又克扣軍糧，是何道理？"



36　周三長聽了岳飛的分辯，說："這按兵不動被你說過去了，這克扣軍糧呢？"岳飛說："岳某一生愛民如子，克扣何人糧草，也要有個眞憑實據！"（待續）

孤雛記

一月完俠情倫理故事／甘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之淵組織了對付青龍幫和黑鮫幫的江湖各幫豪傑，以丐幫爲首，以洪么公老叫化爲盟主，領導各幫，進行部署事宜，一方面傳授絕技給龍琥，又由龍琥將學得之技傳授給方芷君，二人經方之淵、老叫化洪么公、歐陽瑜分別教授步法和暗器收接、黏衣十八跌、筆法武功。西湖畔的湖畔小築加盟各幫人馬，有巨鯨幫沈志海、蓬萊幫陸宗海、雪楓寨白琨、排教林杰、金沙莊花天傑、還有財東萬通銀號東主黃宏貫、鄱陽寨楊達，自願結盟，盟後各自回去迎敵，互相呼應。青龍幫輕敵突襲他們，都被龍琥、方芷君打得落花流水……

成全道義　改過自新

「是，龍施主。」在丐帮弟子吆喝下，青龍帮衆垂頭喪氣的乖乖地朝着街口鎮來路走去 因爲他們穴道被解後，均試過運功掙扎 結果眞氣不凝，已知自己武功被廢。

「楊寨主 受驚了，眞不好意思！只顧忙着招呼打發這一批嘍囉 未能先給寨主打個招呼。」小琥這才有機會對楊達說話。

「龍小兄弟太客氣了！楊某能得龍小兄弟及時挽救 感恩不淺才是！龍小兄弟武功蓋世 楊某今天眞是大開眼界。」

「楊寨主，前路自有丐帮照應，將無風險。小弟還要趕回杭州，就此暫別。珍重！」小琥拱手後 合掌向空作出高亢哨聲。

小雪很快就飛下，扇起陣陣風沙，小琥隨即乘鶩升空，遠遠消失在天空上晚霞裏。

× × ×

崇明青龍帮總舵這兩天來，帮中上下各人均戰戰兢兢，方圓數十畝的整個青龍帮大本營 靜悄悄的落針可聞。這是青龍帮司空慣見的情況，每當青龍帮帮主心情不好，全帮上下均三緘其口，不敢作出一聲半息，唯恐驚動帮主，招來無妄之災。

「青龍殿」寶座上的九天神龍公孫敬，接連收到兩次飛鴿傳報，共有五「星」不知所踪後，心情非常之壞。當第二次傳報四「星」失踪時，還當堂盛怒，一掌把報子打得腦袋迸裂，腦漿血水濺得青龍殿四處皆是。

「他奶奶的外堂翁世棠．他媽的食了幾十年『君』之祿，却叉那的一點兒也不能分『君』之憂。連幾粒混蛋『星』跑到那個鴉窩去風流快活也不知道，你說這二、三十年是不是白吃了青龍帮的大魚大肉？」公孫敬愈說愈氣，一掌打落身旁的茶几上，震碎了茶几，茶盅碎片和茶水佈滿一地，連寶座後用青綫綉着一筆「龍」字的巨大金錦帷帳，也被強勁掌風震得劇烈搖盪起來。

賽孔明展謀坐在公孫敬身旁，只能嘴唇嗡呷，作不出聲來。青龍殿仍然是一片沉默。

「報……告。」突然而來的抖顫聲音，把兩列坐在大殿兩排米紅盤龍大棟前的十數人，唬嚇得幾乎跳了起來。衆人擧首一看，不知在什麽時候，階側跪了一名帮徒。

「入殿呈報。」公孫敬道。

「是。」回答聲彷似蚊鳴，由於殿的四週太過靜寂，衆人還是聽到了。

那帮徒像是脚軟，好半晌才走到公孫敬寶座階前，不敢讀出報告，雙手將字條呈給公孫敬後，立即退出大殿，恐怕步同事之後塵。

公孫敬讀罷字條，立即憤怒得凹陷的眼睛幾乎凸出眼眶之外，鼻孔呼出來的氣，吹得滿腮紅髯翻動，怒道：「媽的！天狼星又失踪？林勝天，王元鏢那狗娘養的，是怎麽攪的？在他自己的地頭，連他狗娘的也躲起來涼快去了，你們黑鮫帮是他媽的怎樣幹活的？」

火巳經燒到自己頭上，翻江龍林勝天，不能不硬着頭皮站了起來，戰戰兢兢地道：「報告帮主，屬下遵照帮主和師爺指示，修書給海寧分舵王元鏢，叫他一切要依隨令狐少君吩咐辦事的。之後，屬下再無收到海寧分舵傳來的最新報告。請帮主明鑑。」

林勝天從來就只會作威作福，今天破題兒第一次任人吆喝，那種窩囊味兒，眞叫他難以消受。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的味道，的確是難受的。

公孫敬聽了林勝天的話，一方面沒法無理取鬧地找碴子，事實上「七星出擊」計劃，是林勝天到了崇明之後才部署的，自那時起，林勝天就留在崇明，沒離開過半步，千里遙遙的，又那能知道海寧方面到底發生什麽事呢？另一方面黑鮫帮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値，一息間也沒法蠶食得了的。現在侄罪落去，會引起林勝天反感的。公孫敬想罷，乃轉頭對展謀道：「展軍師，七星出擊計劃突然失去聯絡與控制，現巳六星失芒 軍師認爲計當安出？」

「帮主，展某個人意見認爲：事件重複一二件，或會偶然，若三起相同，則非偶然所可解釋矣。

「本帮經數月籌劃準備，先安固崇明，不使秘密外洩；繼而精本帮之將兵；再而充帮中之財糧，擴帮之屬地。『七星出擊』，乃最後擴屬之『更其旌旗』而一擊也。

「七星出擊計劃要旨爲：先處要地而待敵，趨其所不意。孤立敵人，敵明而我暗。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衆而敵寡，以地利暗算等先制敵。

「此乃萬全之策也，若仍失敗，難令人置信也！

「——除非帮內存有內奸，洩露了軍機。

「爲今以策萬全之計，當從壞處着想。因七星之勇，當可托衡釋、道、儒、丐、酒、醫。若七星不幸陷於敵，則遇敵之強，難以想象。展謀認爲，應先通知天帝、地后，立即移駕至此，以壯聲威，是爲上策。

「有關內奸問題，一時找出不易，尚需從長計議。唯今後一切重要軍機，得愼以處之。」

公孫敬見展謀分析入微，也自覺憤怒亦無補於事。心中同意七星出擊計劃設想週全，毫無瑕疵。若七星計劃眞是失敗的話，則不是內奸，便是點子有天降奇兵加以援助了！乃道：「只好依軍師之言而行矣！」

「再者，旣知點子均走向杭州，且共投宿於丐帮迎賓之處——湖畔小築。說明彼等乃應丐帮邀請而至，爲有組織之行動也。後聞『伏虎降龍』洪浩、『寒儒』歐陽瑜、『千手華佗』方之淵等，曾出現於該處。武林十二奇中，有三奇現身於湖畔小築，大事也。

「上述跡象顯示，丐、儒、醫巳聯成一氣，且爲聚會之召集者也。丐帮爲天下第一大帮，弟子滿佈各地，本帮不應以力敵之，應以智取。……」

展謀說着，後來却把聲音降低，變爲與公孫敬兩人間的密語。只見公孫敬在頻頻點頭，漸露笑容。

× × ×

方廬附近的環境充滿了緊張氣氛，每隔十丈間，便可看到有丐帮弟子坐在山石上，有的在打盹，有的在捉虱，有的在伸懶腰，打呵欠……

方廬內却熱鬧得很，擠滿了人。

廳堂上首坐着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小琥和芷君等五人，下首坐的均是丐帮各路人馬，計有「禽朋獸友」高遠和雷明，杭州分壇「窮書生」古允如，錢塘分壇「浪裏飄」李順和「草上飛」戴保，昌化分壇「鐵劍」譚忠，建德分壇「妙手空空」戚繼祖等七人。堂外還站了兩名小丐負責斟茶遞水的。

會議從清晨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時辰。

「據各位所彙報之各俘虜口供證實，青龍帮久巳與天帝地后勾結，青龍帮依傍天帝地后爲靠山，借『賽孔明』展謀代以籌謀對策，招兵買馬，摘肥而食，開創霸業。」

厨房那邊飄來了陣陣餚香，老叫化吸了一口氣，道：「各位，塡飽了肚子再從長計議。」

× × ×

這一餐午飯，芷君因要參加會議，沒空燒火，故由丐帮弟子代庖。

小琥看見丐帮弟子，用瓦缸搬進來幾缸熱烘烘土塊，有點兒莫名其妙。芷君在旁解釋道：「這是丐帮著名的名饌『叫化鷄』，你這老饕今天有口福了。」

「又叫做土包鷄。小琥，快來，趁熱吃才鮮嫩。」老叫化拋了一塊土塊給小琥，小琥接住，燙得他要將土塊不停地往上拋。

小琥見衆人老實不客氣地各自拿了土塊，放在桌上，用手將土塊兩邊用力一按，便肉香四溢。自己便學他們一樣，將土塊也放在桌上，看見土塊像有接縫，便以兩手在縫的兩旁按下去，土塊立即分開，冒出濃烈的熟肉香味。土塊裏藏着一隻光顆顆的金黃色肥鷄，冒着熱氣，內腔未開。兩邊土塊內壁，黏滿鷄毛。

「快吃！小琥，涼了鷄肉就不嫩滑。」老叫化手裏撕下來的鷄腿，已啃去了一半，邊吃邊對小琥說。

小琥見衆人均用手撕肉來吃，吃相雖然有點不雅，但都吃得津津有味。連芷君也從爺爺手中，接了一條鷄腿在吃了，小琥也就不再猶豫，用手撕下鷄腿，吃了起來。心中想道：「不用拔毛，不用開膛洗淨，不用酢料，不用燒烤……弄出來的鷄，會好吃到那裏——」

想到這裏，不能不自動停止再想下去，但爲自己的舌頭，告訴他說，他的想法是錯的。

結果，一大堆土包鷄，像風捲殘雲似的，全部入了各人的肚子裏。小琥吃了自己的一隻，還吃下老叫化分給他的半隻。這時，各人還在茶盤中淨手。

× × ×

午後繼續出席會議的，就沒有像上午時那麽擠擁了。只有老叫化等五人，加上高遠、雷明和古允如等八人。其他的，在會議開始時，接受了指示，便走了。

會議中發言最多的，要算是芷君。插言者都是一些疑問，或是解釋和補充。

會議到酉時才結束，丐帮弟子均匆匆地走了，像趕着去那裏參加另一些會議般。方廬外負責警戒的丐帮弟子，仍未撤走，但從各人的動態和服色不同，似是巳換了班了。

老叫化等五人，在送走各人後，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人們每逢做妥了一件事，或想通了一個疑難，多半都會輕舒一口氣的。

「小君，今天老叫化請妳吃了土包鷄，今晚妳準備怎樣回敬我老人家？」老叫化道。

「你老人家就整天想着吃，不會想想別的。我看，你還是想想你那酒囊飯袋老朋友，『酒仙』爺爺吧！」

窗外突然飄來一陣像酒糟糠子的氣味，同時，忽然聽到一蒼老嗓音道：「小妮子，又在說酒囊爺爺什麽壞話？吓——」接着，窗楣上垂下一個斗大積滿了污垢的葫蘆，又垂一個頭髮蓬鬆，滿臉縐紋的老人人頭，稀少的鬍渣子倒垂在嘴上，說起話來向前飄盪，滑稽得很。

芷君想不到一說曹操，曹操眞的就到，怔在那裏，忘了說話。老叫化却接上了，道：「大概老酒鬼把天下間的酒都喝光了，現在酒饞起來，想起老叫化還有兩罈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女兒紅，這才走來這裏討口喝喝，餵餵肚子裏的酒蟲。」

「老叫化你不要含血噴人，老酒鬼今天是千里迢迢，送酒來的。」說着，一個鷂子翻身，躍入廳堂裏，捧起葫蘆，在老叫化面前搖晃，葫蘆內約有半容積的液體，發出水的撞擊聲音。

「老叫化兩年不見你，還以爲你老年變『節』，討了一個老婆，躲在窮鄉僻壤納福傳裔。想不到你老酒鬼倒還有老叫化心『千里迢迢』的給老叫化送酒來了。」

「天地良心！眞是千里迢迢的，二個千里迢迢還有多的！」老酒鬼還要分辯，却被方之淵截住了道：「好了。你兩人就像一對歡喜冤家，見了面就只會磨牙，也不怕後輩見笑。老酒鬼，先請坐下來再談吧。」

老酒鬼見主人家有請，連忙坐至老叫化座旁，打開葫蘆蓋子，要老叫化嗅，續道：「這是正牌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雲貴猴子酒，老酒鬼我花了兩年多時間，從幾十個猴子窩中偷出來的。你老叫化眞不識貨。從雲貴跑到這裏，不是有兩三個千里迢迢嗎？老酒鬼我僅說千里迢迢，不算過分吧？」

老叫化接過葫蘆，搖了搖，道：「花兩年多才收集了半葫蘆酒，的確矜貴得很，但是這半葫蘆酒够我老叫化喝呢，還是够你老酒鬼自已喝呢？」

「當然是大家一齊喝啦！够大家喝個飽的，我還有一大罎，放在屋檐上呢？」

小琥聽到還有一罎酒放在屋上，立即扭身一式燕子穿雲，消失在窗外，眨眼又一式鷂子翻身，站回原處，雙手捧抱着一個巨大酒罎，小琥的雙手也抱不攏。

老酒鬼眼睛瞪着小琥，滿臉疑惑。

「琥哥哥，把酒罎放下吧，蠻重的。」芷君道。

「百多斤猴子酒，够你老叫化喝的吧？」話罷，扭頭對芷君道：「兩年不見，小妮子臉色紅潤，長高了，也美麗了，酒囊爺爺很高興。幾時結織了一位這樣英俊了得的小男伴，叫得蠻親熱的，却不捨得介紹給酒囊認識認識。」

「酒囊爺爺愈老愈沒正經！」芷君羞澀地道：「他姓龍名琥。」

「他？誰是他？哈哈……」

老叫化等也隨着笑了起來，小琥和芷君連耳朶也紅了，芷君立即拉了小琥往厨房走，邊走邊道：「我去準備幾味小菜給你們下酒。」

× × ×

「芷君的小菜越來越燒得精采了，我看『天上天』的大厨子要來這裏進修才對，老叫化，你說是嗎？對了，你老叫化的架子也大了，門外還要這許多隨從護駕，老酒鬼我看你老叫化的武功，愈來愈往回頭走了。」老酒鬼十分滿意地，拍拍肚皮道。

「死老酒鬼吃飽了名菜和佳餚就應該辦點正經事，就祇曉得瞎扯淡。」老叫化說道：「老酒鬼，你是怎麽逃過他們耳目的？」

「依我酒鬼看來，老叫化你的丐子丐孫，比起你老叫化來還要要得。我老酒鬼本來想瞞過他們走來，看看你老叫化是否坐在此地王座上，作威作福的，結果，還是被他們發現，認得是我老酒鬼老人家，嚇得他們趕快用八人大轎，把我老人家抬到這裏。我老酒鬼今天眞是沾了老叫化你的光不淺，你老叫化自已說說，我老酒鬼瞞不過老叫化你的丐子丐孫，却瞞着你老叫化，騎着你老叫化頭上，吃了老半天秋風，你老叫化想想，武功是不是愈老愈回去了？連喝酒也回去了，這半葫蘆猴子酒還剩下不少。」

衆人聽了，都覺得臉兒微熱，雖然老酒仙的輕功是出了名的好，但衆人太依賴廬外的警戒，自己的警覺性却都不自覺地降低了，酒仙這一來，倒給了衆人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

「酒囊爺爺，聽說你老人家，與『天帝』的交情很好，有這回事情嗎？」芷君把話題扭入正途。

「那巳經是三年前的了，我老酒鬼是與『天帝』皇甫長春把酒論英雄結交的，皇甫長春曾自稱酒龍，千杯不醉，我老酒鬼怕他把我的老字號搶去，於是直上瑯琊山『瑯琊宮』，投帖約酒戰於徐州南門外的『醉翁亭』。

「皇甫老頭大概知道我老酒鬼窮，或是怕我老酒鬼所備的酒不够勁，不够醇。他來時，還帶着隨從，挑來四罎各種名釀，都是見火就着的烈酒，如茅台，高粱，大麯……

「我老酒鬼與皇甫老頭，坐在亭中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地一言不發，對飲起來，喝完一罎又一罎的。從傍晚一直喝到天亮，把皇甫老頭帶來的全部喝完，我老酒鬼要吩咐皇甫老頭帶來的隨從，打開我老酒鬼帶去的酒時，皇甫長春說話了，道：

『酒仙眞正海量，老夫甘拜下風。酒仙帶來之酒必屬佳釀，待回宮備以佳餚，隨緩品嚐，方免暴殄天物。』皇甫老頭說罷，就禮邀我到他瑯琊宮住了七日。我老酒鬼幾經辛苦所準備的兩罎陳年女兒紅，換來的是我老酒鬼能遍嚐皇甫長春的數百種珍藏，雖然每種僅喝一小杯，也够老酒鬼的舌頭忙的了、我老酒鬼雖然能辨出百餘種，但尚有百餘種叫不出來，到如今還耿耿於懷，花兩年多時間去雲貴取猴兒酒，叫皇甫老頭嚐嚐天然名酒，亦是原因之一，老叫化千萬不要把它喝光了，我老酒鬼必須留下一葫蘆，給皇甫長春嚐嚐。」

「建交如此，交情如何建立？」方之淵說。

「皇甫長春頗有君子風度，乃宋朝戴公之後，其子以字爲姓，故爲世家子弟，以祖傳良田萬頃爲生，淡薄功名，以酒、武的研習爲平生樂事。」

「我老酒鬼與皇甫老在那七日醉中建立了交情，彼此醉後吐了不少眞言，皇甫老頭告訴老酒鬼他的英雄事跡，說出『天帝』、『地后』名號的由來，乃是他當年與髮妻慕容秀華闖蕩江湖時，他以『天干八式』的陽劍，慕容秀華以『地支十二式』的陰劍，雙劍合璧，所向無敵而闖出來的。名號不是自封的，却是當時因武林上，有不少惡霸地痞，被皇甫夫婦仗義除去，武林得到好一段時間靖平，才由武林稱皇甫夫婦爲『天帝』『地后』的。

「後來發覺慕容秀華武事用功過度，影响至不能生養，自此便淡薄名利，歸隱祖居瑯琊宮。慕容秀華見不孝有三，無後最大，強迫皇甫老頭納了慕容秀華陪嫁丫環爲妾，才生下一女，女兒跟芷君年歲差不多，兒子當老酒鬼在瑯琊宮時，才剛彌月、現在算起來，也有三歲了。

「我老酒鬼曾爲皇甫老頭打不平，說武林中多事之人，把他的名號排在羣邪之首，是排錯了。皇甫老頭感慨地說道：『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徒。想不到老夫妄收數名劣徒，後果却如此，老夫但求形之正，不求影之直，久之久之，影自直也。』」

「想不到皇甫長春竟是這樣拔俗豁達之人！」芷君聽了酒囊爺爺的話 有點惋惜和感嘆，續道：「旣然他巳經知道他的

徒弟胡作妄爲，爲什麼不徹底地去清理清理？」

「嚴格來說　皇甫老頭所收的徒兒，僅是記名弟子而已　皇甫老頭因友人所託難推而勉強收的　因資質關係　僅得皇甫老頭的十之三、四。

「我老酒鬼曾問過，既然已知令徒有傷清譽　爲何不作清理？妳猜　皇甫老頭怎麼答？他說：寧過於君子，勿失於小人。老夫僅有授藝之義　至於處世待人之道，應爲彼等父兄之責矣。

「其實　皇甫老頭也不是收徒沒有原則　他的徒弟也並不太壞　不過生性比較偏激　受情網所困　故各人走的都是急功近利路子　希盡快能闖出自己的事業　以博心上人的青睞。故做起事來　都是但求目的　不擇手段的　惹來不少江湖上對皇甫老頭的毀譽。」

「情網所困？」芷君特別留意。

「『地后』慕容秀華有一姪女兒　寄養於皇甫家中，慕容秀華愛如己出。事實上，該女子年剛及笄　長得花容月貌，人見人愛。難怪皇甫老頭的徒弟　均展開熱烈的追求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乃人之常情也。」酒仙說到這裏　忽轉頭對方之淵道：「老書獃子，爲什麼要出動丐帮全帮弟子，『捉拿』我老酒鬼？」

「老酒鬼優哉悠哉喝了半輩子酒　也該辦點正經事了。老叫化等想把你老酒鬼抓來　活動活動老鬼酒你那幾根老骨頭，說不定還提供你老酒鬼有喝美酒的機會。」老叫化搶着插話道。

方之淵接着將最近發生的事情，簡要地向酒仙解說，並將行動計劃詳細告訴酒仙，最後說道：「孫子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老酒鬼若能憑三寸不爛之舌　消弭此刦　乃蒼生之幸也。」

「有這樣的優差，老酒鬼怎麼不盡力而爲？反正瑯琊山老酒鬼爲了猴兒酒的事，早晚也要再上一趟，現在早上一點，正合『孤』意。」

× × ×

徐州的風景，可以說完全集中在瑯琊山區域裏。酒仙（酒仙姓甚名誰差點連他自已也忘了，有關他的故事　下文將有交代　作者註。）心情非常輕鬆愉快地，背着酒葫蘆　走上瑯琊山麓　看到四圍山色如畫　與徐州的城樓荒寒蒼古　成極不協調的對比。

仰望山腰高處的醉翁亭（現在的醉翁亭位於山麓　但據歐陽修「醉翁亭記」所描述　要「峯迴路轉」，才見釀泉溪上的醉翁亭　故在山腰　作者註）　亭角如翼展翅翹起，如醉後想張翼高飛，不禁囘想起當夜與皇甫長春對飲時的醉態。

越過橫刻「瑯琊勝境」的大牌坊，山勢漸高了，走到古木參天，深黃薔薇的盡處　便見瑯琊古刹　瑯琊宮就在瑯琊寺的右側之林壑深處。

酒仙在一幅以劈窠篆字所刻「瑯琊宮」橫匾下等候通傳的，不久就見皇甫長春闊步走來，老遠就抱拳朗聲說道：「不知酒仙遠道來訪　有失遠迎　罪甚。」

「那裏，那裏。老酒鬼厚顏再臨叨擾，尚請包涵才是。」酒仙謙虛地寒暄着說道。

「三年不見，酒仙健朗尤勝當年　佩服！佩服。」皇甫長春擺手引客，續道：「快請入宮暢聚。」

「請。」酒仙亦擺手禮讓。

× × ×

「老夫久聞猴兒酒盛名，屢遣人尋而不獲，今天老夫口福不淺，得蒙酒仙賜償多年心願。」

「猴兒酒乃浪得虛名而已。物以罕爲貴，加上世人之渲染，才冠盛名，老酒鬼認爲，用之以佐膳　却爲一提高食慾及消膩之上佳飲料。

「老夫甚表同意酒仙高論。但以三年時光而得，用之於佐膳，未免過於浪費矣。老夫當以極品珍藏，慢慢品嚐，才不辜負酒仙之盛意也　世上只有如酒仙識酒之士，才有此等毅力恆心，苦苦尋覓也。」

「老酒鬼此次到訪，除與知已共享猴兒酒外，尚有與皇甫老兄切身問題，互相商榷：」酒仙隨即將方之淵面授機宜的話，和盤說出。

皇甫長春耐心地聽着，臉色時陰時晴，不斷地變化着，直至酒仙說罷，才陷入思索中，緘口未言。

在沉寂裏，時間會覺得很特別慢，酒仙急得差點兒冒出汗來，最後皇甫長春終於張口呼喝道：「來人呀！替老夫叫表小姐到此地來。」

「是，老爺。」廳堂外囘答聲傳來，脚步聲却急速地漸漸遠去，廳內依然保持沉默。

盞茶時間後　傳來數人脚步聲。不一會，由內堂碎步走入三名少女，爲首的穿着湖水色衣裳　裙長拖地，隨後兩名少女，却是丫環裝束，爲首的少女嬌聲道：「姨丈，不知叫小芸來有何吩咐？」說着，半蹲萬福。

「快過來拜見酒仙伯伯。」皇甫長春說。

「小女子叩見酒仙伯伯。」少女走過酒仙面前，亦輕輕萬福。

「不必多禮！」酒仙連忙站起，雙手作扶起狀。

「小芸，妳既不喜歡七位師兄，還與他們虛與委蛇則甚？」皇甫長春語氣非常嚴厲。

「姨丈，我……沒有。」小芸從來沒有見過皇甫長春這樣聲色俱厲地對她說話，嚇得她連說話也口吃起來。

「妳曾對她們說過些什麼話，刺激他們在外胡作非爲起來？」

「姨丈，我……我……」小芸急得幾乎哭了出來。

「是我叫她對你那七個不長進的徒弟說：『你們事業尚未有成，不是成家的時候』的？」不知什麼時候，廳堂已多了一位盛裝中年婦人，雖然兩鬢微白，但風韻猶存。

「夫人，妳也來了。」皇甫長春憐愛地道。

「姨媽——。」小芸撲入中年婦人懷中，哭出聲來。中年婦人用手輕拍其背。

「老酒鬼見過皇甫夫人。」酒仙站了起來，深深作揖。

「不知酒仙駕臨，失禮之處，尚請海涵。」皇甫夫人微笑地還了禮。」扭頭向

皇甫長春道：「你這樣向小芸莫名其妙地追問，她怎會知道你的眞正意思？你看，你把她嚇成這樣。」

皇甫夫人再拍着小芸，柔聲道：「小芸，沒事了，乖乖不要哭。有貴客在這裏，不難爲情嗎？」

皇甫長春稍作猶豫，隨即將酒仙所講述的一切，精簡地告訴慕容秀華，慕容秀華聽後非常憤怒，道：「打從這七個畜牲入我們皇甫家大門起，我見了他們就沒好印象，想建議你不要收留他們，但碍於介紹人的顏面，僅提醒你不要太認眞教。到他們羽毛稍豐，在外邊惹事生非，影响了你的聲譽，你又姑息她們，說什麼他們自會有父兄敎導，自己什麼有麝自然香。

「你看，現在亂子大了，看你如何煞尾。」

「夫人，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埋怨也無濟於事。幸好那該死的畜牲，落在洪么公等手裏，並顧存了瑯琊宮的顏面和作了妥善安排，我看，這事情必能完滿解決的。」說着，轉頭對酒仙道：「一切有賴酒仙鼎力協助，皇甫某將依計依期而行，方才貽笑大方之處，尚請包涵。乃因時間匆促，皇甫某不敢躭擱酒仙寶貴時間，君子一諾千金，屆時再相見敍舊。」

「酒仙慢走。」皇甫夫人說。

× × ×

皇甫長春夫婦昨天晚上在討論分析酒仙帶來的計劃，結果爭論到五更天，才達到意見統一，入寢安睡。大清早就被青龍帮送來的急件吵醒了，故當皇甫長春接見青龍帮來使時，滿面的不高興。心中厭煩地想立即打發他走。乃道：「使者匆匆趕來，不知有何指教？」

「小的參見『天帝』，恭請『聖』安。」來使說着，跪下叩頭落地，續道：「小的奉青龍帮帮主之命，專誠奉送請帖。」說罷，從懷中取出大紅請帖，雙手拿着高舉頭頂。

皇甫長春心生反感，忖道：「青龍帮公孫敬眞是小人得志，一點不識大體，既然邀請皇甫某，應該遣個體面之人才是。」隨請向站在身旁的侍從示意接過請帖，展開一看後，道：「囘去對公孫敬說，某家準時到會。送客。」

皇甫長春說罷，立即起身走入後堂，心中對方芷君的預見，由心信服。

× × ×

酒仙完成任務後，當晚就乘了「大雪」趕囘方廬。

聽了酒仙詳細的報告，各人都非常高興。

「老酒鬼，老叫化在記功簿上，記上你老酒鬼一大功。」老叫化道。

「先記功有屁用，你老叫化說此行我老酒鬼會有酒喝，現在酒沒有喝成，却賠了半葫蘆猴兒酒、你老叫化該怎樣還？」老酒鬼道。

「老酒鬼你放心，小君已算準你喝不到酒，早叫我老叫化忍痛，將那珍藏二十多年的女兒紅搬來，爲老酒鬼你慶功了。她還說已準備了幾味拿手小菜，慰勞你老酒鬼呢！」老叫化道。

「還是小君對她的酒囊爺爺最關心！」老酒鬼停下轉頭要找芷君，找不到。乃問道：「小君呢？這小妮子跑到那裏去了？還有小琥？」

「還不是爲你老酒鬼燒小菜去了！吃了後小君有事求你老酒鬼，老酒鬼你不要吝嗇才好。」老叫化道。

「這次小君這小妮子又要計算她酒囊爺爺什麼壓箱底玩意了。我老酒鬼眞要提防一點才好。」

「老酒鬼別自作聰明。這囘小妮子却不是爲自己，是爲她的琥哥哥吧了。」老叫化忍不住，向老酒鬼透露了蛛絲馬跡。

之淵、歐陽瑜兩人見丐、酒二老，一見面就彼此抬槓子，誰也不肯吃虧一點點，只好搖頭微笑，不能插上一句話，要不是「火」就會燒到自己頭上來。

菜餚很快便由芷君端出，小琥却捧着酒罈子。老叫化忙着協助芷君將菜搬至桌上，老酒鬼却忙着接過小琥的酒罈，將罈打開。廳堂裏立即瀰漫着酒菜香氣，引得老叫化和老酒鬼二人饞涎欲滴。老叫化忙招呼，說道：「人家還坐着幹嗎？快來吃啦！」

「快來喝啦！」老酒鬼作了補充。

「這頓飯在方廬吃過，要等好多天才再有機會囘來再吃，老酒鬼你千萬多吃一點才好。」

「老酒鬼却想多喝點，老叫化你這罈酒女兒紅的確不錯，夠醇，下次我老酒鬼必定再多走幾趟瑯琊山，好多喝幾罈。」

「老酒鬼你別想歪了心啦，這是最後一罈了。」

「老叫化你賴帳，昨天你老叫化還說有兩罈的，今天却說只是這一罈？你老叫化勿以爲我老酒鬼『醉耳濛濛』才好。」

「我老叫化留下一罈，等剿滅青龍帮後慶功時，請皇甫老頭喝，你老酒鬼還能有異議？」

這囘老酒鬼却是眞的無話好說了，老叫化的理由的確再充分不過。老酒鬼勉強地道：「皇甫老頭還在乎老叫化你的一罈半罈女兒紅？」

「這叫做『物輕情義重』，老酒鬼你懂嗎？」

「兩位『酒囊飯袋』爺爺，你們磨牙總沒個完的，辦點正經事兒好不好？」芷君說。

「民以食（喝）爲先，我老叫化（老酒鬼）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食（喝）更正經的事了。」老叫化和老酒鬼齊聲說道。看來「火」要燒到芷君身上來了：

「當然有啦，那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兩位爺爺說對嗎？」芷君說。

「小妮子要我老叫化（老酒鬼）『後天下之食（喝）而食（喝）』？」

「兩位爺爺都蠻聰明的，說對了。」

「那我老叫化（老酒鬼）應該怎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呢？」老叫化和老酒鬼倆，看來是要入彀了。

「那就難啦！」芷君在[illegible]。

「怎麼難法？」老叫化和老酒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在笑，說出的語聲却焦急萬分。

「先想辦法要令到天下各人都有吃有喝，然後自己才能吃喝。兩位爺爺認爲難不難？」

「難，難極了，我老叫化（老酒鬼）

肚子裏的蛔（酒）蟲，作起反來可受不了。小妮子有好辦法嗎？」

「有，當然有啦。讓我給爺爺你們『指示迷津』啦，那就是必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結果當晚，老叫化犧牲了一套「小我」的「降龍伏虎掌」法，老酒鬼犧牲的「小我」是「醉八仙步」法，全給了「大我」的小琥，芷君才滿意地笑了。

× × ×

崇明青龍帮總舵，這幾天來忙得很。平時到處欺詐的青龍帮衆，好像轉了性似的，都非常勤力地挑的挑，挖的挖，在不斷地挖了又塡。監工的手執紙箋，邊看邊叱喝，指揮着帮衆忙過不停，運指汗的空也不敢抽一個。環繞總舵方圓三里的地區，幾乎沒有一塊淨土。

青龍帮總舵大門向正東方，其左方則是揚子江，此時，江邊亦有帮衆在大興土木。

青龍帮圍牆內，同時也在東挖西塡，南藏北揭的，帮衆被監工者叱喝得團團轉着。

賽孔明展謀與九天神龍公孫敬兩人，一人撥着鵝毛扇，一人不停手抓後腦，漫步在青龍殿外的環廊上，像是視察。只聽公孫敬焦急問道：「展軍師，能如期趕好否？」

「按監工之進度報告，應可如期完成。」展謀輕撫着自己的羊鬍子，滿臉得意之色。

「不過，據散佈各地之眼綫報告，丐帮近日毫無動靜，如常作業，彷若無事。此又應如何解釋？」

「此乃大戰前之沉寂也。但凡大小戰役，均需備戰程序，如製訂戰略，籌備糧草，調動將領兵馬等……都需時間。」

「敵方既然已展開部署，本帮又當如何？」

「帮主已忘記展某曾遣金、木、水、火四大護法到某處秘密練兵一事？此乃本帮奇兵也。展謀曾指出，本帮僅能以智取勝，決不能以力來敵也。」

「本座對運籌帷幄一竅不通，對軍師之安排莫名其妙，故心感彷徨而已。」

「帮主請放心，青龍帮總舵定會安如磐石，拭目以待觀看入侵敵人之屁滾尿流狼狽相吧！」

公孫敬心中祈望道：「但願如此，否則，公孫家之三星，殞落何處，也無處覓矣！」

× × ×

崇明附近的南北兩對岸，屬太倉和南通兩縣的沿江邊大小市鎮，因較接近崇明總舵，故青龍帮僅設立聯絡站，而不需設立分舵。近日來如太倉的寶山、吳淞……南通的海門、北新鎮……等聯絡站均大大充實了人手，加強站崗警戒，與總舵飛鴿傳送報告頻密。

崇明東西沙江面，巡邏不息的快舟，穿梭不停，掩旗息鼓，交錯間僅以秘密口令識辨。過往的漁舟，均敬而遠之避道而行，以免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 × ×

五、六日均平安無事的過去了。青龍帮總舵和各地分舵的警戒依然維持不懈。

「六朝金粉」的金陵，是個有山有水的龍蟠虎踞的大城市，窮奢極侈的城南秦淮河畔，三更過後，依然燈火通明，絲竹鶯歌的聲浪，吸引住不少熙來攘往的夜遊客。

這是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秦淮河上段欠濬的臭水溝旁之石屋裏，閃出十數條黑影，全着貼身夜行衣靠，朝着金陵西北方向，選着人稀街道，在屋脊上躍越而去。

下關是金陵與揚子江北岸的浦口最接近的市集，故爲揚子江在金陵一帶的交通要衝。青龍帮金陵分壇就是設在下關近江邊處。這時，雖已是三更過了，青龍帮依然燈光通明。大概是輪值警戒的帮勇，知道分壇主「粉面秀才」花子彥去了秦淮河要樂，天亮也不會回分壇，故各個崗位站崗的，都乘機偷懶，打起盹來。因爲連日的站崗累極了。

從秦淮河而來的夜行人，三面包圍了青龍帮金陵分壇，兩翼的二人，走近江邊作出秋蟲聲暗號，聽到江面有回音後，同身向其餘人打出手勢，衆人立即借着暗影，逐漸將包圍網收攏，目標是青龍帮的警戒崗位。

夜行人身手非常敏捷，瞬間便把正在打盹的站崗者，點了穴道，並把他們的青龍帮服裝脫下，穿在自己身上。餘下的幾個夜行人，把被點穴道的青龍帮帮徒，拖至隱蔽處藏妥，然後躍上瓦面，匿身於陰暗處。

分壇內的聚賭吆呼聲一頓後，傳來一陣優閒的多人脚步聲和交談聲：「我輸了廿多兩，現在又要換班，今晚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今天你就開心啦！大贏家。我看你今晚最少贏了超過八十兩！」

「明晚再賭，給你翻身機會。」

這伙人走出大門後，便分散走向自己的崗位，進行換班，各人均見上一班的伙伴在偷懶蹲着打盹，乃走近企圖將其拍醒，誰知各人均一一被上一班的伙伴突然制住穴道，連警訊也沒來得及發出。

瓦面上的夜行人隨即跳下，依樣畫葫蘆地均換上青龍幫衣服，齊齊走入青龍帮分舵。壇內傳來幾聲「哎唷」和金鐵交鳴聲，接着又有「噗通」的重物入水聲，一切又歸沉寂。壇內忽然走出數人，向站崗者打出手勢後，立即把被點了穴的人，從隱蔽搬入舵內。

舵內江邊水埠傳來撥水聲，夜行人集中水埠，打出暗號，回答相符後，招手靠岸。

夜行人之一問道：「是否四名？」

「對，一個也不漏！」舟上回答。

舟上四人各背一人跳上水埠，問道：「放在那裏？」

「隨我來。」脚步聲漸入舵內。

金陵青龍帮分舵外表非常平靜，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現在站崗警戒的帮衆，均精神奕奕。

× × ×

翌日巳時，才見「粉面秀才」花子彥坐馬車回到分舵門前，臉色蒼白，宿醉未醒。門前站崗的兩名帮徒，連忙走前攙扶，並打發車馬走了。

花子彥被二人攙入舵內，舵內立即走

出二人接替站崗。舵內一切平靜如常。

接着一連來了兩輛馬車，青龍帮舵內帮衆，列隊歡迎八名乘客入內。只聽一鬚髮皆白的華服老者輕聲說道：「各位辛苦了。」

隨即 乘客及迎賓者 均一齊走入廳堂。

乘客依次落座 華服老者道：「本帮帮主坐關期間 帮務由本座暫代處理。衆位均知 因任務所需 委屈大家易服以行事 此乃短暫權宜之計，一切乃爲維持正義 與帮規無大抵觸也 尚希各位安之若常。」華服老者環目衆人 見無異議 續道：「今後此處 即轉交別人接管，汝等將隨本座等同行。」

華服老者向身旁另一黑鬚老者打手勢，黑鬚老者站起與背後一灰衣中年 細聲商談。

江岸水埠傳來叫聲：「客船已到。」全部廳堂衆人 立即走向舵後水埠。

水埠旁 停泊着一艘二十餘尺長的畫舫 船頭站着一對老年男女 見衆人出迎，道：「某家準時到此 請各位立即登舫起程。」

「謹遵尊命。」乘馬車來的賓客 隨即登上畫舫。而穿着青龍帮裝束人等 登上水埠另一巨舟。兩舟一前一後離開水埠，順流而下 速度頗快。

× × ×

揚子江上下游 打着青龍帮旗號的各種各類船艇 突然間好像比往常多了，上游來的 有蕪湖、金陵、鎭江、江陰等分舵副旗；下游由東海揚子江口而上的，打着崇明總舵旗號。這些船隻，當接近崇明青龍帮總舵時，便逐漸一批一批沿江南北兩岸停泊。直至停泊崇明總舵水埠時，僅餘下一艘華麗畫舫 和一艘打着青龍帮金陵分舵副旗的巨舟。

青龍帮帮主九天神龍公孫敬 軍師賽孔明展謀，及護法堂主等十數人，早立水埠上恭迎 待等到一對老年盛服男女，步出畫舫時，公孫敬抱拳朗聲道：「歡迎『天帝』、『地后』光臨 敝帮上下，在此已恭候多時了。」

「帮主華壽 皇甫某夫婦及隨從，將專程趕來致賀。」皇甫夫婦及隨從等均拱手還禮。

「皇甫賢伉儷太賞臉了，快請入殿用茶。」公孫敬說着 擺手引道。青龍帮人等站於兩旁讓道 由帮主伴着貴賓，及其隨從先行。

衆人魚貫走入青龍殿後堂，分賓坐下，丫環奉上香茗後 公孫敬道，「公孫某先行引介本帮幕友，參謀『賽孔明』展謀，金護法『金密陀』哈智 木護法『木尊者』林森 水護法『水龍吟』沉浮 火護法『火大歲』洪炎 內堂主『鎭雙沙』嚴振明 外堂主『開山掌』翁世棠……」

公孫敬介紹到那一位 那一位就起立抱拳爲禮。只見面孔千奇百怪 服式也各人不同 琳瑯滿目。

「素仰 素仰。」皇甫某亦稍作引介：「此乃皇甫某忘年之交『風塵三友』洪邁、方正、區揚 小女皇甫少華 外甥龍珮 小女自幼貫寵 素慕外界繁華 故懇請隨行以增見識，尚請包涵。」

「賢伉儷等舟車勞動，先請入客房小息。公孫某今晚設宴洗塵再敍。」說罷吩咐丫環引客。

「帮主太客氣了。」皇甫夫人到此，才講了這一句。身旁的皇甫少華鬧着道：「娘親，我不要睡。我要參觀青龍帮的園亭樓閣，看看和我們的瑯琊宮有什麽不同。你們休息 我要和龍哥哥一起四圍走走看。」

「令千金和令甥既有興緻，公孫某即吩咐丫環帶領前去。賢伉儷就請放心休息吧。」

「多謝公孫叔叔。」皇甫少華和龍珮一齊說道，高興得雀躍不停。

× × ×

皇甫少華和龍珮，由一公孫敬夫婦的近身丫環帶領，在青龍帮總舵內，四處遊覽，興高采烈，嘻嘻哈哈地到處都大大稱讚一番。青龍帮總舵各處均張燈結彩，洋溢着濃厚的喜慶氣氛。

近身丫環秀娟 被皇甫少華等逗得也高興起來，更賣力氣地連總舵前後左右各院 大殿前門，都帶他們參觀了，經過站崗 衆人的因秀娟帶領而不加阻攔。

皇甫少華和龍珮，遊玩了差不多一個時辰 才興盡走回客房休息。

× × ×

客房是西廂一座四合獨院，經跨廊連合互通，當中是小庭園，修竹鳴風，時花盛放，山石小池，佈置得頗爲幽雅怡人。

中院客房內 除了皇甫夫婦外 還有「風塵三友」等三人，均坐在休憩室中細聲輕談，像是等待皇甫少華兩人回來。皇甫少華和龍珮回來後，各人才展開正式討論。

「乾女兒，妳看到些什麽？」皇甫夫人愛憐地把皇甫少華拉入懷裏問道。她和「皇甫少華」在畫舫中相敍不足一天；兩人便相處甚洽，打得火一般的熱，皇甫夫人見她聰明靈俐，才華蓋世，把她認作乾女兒，希望她能將自己的女兒皇甫少華帶好。「皇甫少華」嗲聲道：「君兒借機巡視了一番，覺得青龍總舵的建造，曾經高明之堪輿家仔細安排，乘東來的紫氣，界止於江邊而不散，風水非常之好。可惜堪輿者過於強調『利有攸往』，在『地方』之『損』位大事張揚，而利剝民奉君益戸主。戸主却忘了堪輿者之警告，不貞不守，妄進征伐，則會失友聽讒，自招報應。

「按仔細觀察，君兒發覺行經某些地，隱約嗅到硝磺氣味，院內最近似增特別佈置，根據方位分析，像是洛龜陣式，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脚，左三在南，右七位北，戴九在西，履一在東，總舵外圍，則沒有機會探知了，估計多爲河龍陣式，以達『出天苞，吐地符』的『河龍圖發，洛龜書感』之勢。待晚上君兒龍哥出外證實，才可作定論。屆時，對埋藏之硝磺之物，順便稍作手脚。」

「今晚之宴會乃『鴻門宴』也，應諸加注意，尤以防毒爲要。微之不愼，星火燎原。謹與各位共勉！」「風塵三友」中黑鬚老者道。接着細聲地轉入密談。

× × ×

青龍帮總舵的密室中，公孫敬正在暴怒雷鳴，指着桌上的十多條紙箋，面對各

幕僚吆喝道：「他媽的，全是酒囊飯袋，平時就曉得作威作福，有起事來就不堪一擊。你們說，他媽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下子就給人家砸掉幾處分舵及聯絡站。這還是來得及報訊求救的，來不及求救的，還不知尚有幾多？你們想想，青龍帮還那裏有臉立足江湖？你們還不爲我趕快設法？就站着像呆鳥般，就能解決問題？……」

衆幕僚瞎忙了一陣，不知如何是好，大家目光不由集中於展謀身上，展謀見「衆望所歸」，不能不硬着頭皮道：「帮主請息怒，亂了方寸，於事更有害無益。」

「我他媽的眼眉巳經被人剃去，還不能發怒？要等人來把首級割去，才到九泉之下大發雷霆？他媽的，我這口烏氣就是咽不下。」

「按現在形勢分析，敵方採取迅雷方式突襲各處，志在剪除本帮羽翼，造成包圍之局，爲今之計，應即派遣『金木水火』四大護法，各帶領手下奇兵，守駐總舵四方，以備爲患。」展謀說。

這時外堂堂主走入，報告東沙失陷，公孫敬更暴怒得如火上加油，喝道：「還不出發，要待敵人殺入總舵時，要出去也出不得了！」

「金木水火」四位護法，緘口不言，悻悻急步走出密室。這時，外堂堂主翁世棠走向公孫敬，向公孫敬細語報告一會，公孫敬聽後，連憤怒也忘了，驚詫萬分道：「竟然是他們？此話當眞？」

翁世棠肯定地點頭，接着公孫敬、展謀、翁世傑、嚴振明等人一起細語密商。

× × ×

東沙又名外沙，因地勢較低和常有水患，故村落較少而農田却多。這時到處可見蓬萊帮、巨鯨帮的旗幟飄揚，兩帮人等經巳會合，逐漸向西沙亦即內沙靠攏。

青龍帮的金護法，駐守在溪之北端，木護法却堅守着東溪畔。揚子江崇明西沙的南北端江面，打着巢湖金沙莊、洪澤湖雪楓寨，鄱陽湖鄱陽寨和排敎等旗號的大小船隻，百餘艘之多。下游東南方，亦有蓬萊和巨鯨船隻數十艘。

反觀青龍帮水護法領導下的大小船隻．僅得三四十艘　有點相形見拙了。

江面的雙方船隻同時亦按兵不動　雙方彷似在考驗對方的耐性絕不輕舉妄動。

守着西沙西方的青龍帮火護法　形勢因西岸江水較淺而顯得有點緊張　因爲敵人稍作接近　即可涉水登陸　以百數十名奇兵　守衛這樣遼闊的海岸綫　顯然會產顧此失彼的現象　很易會讓一部份敵人，穿越防衛綫。因此　火太歲洪炎　巳經遣人回總舵要求增援　但苦等仍未見援軍調來，故焦急萬分。

× × ×

青龍帮總舵經巳四面楚歌　晚上的「洗塵宴」還是如期舉行。初更時分　僅開一席的酒筵桌上，出席者只有一共九人；七名是客位的皇甫夫婦和隨從；另外二人是主位的公孫敬和展謀。公孫敬連自己的太座也不請出來　招呼一下皇甫夫人。皇甫長春環目桌上座席　僅得九位　奇道。「怎麽不見帮主夫人、七星和四護法？」

「他們設席別處　免碍吾等暢談。」

皇甫長春證實了公孫敬的虛偽臉孔後，沒有心情再與他再演戲下去，乃按計劃單刀直入地道：「公孫帮主　不需再演戲落去矣。貴帮之實際現況　皇甫某比閣下還較清楚。相信閣下巳知，與皇甫某同行之所謂風塵三友　實爲丐帮『伏虎降龍』洪么公　『千手華佗』方之淵方兄　及『寒儒』歐陽瑜歐陽老弟　其他乃方兄之孫女方芷君及其小友龍琥。皇甫某受洪么公等點化　得知閣下利用三子混入本門爲弟子，目的乃慫恿其他四星作閣下爪牙　以擴展閣下地盤　以滿足閣下之貪慾。

「尚幸皇天有眼　閣下謀殺方兄之深謀失敗　在方兄仁義爲懷之善心驅使下，花去不少勞力心思，才能揭發青龍帮不可告人之陰謀　亦給予皇甫某洗脫毀譽之機會。洪么公等及皇甫某夫婦　乃念閣下過往尚能敦品勤奮　數十年之基業創之不易．憑着方兄等兵機貴能潛移默化　盡量免傷天和之原則．念閣下乃誤聽讒言　以致利令智昏　故做出此等傷天害理之事。」

皇甫長春看了公孫敬和展謀一眼　只見公孫敬巳經汗流浹背　緘口低頭　滿臉慚愧後悔之色；而展謀却是遊目四盼　滿臉猶豫之色。續道．「皇甫某可眞誠相告　青龍帮巳全部瓦解　閣下總舵內外　巳無一閣下爪牙，再能給予閣下一臂之助矣。

「皇甫某巳査實進讒者　乃展謀也，故展謀才爲各罪案之主魁　閣下乃從犯也。今吾等乃念上天好生之德　給予閣下改過自新之機。若能知悔　青龍帮只要遵從法紀，在監督之情況下，仍有生存及振興之前路。否則，後果閣下自知。展謀之河洛陣式巳遭破壞，閣下巳無扭轉之機。

「現吾等需要閣下，發出四度投降令，命令閣下四大護法立即放下武器，等候發落免多殺機。是生是死，在乎閣下一念之間，請閣下盡快決定之。

「展謀居心險惡，爲私利而不擇手段，巳有數十無辜人命，喪於其手，罪無可赦，必須嚴辦。」聲落，破空聲即響，展謀應聲倒跪桌前。

公孫敬此時巳經老淚縱橫，腦子裏回憶起過往興帮時的艱苦奮鬥，義氣豪放，和弟兄共憂同樂的事跡，與今天因聽讒言，見利忘義，弟兄分離，無依無靠的孤寂的日子，眞是感覺到無地自容，萬念俱灰。但想起三子仍是下落不明，尚有許多帮衆仍待交代，又不得不負起責任。想着，乃對皇甫長春抱拳長揖，道：「公孫敬自知罪孽深重，幸蒙各位仁義爲懷　賜機贖罪，各位高誼，公孫敬將深銘於心，今後必以實際行動　將功贖罪。否則五雷轟頂，不得好死！」說罷，想要跪下叩謝，乃被皇甫長春一個箭步，及時携起。

「吾等不喜俗節，只要心比日月，知錯能改　足矣！帮主請即發出命令吧！」

公孫敬毫不躑躅　立即從桌旁櫃內暗格中，選出兩種冲天炮，走出院子拉放。只見嘯聲起往的上空　立即先後爆開一綠一黃之焰花，色彩絢麗而帶着凄楚。

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和小琥等四人，跟着脫下華服，躍出院外，隨即失去踪跡。皇甫長春夫婦，公孫敬等三人，看到他們的身手，內心不禁羨嘆。

芷君和皇甫夫人，也步入後院。瞬間，只見兩人各捧滿托盤酒菜而回。皇甫夫

人道：「帮主，借花敬佛，我們吃飽後就休息吧！明天是新的開始，我們還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們做的。」

× × ×

今天的太陽照耀得特別燦爛，站在青龍帮總舵大門前等候的衆人，只有芷君看着大門兩側屹立的兩座石刻貔貅，心裏覺得很不愉快。說道：「公孫帮主，這對貔貅　取意有入無出，必須換以石獅子。青龍帮左前方之突出高樓　也需立即拆去。否則風水不利青龍帮今後之發展。」

公孫敬點頭同意，眼睛却望着前面大道走來的人羣，和一一靠泊江邊的船隻。

人羣中走在前面的　除了方之淵等四人外，還有醉仙、古允如、陸宗海、沈志海、花天傑、林杰、楊達、白琨；跟着便是一班綑縛着的俘虜　計有上官玉、司馬華、令狐安、西門英、公孫仁、公孫義、公孫德、花子彥、王元標、金木水火四護法等；再後便是丐、蓬萊、巨鯨、金沙、雪楓、排、鄱陽等帮衆。

人羣便與歡迎人等會合．走入青龍帮總舵大門，青龍殿前院　擠得水洩不通。

青龍殿內也坐滿了各帮派的主要人物，側殿也站滿了人。你一言　我一語的滿殿院都充滿了人聲。這時　一陣貫滿中氣的乾咳聲後，人羣吵鬧聲立止。

「各位，」老叫化道：「老叫化丐帮洪浩，得蒙各位仗義共襄善舉，本着潛移默化，免傷天和之原則　憑着衆志成城，同儕敵愾　而能兵不刄血，消弭去一場浩刦，實乃武林之幸，蒼天之幸也。洪浩謹在此衷誠向各位致謝，並致崇高敬意。

「洪浩借助千手華佗方兄，寒儒歐陽老弟　巳向各位報告　此次罪魁　應爲青龍帮前軍師展謀　故治之於法。至於前青龍帮帮主公孫敬，巳甘心負荊請罪，但乃念公孫敬數十年來兢業勤奮，對崇明及青龍幫貢獻頗大，因而給予自新機會，帶功贖罪。黑鮫帮林勝天之處理亦同。

「經愼重研究後，認爲青龍帮，黑鮫帮應設盟加以監管。監管人選應從受害團體選出，組盟協管青龍帮及黑鮫帮。

「青龍帮所得之不義之財，結算後即送還失者，並按情負責一切傷死撫恤。

「清理財產後　除運營所需，多餘者可作崇明東西沙以青龍帮名義濟貧之用，藉此追回舊譽。

「揚州萬通銀號之失欵十分之一嘉獎金　將由參與各團體均分之，丐帮因限於帮規，不在此列。

「洪浩建議如此，不知各位有何異議麼？」老叫化說罷，羣衆稍作沉默，便爆發一陣歡呼聲．「洪么公萬歲！」「千手華佗萬歲！」「天帝，地后萬歲！」「寒儒萬歲！」

聲音都混在一起，很難分辨。

方之淵在老叫化身旁說了幾句話後，便與皇甫夫婦、歐陽瑜、芷君、小琥等走入後堂　再轉江邊水埠，登上畫舫，乘着張潮　溯江而去。

天空上只見兩隻白鷺　隨着畫舫上空盤旋飛翔　芷君和小琥在畫舫甲板上，向着天空搖手。

日正當空，舫外微風，送來漁人作業時的歌聲。

（全文完）

老少浪子

（本文承自第42頁）

他一躍而起奔到崖下向上望去，大約距地面六七丈左右，好像是雷丹，他大叫着：「是雷丹嗎？」

「是啊……阿輝哥……你沒有死吧？眞是吉人天相……我嚇死了……這枝椏快要斷了。」

「不要動，雷丹，我來想想辦法……」

首先他想到了這隻巨虎，如能落在老虎肚子上那當然好，但如落在頭上或背上就不好了，他要動動腦筋。

他必須把這巨虎變成一個巨大的氣墊讓雷丹落在虎身上。

可是如何把虎變成氣墊呢？

他想起北方殺豬剝皮的方法來。

豬殺死之後，在豬的一脚處（即脚踝處）割開一口，用一小指粗的鉄棒插進皮下，各處插進之後，再自割開一口處猛吹。而且一個人吹，另一人用一根粗木棍敲打。

如此一來，豬就會膨脹起來。

阿輝以爲，這法子可以試試看。事實上也只有這樣，雷丹才不會摔傷。

當然，他沒有鉄棍，也無人帮他敲打，（使氣在皮與肉之間流竄才會鼓起來）。但他以內力吹氣，自比一般屠夫高明了。

他說做就做，先把虎的一爪上端割開一口。用劍尖刺進約二三寸，然後握住此口猛吹。

就是以內力吹氣，要把虎皮吹離開虎肉，也很不容易，但爲了救人，他連吃奶的力氣也使出來了。

虎皮果然緩緩地凸起，只是速度很慢。

而人類長久吹氣，由于缺氧之故，會有頭暈現象。

雷丹在上面掛着，衣領勾在樹枝上，而且樹枝已折，只是尚未斷裂而已，所以她連大氣也不敢喘。

可是她不知道阿輝在幹什麼。

「阿輝哥……你在幹什麼呀？」

「吹……吹虎……你別和我說話……」

吹虎幹什麼？該不是吹牛吧？

不過她很信任阿輝。他年紀輕心眼靈活，好像這世上沒有任何事能難倒他的。

阿輝吹得頭暈眼花，終於大功告成。

這隻巨虎像隻巨大的皮球。

阿輝喘着道：「雷丹……對準了跳下來……包妳不會受傷……可要對準呀……」

雷丹道：「阿輝，我有點怕。」

「快點呀！洩了氣就不成了……」

雷丹用力一震，那枝樹「卡察」一聲斷了。正好落在虎身上。只聞「蓬」「嘶」兩聲，雷丹的身子彈起兩丈多高，阿輝握不住虎爪那吹氣口，被震出三四步。

向島是死是活？小滑溜又如何？三小如何和一些大魔頭周旋？請看「浪人浪事」。

（本段完・全文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夜襲王府 狠組被殲

故老相傳，天神所穿的衣服完美無瑕，完整無缺，既無任何的破綻，亦無任何的接口，因而世人時常以「天衣無縫」四字來形容一個完整的計劃。

這裏所寫的天衣是一個計劃，也是一個人。

能够被稱爲天衣，這個人的頭腦當然非常縝密，一切的行動構思完美完整得令人只有恐怖的感覺。

一段動魄驚心的野史，有血、也有淚。

× × ×

荒原，黃昏，漫天風沙

十八騎風沙中奔馳，蹄聲雷動，震破了荒原的靜寂。

當先一騎是一個錦衣中年文士，神態從容，衣袂頭巾鬢髮逆風狂舞，看來竟還是那麼的瀟洒，一點也不像是被人追殺，飛馬逃命。

隨後追來的十七騎全都是黑色，馬烏黑發亮，不起一根雜毛，絕無疑問是千中選一的良駒，人一色黑色勁裝疾服，眼神銳利，看那策騎的動作，非獨騎功，武功也有相當的造詣。

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錦衣文士一騎上，十七騎荒原中弧形散開，越追越起勁，也越追越接近。

最接近的兩騎呼喝聲中催騎更急，箭也似左右竄上，「嗆啷」聲中，腰掛彎刀出鞘。

與之同時那個錦衣文士突然一聲長嘯，身形倒飛，離開了馬鞍，風車般一轉，飄落在地上。

緊追上來的兩個黑衣人也就在這時候揮刀斬出，目標却不是人，乃是馬，雙刀剪子般齊落，那匹馬的頭刀光一閃中被剪飛，鮮血激濺，馬頭一飛丈外，無頭的馬身仍然奔出了十數丈才倒下來。

兩個黑衣人隨即收刀勒韁，滾鞍躍下，「唏聿聿」馬嘶聲中，其餘十五個黑衣人亦紛紛勒住坐騎，滾鞍躍下來，身形動作，無一不矯活非常。

他們緊接將那個錦衣文士包圍起來，刀都已出鞘，爲首的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大喝：「郭長溪，馬也沒有了，你還能够跑到那兒去？」

「旋風十七騎果然名不虛傳。」錦衣文士面上居然還有笑容。

「天衣在什麼地方，你爽快說出來，我們容你一個好死！」

「好死不如惡活。」郭長溪神態還是那麼從容。

「十里荒原，無處躲避，你要活下去，除非我們都死掉。」

「正是這個意思。」

「就憑你郭長溪的武功？」旋風十七騎一齊大笑起來。

「郭長溪的武功無疑並不好。」郭長溪並不否認。

「難道你還有其他逃命本領？」

「這附近的情形相信我應該比你更熟悉。」

「你却是跑到這裏來，自尋死路。」

「我可像一個這麼笨的人？」郭長溪緩緩抽出了腰間的佩劍，突然脫手擲出！

他拔劍的動作很慢，擲劍的動作却是快如閃電，速度再加上意外，迎着來劍的那個黑衣人一聲驚呼還未出口，劍已然「奪」地擊在他的心窩上，直沒入柄，將他撞飛半丈，釘在地上。

其餘十六個黑衣人面色齊變 只看這一劍的威力他們已知道郭長溪的武功遠在他們之上。

「你們可知道，爲什麼我要殺他？」郭長溪隨即問。

「我們只知道，血債血償！」旋風十七騎爲首的厲聲大喝。

「只因爲他站立的方位不好。」郭長溪自顧回答，接又問：「你們是否在懷疑消息錯誤，郭長溪的武功其實這麼高？」

旋風十七騎尚未回答，郭長溪又問：「你們要找天衣？」

「到底在什麼地方？」

「遠在天邊——」語聲未落，郭長溪已然將外穿長衫脫下，擲上半天，一個身子同時往上拔起來！

長衫下是一襲閃亮奪目，彷彿嵌滿了一片片魚鱗 也不知道什麼料子的衣服，他身形一動，那些魚鱗伸張開來，光雨般激射出去。

十六個黑衣人光雨中驚呼慘叫，那些鱗中每一片都貫注了內力，再加上機簧，比弩箭還要急勁，又多又密，因爲形狀奇特，飛射的角度也與一般暗器不同，又何況那麼的意外，如何閃避抵擋。

光雨只有一個缺口，就是中劍倒地那個黑衣人站立的方位。

旋風十七騎的老大絕無疑問是武功最好的一個，一柄彎刀施展開來，護住了身子，連翻帶滾，總算沒有倒在光雨下，却已一個血人也似，也不知嵌進了多少片鱗甲。

他血流披面，但仍然看見郭長溪欺近來，暴喝聲中 彎刀全力斬出，一刀緊接一刀，連斬十八刀。

郭長溪雙掌翻飛，從容接下，第十九刀正要斬下，他雙掌已搶進空門，一扣一奪，將彎刀奪下，一翻，架在旋風十七騎老大的脖子上。

老大所有的動作不由停頓，郭長溪接問：「是翡翠告訴你們，郭長溪是最接近天衣的一個。」

老大沒有回答，郭長溪笑笑，說道：「你就是不說我也很快就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老大狂叫撲前，揮拳痛擊，才一動，他的頭便與彎刀飛上了半天，無頭的身子仍然衝前，從郭長溪身旁衝過，一拳擊進沙土裏。

郭長溪視若無睹，仰首向天，嘟喃：「翡翠一向很忠心，怎會背叛我？」

雖然他有一襲天衣，並沒有天人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

× × ×

怡紅院是城中最大的妓院，翡翠是怡紅院中最漂亮動人的妓女。

好像一個翡翠這樣的妓女當然客似雲來，消息經由她來傳遞當然安全而秘密，天衣算無遺策，只是算少了翡翠還有豐富的感情，遇上了一個理想的對像還是會神魂顛倒，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背叛。

孫豪可以說是爲了套取翡翠的秘密而製造出來的男人，經過嚴格的訓練，他的言談舉止一切一切，完全符合翡翠的需求，雖然有時也會有錯失，但已足以令翡翠爲之傾倒，翡翠當然並不是那種聰明到可以很快便分辨出眞假的那種女人，到她對孫豪生出了感情，更就連判斷眞假的能力都已消失。

她一向也沒有怎樣掩飾自己的喜惡，所以要清楚他的喜惡並不是一件難事，而嚴格說來，她的喜惡並不算過份，也不令人討厭，而無論如何她到底是一個很動人的女人，所以孫豪現在已非獨不覺得厭倦，甚至已懂得享受這個女人動人的一切。

他喜歡撫摸這個女人靈蛇也似的腰肢，可是這下子，卻像接觸到一條眞正的毒蛇也似，一觸之下突然鬆手，一躍下床，伸手抓住了掛在牆上的佩劍。

他感覺到強烈的殺氣。

翡翠亦顯然有所感覺，跟着跳起來，信口問：「怎樣了?」

房門無聲的打開，郭長溪從容走進來，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却與之同時消失。

「是你——」翡翠見鬼也似的驚呼。

郭長溪顯然很明白她的心情，微笑。

「我是一個活人。」

「旋風十七騎?」孫豪脫口問。

「我既然是活人他們當然已經是死人了。」郭長溪轉問翡翠，道：「你還有感情。」

翡翠一怔，看看孫豪。「我雖然人盡可夫，但仍然是一個人。」

「對，人怎會沒有感情?」郭長溪嘆了一口氣。

「我也已厭倦了這種生活。」

「任何一種生活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總會厭倦的。」郭長溪歎着氣再補充一句。

「一般人都有這個毛病。」

「我沒有忘記你曾經答應我只要事情了結我這種生活便可以結束，可以離開怡紅院，而且還有可觀的酬勞。」翡翠垂下頭。「可是我已等不及。」

「因爲你看上了這個孫豪。」郭長溪目光落在孫豪的面上。

孫豪握劍的右手立時一緊。

「沒有比他更好的人了。」翡翠移步走向孫豪，眼瞳中情深一片。

郭長溪看在眼內，笑了笑。「你完全相信這個人?」

「你不是要告訴我這個人並不可靠吧?」翡翠反問。

「看來無論我說什麽話，都是廢話的了。」

「你不是一個喜歡說廢話的人。」

郭長溪又笑笑。「有很多事事先我都應該考慮到的，可是我都沒有。」

「因爲你只是郭長溪，天衣的一個手下，並不是天衣。」

「錯了，只因爲從來都沒有人背叛我。」郭長溪顯得很感慨，道：「你是第一個。」

翡翠聽着突然又感覺到了殺氣，不由緊靠着孫豪。「一會我以暗器攻他的上路，你配合我的行動，怡紅院人多，只要闖出了房間——」

不等他將話說完，孫豪已一聲：「好——」突然出手，一把將翡翠抓起來，向郭長溪疾擲過去，身形同時倒翻，疾竄向旁邊窗戶。

翡翠意料之外，脫口驚呼，一顆心同時碎了，郭長溪却是意料之中，沒有受翡翠的影响，也沒有向翡翠出手，身形一動，射向孫豪。

窗戶才被孫豪撞碎，郭長溪已射到，身形當眞是離弦箭也似，一探手便抓住了孫豪的足踝。

孫豪驚叫，劍連隨出鞘，倒削而下，才削到一半，身子便已被郭長溪擲得倒翻回來，那一劍便削了一個空。

郭長溪隨即鬆手，孫豪身不由己，摔在地上，他着地滾身，才彈起來，雙肩便已被郭長溪擊碎，身子再仆出，仆倒在翡翠面前，劍也抓不住，脫手墮地。

翡翠被擲翻在那裏，沒有動，只是呆望着孫豪，這時候，才轉向郭長溪，一聲：「多謝。」伸手拾起了孫豪那柄劍，回望向孫豪，孫豪也這才發現翡翠眼瞳中的怨毒。

「翡翠——」他失聲驚呼未絕，翡翠已一劍刺進了他的心窩，毫不猶疑。

郭長溪亦顯然意料之中，這才問：「你還有什麽心願?」

「沒有了。」翡翠的眼淚突然湧出來。「大爺對翡翠恩重如山，翡翠也無以爲報。」

「狼組的事你也已洩漏出去了?」郭長溪接問。

翡翠點頭，郭長溪長歎，說道：「一個女人連心都已交出去，又還有什麽秘密保留?」

「我還畫下了大爺的像。」

「不要緊——」郭長溪反手突然將面皮撕下了一片。

沒有血，皮之下還有皮，這樣子看來當然恐怖，翡翠看着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脫口問：「大爺莫非就是……」

「我也是一個人。」

「翡翠該死。」

「那你還等什麽?」

翡翠流着淚，緩緩拔出了孫豪心窩插着的長劍，反刺進自己的心窩。

天衣看着她倒下，搖頭：「你眞的該死。」

翡翠非獨洩漏了郭長溪的秘密，還有狼組的行動。

這其實也已是天衣意料之中，只因爲無力挽救，才跑到這兒來。

狼組是他手下的精銳，他們的生死比翡翠重要得多了。

×　×　×

月黑風高，但即使不是這樣，狼組今夜還是要採取行動的。

一切早已經部署妥當，他們還有天衣一個周詳的計劃。

天衣無縫，他們既然是天衣最忠心的手下，當然更相信這個接近神話的傳說，

而事實計劃的確是無懈可擊，只要他們按照計劃行動，如無意外，應該可以順利刺殺晉王，全身而退。

他們當然不知翡翠已經將秘密洩漏出去，連天衣也都已承認失敗，晉王府已佈下重重陷阱，進去只是送死。

一直到他們進去。

×　×　×

高牆。

在狼組來說，牆就是再高他們要攀登也是輕而易舉，除了一身輕功，他們還配備了飛索，護腕皮套上還嵌有狼爪也似的利鈎，足以帮助他們攀登任何的地方。

他們一共九個人，在進入晉王府之前已散開，却是在同一時間攀越高牆，進入晉王府。

天衣計算行動的準確實在不可思議，這當然對晉王府的環境要非常熟悉。

只看他的計劃便知道他所花的心血，只是秘密已洩漏出去，這心血便是白花的了。

狼組九個人分從九個方向進入，最後却是集中在內院，一路走來，並無異樣，偶然遇上巡夜的侍衛，也是輕易被他們避過，就因爲一切都是這樣正常，到他們發覺不妙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躲避了。

燈光四面八方突然大亮，照亮了狼組的九個人，也照亮了晉王的手下。

那只是四個人，全都是一身墨綠色緊身衣衫，藏在花樹叢中完全不起眼。

狼組的頭兒目光及處，沉聲吩咐，說道：「鎮定，仍然依計劃行事，丁磊、謝方平、仇香、蕭展鵬都在，司馬長風也必然在。」

在他旁邊的一個接上口：「消息說他們暗中北上，對我們採取行動。」

「這四個人絕不會是冒充的，看那個蕭展鵬的氣勢便知道。」狼組的頭兒盯穩了蕭展鵬。

丁磊、仇香、謝方平都是中年人，蕭展鵬非獨年青，也還比他們英偉，看見狼組的頭兒望來，面上突然露出了笑容：「賀方——」

狼組的頭兒面色一變，這姓名在他來說也是一個秘密。

「那一個告訴你的?」他不由追問。

蕭展鵬搖頭。「我只能再告訴你，在我們，你們已沒有所謂秘密。」

賀方一怔，大笑。「這是攻心之計，在我們來說，你們又何嘗有秘密?」

蕭展鵬一正面色。「我們光明磊落，本來就沒有什麽秘密。」

「廢話——」賀方大笑不絕。

蕭展鵬拔出了腰掛長劍，賀方笑聲同時一頓，吩咐道：「兩個對付蕭展鵬，三個闖內堂！」

語聲一落，一團烟霧便在他們當中爆開，五個狼組的人却從中撲出，兩個撲向蕭展鵬，三個分撲仇香、謝方平、丁磊。

另外三個狼組的人亦相繼從烟霧中撲出，向內堂撲去，在烟霧中消失的，只是賀方。

蕭展鵬目光及處，身形急展，箭射向那團烟霧，他快，那兩個狼組的人也不慢，兩條飛索出手，凌空飛捲向蕭展鵬，靈蛇一樣，飛捲的範圍也很大，不由蕭展鵬的身形不受影响。

他長嘯，身形滾轉，不偏不倚，兩條飛索當中的空隙落下，左手一抄抓住了其中一條飛索，一牽一引，那個仍抓住這條飛索的狼組殺手不由向他飛撞過來。

他的劍隨即挑起，疾迎前去，那個狼組殺手反應也不慢，手中利刀一翻，迎向來劍。

另一個狼組殺手緊接撲來，刀咬在口中，雙手暗器連珠射出，擊向蕭展鵬的後背。

蕭展鵬那刹那右手棄飛索，刀劍一撞同時身形凌空倒翻，劍一轉，抹飛了那個狼組殺手的頭顱，再以那個狼組殺手的無頭屍身擋下了射來的暗器，身形再翻回，正好迎上那個發暗器的狼組殺手。

那個殺手正要抓住口咬的利刀迎擊，蕭展鵬人劍已閃電般破空飛擊過來。

他是避無可避，手抓暗器迎向來劍，劍若是刺進他的胸膛，他手中的暗器亦有機會插進蕭展鵬體內，拚一個同歸於盡。

蕭展鵬內力的強勁却是在他意料之外，劍尖才接觸他的胸膛，劍上強勁的內力便排山倒海般湧至，將他撞開了半尺，他的五臟肺腑亦過半被內力震碎。

蕭展鵬劍勢未絕，霹靂暴喝聲中，劍斜斬而下，將那個殺手斬爲兩片。

另一聲霹靂同時在內堂那邊响起，聲勢的威猛絕不在蕭展鵬那一喝之下。

這一聲是發自一個崑崙奴口中，蕭展鵬身材已經高大，崑崙奴比他還要高出一個頭，尤其魁梧，加上一身鐵甲，有如天神一樣。

他表面看似笨拙，動作却是非常敏捷，突然出現在堂前，正好迎着那三個衝向內堂的狼組殺手。

那三個殺手立即揮刀斬去，崑崙奴以身穿鐵甲，連擋了三刀十七斬，再一喝，乘隙搶入，抓住了一個殺手握刀的右臂，猛一掄一摔，將那個殺手摔翻地上，蓬然有聲。

那個殺手給這一摔，混身骨頭只怕碎折一半，口鼻鮮血狂湧，半身一挺要躍起來，才挺起一半又倒下，當場喪命。

崑崙奴顯然意料之中，看也不看，撲向第二個殺手，那個殺手揮刀狂斬，都被他格開，隨即被他一雙鐵拳迫退三丈，後背撞在牆壁上，再無可退，他一雙鐵拳未停，連環七拳，將那個殺手活活擊斃。

另一個殺手沒有理會，乘機闖向內堂，才闖進去又退出來，是倒飛着退出來，倒飛三丈，眉心鮮血狂噴，赫然已多了一道劍口。

珠簾聲响中，一個中年人隨即仗劍出現內堂大門正中。

劍銳利，他的目光比劍還要銳利，盯穩了那團烟霧。

蕭展鵬也在盯着那團烟霧，却不以爲狼組的頭兒仍然在烟霧中，也相信司馬長風明白，所以仍然盯着那團烟霧，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反應，其實在聚精滙神，傾耳細聽狼組頭兒的下落。

他們沒有等上多久，一下尖銳的破空聲便傳來，循聲望去，只見一條飛索，向樹上射出，橫越數丈，射進內院小樓的窗戶。

與窗戶碎裂同時，狼組的頭兒賀方便滑過飛索，凌空飛撞向那邊窗戶。

小樓正是晉王寢室所在，司馬長風蕭展鵬一見大驚，那個高度却不是他們的輕功所能及，他們當機立斷，不約而同，身形拔起、翻上飛簷，一齊往小樓撲去。

×　×　×

「嘩啦」聲中，賀方碎窗而入，便看見晉王與王妃立在堂中，晉王不失王者氣勢，面無懼色。

賀方更就是心頭大樂，他進來之前已不準備離開，只希望一擊將晉王擊殺。

他也知道晉王雖然孔武有力，武功並不好，以他的身手，絕對可以在司馬長風等人趕進來之前完成他刺殺的任務。

人在半空，他暗器已出手，兩支淬毒的弩箭射向晉王，刀隨即在手，只等脚踏在地上便撲前去。他甚至有信心晉王連那兩支箭弩也躲不開。

那只見刹那他便發覺自己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晉王雖然沒有迅速應變的本領，站在他身旁的王妃竟然是一個高手，一袖展開，及時將那兩支弩箭捲飛。

與之同時，賀方的脚亦落在地面，丁方一丈的地面同時一翻，他一個身子不由往下墮去。

王妃的袖子緊接揮至。

賀方的反應不能說慢的了，身子往翻板上一撞，借勢使力便要往上拔起來，王妃的袖子却正好就在這時候拂在他面上，一股內力壓下，令他幾乎爲之窒息，拔起的身子再往下墮落。

這一墮便墮進萬刧不復之境。

陷阱很深，底下積聚來自波斯的火油，一嗅到火油的氣味，賀方不由驚呼起來，一盞油燈即時在他身旁落下，在火油上碎開，火油立時被引發，「蓬」地一聲，一團烈火爆開，賀方在烈火中迅速變成了一個火人。

×　×　×

蕭展鵬司馬長風衝進小樓的時候，賀方恐怖的慘叫聲已然斷絕，翻板却還未合上。

往陷阱下看一眼，蕭展鵬亦不禁由心寒出來，司馬長風目光一轉，立即拜倒。「屬下救駕來遲，令王爺夫人受驚，罪該萬死。」

蕭展鵬看見頭兒這樣，亦不敢怠慢，拜倒地上。

晉王很冷靜，王妃躲在晉王身後，很驚慌的樣子，怎樣看也不像是一個高手。

「任何人都有疏忽的時候。」晉王從容的把袖一拂。「連天衣也不例外哩。」

司馬長風沒有立即起來。「狼組已經是天衣最後的一批手下，經過今夜，王爺大可以安枕無憂了。」

「天衣只要還存在，我是絕不可能安枕的。」晉王冷冷的一笑。

「屬下由現在開始，可以全力去追尋天衣。」

「好，若是追尋不到，等他出現好了。」晉王言下之意，對司馬長風顯然不怎樣看好。

「屬下盡力而爲。」司馬長風只有這樣說。

「你們可以出去了。」晉王拂拂袖。

×　×　×

退出樓外，蕭展鵬再也忍不住，脫口大讚。「頭兒算無遺策，屬下佩服。」

「你是說陷阱的事？」司馬長風淡然一笑。「以你看，沒有那個陷阱，王爺是難逃此刦的了。」

「事實是這樣。」蕭展鵬突然想起了什麼。「王爺好像不怎樣高興。」

「任何人給這樣一嚇都不會開心的。」司馬長風突然問，你覺得王妃這個人怎樣？」

「一般女人，沒有什麼特別。」蕭展鵬事實看不出。

司馬長風笑笑，沒有再說什麼。

×　×　×

堂外的狼組殺手這時候巳剩下一個，丁磊謝方平他們並不是沒有能力殺掉他，只是想生擒活捉，他們再加上一個崑崙奴，這當然是輕而易舉。

司馬長風蕭展鵬出來的時候，那個殺手巳然被崑崙奴緊抓着雙臂高舉起來。

「你們在幹什麼？」司馬長風奇怪地問。

「生擒活捉，迫問他天衣的下落。」丁磊搶着回答。

「天衣的下落若是那麼容易追問出來，怎稱得上天衣。」司馬長風笑笑。「這條狼若是那麼容易洩露秘密，也不配做天衣的手下。」

「那殺掉他好了。」丁磊隨即向崑崙奴揮手，示意崑崙奴將那殺手擊殺地上。

崑崙奴毫無反應，却只是看着司馬長風。

「殺了——」司馬長風悠然拂袖。

崑崙奴應聲暴喝，將那個殺手拋起來，那個殺手人在半空，一個翻騰，雙脚疾踢向崑崙奴面門，崑崙奴顯然意料之中，鐵拳痛擊，連環十三拳，到那個殺手落在地上的時候，最少一半的骨頭斷折。

慘叫聲中他仍然奮力再彈起來，崑崙奴的右拳也就在這時候擊在他咽喉上。

司馬長風看着一皺眉。「又不是迫問口供，用不着這樣。」

崑崙奴一聽惶然跪拜地上。

「記着，下次不要這樣了。」司馬長風把手一揮。

崑崙奴仍然爬前，在他的靴上吻了一下才倒爬着退開，雖然耳目睽睽之下，一些也不覺得這樣做是一種恥辱。

「其他人清理現場，展鵬隨我來。」司馬長風吩咐了這兩句才舉步往外走。

×　×　×

出了內院，司馬長風才吁一口氣。「今夜的事你覺得怎樣？」

「天衣的消息實在太靈通，若非翡翠洩漏了他的行動秘密，不堪設想。」蕭展鵬沉吟着。「屬下就是奇怪，爲什麼他不參加這個行動？」

「當然有所顧慮。」司馬長風仰首向天。「沒有十足把握他是絕不會親自出手的。」

「接連這麼多次他都被頭兒洞悉先機，當然巳信心動搖，莫說十足，連五分把握也很難有的了。」

司馬長風淡然一笑。「旋風十七騎還沒有消息回來？」

蕭展鵬搖頭。「郭長溪不是一個難對付的人，除非他正與天衣一起。」

「不無可能。」司馬長風微喟。「旋風十七騎若是失敗，翡翠孫豪是必亦性命難保。」

「來不及救他們？」

「當然——」司馬長風乾咳一聲道。「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天衣的手下既然所餘無多，以後自然不得不親自動手行事。」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只怕燕王也不清楚。」

「何以見得？」蕭展鵬追問。

司馬長風打了一個「哈哈」。「我只是推測。」

蕭展鵬不以爲意，轉問：「一直以來都是燕王方面對我們採取行動，其實我們也可以反擊，譬如好像狼組這樣子？夜襲燕王府。」

「王爺是絕不會同意這樣做的。」司馬長風笑笑。「若非這樣，我看你也不會甘心來保護他。」

蕭展鵬不由點頭。「王爺宅心仁厚，正是我敬重他的地方。」

「其他人也是這樣。」司馬長風又笑笑。「若非有這麼多人甘心爲他賣命，燕王也不會特別針對他，以他爲眼中釘，不除不快。」

「他們到底是兄弟。」蕭展鵬慨歎。

「不幸是出生於帝王家。」司馬長風目光突然一閃。

他是發現一個人尾隨而來，也發現那個人就是謝方平，却仍然裝作若無其事。

蕭展鵬沒有在意，又慨嘆一聲。「這樣的明爭暗鬥實在沒有意思，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相信沒有人能夠肯定。」司馬長風再仰首向天。「但望我們都能夠等到那一天。」

蕭展鵬等了一會才問：「頭兒要我到這兒來到底有什麼吩咐？」

司馬長風亦沉吟了片刻才回答：「短期內有一件事我必須你帮助完成。」

「頭兒言重了。」蕭展鵬深吸了一口氣：「只要頭兒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一頓再問：「到底是什麼事？」

「時機還未成熟，言之過早，總之，你記在心上，隨時準備出動好了。」司馬長風說罷轉身，原路回去。

謝方平那邊同時消失在花木叢中，他仍未知道行踪巳落在司馬長風眼內。

對於他的底細，司馬長風當然清楚，要非他有一身好本領，在晉王府多年，一片忠心，也不會將他留下來，負責晉王爺的安全。

難道這樣的一個人也有問題？

好像翡翠那樣的女人也會背叛天衣，以天衣的聰明尚且會失策，司馬長風的看不透謝方平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在這一場明爭暗鬥中，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發生的。

×　×　×

晉王府的爭鬥什麼時候會結束，沒有人能夠肯定，但爭鬥的禍根却是很多人一早便巳經看出來。

朱元璋一統天下，以生性多疑，爲江山萬年計，將天下兵馬分佈於二十五要津，分別由二十五個兒子掌管，除了懿文太子朱標，其他一一封王，目的其實在使之互相監視，也因而引起各王的勾心鬥角。

在衆多兒子中，朱元璋最喜歡的第一個是太子朱標，其次便是燕王朱棣，朱標秉性仁厚，朱棣則雄才大略，頗有父風，因而被封於元朝的故都北平，雖則不管民政，却有權節制當地的軍隊，再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揮的護衛。

燕王朱棣雖然實力雄厚，但也是一個頗有分寸的人，開始的時候並無多大的野心。

危機產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病逝，朱元璋不立朱標的同母弟秦王、晉王、燕王、周王，反而立太子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爲太孫，這非獨秦王周王不服，燕王更不甘心。

晉王倒是一片宅心仁厚，站於朱允炆方面，同時看出危機所在，一再勸說秦王、燕王、周王。

秦王周王以大明江山爲重，倒是給勸服了，只有燕王，反而以晉王另有居心，表面雖然並無多少說話，暗中巳蓄養死士，準備隨時採取行動。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暴斃，晉王雖然不能夠肯定，已從種種跡像，懷疑燕王所爲，除了着令司馬長風作好安排，搜集燕王企圖作反的證據。

晉王這邊一有所行動，燕王便察覺，集中全力對付晉王，一連串的襲擊亦從而開始。

燕王座下以天衣爲首，天衣號稱無縫，算無遺策，可是一連串刺殺行動都失敗，連他也不能不承認，低估了晉王座下的司馬長風。

翡翠的叛變，狼組的刺殺失敗，天衣已幾乎沒有可用的人。

之前他巳經對司馬長風重新估計，但顯然仍然估計錯誤，這非獨他驚奇，燕王也不例外。

司馬長風到底有多大本領？

×　×　×

這是狼組夜襲晉王府失敗的第三天傍晚。雨很大，司馬長風接連三次改換裝束，最後以一個農夫的裝束冒雨來到城東郊一座莊院的門前。

竹笠遮蓋了他的面容，可是在他一長三短的在門上敲了三下之後，門還是立即打開，那開門的兩個人也毫不猶豫的讓他進去。

「王爺在內堂恭候。」另一個錦衣人隨即迎前。

「請引路——」司馬長風應一句。

錦衣人恭恭敬敬的一揖。「這邊請——」在前引路。

×　×　×

內堂燈火輝煌，却只有一個錦衣中年人高坐在堂上，燕頷虎鬚，氣勢極大。

送司馬長風的人只送到門外，待司馬長風進去，又將門掩上。

只多了司馬長風一個人，內堂竟然變得好像很狹窄，錦衣中年人顯得有些不自在，也實在有些擠迫的感覺，但盡量把持，不形於表面，也只等司馬長風先開口。

（未完・一）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阿郎因爲想置產業，手上式十多萬兩，還不够買下悅賓樓，便到紅中賭坊博采銀，贏了幾萬兩，賭仙翁百萬的女兒翁明珠召來打手，橫加干預，翁百萬出來喝止，不想動武，願比賭招，帶他們入賭坊後院，天井內有一張大型石桌，桌上擺着一副特大號的麻將牌，與洛陽古宅內所見之物相同，引起阿郞注意，却不動聲息，和翁百萬先賭麻將，後賭撲克牌，大獲全勝，翁百萬連紅中賭坊的產業也輸掉，面臨破產邊緣，聽大笨牛說張小仙是秋水寒的兒子，連忙承認是他親生的骨肉，小仙又找到一條色狼，跟着秋水寒出現，來淸舊賬……

懶驢滾誘敵　驕兵作死囚

秋水寒的名頭早已震懾武林，簡直就是死神的化身，人人聞名喪胆，麾下又高手如雲，翁百萬心知大勢已去，忽生逃命之心，吆喝一聲：「明珠，咱們撤！」虛晃一招，人已拔空而起，企圖乘風而去。

「那裏跑，打！」

「那裏跑　殺！」

第一聲出自阿郎之口，一把霸王釘，在翁百萬屁股上打了好幾個洞，人也騰空追到，一抓撕下一片衣襟來，沒有撈到他的人。

第二聲出自秋水寒之口，速度好快，彷若電光一閃，翁百萬挨了霸王釘，正兜着屁股逃命，後襟被阿郎撕裂　忙又轉一個方向，正巧與天魔女正面相逢，蓬！互對一掌，賭仙屈居下風，立如斷綫風箏般墜下去。

眞巧，也眞妙，天魔女、張小仙好像事先約好，雙雙咬着尾巴追，就在翁百萬落地之前的那一刹那，一人抓住他的一條臂，鼎鼎大名的賭仙翁百萬，破產之餘，又被人生擒活捉。

翁明珠，在大笨牛與玉羅刹冷霜霜的合力圍攻下，亦已作了階下囚。

八名保鑣更差勁，像是殘枝敗葉，稀哩嘩啦，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早已一哄而散。

賭仙翁百萬已被五花大綁，綑在一根柱子上，天魔宮主秋水寒道：「小仙，有什麽話你先問吧，問完之後阿姨再問。」

阿郎說道：「有阿姨在，其實我也沒有什麽好問的，僅僅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而已。」

秋水寒慈祥可親的道：「孩子，是什麽要求？你就直說吧。」

張小仙胸有成竹的道：「萬惡淫爲首，我最恨色狼採花賊，想按照過去的例子，將他閹啦。」

天魔女道：「這是對付色魔最根本的懲治之道，只是，阿姨是怕萬一——」

阿郎曉得她要說什麽，天魔女是怕萬一賭仙是他生身的爹，豈不要遺恨終身，

急忙打斷她的話，恨聲說道：「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倒是恐怕阿姨有所不便。」

天魔女一時弄不懂他的意思，道：「有何不便？」

大笨牛心直口快的道：「我們老大的意思是說，萬一你們將來前嫌盡釋，又湊合在一起，沒有『那個』就無法『那個』啦。」

天曉得秋水寒是否完全聽得懂，但大概的意思總算明白了，玉面一寒，吐字如刀的道：「這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你放手去做就是。」

金光一閃，阿郎已亮出一把匕首來：「請女性迴避。」

避字出口，刀已出手，一道血光，一聲慘叫，張小仙的手法好俐落，一條皺皮「香腸」，吊着兩顆「蛋」，一片「毛草」，被他扔到牆外餵狗去了。

痛得翁百萬死去活來，汗下如雨，褲襠裏竟然疴出屎來。

天魔女命人在他頭上澆了一盆水，待翁百萬完全清醒後，秋水寒始厲色喝問道：「老賊，本宮主問你，那一場麻將，除神偷賭仙與邪僧不了外，還有誰？」

翁百萬的聲音冷得像冰塊道：「不知道。」

「不知道？一起打麻將，會不知對手何人？」

「知道也不能說。」

「爲什麽不能說？」

「我們四個人當年曾發下毒誓——」

「姓翁的，你不說實話，一樣活不成，可能比天打雷劈更難受！」

許是這一句話嚇破了他的胆，許是他自知罪孽深重，必死無疑，翁百萬乍然氣提丹田，猛地向上一衝，自行震斷心脈，七竅流血而亡。

皮蛋看得一呆，道：「呀，這個老小子畏罪自殺啦。」

這事大出天魔女秋水寒意料之外，上去惡狠狠的踹了他好幾脚，依然未能消去她心頭之恨於萬一，連聲說道：「你倒會挑痛快的路子走，太便宜你了，太便宜你了！」

大笨牛手裏還扣着一個翁明珠，道：「秋阿姨，父債女還，老子自殺啦，這裏還有他女兒，可以從這個恰查某身上討回來。」

秋水寒略一沉吟，才說道：「寃有頭，債有主，孽是翁百萬一個人造的，與他女兒無關，阿姨不想濫殺無辜，把她放了吧。」

大笨牛頷首一諾，如言放開翁明珠，阿郎沉聲說道：「恰查某，快去叫幾個人來，把妳老子的屍體弄走，別弄髒了我們賭坊的地。」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從現在起，『紅中賭坊』改爲『白吃賭坊』，也就是白吃教在開封的分壇。放妳十天喪假，沒有銀子還可以預支給妳三個月的薪水辦喪事，如有意繼續在此工作，十天後歡迎妳再回來上班。」

翁明珠冷哼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掉頭就走。

不久便領着六個大漢轉回來，將翁百萬，以及兩名保鑣的遺體一齊抬走。

銀劍使者徐雪梅心裏蹩着一個問題，這時候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公子買下了這個賭坊？」

多多搶先說道：「不是買啦，是贏的啦。」

阿郎轉對天魔女道：「秋阿姨，在開封總算有了一個落脚的地方，希望妳把『白吃賭坊』就當成是妳自己的家，住下來吧。」

天魔女秋水寒道：「住下來怎麽成，邪僧不了在逃，另一個色魔仍頭緒全無，阿姨必須四處奔波，直至四名惡徒全部授首爲止。」

大笨牛道：「起碼也要住一夜嘛。」

秋水寒無限親切的拍一下大笨牛的肩膀，道：「好吧，阿姨就在『白吃賭坊』住一夜。」

於是，一行十幾人，即刻離開四合院，往前面賭場行去。

這時，夜色已深，賭客多已離去，只有樓上的幾處零星賭局仍在吆五喝六，張小仙啪！啪！啪！的拍了三聲巴掌，扯開嗓門大聲喊叫道：「大家聽着，翁百萬破產啦，且已畏罪自殺，將這一家賭塲輸給了白吃教，易名『白吃賭坊』，繼續對外營業，凡是本坊的工作人員，歡迎繼續留任，每人月薪加紋銀十兩，不願意幹的本教主也不勉強，明天就可以捲舖蓋，每人發一個月的遣散費。」

翁百萬自殺破產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賭坊上下正感人心惶惶，及聞張小仙如此一說，不但工作飯碗可保，還增加月薪十兩，立即掀起一陣不小的騷動，歡呼之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有那些跟四大金剛稍微熟識之人，早已攏上來，猛拍馬屁。

阿郎環目四顧，橫掃了在塲諸人一眼，道：「本教主現在宣佈，明天上午要舉行幹部會議，我想首先瞭解一下本賭坊的一切詳情細節，有關人員請妥爲準備，免得刮鬍子，另外請那一位帶我們去找一個睡覺的地方吧。」

那個曾得過阿郎五百兩賞金的妞兒挺身而出，道：「這裏多得是豪華套房，屬下帶領各位去。」

「教主晚安！」

「教主再見！」

阿郎再一次品嚐到成功的甜頭，諂媚之聲聽也聽不完，領路的人也一下子增加了好幾個，很快的，便將天魔宮主秋水寒，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以及四名轎夫安置妥當，四大金剛本人也在翁百萬父女居住的後面精舍內住下來。

× × ×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天魔女秋水寒便率衆告辭而去。

大門外的那一張大號「紅中」牌已連夜卸下，換上「白吃賭坊」四個五尺見方的大金字，舉行過幹部會議後，對賭坊的內部情況，阿郎已大致瞭解，但對多達四十五萬兩的公欵，却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此刻，會議業已結束，會議室內只剩下他們四個人，張小仙感慨萬千的道：「媽的　眞是賤骨頭，錢多也會惱人，這一大筆銀子該如何處理，希望大家提供一些

意見。」

皮蛋說道：「我看還是照原定計劃行事 花三十萬兩銀子 將『悅賓樓』買下來 剩下來的十五萬兩，就當作週轉金好啦。」

小仙搔耳抓腮的道：「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在開封咱們巳經有『白吃賭坊』這個大本營 要那麼多房地產幹嘛 再說咱們都是門外漢 又缺乏人手 一旦經營不善倒閉了多嘔。」

目注大笨牛 阿郎接着又說：「我想聽一聽你的高見。」

大笨牛一直在猛吃開會剩下來的糖果點心 聞言抹一下嘴巴 道：「依照我的意思嘛 最好還是將『悅賓樓』買下來比較好啦。」

多多嘟啜着嘴 冷笑道：「這樣才方便你吃 可以大吃特吃 對不對?」

大笨牛的面皮微微一紅 窘笑道：「也不完全是啦 再說我又不堅持己見 不買就不買嘛 反正在這裏也少不了我的吃．我的喝。」

阿郎道：「那麼 對這一大筆公欵的處理 你究竟有沒有意見?」

大笨牛道：「小事嘛，全部交給王大嬸去蓋房子好啦 何必傷腦筋。」

皮蛋說道：「蓋房子 短時間之內也消化不了這許多錢 放着不用又未免太可惜。」

大笨牛粗獷直爽的道：「既然錢多也愁 就不要錢嘛 乾脆分給大家嘛。」

這一句話觸動了多多的靈感 道：「阿郎 這是個好主意 咱們就將銀子分給窮人吧。」

張小仙劍眉一軒 道：「這的確是個好主意 可是，天下的窮人太多 咱們又不可能一家一家的去送 怎麽辦?」

多多道：「可以仿照官府賑災的方法，開一個救濟大會 準備一大批美味可口的自助餐 請天下的窮苦人來吃 另外再按照他們家庭的困難情形 分別再送他們一筆銀子 作爲改善生活的基金。」

張小仙道：「這個主意不錯 請大家投票表決。」

多多首先道：「我贊成。」

皮蛋舉起雙手，說道：「我舉雙手贊成。」

大笨牛連脚也舉起來了：「我舉四肢贊成。」

阿郎道：「原則全票通過 我們現在開始研究細節 救濟大會在那裏舉行?」

多多道：「就在這裏吧 這是咱們的產業 一切都方便。」

皮蛋忽然道：「那賭場豈不要暫停營業?」

阿郎道：「不必 樓下停業 樓上一切照常。」

大笨牛又說道：「在開封辦救濟大會．只能救濟開封附近的窮人 這不太公平吧?」

多多道：「這不是問題 救濟大會的時間開久一點 開一個月 歡迎各地的窮人大家一起來。」

皮蛋道：「距離如太遠 往返費時，他們是否划算?」

阿郎道：「咱們可給遠距離的人發交通補助費。」

大笨牛說道：「可是，窮苦人家，散居各地，他們如何知道白吃敎在辦救濟大會?」

多多道：「笨啊 咱們不會再找丐帮的朋友 替咱們做做廣告。」

衆志成城 集思廣益，大事就這樣敲定了。

突聞一陣劈啪亂響聲從前面傳過來，接見一名工作人員倉惶而入 劈面就說道：「啓稟敎主，有人在砸咱們的『白吃賭坊』。」

大笨牛一怔神道：「媽的 是誰吃了熊心豹子胆 活累啦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

那人來不及答話，阿郎、多多等人巳衝出會議室

只見， 距大門入口處最近的 那個賭押寳的地 ，正在遭受三個人的大肆襲擊 其中一個老頭子，一面用力的砸，一面還在大聲嚷嚷道：「你們這羣王八羔子．簡直狗眼看人低，嫌我老人家衣服破爛，連賭場都不許進，闖進來以後又說老爺我沒有銀 ，不許賭 你們也不打聽打聽我老人家是誰 砸爛了『白吃賭坊』，你們敎主又能把我怎麽樣?」

說話的人不是別個 正是老蓋仙洪五爺。

還有丐帮帮主八臂神猿司徒雷 以及一名開封的分舵主。

在老蓋仙的帶頭下，三個人砸得十分起勁，一時桌碎椅飛，亂作一團 原來的賭徒早巳嚇跑，賭場的工作人員皆近身不得。

阿郎睹狀大叫道：「砸啊！砸啊！」

多多接道：「砸啊，好棒好爽啊！」

皮蛋繼道：「砸啊，砸爛不用賠！」

大笨牛道：「砸啊，砸死不償命！」

四大金剛不但沒有阻止 反正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來砸。

砸啊砸 砸啊砸 七個人一起幹，不到五分鐘 一個原本裝潢華麗的地方，便東倒西歪，變作一堆廢墟。

張小仙氣喘吁吁的道：「老哥哥，咱們要不要再換一個地方來砸?」

老蓋仙汗下如雨的道：「累啦，氣也出啦 算啦，算啦。」

阿郎歉然一笑，道：「『白吃賭坊』，本敎是在昨夜才接管，一切還沒有上軌道 失敬之處，小弟願致歉意，並且一定會嚴懲失職之人，炒他的魷魚。」

老蓋仙笑呵呵的道：「老弟言重了，過去的巳經過去，不必再提 其實也不能怪誰 上賭場的人都是有錢的闊佬 放三個窮叫化子進來 拿什麽跟人家賭 怪只怪老哥哥沒有及時打出你老弟的字號來，才吃了閉門羹。」

多多道：「五爺師徒是什麽時候到開封的?」

八臂神猿司徒雷正色說道：「昨晚才到，聽說白吃敎贏下了『紅中賭坊』，特來恭賀 家師他老人家別出心裁，故意不表明身份，欲以砸賭場的方式來爲白吃敎賀。」

這眞是今古奇談 居然有拿砸別人的東西來作爲賀禮的。

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老蓋仙這種怪人，才能做出這種怪事來。

阿郎聞言，這才恍然大悟，啐道：「哈哈，鬧了半天，原來純粹是你這個老怪物一個人在作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這個地方本來就要拆的，也等於是帮了本敎的忙。」

老蓋仙一怔，說道：「好好的幹嘛要拆?」

小仙將丐帮三人請至客室，命人送來酒菜，一面吃喝，一面將打算要舉辦救濟大會的事說出來。

老蓋仙笑容滿面的道：「難得白吃敎有這分善心，老哥。我欣慰萬分，但有需丐帮之處，全憑老弟你的一句話。」

多多道：「這一次需要借重丐帮大力的地方，可能很多很多。」

司徒雷一直以晚輩自居，躬身道：「請諸位師叔、師姑吩咐。」

皮蛋先說道：「首先，需要丐帮派出大批的人，來買菜、煮菜，以及担任接待的工作，這裏的場地也必須有人來整理才行。」

大笨牛道：「當然還需要丐帮來拉皮條，做做廣告，不然天下的窮人怎麽會曉得白吃敎在辦救濟大會。」

八臂神猿道：「這事不難，開封分舵的弟子上百，足可應付，至於宣傳嘛，可以利用飛鴿傳書，保證三日之內必可傳遍天下。」

多多補充道：「丐帮弟子，本來也是窮苦之人，別忘了通知他們一聲，也抽空來吃自助餐，分銀子。」

司徒雷望了洪五爺一眼，道：「會的，傳書之時再附加一條就是。」

阿郎做事一向喜歡即說即做，從不拖拖拉拉，從多多那兒取來十幾萬兩銀票，交給司徒雷，道：「其中十萬兩，請派一位可靠之人，專程送往洛陽七里坡給王大嬸，說是白吃敎總壇的建築費用，其餘的就請派人去買辦鷄鴨魚肉，以及大批的烹煮、吃食用具，救濟大會，咱們明天就開始。」

老蓋仙道：「這麽急?」

張小仙道：「錢多煩嘛！」

大笨牛道：「也燒得很！」

老蓋仙哈哈一笑，沒再言語，繼續大吃大喝。

八臂神猿與那位開封分舵主可坐不住了，起身就要告辭而出，阿郎笑問司徒雷道：「這一位是誰?怎麽也不給師叔引見一下。」

皮蛋道：「是嘛，不懂禮貌。」

弄得司徒雷十分尷尬，忙道：「對不起，是小侄一時疏忽，他是本帮的開封分舵主王三元，人稱『鐵掌』，掌下的功夫遠近皆知。」

微頓，又對鐵掌王三元道：「還不快見過諸位師叔、師姑。」

鐵掌王三元忙不迭的環施一禮，道：「小侄王三元見過阿郎師叔，多多師姑，皮蛋師叔，及大笨牛師叔。」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皆挺直腰幹，「嗯」啊「哈」的漫應着，眞像是別人的長輩似的。

張小仙特別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來，賞給鐵掌王三元，道：「這幾聲好聽的，師叔不能讓你白叫，一千兩銀子算是你的私房錢，另外告訴參加工作的弟兄們，每人每天可以領十兩銀子的津貼，管吃不管住。」

多多道：「工作表現優異的人，救濟大會結束的時候還可以拿到一筆獎金。」

大笨牛道：「待遇好好啊，一日十兩，一個月就是三百兩，再加上獎金，比『白吃賭坊』總經理的薪水還要高。」

司徒雷道：「師叔使不得，這樣會寵壞他們的。」

阿郎還是那句老話：「沒有什麽，有錢大家花嘛。」

× × ×

錢多好辦事，人多辦事好，在丐帮弟兄與「白吃賭坊」部份的工作人員的通力合作下，半日一夜的工夫，便將樓下所有的賭桌全部折遷搬走，全部換成一排排整齊劃一的餐桌椅子，儼然一副大餐廳的模樣。

利用原有的廚房，再擴而大之，鷄鴨魚肉，堆得像小山一樣高，新買的餐盤成筐成籮的擺着，單是大師傅就聘請了二十個。

阿郎、多多、皮蛋都是喝過墨水的人，買來筆墨紙硯，親自畫了許多張海報，由丐帮的人貼在開封城裏城外的各重要街道上。

一切皆有週密的計劃，每一個人都有固定的工作。

張小仙自己是總提督，總指揮，負責統理一切。

多多是財務總管，掌理錢財，所有的開支都要經過她的手，每一筆支出均必須列帳登錄。

皮蛋與大笨牛，帶領賭坊的十名漂亮妞兒，專管分配菜餚的事。

老蓋仙洪五爺和八臂神猿司徒雷，以及丐帮的衆多弟子，則担任接引招待，審核並發放救濟金，交通補助費的工作。

鐵掌王三元的工作最繁重，廚房裏的事務，皆由他一個人全權作主，還担負採購之責，阿郎特別要求，菜必上品，必須供應無缺，絕不可開天窻，鬧笑話。

老蓋仙及司徒雷就暫時在「白吃賭坊」住下來，大家皆情緒高漲，一夜都沒睡好，第二天一早便起來了。

梳洗一番，巡視一遍，用過早飯後便各就各位。

阿郎親自在大門外貼上了一張大紅紙，上書：「白吃敎救濟大會會場」九個大字，還燃放了不少鞭炮，以示大會開幕之意。

鞭炮聲，再加上海報及丐帮弟兄的宣傳效果，很快便吸引來一羣窮苦之人。

還不少，一下子就湧來二三十人。

一個個衣裳襤褸，蓬頭垢面，不是老的，便是小的，少數幾個年輕人情況更糟，或則病魔纏身，或則殘缺不全，都是被人遺忘了的可憐人。

「老人家請。」

「小妹妹請！」

「這位朋友請！」

丐帮的弟兄熱情招待，或攙或扶的將客人迎至大樓內，還一人分了一套餐盤碗

筷，叫他們到皮蛋、大笨牛，那邊去領東西吃。

菜餚準備的極爲豐盛，共有二十餘種各式各樣的菜式，葷菜居多，素菜僅作點綴而已。

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是第一位食客，大笨牛客客氣氣的道：「老人家，喜歡吃些什麽？」

老太太也不客氣，這個那個的點了好幾樣，全是葷的，沒有一樣素菜，大笨牛有求必應，一樣給了她一杓，還盛了一碗飯，添了一碗湯，道：「老人家，要不要來一點青菜？」

「不要，不要。」

「青菜很營養的，有葉綠素，還有維生素。」

「不要，不要！」

大笨牛道：「這樣營養不平均呀，對身體不好。」

老太太道了一聲：「謝謝。」在一名丐帮弟子的扶持下，向餐桌行去，未再答腔。

大笨牛嘟嘟喃喃的自語道：「年紀都這麽大啦，還有挑食偏食的毛病，光吃肉不喜歡吃青菜。」

皮蛋瞪目道：「死腦筋，窮苦人家天天吃青菜吃怕啦，到這裏來當然要挑肉吃囉。」

第二位是個小妹妹，人不大，只有十來歲，飯量却大得驚人，這個那個一口氣點了七八個菜，直至盤子裝不下爲止，皮蛋奇問道：「小妹妹，這麽多東西吃得完嗎？」

小妹妹悽悽戚戚的道：「我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吃得完，一定吃得完。」

大笨牛見她一身破爛，骨瘦如柴，不禁鼻爲之酸，慣用的口頭禪亦隨之而出，「好可憐啊。」

又在她的盤子上，勉強加了一杓紅燒肉。

食客越來越多，「白吃賭坊」的大門外已開始排長龍，老蓋仙、司徒雷、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皆精神百倍，熱情的爲衆多窮苦之人服務。

這時候，又來了一位很特別的食客，是個男的，很老很老，佝僂着背，鬍子眉毛都白了，皮蛋問他吃什麽，老頭根本聽不見，用大聲吼才弄清楚是何意思，含混不清的道：「爛的，越爛越好。」

大笨牛誤以爲是辣的，道：「老先生，你要辣的，越辣越好？」

老頭吼道：「是爛的，越爛越好，我沒有牙啦，硬的咬不動。」

還特地張開嘴，給皮蛋、大笨牛二人看果然滿口未見半顆牙，難怪吐字不請，要吃爛的。

皮蛋道：「紅燒肉最爛，清蒸魚也很軟。」

當即給了他一大杓紅燒肉，一條清蒸魚。

大笨牛道：「老先生，痲婆豆腐又軟又爛！來一杓吧？」

老頭搖搖頭道：「有紅燒肉就不想吃豆腐啦，請多加一點肉吧！」

大笨牛心說：「哼，毛病，苦哈哈的三餐都吃不飽，還挑嘴。」

心裏雖然不爽，還是照着老人的意思，又給他添了兩杓子紅燒肉。

所有的人數阿郎最忙，忙前忙後，忙裏忙外，時而去計算一下門外長龍的人數，時而檢視一下菜餚消減的情形，時而又跑到厨房去，指示王三元要注意隨時補充食物，千萬不能讓饑寒之人吃不到東西，撲了空。

那個要的菜食最多的小妹妹，張小仙突然發現，她坐在餐桌前，面對滿盤的美食，却呆呆地一動不動，並未用食，不由的心裏直犯嘀咕，趨前親切的問道：「小妹妹，怎麽不吃呀？」

小妹妹先是一驚，雙手緊抓住餐盤，生怕被人搶走似的，然後才畏畏縮縮的道：「我想，我想——」

連說了兩聲我想，還是未將她心裏的話說出來。

張小仙在她對面坐下來，關懷備至的道：「小妹妹，妳想什麽就說出來，沒有關係，小仙哥哥一定會帮妳的忙。」

小妹妹囁囁嚅嚅的道：「我是想，是想將這些東西帶回家去。」

張小仙問道：「帶回家去？妳家裏還有些什麽人？」

「爹，娘，還有奶奶。」

「他們爲什麽不自己來？」

「我爹雙腿殘廢，我娘也生病啦。」

「奶奶呢？」

「奶奶太老，走不動啦。」

「沒有哥哥，姐姐嗎？」

「他們從小就有病，早就餓死啦」

「啊，眞是太可憐啦，妳快吃，儘量吃，等一下小仙哥哥會交代皮蛋他們，給妳帶一大包回去。」

小妹妹聞言好不高興，激動的熱淚奪眶而出，拿起筷子來就猛吃猛扒，

阿郎本是同情心極爲豐富之人，見此情狀，亦滾下來幾滴英雄淚，立將櫃台小姐召過來，道：「去將十兩以上，三百兩以下的籌碼統統拿來。」

「是，教主。」

櫃台小姐不敢問原因，照着阿郎的吩咐，將十兩以上，三百兩以下的籌碼，放在一個木匣子裏，全部提過來。

阿郎見那小妹妹吃得很快，簡直是在囫圇吞棗，忙道：「慢慢的吃嘛，小心噎着。」

小妹妹吞下去一塊肉，撫摸一下胸部，道：「我知道，謝謝教主哥哥。」

口說知道，吃食的速度還是比正常人快得多，這也難怪，已經三天不曾吃東西，想慢也慢不下來。

張小仙笑道：「而且，也不能吃得太飽，太飽會拉肚子的。」

這是經驗之談，記得在洛陽時，有一次數日粒米未進，後來逮住機會，猛食了一頓，結果夜裏起來好幾次，一肚子的美食全部拉到茅坑裏去了。

小女孩打從出娘胎起，可能還沒有吃過一頓飽飯，却不相信，仍在猛吃，阿郎無奈，只好苦笑一下，給了她一個三百兩銀子的籌碼，作爲憑證，指着坐在側門邊的多多道：「吃飽之後，可到那一邊，找多多姐姐，換三百兩銀子，請一個大夫替妳爹娘看一看病。」

女孩千謝萬謝，謝不絕口，張小仙起身朗聲說道：「各位鄉親父老，各位朋友，每一個來到救濟大會的人，飽餐一頓之外，還可以領十兩銀子的零用金，有特殊困難的朋友，另有額外的救濟，請到老蓋仙洪五爺，以及丐帮司徒帮主那邊去拿憑證，吃飽之後，再去多多小姐那裏去領銀子。」

有大餐吃，還有零用錢，這種大善事恐怕也只有張小仙肯做，大樓內馬上掀起一陣歡呼，讚譽之聲如雲湧來。

「張教主眞是太好了。」

「簡直是個大善人。」

「將來一定長命百歲。」

「一定可以討到一個如花似玉的好媳婦。」

「白吃教萬歲！」

「阿郎教主萬歲！」

「多多副教主萬歲！」

「皮蛋先生萬歲！」

「大笨牛先生萬歲！」

「丐帮萬歲！」

「洪五爺萬歲！」

「司徒帮主萬歲！」

一時歡呼雷動，萬歲之聲四起，直把阿郎、多多、洪五爺等人當成救苦救難的活神仙。

張小仙將所有的籌碼，全部交給洪五爺師徒去處理，他自己則跑到多多那邊去了。

多多早將部份銀票，兌換成碎銀子，一共裝了五個大籮筐，由五名賭坊裏送茶水的漂亮妞兒負責掌管，另以數張桌子，在門口圍成一條狹窄的甬道，以便離去的人依序領取銀兩。

人潮、白吃賭坊的門口出現人潮！

人潮，大笨牛的菜餚前出現人潮！

各個餐桌皆人滿爲患，坐無虛席！

如今，在多多那邊也出現長龍！

阿郎笑道：「多多，辛苦啦。」

多多拭一把汗：「辛苦的很高興！」

阿郎行至皮蛋、大笨牛面前：「兩位辛苦啦。」

皮蛋扮了一個鬼臉：「辛苦的好爽好痛快啊！」

大笨牛大瞪着眼珠：「辛苦的好棒好好玩啊！」

轉過身來，正巧與老蓋仙、司徒雷正面相遇，洪五爺不待小仙開口慰問，便搶先說道：「奶奶的，我老人家活了這麽大一把年紀了，還從來沒有這樣樂乎過，辛苦的好爽好舒坦，古人說助人最樂，年輕時以爲是在放屁，現在才眞正體會出來，老弟，像這樣的救濟大會，以後最好在各地多辦幾場。」

張小仙亦有此同感，道：「會的，只要能力許可，小弟今後一定會到各地去辦救濟大會。」

話甫出口，忽聞耳畔傳來一個朗誦詩歌的聲音，循聲望去，只見「白吃賭坊」的大門之外，失意人情痴正拎着一桶油漆，一邊寫一邊唱，寫來唱去仍然是那一首老掉牙的歪詩：「明知多情空餘恨，驅舟偏向恨海行，猶憶昨夜飄香夢，今朝恐作他人婦。」

寫完後也停止吟唱，伸長脖子，直向賭坊內張望。

看他這副落魄樣子，也幾乎可以列爲救濟對象，張小仙上前說道：「情痴先生，還沒有吃飯吧？」

情痴愕然道：「還沒有。」

「那就請進來用餐吧。」

「不用，謝了。」

「不要錢吧，免費招待，大魚大肉隨你挑。」

「我寧願花錢去吃陽春麵。」

「神經，你的頭腦一定有毛病！」

「是因爲我不願意欠人家人情債。」

張小仙好刁鑽，冷哼一聲，道：「哼，孤癖，本教主現在非要你欠我一筆人情債不可。」

情痴不解道：「小友這話，是什麽意思？」

張小仙道：「坦白說，本教主決定替你做廣告。」

「做什麽廣告？」

「請丐帮弟兄，以及這些窮苦之人，每人的身上掛一塊布，寫上閣下的這一首情詩，到處遊蕩作宣傳。」

「不可以，不可以，一個失意之人負担不起這一筆費用。」

「免費，不要你花一文錢。」

「我連布匹都買不起。」

「我買，算是白吃教奉送好啦。」

情痴道：「不行，這樣豈不是要欠你一分情？」

「偏要你欠！」

「我不同意。」

「我高興！」

「請張教主勿強人所難。」

「本教主心意已決，天王老子也改不了。」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熱心過頭的人，人家不願意他帮忙，阿郎非帮忙不可，口說不算，馬上付諸行動，命人買來一大批白布——找到幾個會寫字的人，就在大樓之內，當衆揮毫起來。

寫好的白布條，全部交給多多，由她連同銀子，一併發放給離去的人，每一個人的胸前皆必須掛一塊，有事沒事叫他們到處去逛，如有任何特別的反應，應即刻來白吃賭坊報告，另有獎賞。

遇上這種人，實令情痴一籌莫展，也哭笑不得，儘管自己內心裏有一千一萬個不情願，但歸根結底，阿郎畢竟是出於一片善意，自然不便大興問罪之師，只好任由他去，在連聲歎息中悄然離去。

× × ×

救濟大會一直在轟轟烈烈的進行着，人潮不會斷過，人數一天比一天多。

大家都很辛苦，但辛苦的舒坦，辛苦的爽。

這已經是第三天，遠道的食客也開始上門，除了招待吃喝，支付零用金，發放救濟金外，另外還得酌量加一筆交通補助費。

老丐仙洪五爺、八臂神猿司徒雷師徒，把守第一關，揮着汗水，親切招待着從四面八方湧來的男女老幼。

三天工作下來，皮蛋、大笨牛使杓子的技巧更加成熟，一大桶一大桶的菜餚，從他們的杓子裏分送到饑餓者的口裏。

五籮筐的碎銀子早已用光，多多一下子又兌換來十籮筐，雖然眼看籮筐裏的銀子在漸漸減少，但當她看見窮苦之人臉上的笑容時，內心感到無限溫暖。

白布已用去好幾匹，替情痴做廣告宣傳的工作仍在繼續，至於是否能帮他找到失散的情人，恐怕只有天知道。

阿郎剛剛餵飽一個雙手殘障的老人，忽聞大笨牛在那邊大聲喊叫：「老大，請你過來一下。」

行至切近，張小仙以責備的口吻道：「什麼事呀，看你大呼小叫的，沒有點敎養。」

皮蛋指着一個人的背影道：「你看，那個傢伙昨天來過，今天又來啦，白白胖胖的，那像是沒有飯吃的人嘛。」

阿郎想一想，道：「咱們也沒工夫去查他的戶口，馬馬虎虎算啦，明天如果再來，把他趕走就是。」

大笨牛氣忿忿的道：「這傢伙根本就是一個騙吃騙喝騙銀子的騙子。」

阿郎的想法眞怪：「難得給人家騙，偶而被騙一次也蠻有趣的，別忘了，咱們的銀子是一半也是騙來的，哈哈。」

一聲哈哈，引得皮蛋、大笨牛也隨聲大笑起來，心胸亦隨之大爲開朗。

突然，笑聲被老蓋仙打斷了：「老弟，別笑了，有人找你。」

阿郎轉身前行三四步，道：「是那一位？」

洪五爺指着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道：「就是這一位小弟弟。」

張小仙打量一下小男孩，生得眉清目秀，衣服亦頗整潔，不像是窮人家的孩子，奇道：「小弟弟找我？」

小男孩的大眼珠骨碌碌的轉一下，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我在找白吃敎主張小仙。」

阿郎道：「我正是張小仙，你找對人啦。」

小男孩道：「其實他也不是我要找你，是一個老頭兒叫我傳一句話。」

「是什麼人？」

「他說他叫駝背叟。」

「傳什麼話？」

「叫你去龍泉寺會他。」

「幾時？」

「就是現在。」

「可還有別的交代？」

「只許你一個人去，多一個他就掉頭而去。」

張小仙沉思少頃，決定單刀赴會，轉對洪五爺道：「這兒的一切就麻煩老哥哥啦，小弟去去就回。」

老蓋仙却不以爲然，道：「老弟，駝背叟這個老怪物可不好惹，單刀赴會，危機四伏，你要三思！」

阿郎振振有詞的道：「老哥哥有所不知，依小弟判斷，駝背叟手裏邊很可能有一張藏寶圖，也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之一，小弟非去不可。」

洪五爺道：「去當然是要去，但不要單獨一個人去。」

「可是，老怪物有言在先，多一個人他就會掉頭而去。」

「明去不成，可以暗跟。」

「這樣也不妥吧，我怕會把事情弄砸了。」

「那麼你就得特別當心，千萬不可輕敵。」

「我知道，一定步步爲營。」

跟多多、皮蛋、大笨牛打個招呼，正準備離開，那個小男孩乍然大人大樣的冒出一句話來，道：「張敎主，你太不上路啦。」

阿郎先是一楞，但他馬上就明白是怎麽回事，忙從多多那邊取來一錠二十兩重的小元寶，賞給小男孩，道：「一點點小意思，請你自己買點糖吃吧。」

小男孩眞不簡單，拿在手上掂一掂，道：「嗯，這還差不多，空着肚子跑這一趟路，總算沒有白跑。」

一聽說他還沒有吃飯，皮蛋道：「小兄弟，來吃呀，這兒有的是大魚大肉。」

大笨牛亦道：「來啊，不吃白不吃，吃了變白痴。」

小男孩一點也不客氣，取來一個餐盤，選了幾樣可口的菜，逕自向餐桌行去。

蓋仙洪五爺看得直搖頭，感慨系之的自語道：「眞是後生可畏哪！」

× × ×

張小仙離開「白吃賭坊」，一路疾行，雖然事先已問清楚了龍泉寺的方向，但開封是個大地方，阿郎又人生地不熟的，三轉兩轉，竟然轉糊塗了，結果並未順利的找到地頭。

此刻，他正停在一個十字路口上，不知往那裏去才好，一眼瞥見，對街的廊簷木柱邊，俏生生的站着一位年約十四五歲，一身血紅如火的緊身衣，手裏拿着一根漂亮的馬鞭子，膚白勝雪，美若天仙的姑娘。

紅衣少女氣質不凡，眉宇之間籠罩着一股子冷傲之氣，令人一望即知此女來頭不小，必然是富豪巨室之家的千金小姐。

張小仙上前，說道：「請問這位小姑娘——」

糟糕，話還沒有說完，紅衣少女已經發火了：「我小，你又有多大？」

阿郎自覺理虧，不跟她斤斤計較，忙改口道：「請問這位姑娘——」

紅衣少女還是一臉的不高興，咻！咻！咻！的抽動了幾下馬鞭子，傲然截口道：「叫小姐，我不習慣人家叫姑娘。」

「是，對不起，請問小姐龍泉寺怎麽走？」

「抱歉，本小姐也是外來的，不是開封人，你去問別人吧。」

端足了架子，浪費了不少口舌，結果却白問一場，阿郎不由的有一種被人戲弄的憤慨，道：「請敎小姐尊姓芳名？出身何門何派？」

「哼！癩蝦蟆！」

紅衣少女多一個字也不肯說，一臉不屑之色，顯然未將張小仙放在眼內。

這簡直目中無人，阿郎氣往上衝，暗道：「媽的，我阿郎自信生得一表人才，是英雄中的英雄，男人中的男人，十個妞兒見到我，有十一個會拋媚眼兒，妳是什麽東西，竟敢瞧不起本敎主，惹惱了我小心點了妳的『鬼胎穴』，叫妳大肚子！」

雙眉一挑，正待發作，情痴先生竟如

幽靈鬼魅般出現在二人面前，歪着頭，斜眼打量一下紅衣少女，發出連串的驚「哦」之聲，說道：「這位小姐，可是複姓公孫？」

紅衣少女「咦」了一聲，道：「你怎麽知道？」

情痴將話題岔開，道：「公孫鳳妳如何稱呼？」

紅衣少女公孫小姐冷冷的應道：「是我姑媽。」

情痴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妳姑媽此時何在？」

他長髮覆頭蓋面，紅衣少女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孔，衣服又破爛不堪，還散發着一股濃濃的酒味，瘋瘋癲癲的活像是一個叫化子，不答反問道：「你是誰？打聽我姑姑做什麽？」

情痴唸唸有詞的說道：「曾經滄海難爲水……我乃落魄江湖失意人，與令姑曾有一面之緣，如知伊人芳踪，務請據實相告。」

公孫小姐冷傲成性，眼高過頂，語冷如冰的道：「我姑媽早死啦，神經病！」

嬌軀一閃，人去如風，直往斜對面一家鐵匠舖行去。

情痴拔腿就追，道：「死在何時？葬在何地？」

紅衣少女的坐騎馬蹄鐵壞了，在鐵匠舖裏修理，這時恰巧已修理好，翻身上馬，皮鞭一揮，「希聿聿」的一聲，馬兒便絕塵而去。

公孫鳳可能正是情痴要找的心上人，想打破砂鍋問到底，明知追不上，他還是拚足全力追下去了。

張小仙則至鐵匠舖裏，問明了龍泉寺的方位，發足行去。

× × ×

龍泉寺就在開封城裏，不大，除正面的大雄寶殿外，只有十幾間配殿，香火算是普通，沒有和尚，由一名廟祝在管理。

阿郎一踏進龍泉寺，便即展目四顧，怪哉，目力所及之處沒見到半個人。

「有人嗎？有人嗎？」

可能廟祝正巧不在，無人應聲。

「老怪物，老駝子，你在那裏？白吃敎主張小仙赴會來也。」

四下寂然，還是無人答話。

「老混蛋，老王八蛋，你再不現身本敎主可要告辭啦！」

「既來了，則安之，別忙走，老夫已經在此候駕多時。」

聲音來自上方，昂首望去，果見駝背叟從大雄寶殿的屋頂後方冒上來。

張小仙冷眼一掃，道：「老怪物，下來吧。」

駝背叟一屁股坐在了屋脊上，道：「還是張敎主上來吧，這兒涼快又安全。」

「你是怕本敎主另有埋伏？」

「也怕別派的高手暗中窺伺。」

「憑你老駝子的本事，會怕誰？」

「眼前就有兩派人馬，令人不敢掉以輕心。」

「那兩派？」

「武林中財大勢大，高手如雲，獨霸一方的西門堡與公孫堡。」

「怎麽？老怪物跟二堡有仇？」

「仇恨倒沒有，但他們對你我二人懷中的藏寶圖必然興趣濃厚。」

話至此，張小仙猛地雙臂一抖，「一鶴冲天」式平空拔起三丈餘，接變「乳燕穿波」，再演「蜻蜓點水」，輕若無物般落在駝背叟身前五尺許處，道：「老駝子，開什麽玩笑，本敎主的藏寶圖早在臥龍莊便賣完了。」

駝背叟却不吃這一套，起身道：「見眞人不說假話，臥龍莊所售之物只有幾張臭羊皮，一文不値，眞正的藏寶圖必然還在張敎主自己身上。」

張小仙暗暗吃驚不已，知道自己判斷無誤，遇上了殺害二老的元兇主犯，表面上仍鎮靜如恆的道：「老駝子說那裏話來，一張臭羊皮，你肯花三萬五千兩銀子來買？」

駝背叟道：「是老夫一時失察，上了你的惡當。」

張小仙道：「何以見得本敎主出售之物是假的？」

「與眞圖一對便知。」

「如此說，閣下手裏一定有一張眞的藏寶圖？」

「這是事實。」

「也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之一？」

「老夫沒有否認的必要。」

「難得你如此敢做敢當，不愧爲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張小仙說話同時，已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雙脚不丁不八，全神戒備，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孰料，駝背叟似無立即動手的意思，仍然傲立原地未動，取出兩張僞造的藏寶圖來，抖了一抖，陰惻惻的冷笑，道：「老夫寬宏大量，既往不究，欺詐之事，願放你一馬，只要再補一張藏寶圖來就可以了。」

阿郎心兒打鼓，腦子裏的怪念頭一個接着一個，並未正面回答。

駝背叟又道：「此外，我老人家還有一個附加條件，另外一張藏寶圖你小子也必須售予老夫。」

張小仙皺眉冷聲道：「老駝子，你何敢肯定本敎主手裏有兩張眞的藏寶圖？」

「道理甚是淺鮮易懂，若無眞圖作藍本，不可能繪製的如此唯妙唯肖，幾可亂眞。」

「既然唯妙唯肖，幾可亂眞，你又憑什麽一口咬定是僞造的？」

「老夫說過，與眞圖一對便知。」

「本敎主不信。」

「要如何你才肯信？」

「當面對給本敎主瞧瞧。」

「張小仙，你在打什麽歪主意？」

「老駝子，你如果連自保的信心都沒有，壓根兒就不應該約本敎主來。」

「娃兒休出狂言，老夫豈會懼你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不怕就證明給本敎主看。」

激將法再一次收到奇效，駝背叟當眞從懷裏又掏出一張藏寶圖來，當着張小仙的面，兩下裏一比對，撕裂之處的縫隙根本牛頭不對馬嘴。

張小仙看得眞切，駝背叟手中之圖，係左上方的一塊，上面空白處有「神功」

二字，合起來是。「蓋世神功」四字，與前此的猜測完全相符。左側的詩句是：「金光戲碧波」，將上下兩句連接在一起，變成：「日上柳梢頭，金光戲碧波，欲作神仙夢。」可惜尚不知第四句是什麼，難作通盤瞭解。

駝背叟好大的火氣，比對一完，立將兩張臭羊皮撕成碎片，抖手投擲於空際，臉色陰沉沉的道：「張小仙，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一陣思慮後阿郎已有成計在胸，爽朗的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本敎主承認跟閣下開了一個小小的小玩笑。」

駝背叟挑眉瞪眼的道：「旣已認錯，如何補過？」

阿郎面不改色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用假東西騙人的給人家眞東西，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本敎主絕對不會黃牛的。」

他可不是空口說白話，餘音未落，兩張藏寶圖已取在手中。

駝背叟見圖心喜，手一伸，道：「拿來！」

「且慢，本敎主還有幾句話，想跟你老兄打個商量。」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藏寶圖一分爲四，持有一二張的人，尋得寶藏所在的機會十分渺茫，你說對不對？」

「這是事實，所以老夫願付巨金，價購第三張，只要有三張圖，尋得寶藏的機會必然大增。」

「不必價購，錢多了也實在煩人，本敎主倒有一個奇策妙計在此，保證皆大歡喜。」

「是何奇策妙計？如何皆大歡喜？」

「咱們用賭的。」

「怎麼賭？」

「麻將，牌九，骰子，梭哈，單雙，寶！隨你選，隨你挑。」

「聽說娃兒賭技天下第一，連賭仙翁百萬都栽在你手裏，不幹！」

「那麼，打賭好啦。」

「如何打賭？」

「譬如王家的女兒上吊死了，賭你或我敢不敢陪她去睡一夜？」

「老夫乃何等人物，豈會做這種有辱身份的兒戲之事。」

「吹牛怎樣？」

「吹牛？怎麼吹？」

「高興怎麼吹就怎麼吹，看誰吹得最大，最離譜，最不像話誰就贏。」

「胡鬧，這些都是販夫走卒，街頭頑童玩的粗俗把戲，老夫不敢苟同。」

賭博、打賭、吹牛駝背叟都不幹，這一下阿郎可沒轍了，氣虎虎的道：「那依你老駝子之見，要怎麼樣才能擺平這一件事？」

駝背叟展目朝四下一陣搜視，沉聲說道：「你我都是武林中人，自當循江湖例規行事。」

張小仙一怔神，道：「江湖例規？老小子可是想以武力解決，打架決鬥？」

「就是這個意思，勝者得圖，敗者丟命。」

「老怪物，你這是存心以老欺小。」

「張小仙，你不是一向自信可以小吃大嗎？」

「誰不曉得你駝背叟在武林中乃是頂兒尖兒的人物，扎手得狠，本敎主不幹，也不公平！」

「謝謝張敎主的抬舉，依你之見，如何才算公平？」

「你最好綁起一隻手來打。」

「何不乾脆由老夫付一筆銀子、花錢來買你的藏寶圖，這樣旣公平，又不傷和氣。」

「本敎主有言在先，錢多煩人，不想再做買賣，這樣吧，你如果認爲是一個成名的英雄！就讓我幾招。」

「讓你？張敎主不怕失面子？」

「哈哈！保命要緊，面子不值錢。」

「讓你幾招？」

「隨便啦，反正越多越好。」

「三招？」

「哼，吝嗇鬼，小兒科！」

「五招！這是最大的極限。」

「好，五招就五招總比不讓的好。」

一番計議，幾度爭執，二人一致同意，將三張藏寶圖放置大雄寶殿屋脊之上，彼此在下面決一死生，生者得圖，死者亡命。

心意一決，皆不願多所躭擱，雙雙一瀉而落。

駝背叟已擺好架式，全神貫注的道：「張敎主，請上吧，五招之內老夫保證不還手！」

阿郎的臉上飄過一抹詭笑，咬着牙齒說：「好、老駝子留意了，五招之內本敎主非要你丟人現眼不可。」

猛地一聲：嗨！雙掌齊出，疾攻駝背叟胸腹要害。

駝背叟好妙的身法，斜飄五尺，輕巧避過，阿郎第二招巳到，變掌爲抓，上取雙目，下抓他的命根子，駝背叟冷然一哂，足踩七星步，人去如風。

連攻兩招，竟連一個邊兒都沾到，阿郎甚覺氣餒，駝背叟却益見驕橫，嘿嘿冷笑道：「風聞娃兒的大悲三絕招無往不利，十分拉風，幹嘛藏私不露？」

張小仙神色一緊，厲聲道：「老駝子，先給你一道冰淇淋，下面才是牛排大餐，大悲三絕招來也。」

「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三招絕學，一氣施出，其猛如山，其快如電，掌浪渦漩成風，力道如刀似箭，頃刻之間，方圓三丈以內的空間悉在其掌力籠罩之下。

聲勢的確駭人，然而却未對駝背叟構成任何威脅，場中黃塵未歇，樹上落葉未止，駝背叟已身在三丈以外，笑臉迎人的道：「少林寺的大悲掌也不過如此。」

張小仙却顯得很不輕鬆，吐一吐舌頭，一臉驚惶的自語道：「我的媽媽呀，這個老駝子好厲害，看來我這個常勝將軍今天可能要吃敗仗了。」

駝背叟臉一沉，殺氣騰騰的道：「豈止是吃敗仗，連你的小命都會賠進去，小雜種，留神，我老人家要出招啦！」

挽起一掌眞力，一個大跨步，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已到了阿郎面前三步處，單掌一豎，眼看就要出招，張小仙急忙閃開

數尺，搖着雙手作阻止狀，惶聲道：「老兄請慢出手，凡事好商量，我看這樣好啦，咱們再談談價錢，差不多本敎主就賣啦，銀子雖然煩人，總比丟掉老命好。」

駝背叟却不表同意，道：「小雜種，少使緩兵之計，老夫决定不買啦，斃了你這條小命，藏寶圖就是我老人家的了。」

說幹就幹，呼，呼！呼！連攻三掌，立將張小仙上、左、右三個方向全部封死，掌力強勁絕倫，力可開碑斷石，宛若泰山壓頂，雙面撞牆，氣息爲之一窒，連呼吸都感到困難。

阿郎的臉都嚇白了，「媽祖，佛祖，觀音菩薩！齊天大聖——」凡是他知道的神明，都唸出口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上天旣不能，左逃右避亦無路，只好仰身栽下去，以「懶驢打滾」式，連滾帶爬的拚命逃。

「小雜種，想不到你原來是一個繡花枕頭。」

「納命來，納命來！」

「死吧！死吧！」

駝背叟口中喝聲不斷，下手更是辛辣無比，追一步，發一掌，掌掌都是足可取人性命的殺手，决心要置阿郎於死地而後巳。

張小仙滾退的速度極快，駝背叟追殺的速度也不慢，退一步，追一步，追一步，發一掌，情況危急萬狀，險象環生，一交手阿郎便處於絕對的劣勢，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阿郎一路滾退，駝背叟一路追殺，一霎時便滾出十多幾丈，說也邪門，驚險是驚險到了極點，張小仙却一直能夠逢凶化吉，不曾傷到半根毫髮。

糟糕！好的運氣似乎並不常在，眼見數丈之外有一道磚牆阻住去路。

這事簡直令人莫測高深，猛可間，阿郎如得神助，突發神威，本來是狼狽不堪的逃命之徒，却突然止退爲進，以雙腿巧妙無匹的夾住了駝背叟的兩隻腳，倏地用力一攪一拐，砰！的一聲，駝背叟猝不及防，再加上他本身前衝的力道，當場便四腳着地趴下來。

而阿郎却如生龍活虎般一躍而起，破口大罵道：「媽的，想要本敎主的命，你還差得遠，我張小仙能有今天的成就，可是全憑眞本事硬功夫闖出來的。」

口中說話手上可一點也沒有放鬆，飛刀，袖箭，霸王釘像雨點子似的洒下去。

原來張小仙又使了詐術，一開始便裝傻裝孫子，擺出一副畏首畏尾懼戰怕打的怯懦姿態，三招大悲掌其實根本不是眞材實料，也只用了五六成的功夫，以致無形中令駝背叟產生驕狂輕敵的錯覺，因而駝背叟等於早巳被他玩弄於掌股之上，一旦起而反擊，自然勢如破竹，駝背叟兵敗如山倒的結局，早在阿郎計算之中。

駝背叟這時也明白了，可惜爲時巳晚，氣得他嗚哇大叫：「小兔崽子，你好陰險！」

張小仙吐出一口濃痰，道：「呸！虧你糟蹋了幾萬斤大白米，連小爺爺我吃幾碗飯都沒有攪清楚，也敢在本敎主的面前逞英雄，活該！」

一口濃痰，正中駝背叟的眉心，同時，饒他乃是一等一的高手，奈何倒身在地，閃躲不易，暗器數量又多，身上巳有多處負創。

彼此的處境，一下子來了個澈底大對調，阿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駝背叟全速滾退，張小仙全速追殺，貶眼工夫，駝背叟巳滾到牆邊去。退有追兵，進有磚牆，挺身拚命的機會等於零，駝背叟心頭泛寒，暗道一聲：「要糟！」

說糟眞糟，張小仙喝道：「老駝子！現在就要你見識一下大悲掌的威力。」

呼，一股狂濤惡浪，宛若十七級強烈颱風似的掌風應聲呼嘯而出，說時遲，那時快，九死一生之下，駝背叟自己也發掌猛攻，乍聞「轟隆隆」的一聲巨響，竟然在厚實的磚牆上撞出一個大洞來，人也跟着被震飛出去。

「老小子，還我張爺爺、張奶奶的命來。」

阿郎不願鑽狗洞跳上牆頭，只見駝背叟半蹲半坐倒在狗洞外，滿頭磚粉一身灰塵，還有數處斑斑血跡，看來傷勢不輕。

「你家張爺爺騎馬來也。」

阿郎童心又起，一躍而下，奇準無比的騎在他的駝背上。

「卡馬！卡馬！」

「卡馬！卡馬！」

又打屁股，又敲頭，樂得張小仙開懷大笑，飄飄欲仙。

駝背叟一着錯，步步錯，滿盤皆輸，外傷不輕，內傷更重，一招大悲掌震得他血氣翻湧，七葷八素，只好再往狗洞裏鑽，藉此擺脫張小仙。

張小仙不願鑽狗洞，而且，狗洞也容納不下兩個人，又彈身上了牆頭。

駝背叟剛剛鑽出狗洞，還沒有來得及站起身來，阿郎巳使足全身的力氣墜下來，再度拿他當馬騎。

「卡馬，卡馬！」

「卡馬！卡馬！」

就這樣，駝背叟鑽過來，鑽過去，張小仙上牆頭，下牆頭，「卡馬，卡馬！」了七八個回合，駝背叟被他折騰的精疲力盡，終於支持不住癱瘓在地上了。

張小仙也玩够了，一腳踩住他的駝峯，惡狠狠的道：「老駝子，生有時，死有地，你大概是看上了龍泉寺的風水好，明年此刻就可以過週年啦。」

摸出三把飛刀來，方待表演一手三刀穿心而過的絕活，驀聞袂聲貫耳，定目處，見斜刺裏有一條人影振袂飛上了大雄寶殿。

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大喝一聲：「什麽人？不要動，看打！」

打字出口，接聞咻！咻！咻！三聲響，原本是要取駝背叟性命的三把飛刀，巳脫手電射而出。

來人輕功好，接暗器的手法更妙，人在空中，行進間，只用了一隻手，便將三把飛刀夾在指縫裏。

腳落屋面，隨又倒打而出，又快又準，刀呈品字形，分襲阿郎的咽嚨雙目。

不禁激起了阿郎的爭勝之心，先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一蓬霸王釘，接又學來人的樣兒亦以單手收回那三把飛刀。

（未完・十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滿樓是天慾教主的女兒，她接受令諭之後，天慾教要將黃蜂谷的人置諸死地，花滿樓旣是姣好少女，又有江湖經歷，處世練達，談吐風趣，不僅獲得狄飛虹、羅蘭的好感，還替覃小蝶排難解紛，使黃蜂谷的人對她印象很好，却不知她竟是頭號敵人斷橋使狄飛虹墜壑，誘覃小蝶入谷放火擊殺，反使他們因禍得福，更密切注意他們的行動……狄飛虹、羅蘭急於找尋和覃小蝶會合，在路上因擊殺鐵甲人，狄飛虹不愼受傷，在酒館被女純陽藉詞擄走，羅蘭與魔僧趕去洛陽找尋下落……那邊覃小蝶無意中亦有奇遇，學到了另外一種武功……

試招式神功　黑白道懾服

如畫道：「是。」

唐婉儀道：「谷主在那荒谷之中，必然獲得奇遇了……」

覃小蝶道：「是的，我在袞龍石屋獲得一種不知名的神功，以及十七招劍法，由於古洞坍塌，劍法尚未習成。」

唐婉儀道：「谷主這身異香，也是由古洞得來？」

覃小蝶道：「袞龍石室之中，瀰漫着一股蘭麝香味，也許我在裏面待得太久，衣服上沾上那股味道。」

黑姥道：「拂琴，妳呢，這根金色棒子是那裏來的？」

拂琴道：「是由古洞裏的仙杖石室中得來的，洞壁上繪着三十六招杖法，小婢竭盡心力才勉強習會。」

黑姥哈哈一笑道：「咱們黃蜂谷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總算皇天有眼，讓小姐與拂琴獲得奇遇。」

覃小蝶嘆息一聲道：「咱們雖是習得一點武功，但能不能派上用場尚在未知之數，我最担心的是二谷主，他們人單勢孤，還有一位千金小姐需要他保護，敵人旣能以假暗號誘咱們入伏，對他同樣能够加以暗算。」

白姥道：「二谷主武功卓絕，果敢機智，要暗算他可不容易，這樣吧，從明天起咱們向洛陽兼程急趕，也許可以追上二谷主。」

覃小蝶道：「好吧，不過咱們還是要走預定的路綫，沿內黃南下到開封，再西進直奔洛陽。」

翌晨覃小蝶帶着五衞四婢及四隻神鷹首先上道，黑白雙姥唐婉儀率領其餘弟子隨後出發。

這天他們到達黃河北岸的陳橋，是想在鎭上打個尖，然後渡河趕到開封投宿。

趙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作了宋代的開國皇帝，陳橋雖然因此出了名，但它仍然只是一個小鎭。

在此等地區，應該不會有甚麽痲煩的，想不到覃小蝶還沒有入鎭口，竟然被人堵住去路。

「阿彌陀佛，各位施主請留步。」聽口吻，堵住去路的，必然是出家之人。

不錯，他們的確是佛門中人，而且是被武林譽爲泰山北斗的少林弟子。

領頭的是羅漢堂住持了眞大師，他身後肅立着五十六名僧侶，全是羅漢堂的精華。

瞧到有人阻路，五鐵衞立即一字排開，劉正風雙拳一抱道：「老禪師是那一門派的高人？爲甚麽要堵着咱們的去路？」

老和尙道：「老衲了眞，是少林寺羅漢堂主持，至於爲甚麽攔住各位麽，老衲奉命平魔，實是情非得已。」

劉正風怒叱道：「黃蜂谷行道天下，一向居仁由義，可質鬼神，你竟敢指咱們是魔道，老和尙，你太無知了！」

劉正風語音鏗鏘，正氣凛然，了眞大師不由神色一呆，他瞧瞧這般黃蜂弟子，一個個神色清朗，滿面正氣，如果說他們是魔道，自今以後，老和尙不敢再相天下之士了。

但他仍然咳了一聲道：「老衲說過，奉命行事，情非得巳。」

拂琴接口道：「大師想要怎樣，何不說個明白。」

了眞大師道：「老衲想請貴谷主赴少林一行，老衲保證會給予公正的審判。」

拂琴哈哈一笑道：「好主意，不過耳聽無憑，眼見爲實，我想要咱們去少林只會引起一些無謂的爭論，倒不如大師留下來，瞧瞧黃蜂門下有沒有違背江湖道義。」

了眞大師一怔道：「妳要留下老衲？」

拂琴冷冷道：「這有甚麽不可？你要咱們谷主到少林接受審判，咱們自然能够留你下來。」

了眞大師知道拂琴是黃蜂谷的金帶四婢之一，由她的裝扮，一眼就可以瞧出。

在江湖上，金帶四婢雖是小有名氣，但要留下望重武林的了眞大師，豈不是痴人說夢！

了眞大師一代高僧，不願跟一個女孩子計較，但他身後一名中年和尚却忍不住道：「這位女施主既敢口出狂言，必然身負絕學，子弟請令向她討教幾招。」

了眞大師道：「好吧。」

中年和尚踏前幾步，摘下肩頭的戒刀，雙拳一抱道：「貧僧無機，請女施主賜招。」

無機是了眞大師的首座弟子，在羅漢堂，除了了眞大師，就數他功力最高。

拂琴雖不認識無機，却也知道無字輩是當代少林第二代弟子，一身功力必然不俗，古洞奇遇雖然使她功力大增，但面對少林高弟，却也不敢掉以輕心。

她取出金色短棒，道：「有僭。」粉臂一吐，一棒揮了出去。

這一招，拂琴只用了八成功力，這是她習得「仙杖」杖法以來，第一次用以對敵，因而一吐即收，不敢將招式用老。

但這八成功力的一棒，却金芒急閃，罡氣橫溢，它遇上無機劈來的戒刀，在一聲金鐵交鳴之後，無機和尚竟被震得倒退兩步。

無機面色一變，他不相信黃蜂谷的金帶四婢，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他一退即進，提足全身眞力，劈出一十二招，他使的是伏魔刀法，在少林二代弟子之中，將伏魔刀法練得這般精純，內力又如此強盛的並不多見。

但他這一十二招，每一刀都劈在拂琴的金色短棒之上，而且每次刀棒相觸之際，他必然會被棒上所傳來的剛猛暗勁震得倒退兩步。

他劈了一十二刀，不多不少退了二十四步，當退到最後一步之時，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在一口鮮血噴出之後，他終於仆倒下去。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結局，少林羅漢堂的首座弟子，竟被黃蜂谷金帶四婢之一以內力震傷，如果傳之江湖，少林一派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了眞大師面色一沉道：「擺陣。」

無機丟人現眼，使了眞大師氣得僧袍無風自動，他必須挽回此一顏面，否則這一代高僧用甚麼臉返回少林！

他明白，拂琴功力之高，堪稱武林罕見，除非他親自出手，他這批親手調教的弟子，沒有一個是她十合之敵。

因此他傳令擺下少林鎭山之寶羅漢大陣，然後面色一肅道：「施主，是鬪陣還是與老衲一搏？」

拂琴淡淡道：「都可以，不過咱們必須下一點賭注。」

了眞大師道：「老衲不明白施主的意思。」

拂琴說道：「很簡單，如果我敗了，小女子聽憑處置，要是貴寺落敗了，該怎麼說？」

了眞大師道：「施主之意呢？」

拂琴說道：「我說過，希望大師留下來。」

了眞大師道：「作黃蜂谷的俘虜？」

拂琴道：「大師言重了，咱們只是請你作個見證，瞧瞧黃蜂谷所行所爲，是否像江湖上那般傳說。」

了眞大師向拂琴身後丈外之處瞥了一眼道：「這些……施主都能作主？」

他所瞧之處是覃小蝶，顯然，他這句話是說給覃小蝶聽的。

他沒有瞧見覃小蝶的嘴唇振動，耳中却聽到一股清晰無比的語聲道：「大師不必顧慮，拂琴的決定我完全同意。」

這是一種千里傳音的功夫，若非內力已達絕頂不能使用，要像覃小蝶這麼不露痕跡，更是難上加難了。

了眞大師絕未想到黃蜂谷這般少年男女，功力竟然如此之高，他們如果當眞走入歧途，只怕會爲江湖帶來一場浩刼，於是他作了一項痛苦的決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留下來也許可以覷機化解這場刼難。

「不必比鬥了，女施主，老衲留下來就是。」

拂琴聞言一呆，她猜不出了眞大師爲甚麼突然改變心意而一口答允留下來，現在她不敢自作主張了，回頭抱拳一禮道：「小姐……」

覃小蝶緩步走到了眞大師身前八尺之處，她雖已停下脚步，但身上的那股香風却已飄入大師的鼻際。

女人喜愛使用香料，這本來不算稀罕，令人駭異的是，那香風竟能使人心猿意馬，神思恍惚，連這位望重四海的有道高僧也不例外。

了眞大師不敢再瞧看覃小蝶，只是雙目垂簾，雙掌合十，口中喧聲佛號道：「老衲了眞見過覃谷主。」

覃小蝶道：「幸會，大師當眞願意留下？」

了眞大師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豈會言而無信。」

「師父……」

這是一股顫抖，悲愴，幾乎近於哀嚎的呼聲，在了眞大師語聲甫落之時突然發出。

他們是正在擺陣的少林弟子，當他們聽到了眞大師要留下來時，竟忍不住同時發出悲嚎。

了眞大師沒有瞧看他們，只是喧聲佛號道：「帶着你們的大師兄回去吧，替我轉告掌門師兄，少林弟子，今後要儘可能避免涉足江湖。」

這般少林門下雖是師徒情深，但也道了眞大師不能自毁諾言，只得向他拜了三拜，然後帶着大師兄無機急馳而去。

覃小蝶等一行經過這一陣躭擱，在時間上難免顯得急迫一點，他們仍然在鎭上打尖，並於當晚趕到開封投宿。

翌晨由開封西進，他們忽然發現一種怪異的現象，只要是江湖中人，必然以一種異樣的目光瞧看他們，尤其是覃小蝶，那般人只要一眼瞧到她，必然會目定口呆，顯出一種失魂落魄的怪異現象。

黃蜂門下原本就有不少姿色出衆的女孩子，覃小蝶美擬天人，自然是其中的翹楚。

只不過這位美麗的谷主，一向嫻雅莊重，舉止有法，會令人產生一股仰慕而不敢褻瀆的心態，是以她雖是行走江湖，從來没有因爲她的美色而引發任何事端。

莫非她變了？

是的，她變了。

雖然她依舊嫻雅莊重，舉止有法，但她的美却勝過往昔，而且在一顰一笑，舉手投足之間，都會流露出一股扣人心弦，叫人無法拒抗的媚態。

更糟的是那股醉人的異香，連佛法高深的了眞大師，都爲之神思恍惚，而不敢仰視，不要說一般俗子凡夫了。

於是江湖上的流言傳開了，還傳出一首引人遐思的歌謠：「黃蜂香娘，艷冠天堂。」又說：「回眸一笑生百媚，禪心顫抖英雄醉，誰說風流花下鬼，花兒那有蝶兒魅。」

這一歌謠立即轟動江湖，相傳少林高僧之所以臣服覃小蝶，是因爲她太美，太媚，太香，那麼禪心顫抖英雄醉，自然是不爭的事實了。

這天他們到達韓莊，原想穿鎭而過，趕到中牟縣城投宿的，估不到鎭口之外竟然有人阻住去路。

阻路的只有四個，但來者不善，他們既敢以少犯多，必然不是等閒人物。

立在路中的是一名身着道裝的瘦長老者，此人長着一張白中泛青的馬臉，陰森森的，令人不寒而慄。

他身後立着三名面貌獰惡的大漢，看來均非良善之輩。

走在先頭的五鐵衛立即勒着繮繩，向陽哼了一聲道：「各位，這是存心找碴了，請教……」

道裝老者冷冷道：「你不配跟我講話，叫你們的谷主出來。」

向陽勃然大怒，隨即躍下坐騎，將馬匹交給西門冬，摘下肩頭的長刀，踏前數步道：「亮兵刃吧，朋友，要見咱們谷主，先過在下這一關再說。」

道裝老者身後一名身着褚衣的大漢迎上向陽道：「黃口孺子也想跟桑某的師尊動手，你要找死，在下成全你就是，出招吧。」

向陽道了一聲「有僭」，單臂一振，一刀揮了出去。

五鐵衛均已習得厄度十三式刀法，一刀揮出，狂飈陡生，威勢之猛，在武林各派刀法之中，當得是十分少見。

桑姓大漢心頭一懍，他絕未想到一個如此年輕的少年，居然習得這等凌厲的刀法，所幸他功力頗高，判官筆一連攻出三招，才將向陽的一刀接了下來。

這師徒四人，原本沒有將黃蜂谷的武功放在心上，此時他們再也不敢心存輕視了，姓桑的雙筆翻飛，奇招百出，使盡了全力，祇不過穩住戰局而已。

此時，黑白二姥及唐婉儀等業已趕到，覃小蝶扭頭詢問，道：「兩位可識得他們？」

黑姥道：「好像傳說中的血手甘禺，此人功力之深，在黑道中不作第二人想，聽說他二十年前便已退出江湖，如果是他，咱們必須小心應付。」

覃小蝶回顧了眞大師道：「大師，此人可是血手甘禺？」

了眞大師道：「不錯，正是此人。」

覃小蝶輕輕一磕馬腹，來到向陽搏殺之處，先喝止了雙方的拚鬥，然後雙拳一抱道：「前輩可是姓甘？」

道裝老者道：「沒有錯，老夫就是甘禺。」

覃小蝶道：「甘大俠是前輩高人，與敝谷自然談不上什麼江湖恩怨，那麼前輩現身攔路，必然另有理由了，說說看。」

甘禺哈哈一笑道：「姑娘不僅美麗，更具有超人的智慧，好，那我就老實告訴妳吧。」

語音一頓，雙目突然射出兩股冷焰，盯着覃小蝶瞧了一陣道：「老夫年逾七旬，還是童子之身，姑娘是否相信？」

覃小蝶淡淡道：「閣下怎樣，與我無關，你說這些作什麼？」

血手甘禺道：「以前的確與妳無關，現在就跟姑娘關係密切了。」

覃小蝶道：「這話怎麼說？」

血手甘禺道：「由於老夫眼光過高，非天下絕色不娶，這一蹉跎，已是年登耄耋了。」

覃小蝶道：「哦……」

血手甘禺道：「姑娘是聰明人，應該知道老夫的目的了。」

覃小蝶道：「這麼說你是要在本谷弟子之中，選擇一位妻室了，對不起，道不同不相爲謀，本谷弟子不會嫁給你的。」

血手甘禺面色一變道：「姑娘當眞瞧不起老夫？」

覃小蝶道：「我沒有這麼說，只是本谷弟子決不會與黑道交往。」

覃小蝶直言拒絕，立即引起血手甘禺的殺機。

「好得很，老夫請姑娘賜招。」

侍書摘下長槍道：「老小子別狂，本姑娘鬥鬥你。」

覃小蝶道：「侍書回來。」

她不願侍書涉險，也想拿這個名震武林的黑道高人來測試袞龍神功，因而躍下坐騎，立於血手甘禺身前道：「出招吧，甘大俠。」

血手甘禺道：「別忙，姑娘，咱們能不能下點賭注？」

覃小蝶說道：「哦，你認爲有這個必要？」

血手甘禺長長一吁道：「老夫辭謝江湖二十餘年，如非爲了姑娘，怎會古井興波！」

覃小蝶冷哼一聲道：「好，賭什麼？如何賭法？你說。」

血手甘禺道：「老夫除了這條命別無所有，如果輸了，這條命就是姑娘的了，要是姑娘不幸落敗了呢？」

血手甘禺嘿了一聲道：「老夫一生壞事作盡，惟一的好處就是不愛錢財，姑娘以金錢作賭注是瞧不起老夫了。」

覃小蝶道：「那你要什麼？」

血手甘禺道：「老夫重出江湖，不是要跟一般後生晚輩爭一日之長短，究竟爲了什麼，姑娘應該明白。」

覃小蝶面色不變，但一雙充滿魅力的眸子，却射出兩縷凌人的殺機，道：「好，我答允你，如何賭法，你說。」

血手甘禺道：「老夫用掌，姑娘可以使用兵刃，不必限定招數，直到一方認輸或無力再戰爲止。」

覃小蝶道：「很好，你出招吧。」

血手甘禺連忙道：「不必客氣，姑娘請。」

覃小蝶不再客套，粉臂倏伸，一掌拍了出去。

她使的是袞龍石室中的武功，一掌飄出，有如龍翔九天，也像風雲瀰空，浪湧百岳一般，此等威勢的掌力，堪稱百世罕見。

血手甘禺武功卓絕，在當代武林之中，能够接下他三招兩式的已不多見，但當覃小蝶一掌飛來之時，他竟然避它不開，拍的一聲正擊在左肩之上。

這一掌的力道，也大出他意料之外，掌力着體，如同巨斧劈山，他無法立穩身形，一連倒退數步。

一招受挫，是他難以甘心的，其實他心裏比誰都明白，今天之戰，他已註定了是一個敗字。

因爲當覃小蝶現身答話之時，他就已心旌搖搖，爲她的絕世芳姿所迷惑了，一個六神無主之人，如何還能戰鬥？

「姑娘，老夫認輸，命在這裏，妳動手吧。」

「甘大俠言重了，勝敗是兵家常事，請不必放在心上。」

「不，咱們江湖中人最重視的是信義二字，老夫這條命既然是姑娘的，是死是活，姑娘總得給老夫一點指示。」

「這個……你就跟着我吧，今後借重之處可能很多。」

「是，老夫遵命。」

侍書撇撇嘴道：「甘大俠……」

血手甘禺道：「什麽事？」

侍書道：「你既是跟了咱們小姐，在稱呼上就該改改口了，對主人自稱老夫，那裏像個奴才！」

血手甘禺面色一變，一雙陰森的目光突然充滿了殺機，顯然，這位黑道中的一代巨擘，惱怒已達極點。

不過他終於忍耐下來，道：「多承指教，甘某記下了。」

覃小蝶抬頭瞧了一下天色，然後伸手一揮，五鐵衛立即撥轉馬頭，縱騎向中牟馳去。

當晚他們歇在中牟縣城，晚餐之後拂琴提議道：「小姐，咱們自內黃南下以來，小姐的美色，已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轟動，今後……」

覃小蝶道：「我懂妳的意思，妳去告訴唐婉儀，叫她準備一頂轎子，並由所屬弟子中選出八名抬轎子的。」

拂琴道：「小婢這就去辦。」

她沒有要唐婉儀準備轎子，只是要她挑選轎夫，購買轎子的事她交給血手甘禺師徒了。

翌晨他們由中牟繼續西行，仍由五鐵衛先行開道，隨後是黑白雙姥，金帶四婢，了眞大師，血手甘禺師徒，擁着一頂色作金黃的泥絨軟轎，轎頂上停着四隻神駿無匹的大鷹，沿官道逕向鄭州馳去。

經鄭州到滎陽，雖是風聲鶴唳，令人有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總算一路平安，並未發生什麽意外。

祇不過滎陽屬於嵩山山脈，再往西走就是虎牢關了，此地山嶺起伏，丘陵處處，是一個頗爲危險的地區。

這天他們離開滎陽，直奔虎牢關，離關約莫十餘里之處，是一片地形複雜，叢莽陰森的所在。

此時是諸葛瑜走在前頭，他忽然一勒韁繩，大聲呼叫道：「有埋伏……」

五鐵衛年歲雖輕，但武功過人，更富機智，「有埋伏」三字入耳，他們已滾鞍下馬，避到馬腹之下去了，只是馬兒遭了殃，在萬箭攢射之下，五匹坐騎沒有一匹倖免。

劉正鳳爲恐覃小蝶中伏，立即引吭發出示警的長嘯，他們隨身携帶的黃蜂，也投入兩側的叢林。

聞聲馳援的金帶四婢很快就趕到中伏之處，拂琴向兩側瞥了一眼道：「有沒有放出蜂兒？」

劉正風道：「放了，牠們好像沒有找到敵人。」

黃蜂飛行絕跡，只要林中藏有敵人，絕對無法逃過蜂兒的攻擊，如今兩側都放了蜂兒，爲什麽一點異狀也沒有？

莫非適才的亂箭不是由人射出的？

他們正在猜忖之際，樹林中忽然響起一陣怪異之聲，聽來像是樹枝折斷，以及重物擊地，並由兩側向中央逼來。

拂琴心知事非尋常，當即囑咐五衛道：「馬上收回黃蜂，咱們快退。」

待他們收回黃蜂，退向來路之時，已能瞧到九個巨大的鐵甲人正由林中衝出。

拂琴奔到覃小蝶的身前道：「小姐，是鐵人……」

覃小蝶愕然，道：「什麽，妳說是鐵人？」

拂琴道：「是的，那些人頭戴鐵盔，身穿鐵甲，任何一部份人體，都藏在鋼鐵之內，只怕不易對付。」

覃小蝶回顧剛剛趕到的唐婉儀道：「帶妳的人退出十丈之外，軟轎馬匹一併帶走。」

待唐婉儀等退走之後，現場只剩下她與黑白雙姥，五衛四婢，了眞大師，及甘禺師徒等一十七人，他們全都暗凝功力，嚴陣以待。

他們首先聽到的是重物擊地之聲，沉重的撞擊，連地皮都在震動，立身地面之人，縱然胆大如斗，也會感到一種強大的壓力。

此種撞擊之聲，是由四面八方傳來，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神秘之中，還能令人產生強烈的恐懼。

終於鐵甲人出現了，爲數之多，竟有二十四個，他們踏着沉重的步伐，由四週向中心合圍。

覃小蝶向那些鐵甲人打量一陣，扭頭對了眞大師道：「大師，請你賞他們一記百步神拳試試。」

了眞大師應了一聲，吐臂直搗，擊向最近的一名鐵甲人。

了眞大師功力深厚，百步神拳已有極深的火候，如是被他一拳擊中，是石頭也會四分五裂。

他這一拳果然擊中了，可惜鐵甲人不是石頭，強悍的拳風，只是將鐵甲人震退一步。

百步神拳未能對鐵甲人造成傷害，反而引來一陣反擊。那是一蓬黑色彈丸，由鐵甲人身上射出，力道強勁，可以遠達三丈以外。

黑丸遇物即炸，同時冒起一陣烈火及濃烟，烟中含有劇毒，人畜當者，絕難倖免。

當黑丸爆炸之時，西門冬相隔最近，他雖是縱身閃避，仍被毒烟波及。

此時四週的鐵甲人不斷向中心迫近，同時射擊威力驚人的黑丸，但見烟雲瀰漫，火光處處，爆炸之聲，震得人們雙耳欲聾。

這是一場奇異的搏殺，在武林中是罕見的，但覃小蝶明白，他們這一戰是失了先機了，如果在鐵甲人剛剛現身之時，她與拂琴聯手一搏，也許還能爭得幾分勝機，如今除了儘快脫離鬥場已別無選擇。

於是她當機立斷，命向陽揹起西門冬，拂琴當先開路，向西北角上衝去，只有那兒鐵甲人較爲稀少，是惟一有脫困希望的方位。

其實那兒也有兩個，他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與其他鐵甲人合圍，如果讓他們目的得逞，再要脫困就難如登天了。

拂琴一馬當先，直奔西北，待逼近鐵甲人兩丈之處，忽然一聲嬌叱，身形凌空飛了起來。

但見一團金光冲霄而起，宛如閃電驚雷一般，向鐵甲人展開強悍的攻擊。

轟的一聲巨响，這雙鐵甲人倒了下去，他們無視於少林百步神拳，却難以承受拂琴的仙杖一擊。

除去前路阻碍，覃小蝶等迅速脫離鬥場，待安全已無顧慮之時，他們也停了下來。

覃小蝶吁了一聲道：「黃蜂谷縱橫江湖，想不到今日落得如此狼狽。」一頓接道：「劉正風，西門冬的毒傷怎樣了？」

劉正風道：「稟谷主，經甘大俠賜給解藥，目下已無大碍，只要調息一下就可恢復正常了。」

覃小蝶道：「很好，甘大俠，你看這般鐵甲人是什麽來路？」

血手甘禺道：「這就要問了眞大師了，是誰發起殲魔組合對付黃蜂谷的？」

拂琴道：「甘大俠說的不錯，八成就是此入在暗中搗鬼。」

覃小蝶道：「能够製造如此衆多的鐵甲人，必須具有龐大的人力和財力，大師，你能够提供一點資料嗎？」

了眞大師神色木然道：「很抱歉，老衲只是奉掌門之命行事，實在不知道是誰發起殲魔組合的。」

唐婉儀道：「谷主，妳看天慾教是不是有些可疑？」

覃小蝶道：「我也懷疑這個神秘莫測的邪教，只是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不過鐵甲人的伏擊沒有成功，他們不會就此罷休的，今後各位都要小心一點。」

經過一陣歇息，覃小蝶立起身來道：「西門冬，你的傷勢不要緊吧？」

西門冬道：「稟谷主，屬下已不碍事了。」

覃小蝶道：「好，咱們走。」

他們原想趕到鞏縣的，經過這一躭擱，只得就近在虎牢關投宿。

翌晨由虎牢出發，經鞏縣至孝義鎭，想不到麻煩又在那兒等着他們。

孝義只是一個鎭集，繁榮並不下於一般縣城，因爲它既通官道，又靠着佛門聖地嵩山，過往的旅客及香客，使它一天比一天興旺起來。

黃蜂谷打前站的是血手甘禺的兩名弟子官稜及桑楷，由於他們人數較多，打尖投宿，都由前站預作安排。

五福客棧位於鎭集的東街，官稜向客棧瞧了一眼道：「二師弟，這兒頗爲寬敞，咱們就在此處打尖吧。」

他語音甫落，店內忽然有人接口道：「不行，你們一來，這兒就不寬敞了，到別家去吧。」

官稜扭頭一瞥，見說話的是一名長相獰惡的藍衫大漢，他們一桌共有五人，藍衫大漢是其中之一。

在關中，甚至整個武林，紫陽觀主血手甘禺是跺跺脚，地皮也會震動三天的人物，要說有人敢對血手甘禺的大弟子如此說話，他必然是不想活了。

不過名震武林的血手甘禺，却接不下覃小蝶一招，他們師徒難免傲氣盡失，再也不敢小看天下之士了。

因此，官稜並未計較藍衫大漢無理的言語，轉而對店小二道：「替咱們準備六桌酒菜，一位素食，咱們還要趕路，請你快一點。」

適才說話的藍衫大漢長身而起道：「怎麽，我說的話你沒有聽到？」

官稜道：「聽到了，咱們花錢買酒菜，並未碍着你們是麽？」

藍衫大漢道：「咱們喜歡清靜，你們一來自然碍着咱們了，乘大爺心情還好，你快走吧。」

官稜面色一沉道：「在下一再容忍，朋友不要欺人過甚。」

藍衫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報你名來吧。」

官稜道：「漢陰紫陽觀弟子官稜，閣下是那一位高人？」

藍衫大漢並未將紫陽觀放在心上，只是哼了一聲道：「東海黥霸，請。」

東海黥霸不在乎紫陽觀，官稜却聽得心頭暗懍，因爲他聽過江湖傳言，東海桃花島主黑煞黥鰲，功力通玄，一身黑煞七傷神功天下無人能敵。

官稜是紫陽觀的大弟子，師門絕學「血掌」他業已練得七成火候，只是他沒有把握對付得了黑煞七傷神功，所以不願輕率出手。

桑楷可不管這些，大喝一聲道：「這裏不够寬敞，姓黥的，咱們外面見。」

他們師兄弟剛剛退到街上，五衛四婢等已然擁着黃絨軟轎趕到，跟在轎後的血掌甘禺見狀一怔道：「怎麽啦？桑楷。」

桑楷道：「稟師父，別人不讓咱們在這兒打尖。」

血手甘禺道：「是客滿了？那就換一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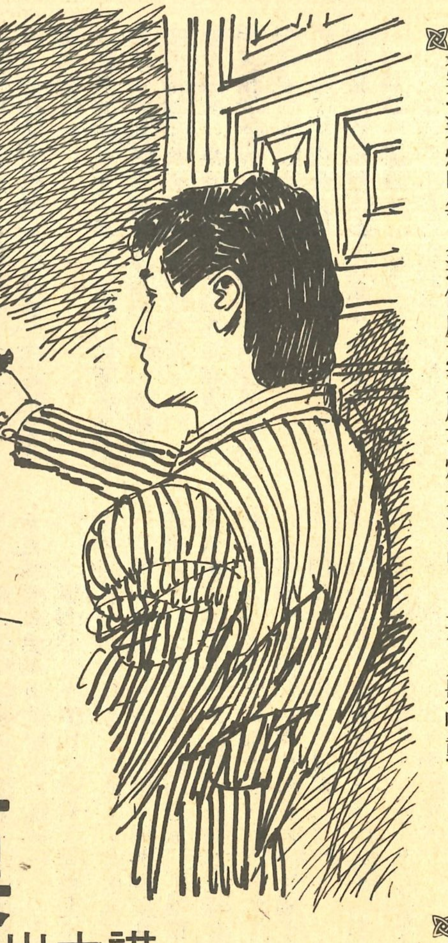
桑楷道：「不是，店裏只有他們五個，那位名叫黥霸的，硬說咱們打擾了他的清靜。」

血手甘禺道：「原來是東海桃花島的高人，這就難怪了。」

語音一頓，回頭向黃絨軟轎雙拳一抱道：「谷主，這般人來意不善，他們似乎別有用心。」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司馬洛發覺電腦密碼卡失竊，再度回到被囚處探索梁炳明、林敏明等人行蹤，詎料人去樓空。未幾，林敏明哭泣着回來，說梁炳明一干人在M城中伏遇害是司馬洛所做，司馬洛蒙寃莫白，自願與林敏明重到M城尋求眞相，二人抵步，發現梁炳明等人遇伏處之荒屋有燈光洩出，且有人影幌動……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漢

四：抽絲剝繭　找出主謀

當他們一轉身，這個叫阿關的人就一撲過來，一面向裏面那人叫著：「快過來捉，有兩隻肥羊。」

司馬洛連忙用臂擋着，把亞關的拳架開了，另一隻拳頭就向這人的腹部擊過去。

亞關的腹部中了一拳，但是仍然沒有被擊退，兩臂一抱，就把司馬洛抱住了。

他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人，兩臂也是十分强壯有力的，把司馬洛一抱，就抱得牢牢的。在司馬洛能夠發力掙扎之前，肋骨就給他箝得痛不可當，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吐了一聲尖叫。

林敏明連忙撲過來幫手，可是裏面那個人也出來了，把她攔腰一把抱住。

司馬洛發不出力氣來掙扎，祇好把身子放輭了，讓百多磅重的身子墜在亞關的手臂。這也是一個辦法，他顧著支持司馬洛的重量，就不能發出那麼大的力氣來箝他了。

一陣難聞的臭味從阿關的身上散發出來，襲進司馬洛的鼻端。這是許久不洗澡而製造出來的氣味。

司馬洛仍然放輭了身子，一面看見林敏明已經脫身。她並不是一個容易捉住的人。當那人把她攔腰捉住，發出哈哈笑聲的時候，她就伸出了一隻腳，踏好了馬步，然後猛然的把身子一扭。

這人冷不提防，雙腳離地，抓不牢林敏明，整個人向旁邊飛了出去。背脊撞壁再把他彈回來，林敏明則已經轉過身來了，一隻腳伸高，一撐過去，鞋底剛好踢中了這人的鼻子。這人又向後跌回，這一次，他挨著牆壁倒了下去，不能再爬起來了，中了一腳，鼻子血流如注。

林敏明轉過來拯救司馬洛。還好，司馬洛也能夠挽回一點面子，不需要她來救他。這時，司馬洛已經找到了反擊的空隙。

阿關爲了要把司馬洛箝制著，不讓他跌到地上去，他不得不更用力，而且分開兩腿，以便更能發力。這分開的兩腿，就是反擊的空隙。

司馬洛提起一隻膝蓋，向他的兩腿之間撞了上去。

「哇！」阿關發出了長長的一聲尖叫，立即把司馬洛放掉了，彎下身來，捧著負痛之處。這是百無一失的辦法，不論是多麼强壯的人，這個地方也受不起一擊的。

本來，這一下已是足以使人失去抵抗了。但是司馬洛餘怒未息，所以又再度提起膝蓋來，向他的屁股再來一記。

阿關好像一隻笨牛似的衝前去，頭撞在牆壁上，牆壁把他彈回來，他輭輭地倒下。他就躺在那裏，發出哀鳴之聲。他有好一段時間不能和甚麼人打架了。

「你看著他們，」司馬洛對林敏明說：「我去看看還有甚麼人！」

他把槍拔出來，沿著走廊跑著，向每一間房間裏面一看。都沒有人了，他再到樓上去，向樓上的每一間房間看了一遍，連天台也看過了，還是看不見甚麼人。看來，這間屋子裏就祇是住著這兩個流浪漢，準備分享鍋中煮的食物的。

他回到二樓，林敏明還在看守那兩個人，不過就是沒有人看守，也是走不動的了。

阿關是高大的一個，卻也是最弱的一個。暴力佔不到上風，這時他就忍著痛，哀求起來了。

「先生，小姐，饒了我們吧！」他哀聲說：「我做錯了，我不對！」

尤其是看到了司馬洛手上的鎗，他更覺得自己的處境不妙。

「你好好回答我的問題，我會考慮的！」司馬洛說：「你們在這裏幹甚麼？」

「我們在這裏過夜，避避冷風罷了，」阿關說：「這屋子一直都沒有人住；不過如果你不高興，我們走好了，不要緊的。」

「你認識我們嗎？」林敏明問。

「不……不……但這是我們有眼不識泰山了，請原諒。」

「我問你認不認識我們！」林敏明沒好氣地喝道。

「不……不認識，恕我眼拙。」

「你不認識我們，」林敏明說：「那你爲甚麼要向我們動手。」

「我……我沒有惡意的，」阿關苦笑著：「我祇是想發點小財。你知道的，人窮起來……」

「這不關我事呀！」他那個同伴也連忙開口爲自己辯護了：「是他叫我這樣做的，我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說動手，我就動手，我不知道的。」

司馬洛啼笑皆非地看著他們。他相信這兩個人說的是眞話。他們躲在這個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的地方，看見有兩個看來身上會有點錢的人出現，自然起了不良的念頭來了。

司馬洛捉住了他們，對他的事情似乎不會有甚麼幫助。

不過，既然已經捉住了他們，司馬洛就決定還是盡量加以利用。他又說：「你們在這裏已經住了多久？」

「你們不高興，我們走好了！」那個阿關極盡逢迎的能事。

「媽的！」司馬洛說：「你別管我們高興不高興，我問一句，你就答一句好了。我要你說眞話！」

他回頭望了望他那隻火爐，聳聳肩：「我們在這裏已經住了一個多月！」

的確，這一點騙不了人。那個火爐就是證明。那火爐旁的牆角已經燻黑了一大片，這不會是一次兩次燻成。火爐在這裏一定已燒過多次。可能還不祇一個多月，不過不會少過一個多月。而這已經夠了。司馬洛大爲興奮起來，體內的血液急促地奔騰著。

司馬洛又小心地說：「那你們是每天都在這裏了？」

「我們……我們總回來過夜的。」阿關說。

「白天呢？」司馬洛問。

「白天也多數時候都在！」阿關說：「祇是有時候出去找吃的東西！」

「那麼，」司馬洛說：「如果有人到過這間屋子來，你們也不會不知道了？」

忽然之間，這個人顯得有點慌張的，轉過頭去向他的同伴瞥了一眼。這個破綻，看得出，他是在向他這個同伴請示，好不好把一個秘密對司馬洛說出來。自然，司馬洛也不會給他們有商量的機會，更不會給他有考慮的機會。

司馬洛把槍一伸前去，槍咀抵住了阿關的鼻子，大聲喝道：「快，快說出來，有沒有人到過這裏？」

「這……這不關我們的事，」阿關哀聲說：「這完全不關我們的事！」

「這個以後再研究，」司馬洛道：「但你得先說出來，你要快點說，不然我在你身上開一個洞，你的同伴看見了，還是會對我招供的！」

「這樣的！」阿關匆匆忙忙地招供出來：「那天，有一幫人來過這裏；不過，我們和那幫人實在沒有關係！」

「我很感興趣，」司馬洛說：「那幫人怎樣，快說！」

「他們白天到了這裏來，」阿關說：「幸好我們兩個人都不在這裏。這一幫人很凶，如果他們見到我們……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了。」

「那是甚麼時候？」司馬洛問。

「四天前，」阿關說：「他們就這樣佔了這間屋子。看他們的樣子並不好惹，我們也不敢回來了。」

「你們到了甚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又問。

「我們沒有甚麼地方好去，」阿關說：「我們祇好躲在附近的山中。」

「看著他們？」司馬洛問。

阿關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不大敢繼續講下去了。他說：「你認識他們嗎？」

「也許認識，也許不，」司馬洛先給他來一顆定心丹：「不過總之，他們不會是我的朋友了。說下去，你們躲在附近的山中，之後又怎樣了。」

「我們看看！」阿關說：「我們想看看他們究竟在這裏幹甚麼，和他們甚麼時候走，我們相信他們是不會逗留很久的。」

「爲甚麼你認爲他們不會逗留很久？」司馬洛問。

「是他們的打扮，」阿關說：「他們不像是沒有地方住的人。他們是來這裏做一件事。」

「你看見他們做甚麼？」司馬洛問。

阿關又閉上咀巴了。

「怎麼樣了？」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你沒有聽見我問嗎？他們做了些甚麼？說出來！」

「我……我們也看得不清楚……」

司馬洛的槍咀一戳戳在這人的眼睛上，把撞針扳後，發出「咯」的一聲。阿關簡直魂飛魄散，連忙跪下來：「不……不要開槍！」

「那你說下去了，」司馬洛冷笑：「而且，我要聽的是眞話，不要說謊！」

「但……但……你不會相信的！」阿關哀鳴道。

「你說出來讓我判斷好了。」司馬洛說。

「他們……他們是在這裏等着殺人的，」阿關在子彈的威脅之下，不得不說下去：「前天晚上，有人開車來了，他們就用機關槍掃射。就是這樣，對方一下車，他們就開槍！」

「這很有趣，」司馬洛說：「都打死了？」

「沒有完全死，也許還有一個或兩個在車上吧。剩下來的開車逃了！」

司馬洛和林敏明又交換了一個眼色。林敏明聳聳肩，吸吸咀，似乎在表示：「我早已告訴你是這樣的，你還要問？」

司馬洛說：「還有呢？」

「你們……你們不是警察吧？」阿關又表示恐懼了：「我……我不想多事，我不想惹事，我們窮人總是倒楣的！」

「如果我是警察，」司馬洛說：「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你也是非說下去不可的了。不過我們不是警察，所以你可以放心說下去了！」

阿關聳聳肩，祇好繼續說：「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但我呢，簡直連自己也不大敢相信，他們就這樣開槍殺人，之後，又把他們來時那部車從屋裏開出來，把屍體載着，開走了。」

「就這樣了？」司馬洛問：「他們有沒有再出現？」

「當然沒有了，」阿關說：「在這情形之下，你以爲他們還會再來嗎？後來……後來眞奇怪，警察也來了，似乎來這裏找甚麼。」

「你們沒有出去報告？」司馬洛問。

「出去報告？」阿關說：「你以爲我瘋了嗎？我們這一類人，要做好人也不行的，警察見了，有理沒理，先揍三兩拳。呃……我的意思是有些會這樣，不一定全部是這樣。」

司馬洛忍不住笑：「你用這話也討好不到我的，我又不是警探！」

「總之，就是這樣了，警察找不到甚麼，也就走了。我倒感到奇怪，警方怎麼會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既然知道了，又怎麼不早點來？」

司馬洛和林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和顏悅色地說：「好了，現在，你再告訴我，這一幫人是甚麼模樣的？」

雖然想查出身份和姓名，是希望甚微的了；但是，如果知道模樣，這倒也是綫索。

不過，這樣一問，卻又使阿關大大地抖了一抖。他連連搖頭：「我不知道，我一個也沒有看清楚，我完全記不起！」

司馬洛的槍又伸前去：「你的同伴一定會樂意告訴我的！」

「我也沒有看清楚！」另一個也馬上否認說：「是……距離太遠了，甚麼都看不清楚！」

司馬洛知道兩個都是說謊，而他也明白他們是爲甚麼說謊的，他嘆一口氣：「你們兩個，眞是傻瓜！你以爲我是那幫人派來的，看看你們有沒有看見他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根本不必問了，你們說看不清楚，我也不敢肯定的，最好的辦法還是把你們也殺掉，反正已經殺了一批人，也不差你們兩個了！」

這個可能性一提起來，又使這兩個人不寒而慄，簡直全身發顫。

「我……我們是眞沒有看清楚的，」阿關哀鳴道：「你用不着殺我們！」

「我已經說過，如果我是他們的人，那起碼我們兩個人的面貌已經給你們認得了，還有甚麼好問的？我早就應該把你們殺掉了！所以，你是可以放心告訴我的。而且，如果你們講得夠詳細，對你們也有好處！」

司馬洛說着，把身上的錢包掏了出來。阿關大感興趣地看着這隻相當肥厚的錢包。

司馬洛打開錢包，讓他看到錢包裏面果然是滿滿地裝着一叠大鈔的。司馬洛把兩張大鈔取出來，不斷揚着。

阿關的舌頭伸出來，舐着唇皮。

司馬洛抽出兩張來：「讓我說清楚吧，我想知道那幫人的模樣。如果你說得夠清楚，這就是你們兩個分的。」

阿關又貪婪地再舐一次唇皮。接著他開口說：「我現在記起了。」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也不清楚這些人。如果你爲了賺這鈔票而胡說八道一通，那可不行！」

「我……我是眞看清楚的。」阿關又迅速改口了。

「這倒是不難弄清楚，」司馬洛說：「你和我在這裏，你對我說。我的女朋友則和你的朋友到那邊去，你的朋友對我的女朋友說，會兒，我們再對證一下。如果你們兩個人所說的都一樣，那就證明是眞的了；但假如兩個人說的不同……」司馬洛露出一個獰惡的微笑。

「一……一定一樣的，」那人連忙說：「一定一樣的，我們的確看清楚了！」

「那很好，」司馬洛對林敏明揮揮手：「你帶他到那邊的房裏說吧！」

林敏明執住了流鼻血的那個人的衣領，粗聲喝道：「走！快點！」

她把那人帶到了鄰房去了。司馬洛則對高大的阿關擺擺手中的槍，說：「好了，現在你講吧！詳細一點！」

阿關果然開口了，而且說得很詳細。顯然那兩張鈔票對他的記憶力是大有幫助呢！

後來，司馬洛終於認爲滿意了，就提高聲音對林敏明叫道：「喂，你們那邊的情形又如何了？」

「行了。」林敏明說。她把那個人也帶過來。

兩個人在兩個流浪漢的面前交換了他們所得的口供，就發覺這兩個流浪漢並沒有說謊，他們說出的口供是相同的。

「是不是？」高大的阿關說：「我早已經說過了，我們不是說謊的！」一面說，他一面目不轉睛地看着仍然拿在司馬洛手中的那兩張鈔票。

司馬洛的出手，卻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本來，司馬洛手中那兩張鈔票，他已經認爲夠了的；但是，司馬洛卻再從錢包中取出來了兩張鈔票。

每人給兩張。

兩個人接了鈔票，簡直難以置信，喜出望外，拿着鈔票的手也在發抖了。

「自然，」司馬洛說：「這些鈔票是包括守秘密的費用在內的。你們拿了這些錢，就不能告訴任何人有關我們的事情了！」

「這個一定！這個一定！」阿關說。

司馬洛微笑，對林敏明招招手：「好了，我們走吧！」

林敏明卻還是吸着咀，似乎不願意離開似的。司馬洛說：「唏，妳怎麼了？」

林敏明聳聳肩，祇好跟着他走。

他們離開了那間屋子，回到林中，找回了他們開來那部租來的車子。

上了車，司馬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咀裏放了兩顆藥丸，然後從車上取出一隻水瓶，用水把藥送下了。因爲，他身上的痛苦，又開始强烈起來了。

林敏明還是吸着咀，埋怨地說：「你這個人眞是大方得太過份了，即使你有錢，也不該這樣亂花！」

「妳是說我給他們太多了嗎？」司馬洛微笑：「但他們給了我們一些重要的情報！」

「他們企圖行刼我們，」林敏明說：「我們放過他們，他們已經十分感激了，還需要給他們錢？」

「當那些錢是掩口費罷了。」司馬洛說。

「也不需這樣多呀！」林敏明說：「你給他們一張，他們已經不知道多高興了！」

「所以說女人就是女人，」司馬洛嘆一口氣：「女人的眼光總是短而窄的。你以爲我的錢是自己印的嗎！你想一想，如果我們就是叫他們守秘密，他們就會眞的守秘密嗎？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他們殺掉滅口，但我們是做不出手的；第二好的方法就是多給他們一些錢了。他們有了這許多錢，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去享受一番。住在這裏不是享受，所以他們一定不會留在這裏，他們起碼要一個星期之後，那些錢花完了的時候才會出現。這樣，就可以保證他們不會洩漏秘密了。萬一那幫人明天再來這裏，也找不到他們的。」

林敏明吸着的咀唇，這時就慢慢裂開，而成爲一個微笑了。

「哦，」她說：「你果然是相當會用錢的！」

「現在，我們可以放心走了，」司馬洛說：「找一個地方，好好地睡一覺再算！」

他開動了車子，離開那個地方。

林敏明不時向倒後鏡裏窺望一眼，不大放心的，提防會有人跟踪他們，然而並沒有，沒有人跟踪他們。如果有人跟踪的話，那情形就會弄得很麻煩了。

她後來又嘆了一口氣：「奇怪，爲什麼他們沒有再來纏我呢？他們一定知道，我的車子雖然撞了下山；但我是還沒有死的，爲什麼他們不繼續來追殺我？」

「也許沒有這個必要吧！」司馬洛說：「如果他們的目的祇是要消滅競爭者，那麼，梁炳明死了，也已經夠了。剩下了妳一個人，他們似乎肯定妳是沒有胆量也沒有本領和他們競爭的！」

「本領我不知道有沒有！」林敏明恨恨地一咬牙：「但胆量我是有的。我決不會放棄！我一定會和他們周旋到底！」

「那他們是估計錯誤了，」司馬洛說：「而且是兩個地方估計錯誤。他們似乎沒有考慮到，我也是不會這樣輕易放手的。」

「也許他們認爲，你就是不肯放手也沒有用處！」林敏明說：「你沒有什麼辦法查出他們是誰！」

「這是另一個他們估計錯誤的地方！」司馬洛說：「我們現在不是已經有了綫索了嗎？」

「這祇能算是我們運氣好，」林敏明說：「我們得多謝上帝的幫忙。」

「也應該多謝我們自己！」司馬洛說：「上帝祇幫助自己的人，我們就是幫助自己的人！」林敏明笑了，他們的車子進入了市區。

* * *

那兩個流浪漢把他們得到的大鈔點了又點，點了又點，似乎難以置信，這是事實，而不是一個幻夢；但是他們終於相信了，這果然是事實，而不是幻夢了。

「好了，」高大的阿關說：「有了許多錢，我們沒有理由還要躲在這裏了！」

「是呀，」另一個說：「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大吃一頓！然後，然後……」

「去找個女人。」

「兩個。找兩個女人。唉，我也不知道已經多久沒有聞過女人的味道了。沒有錢，你就祇能看，別想碰，也別想聞。現在不同了。」

「那就快走吧，還多講什麼？」

兩個人把臉上的血漬都抹去了。雖然被打了一頓的地方還是痛得很；不過，發財的樂趣，則似乎是足以補償有餘了。他們興高采烈地盡可能把身上的衣服弄得齊整一點，然後就離開了。一如司馬洛所料，在那些錢未會花完之前，他們是不打算回來這裏的了。

「喂，我們明天還可以到馬場去一趟呢！」阿關的同伴一面走着，一面這樣說：「如果我們博一博，博贏了……」

「你自己去好了，」阿關不屑地哼了一聲，「運氣不會好長的。今天晚上，我們的運氣已經是很好，好到盡了。還要再去冒險？萬一輸光了，那我們豈不是要去自殺？所以嘛，我還是寧可去吃吃東西，玩玩女人了！」

「好吧，好吧，不賭就不賭好了！」

他們走遠了，留下了那間屋子。這一次，屋裏是眞正空下來了，沒有人在這裏。

* * *

司馬洛在那張舒適的牀上躺了下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很累了嗎？」林敏明坐在他的旁邊，溫柔地問。

「很累，」司馬洛點點頭：「平時是沒有這麼不濟事的，一定是因爲身體帶傷！」

「顯然是了，」林敏明說：「你得多休息一下。讓我替你放水，你洗一個熱水澡，然後好好地睡一覺吧！」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謝謝妳。」

林敏明進了浴室去放水，司馬洛則躺在牀上，閉上了眼睛。他並不是打算入睡，他是在動着腦筋。但這酒店房間的設備是那麼舒服。空氣調節機放出來的空氣是既清新而又溫暖的。他舒服得差點睡着；不過後來，他還是一翻身，把牀邊的電話拿起來，打出去。

林敏明終於出來的時候，他正在打最後一個電話。他放下電話，林敏明說：「好了，你可以去洗澡了！」

司馬洛懶洋洋地走進浴室，他一面脫

衣服時，她一個問：「怎麼樣了？你查問到什麼嗎？」

「查到了一點，」司馬洛說：「原來我們有三個對手都是大人物。頭髮半禿，戴上黑眼鏡，不時用手揉耳朵的一個就是老虎狗克魯斯，葡萄牙人，職業凶手。」

「我好像聽說過這個名字。」林敏明說。

「妳應該聽過的，」司馬洛說：「一年之前他還是因爲一件酒店中的槍殺案被通緝，而警方到現在還找不到他。」

「既然警方到現在還找不到他，這個人一定是不容易找的了。」林敏明說。

「可想而知了。」司馬洛說：「第二個，長頭髮，英俊，打扮很講究，像花花公子的就是小白臉孔平。」

「小白臉孔平，這又是誰呢？」林敏明問。

「和克魯斯差不多，不過高一級，沒有受過通緝，」司馬洛說：「祇是受警方懷疑罷了。」

「唔，沒有案底的人，總是比較高的高手。」林敏明說。

「第三個，」司馬洛說：「又瘦又長，鼻子像鸚鵡一樣的，這個是丁又新。」

「丁又新是幹什麼的呢？」林敏明問。

「當然也不會是好人了，」司馬洛說：「他的專長是多方面的，除了好的方面。表面上的職業是私家偵探，但是多數做見不得光的勾當，如果你有什麼不名譽的事情他去查，那你等如自動投進了一隻八爪魚的懷抱之中了。他會把你緊緊抓住，然後把你的血吸乾爲止的。」

「你的意思是他會抓住一個人的不名譽事情而進行勒索嗎？」林敏明問。

「正是。」司馬洛說：「我猜丁又新可能是他們那一幫人中的智囊。」

「還有其他那些呢？」林敏明問道。

「其他那些就問不出來了，」司馬洛說：「沒有什麼特徵，單靠口頭的形容，那是很難查出來的。如果單靠口頭的形容，那麼，其中一個可能還是我。」

「這三個，夠不夠？」林敏明問。

「夠了，」司馬洛說：「這個丁又新是私家偵探，他是有辦事處的。我們可以去探訪他一下。」

「現在？」林敏明說。

「明天。」司馬洛說：「現在是休息的時間。」

「好吧！」林敏明說：「明天。你好好地泡一會兒吧，然後再去好好地睡一覺！」

＊　＊　＊

第二天早上，當林敏明張開眼睛時，她看見司馬洛是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的。他正坐在那裏翻閱當天的報紙。

他起得比她早，已穿好了衣服，而且顯然已經梳洗過了。

「你……你的氣色眞好，」林敏明說：「你好像完全好了。你是完全好了嗎？」

司馬洛苦笑：「不要以貌取人。我不過是剛剛服了藥，藥使我不痛罷了！」

「你一定肚子餓了，」林敏明說：「我起來給你弄點早餐。」

「別傻吧，」司馬洛笑了起來：「這裏是酒店，要吃什麼，祇要叫他們拿上來就行了。」

「你要吃什麼早餐？」

「妳拿主意好了，」司馬洛說：「我是什麼都吃的！」

「你需要一些營養豐富，但又不難消化的食物，」林敏明十分女性化地說。而且，她也十分女性化拿起電話，打到樓下的服務處，又十分女性化地和他們辯論了一番，由於他們早上似乎並沒有她心目中所要的餐單；不過最後，還是她取得了勝利。

她認爲司馬洛應該吃的東西，廚房已經答應了代爲準備。

她轉過來，勝利地微笑着：「早餐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你可以吃你要吃的東西！」

「我是什麼都吃的。」司馬洛說。

「在這個時間，你是不能亂吃東西的。」她說：「非要小心選擇不可！」

司馬洛沒有回答她。他是心不在焉的。他正在全神貫注地看着手上那份報紙。不是看新聞，而是看着報紙上的一則廣告。那是一家私家偵探社所刋的廣告。

丁又新私家偵探社。這可以說是丁又新安排的香餌。廣告上自稱保證可以爲客戶解決任何煩惱；但事實上，撞進丁又新手中的人，才是眞正找到了煩惱呢！不過，普通人當然是不會知道的。祇有司馬洛，明白丁又新的底子，才會知道的。

司馬洛終於吃吃一笑，把報紙放下了，說：「我們可以堂堂正正以客戶的身份找丁又新了！」

「去找他？」林敏明對這個計劃表示懷疑：「就這樣上門去找他？」

「不可以嗎？」司馬洛說：「他既然掛牌做生意，又刋登廣告，那有顧客上門，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我和你一起去？」林敏明問。

「我看，」司馬洛說：「還是我一個人去好一點。也許他會認得妳的。」

「爲什麼你認爲他會認得我呢？」林敏明說：「如果他是智囊，這詭計是由他想出來的，那麼，似乎他第一個應認識的人就是你了！」

「有點道理，」司馬洛用手搔着後腦：「那麼，也許我們應該改變一下辦法了。先打電話給他。他不會連妳的聲音也認得吧？」

「唔，」林敏明點着頭：「這也是一個好辦法。」

＊　＊　＊

正如司馬洛所形容的，丁又新是一個瘦削的人，有着一隻鸚鵡咀般的鼻子。而且，他有一種特別的習慣，經常會伸手去捏一下他這一隻鸚鵡咀的鼻子。也許，是這特別的動作，令到他的鼻子更長得特出吧！總之，這是另一種特徵，同樣鼻子，同樣動作的人，不容易找到多少個。所以，司馬洛是肯定，丁又新就是他們所要找尋的其中一個人。

此刻，如果司馬洛看見他，就更加會十足肯定了。因爲，丁又新身上的衣着，也是一樣的。他剛好又是穿上了行事那天的那一套衣服。那兩個流浪漢，把他所穿的衣服也形容得很清楚的，所以更不會錯了。

丁又新正坐在寫字桌後面，兩腿架在桌面上，用兩隻手指揑着鼻子時，電話就響了起來。

丁又新伸出手去，把聽筒拿了起來，以莊嚴的聲綫說：「丁又新私家偵探社！」就像這是一個很大機構似的。雖然這裏祇有他一個人，他兼任董事長和雜工之職。

電話裏傳來的是一把女人的聲音。這把女人的聲音說：「丁先生，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你偵探社的廣告！」

「哦，是嗎？」丁又新說：「是的，我是有時會刋登一下廣告的。妳知道，那些報館的廣告經紀，老是來纏，不應酬一下，刋上一兩段，總覺得不大好意思！」咀巴裏是這樣說着，其實心裏已經在感激，他在報紙上刋登的那段廣告，果然是相當有效的。

「丁先生，」電話裏那女人的聲音又說：「我有一件事，很難解決，我在想，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的忙？」

「我嘛！」丁又新說：「讓我看看什麼時候有空，讓我查一查時間表，你知道的，案子太多了，忙得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他停了好一陣，表示這段時間是用作查看他的時間表的；但其實他並沒有這樣做，由此可知，他實在是有多忙了。

終於，他說：「很湊巧，這兩天我還可以騰出一點時間來的。妳有什麼問題？」

「丁先生，你可不可以出來和我談談呢？」那邊的女人問道。

丁又新表示爲難。他說：「我看，還有你到我這裏來好一點。你知道我的寫字間在什麼地方嗎？報紙上有刋出來的。」

她也表示爲難。她說：「我這件事，是需要守秘密的，我不希望在太多人的面前談，不大好意思。」

「哦，這不要緊，完全不成問題，」丁又新說：「祇有我一個人在這裏……我的意思是，手下十幾二十個人都已出動了去做工作，祇有我一個人留守大本營。五點鐘之前也不會有人回來，所以，妳來這裏談，是不會有什麼不方便的。」

「那麼好吧，」那女人說：「我馬上來好嗎？」

「好的，」丁又新說：「我等妳，呃……小姐貴姓？」

「我姓林。」

「林小姐，我等妳！」丁又新說。

對方掛了電話，丁又新放下聽筒，匆匆忙忙把他的寫字間收拾一下，以便看上去氣派一點。私家偵探的生意，近來實在不大好。所以他是很緊張這一尾自投羅網的魚兒的。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位林小姐來得很快，不過一分鐘，她就來了。這個來者，自然是林敏明。而且，與她同來的還有一個男人，她並不是單獨來赴約的。

丁又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們。

和他同來的這個男子就是司馬洛，可能丁又新認得林敏明；但是不認得司馬洛，由於他的眼光多數時候都看着林敏明，而且表現恐懼。即使這還不算是作賊心虛的表示，司馬洛也憑他身上這套衣服而斷定了，丁又新果然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了。

「林……小姐？」丁又新的吶吶地問道，額上出現了一層薄汗。

「是的，」林敏明說，一面轉頭四面望望：「這裏眞的沒有別人嗎？我不好意思讓人看見我。」

「呃……請坐吧！」丁又新說，「這裏的確是祇有我一個人。」

「這門上是有鎖的，」司馬洛道：「把門鎖上，就不會有人進來了。」他過去把門鎖上了。

「林……小姐……」丁又新心不在焉地說着，看看司馬洛，又看看林敏明，不看他們的時候，則是企圖找尋一條逃路。自然他找不到一條逃路，他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他知道沒有逃路的。這寫字間祇是一間方型的房間，用玻璃屏板隔成兩半邊，裏面的一半邊則是用作「社長室」。

林敏明果然應他之邀而坐下來了。她說：「丁先生，我叫林敏明，我的困難就是，我老板的屍體不見了。」「

「老板的屍體？」丁又新問。

「是這樣的，」林敏明說：「我的老板叫梁炳明，我們的工作……你知道的，我們都是賊。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賊，包括你在內。」

丁又新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

林敏明又說下去：「是這樣的，我和我的老板被騙到了這個地方來。」

丁又新回頭望望司馬洛，司馬洛探頭進社長室裏看看有沒有人在裏面，現在又回轉來了。他揮揮手：「別管我，我祇是參觀一下這個地方，你們談好了！」

「我們到了這個地方，到了一間破屋子，有人用輕機鎗向我們掃射。除我僅僅身免之外，其他都死掉了。而後來，屍體不見了。現在，我就是想托你找出屍體和凶手來！」

丁又新不斷斜着眼睛去望司馬洛，由於司馬洛站到了他的後面，這使他感到非常之不舒服。

「丁先生，」林敏明說：「你有沒有聽見我說什麼？」

「有，有，」丁又新說：「不過……不過，這種案子是很棘手的，我看……不如晚上妳再來一趟好不好？那時我很有空……」

腦後一陣風響，丁又新眼前的一切都變成了一陣青黑色，人也差點失去了知覺。

當眼前那陣青黑散去了之後，丁又新發覺自己原來已經離開了椅子，跌到了地上了。司馬洛正在舉起手掌。顯然，剛才是司馬洛在他的腦後擊了一掌。

司馬洛對他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冷冷地說：「丁又新，你是一位神探，我對你是很有信心的。我不相信我們需要晚上才來，我們認爲，你現在就可以告訴我們的。我是說現在！」

「不……不要動手！」丁又新可憐地說，要爬起身來，但又顯得軟弱無力的。於是他祇好伸手扳着桌子的邊緣，要扶持起身。

他果然是一個智囊人物，這個動作也是一個假動作。他扳住桌子邊緣的手一滑，滑低了一點，摸住了桌子的抽屜，隨手把抽屜拉開了，手就伸進了抽屜之內。

那裏面顯然是有一件可把局勢扭轉的

武器的。不過，司馬洛卻不給他這機會。在他面前的司馬洛是身手敏捷的，他一跳就繞到桌子的前面去，猛的伸腳一撐，使那抽屜又再度關上了，夾住丁又新的手。

丁又新發出一聲痛苦的尖叫，兩眼翻白，整個人也軟了下來，就靠那隻被夾着的手把身子吊在那裏。司馬洛把腳放開了，伸手拉開抽屜，把丁又新的手拉了出來，丁又新軟軟地倒了下去。

司馬洛再看看抽屜裏面，看見那裏面果然放着一件足以扭轉局勢的武器。那是一把手槍。

「哈。」司馬洛冷笑着，把槍取了出來。

丁又新的樣子是更加可憐了，他知道，他這個最後希望巳經失去。司馬洛把槍檢驗一下，發覺是實彈的。他把子彈褪了出來，放在桌上。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丁又新苦惱地吶吶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就像眞不知道似的，」司馬洛不屑地說：「我就不相信你不會眞的不知道！來，快說眞話！」

「你究竟想要我說什麼？」丁又新苦着臉。

「你已經聽她說過的！」司馬洛說：「她要找到她的老板的屍體和殺她的老板的凶手，你告訴她答案吧！」

「我……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丁又新吶吶着。

司馬洛的手一揮，那把空槍就擲了過去，擲中了丁又新的額，彈開了。剛剛坐了起來的丁又新又倒回下去，額上出現了一個雞蛋般大的瘤。

「下一步，」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說：「我要你把這些子彈吃下去了，所以，聰明的就不要惹我生氣。」

「快說，這件事是誰做主持的？」林敏明喝道。

司馬洛把子彈抓到了手中，遞到了丁又新的臉前：「我給你一個選擇，你告訴我們，不然你就把每一顆都吞下去。」

「我……我眞的沒有什麼可說的！」丁又新說。

司馬洛以旋風的速度執住了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拉後，丁又新連忙把牙齒閉緊，但林敏明合作地在他的心窩上踢了一脚，丁又新心臟幾乎停頓，不得不把咀巴張開來深呼吸，司馬洛就把一顆子彈丟進了他的口腔內。而且，這顆子彈準確地滑進了喉嚨。

司馬洛放了他，丁又新一隻手摸着喉嚨，另一隻手向咀巴裏挖，發着「格格」的聲音。但是太遲了，子彈已經進去了。他乾嘔着，手由喉嚨移到胸部，又再移到腹部。子彈下到什麼地方，他的手就摸到什麼地方。他的眼睛凸出着，就像快要跳出眼眶似的。

後來，他深呼吸了幾下，恐懼地說：「我……我吞下去了！」

「很好！」司馬洛微笑：「這表示你聽我的話，我叫你吞，你就吞了；不過，用不着擔心，吞得下的東西，一定拉得出來，你不過會胃痛一個時期就是了。怎麼樣，準備吞第二顆吧！」

「不，不要！」丁又新慌忙地用雙手掩着咀巴：「我說了，我說好了！」

「說吧！」

「我……我祗是替人做事的！」丁又新呻吟着：「這不關我的事。我祗是受人所命！」

「這一點不用你說我也知道，」司馬洛說：「你不是大將之材。你就祗有資格做參謀。我們要知道的是，你替誰做參謀？」

丁又新遲疑着。

「想清楚再說也不遲，」司馬洛說：「如果你說得不合邏輯，我會發覺的。所以，你瞞不過我們，你是說謊的，我就不饒你！」

「這件事……我祗是幫忙老萬做的。」丁又新說。

「什麼老萬。有姓無名，算是什麼？」

「萬清。」丁又新說：「他是……他也是商業間諜！」

司馬洛和林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洛點頭：「很合邏輯，說下去，詳細一點。愈說得詳細，你就愈快可以脫離苦海了！」

丁又新說下去。

萬清是主持這件事的人，丁又新果然是參謀。是丁又新想出利用司馬洛這個計劃的。死者陳龍，是和萬清約好了，要把那密碼賣給萬清；不過在見面之前，已經被梁炳明和林敏明他們撞破了。

陳龍死掉了。無從知道他把密碼收藏在什麼地方，而萬清亦不便到陳龍所住的酒店去找。陳龍可能不是把密碼收藏在酒店裏的，而且酒店那裏，又有梁炳明的綫眼。

不過，萬清也深信，找下去，應該可以找得出來的，祗要沒有人阻止他們。自然，梁炳明對他們是最大的阻力。消除阻力，把梁炳明殺掉，對萬清來說，這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了。萬清是一個狠毒的人，他喜歡把阻碍他的人殺掉。他想殺梁炳明。問題是，梁炳明這個人不易找到。

他和他的智囊丁又新商量，丁又新就獻出一條很迎合萬清心理的毒計——利用司馬洛。他們用不着知道梁炳明在哪裏，司馬洛自然會把梁炳明指引進他們的陷阱來的。

就是這樣，他們在那間屋子等梁炳明來，梁炳明果然來了，跟着，丁又新又爲自己辯護：「我祗是貢獻這個計劃，讓他把梁炳明捉起來罷了。我並沒有提議他殺人，我也想不到他會殺人！」

「還有誰在那裏等？」司馬洛問。

「萬清還不夠嗎？」丁又新說：「他是主謀，你知道他就夠了。」

「我還要考驗一下你說的究竟是不是眞話，」司馬洛冷笑：「快說，招出來！招！」

「呃……還有……還有……」丁又新祗好又和盤托出。看來他並不是說謊，他招出來的名單之中，亦包括了另外兩個司馬洛認出來了的人。和另外幾個司馬洛猜不出的名字。

「哈，你不知道他要殺人？」司馬洛冷笑：「那你以爲他又爲什麼把兩個職業殺手叫在一起。這兩個不是職業打手，他們不是打手。他們祗是殺，他們不打的！」

「我……我也勸過老萬不要殺人的，」丁又新又忙改口邀功：「祗是勸他不聽！」

「好了，」司馬洛說：「這幾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的胃開始痛了。」丁又新苦楚地說。

「那你更應該快招出來，」司馬洛道：「不然的話，再吞進兩顆子彈，你會更痛的！」

丁又新沒有辦法，祗好又招供出來。司馬洛很滿意了。

「好！」他說：「你還算老實，不像是對我說謊的。」

「我……我得快點去見醫生，」丁又新哀鳴着：「我的胃……」

司馬洛微笑，把槍拾了起來：「我給你射一顆子彈進去，保管可以止痛！」

「不……不必了，」丁又新吶吶着：「你……你祗要放我去見醫生就行，我得去見醫生！」

「讓我看看你的手指。」司馬洛說。

「爲……爲甚麼？」丁又新迷惑地問。

「看看你的手指，才可以決定你有沒有說謊的！」司馬洛說：「媽的！快拿出來看看，你的手指！」

丁又新祗好把兩隻手伸起來，手掌握在桌面上。司馬洛細細看看他的手指。丁又新仍然不明白司馬洛這是什麼用意。接着，司馬洛忽然一手按住了他的左手，槍柄就一敲敲下去，敲在他的右手上。狠狠地一敲，丁又新大聲叫了起來，而他手上發出來的聲音，也使人毛骨悚然的——是皮肉綻開，骨頭折裂的聲音。

丁又新忙把右手縮了下去，司馬洛也不停頓，槍柄再度揮動，擊在他的左手上，也是同樣一敲，跟着發出皮肉綻開和骨頭折裂的聲音。

司馬洛這才放手，丁又新又把左手縮了下去，全身都在發抖着。司馬洛執着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拉得仰了起來，手中的槍第三次揮動，這一次，槍柄擊中了丁又新的咀巴。

丁又新連叫也沒有叫出聲音來了。他的咀唇破裂連同牙齒也陷進了咀巴裏面，他暈過去了。

「看，」司馬洛對林敏明微笑：「這是治療胃痛的最佳辦法。他好久好久，都不會記起自己的胃在痛了！」

「爲什麼你不索性把他殺掉呢？」林敏明問。

「妳把他殺掉吧！」司馬洛說。

「我不是殺手，」林敏明說：「我不能殺死毫無抵抗的人！」

「這就是答案了，」司馬洛說：「我也是一樣。他沒有抵抗，我也不能殺死他了！」

「那怎麼處置他好？」林敏明問。

「已經處置好了，」司馬洛說：「他會在醫院裏躺好一段時間的。在這段時間之內，他既不能講話，又不能寫字的，所以他也無法說出發生了什麼，以及是誰來對付他的了。這是一個我常用的辦法，比較殺人滅口容易得多，也人道得多！」

林敏明微笑：「我猜，他在醒來之後，會恨你沒有把他殺死呢！」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下一個目標在等着我們！」

「誰是下一個目標？」林敏明問道。

「自然就是老萬了。」司馬洛說着，取出他的止痛葯丸。

* * *

「老萬不錯是一個很有可能性的人，」林敏明在車子行駛着的時候說：「不過我們似乎還不能絕對肯定是他。假如丁又新是說謊的呢？」

司馬洛一扭方向盤，越過了前頭一部開得較慢的車子。

他說：「丁又新不是說謊的。」

「你怎能這樣肯定？」林敏明說：「這種事情，如果弄錯了，可並不好玩的。」

「我見過萬清一次。」司馬洛說：「他是一個交遊相當廣闊的人。」

「你的意思是——你和萬清是朋友？」林敏明說。

「不，不是朋友，也不認識，祗是在另一位朋友那裏見過一次面。萬清有一把很特別的聲音。是他本人冒充陳龍，把箱子遞進我的車中的。我聽到的就是他的聲音。丁又新一講萬清的名字，我就記起來了。顯然萬清也認爲我是一個理想人選了。」

「哦！」林敏明說。

司馬洛再轉了一個街口，把車子停了下來。

林敏明皺起了眉頭說：「我們現在回酒店去？我們不是在找萬清嗎？」

「我們回到酒店去，」司馬洛說：「我先要打幾個電話，我們住在那酒店裏，回去打電話，當然是方便得多了！而且，我們也應該吃一頓飯！」

他們上樓去，回到他們的房間，司馬洛打了幾個電話，然後，就在牀上躺。

林敏明又有點不耐煩。她說：「怎麼了？你查出了什麼？」

「先叫下面服務處弄點吃的東西來吧！」司馬洛說：「我的肚子餓了。」

林敏明又負責打電話。她仍然十分女性化地代替司馬洛決定他應該吃什麼。午餐的菜單，範圍當然是較廣的，所以她這一次是用不着和下面的展開談判了。她要的食物，都可以辦到。

當她放下電話時，司馬洛說：「丁又新沒有說謊，我的綫眼朋友告訴我，萬清果然是躲在那個地方的。不過，他身邊有不少人在保護着，我們去，似乎不會很順利就能見到他的面，尤其是，他現在很可能已經知道丁又新出了什麼事情。」

「他會猜到的，」林敏明說：「他會猜到可能是我們，那他會更加提高警惕了！」

「不錯，」司馬洛說：「而且我猜，小白臉孔平和老虎狗克魯斯這兩個殺手都會在他的身邊。」

「那麼，」林敏明說：「我們是不方便白天去了。」

「自然，」司馬洛說：「這兩個殺手會把我們殺掉的！」

「我們晚上去？」林敏明問。

「讓我計劃一下吧！」司馬洛說：「我的朋友們供應了我不少有關萬清的資料，我可以好好地計劃一下了！」

司馬洛燃起了香煙，靠在牀上，思索

着，噴得滿房間都是香煙的霧。後來，午餐送上來了，他們在沉默之中吃過了，司馬洛又在牀上躺了來，說：「好了，現在我們還是先睡一覺吧。暫時沒事可做，不如養足精神。」

當牀頭電話的響聲把他吵醒時，天已經黑了。

司馬洛開了牀頭燈拿起聽筒，聽了一下，說：「好，好的，拿上來好的！」

他放回聽筒時，林敏明已經完全清醒而坐了起來了。她說：「什麼事？怎會有人打電話到這裏來找你的？」

「是樓下服務處，」司馬洛說：「有人給我們送來了兩件禮物，我叫他們拿上來罷了。」

「禮物？什麼禮物？」林敏明疑懼的問。

這樣一問的時候，門就給敲響了。司馬洛走出套房的廳中去開門，再回來的時候拿着兩隻用公司紙包裹着的盒子，他把盒子在桌上放了下來。

「這——這是什麼？」林敏明問。

「可能是計時炸彈吧！」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是我的好朋友給我送來的。」

她還是狐疑地看着那二盒禮物，司馬洛揮手說：「好了，快起來穿衣服吧！我們睡夠了，要出動了。」

「我們現在就去找萬清？」林敏明問。

「暫時還不是，」司馬洛說：「我是要把這兩盒禮物轉送到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林敏明問。

「萬清的家裏。」司馬洛說。

＊　＊　＊

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坐在車中了，由司馬洛開車。車子轉出了一個街口，離開市區。

林敏明又奇異地說：「怎麼了？這條路，並不是到萬清家去的。」

「萬清有兩個家，」司馬洛說：「你知道的是他在的那個家，現在我們去的，是他不在的那個家。」

「司馬洛，」林敏明不耐煩地提出抗議：「你可以告訴我你究竟是在搞什麼鬼嗎？」

「慢慢吧，」司馬洛說：「這就好像偵探小說，謎團一個一個解開，逐步逐步揭曉，如果一下子就先把答案告訴了妳，妳也不會有興趣看下去了，對不對？」

「你做事不喜歡把計劃告訴任何人的，是不是？」林敏明問。

「對了，」司馬洛吃吃笑：「妳看得出來，那証明妳是開始了解我了！」

「這卻不是令人很滿意的了解。」林敏明說。

不過，如果她進一步了解司馬洛，她就會明白，司馬洛在這一點上是相當固執的，不會爲了任何人而讓步。

車子駛進了郊區，沿着一條海灘的路行駛。那裏住宅很少，車行幾分鐘才看得見一座屋子。這些屋子，自然不是普通的屋子，都是富人的住宅，別墅式的住宅。

後來，在剛剛看見下一座住宅的時候，司馬洛就把車子停住了。

「現在怎樣了？」林敏明問。

「現在妳在這裏等着我，」司馬洛說：「我去送送禮就回來。」

「我不能一起去嗎？」林敏明問。

「有些事情，是不適宜太多人去做的。」司馬洛說。

他動手把那隻盒子包裹着的公司紙拆開來，就看見其中兩隻普通的紙皮盒子。把那兩隻盒子打開來，就看見其中一個盒裏有幾副電器，小小的，黑黑的，有點像比較老式的電燈的燈掣或者插梳。

另一隻盒子裏面放着的，卻是一副收音機般模樣的東西。司馬洛把那幾隻較小的電器拿了出來，塞進自己的衣袋便走了，那副收音機則留下來。

林敏明聳聳肩，看着他走遠了。

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司馬洛就回來了，身上的衣服變得很皺，頭髮亂了，衣服上也沾了污垢。

「怎麼了？」林敏明說：「你和人打過架嗎？」

「沒有，」司馬洛說：「不過，如果我硬要進去的話，看守屋子的人也許會和我打架的。剛才我只是偷偷地爬牆進去，沒有人知道，所以也沒有人制止我了！」

「看你，弄得髒成這個樣子！」林敏明說着掏出手帕來，替他拍去身上的泥垢。

「謝謝妳！」司馬洛說着，已經忙着把那副收音機拿出來，扭着收音機上的幾個開關。這收音機傳出輕微的電波雜音。

林敏明又皺着眉頭：「司馬洛，怎麼了，你在幹什麼？」

「我剛才送的禮物，其中一種作用就是收音，收了音輸送到這無綫電中來讓我們聽到的，」司馬洛說：「我已經把他們放在萬清的屋中，所以，我們可以用收音機聽萬清的聲音了。」

「這有什麼用？」林敏明說：「你明知道萬清不在這間屋子裏的。」

「他很快就會回來的，」司馬洛說：「很快。」

「爲什麼？」林敏明問。

「因爲，」司馬洛說：「就在此刻，我的朋友已經打了電話向警方告密了。我的朋友告訴了我萬清住在什麼地方，我也告訴了他們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此刻小白臉孔平和老虎狗克魯斯都與萬清在一起。這個情報賣給警方是很值錢的，而警方得到了情報之後，不用說也自然馬上要去捉了。」

「假如警方把萬清他們捉了起來呢？」林敏明問。

「有小白臉孔平和老虎狗克魯斯在一起，似乎沒有那麼順利可以捉住的，」司馬洛說：「尤其是老虎狗克魯斯，他不會乖乖地舉起手來。也許萬清可以逃脫；但他逃得出來，也不免要損兵折將了！」

「這是借刀殺人！」林敏明說。

「這正是借刀殺人！」司馬洛說：「孔平和克魯斯這兩個人不容易對付，所以我還是讓警方來對付他們好些了！可能他們會在抵抗之中都給警方殺掉，這也是他們應得的報應！」

「這不像你的手段！」林敏明說：「照我所聽到的，你這個人的作風似乎是有仇一定要自己報的！」

「有時我也會破例一下，」司馬洛說：「現在我這是叫以牙還牙。他們用陰險的

手段對我，我現在不過是以牙還牙罷了。」

「這也好，」林敏明說：「起碼這樣，你本身就不會有危險了！」

女人的婆婆媽媽，不過這也令司馬洛心裏相當舒服。

他們在那裏等着。事情的發展，果然是一如司馬洛所預料的。大約在那裏等了一小時之後，他們就看見有兩部汽車疾馳而過，駛向萬清的屋子。他們可以看到這兩部車子在萬清的花園門外停了下來，花園的柵門打開，車子駛了進去。

林敏明說：「他們來了，人不少，有兩部車子！」

「也許萬清先得到通風報訊吧！」司馬洛說：「我覺得他們來得早一點，不像是經過一番拒捕之後逃來的。」

「這也有可能，」林敏明說：「經過丁又新的出事，他們似乎應該警惕一點了，也許他們早就在提防！」

司馬洛已經在那裏忙於扭動他那副無綫電了。

林敏明聽到無綫電之中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其中一個人在不停地用污穢的言語咒駡着。

「唔，」司馬洛說：「這一個就是小白臉孔平。雖然他是一表斯文，但咀巴比馬桶還要髒的。」

還有一個人也帶着外國口音的聲音在參加咒駡着。這一個當然是克魯斯了。

林敏明說：「似乎你的計劃並不成功，司馬洛，兩個殺手都在場！」

「這不要緊，」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現在，他們兩個都到了我要他們到的地方，情形又不同了！」

「怎樣不同？」林敏明問。

「讓我看，」司馬洛說：「孔平和克魯斯，現在都是坐在沙發上了。」

「你怎知道的？」林敏明問

「有一個收音器是藏於沙發的墊子裏面的，」司馬洛說：「他們兩個人的聲音最接近，那他們當然是正在沙發上了。萬清是在對面，由於那張沙發三個人坐就會太擠了。」

有倒酒進杯和玻璃相碰的聲音從收音機裏傳出來，接着聽見第三個人的聲音說：「好了，總算逃脫了！還好我是廣佈綫眼的！」這第三個人的聲音，顯然就是萬清的聲音。

「但這裏又如何？」孔平說：「如果他們又來這裏搜呢？」

「如果告密的人知道我這個地方，那警察早已在等着了，」萬清說：「不過不要緊，如果警察要來的話，就祇有一條路可走，我在路口有兩個夥計的，他們一來就有電話通知，那時你克魯斯祇要到屋後的樹林中躲一躲就行，我和孔平留在這裏是不怕的，我們沒有案底，他們不能對我們爲難！」

「這樣好一點了。」孔平說。

碰杯的聲音。

「哈，」司馬洛說：「他們居然在飲酒慶祝了。他們還以爲他們的運氣眞的是那麼好呢！」

「祇有三個人在那裏喝酒。」林敏明說：「萬清和孔平及克魯斯。兩部車子祇載着三個人嗎？我看不祇這個數目吧？剛才車子經過的時候，我也看到車中有很多人的，起碼另外還有三個。」

「也許另外還有三個的，」司馬洛說：「萬清一定有些隨身保鑣之類。算那另外三個就是他的隨身保鑣吧！但是孔平克魯斯是萬清的貴賓，所以三個隨身保鑣就守在外面，老板和貴賓在家中喝酒，這不是很正常嗎？」

「這就夠好了，」林敏明說：「兩個職業殺手之外，又有三個隨身保鑣。現在，萬清是到了你要他到的地方；但是，你又如何對付他呢？」

「我自然有辦法對付他，」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去打個電話吧！」

「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打電話？」林敏明問。

「你看不見嗎？」司馬洛說：「前面不是有個電話亭？把車開過去一吧！我們去用那隻電話！」

「這眞巧了，好像你要什麼就有什麼的，」林敏明說：「你剛一想打電話，前面就有座電話亭了。」

「我早已選擇好了地點！」司馬洛說：「我就是選中了有電話亭的地方才停車的。」

於是，林敏明把汽車開前了一點，到了電話亭的旁邊。司馬洛打開車門，她說：「你現在究竟是要打電話給誰？」

「打給萬清。」司馬洛說。

「打給萬清？」林敏明詫異的道：「爲什麼？」

「我遲一點才對妳解釋吧！」司馬洛說：「現在妳先看看這裏。這收音機上不是有一顆紅色的按鈕嗎？」

「是的，」林敏明點點頭：「這是幹什麼的？」

她說着就要伸手過來摸，但是司馬洛立即把她的手推開，說：「不要亂動！」

林敏明呶着咀看着他，司馬洛又說：「這是一顆很重要的按鈕，不能亂按的。妳聽清楚，我會在電話亭裏向你打手勢的，你看着我，當我一把右手遞高的時候，你就把這按鈕按下去，曉得嗎？」

「好吧！」林敏明無可奈何地點着頭。

司馬洛下了車，走進電話亭，撥了電話號碼。既然他進過那間屋子，要知道屋中的電話號碼也並不是難事，祇要在臨走的時候看一看就行了。

電話響了兩次，就有人接聽。不是萬清，一定是萬清的手下。

司馬洛說：「萬清先生。」

「是那一位？」那邊的人問。

「我是他的朋友，」司馬洛說：「我是有點情報想向他報告的，很要緊的。」

那人遲疑了一下，說：「好吧，等一等。」

過了幾秒鐘，萬清的聲音就從電話裏傳來了。目前，這是司馬洛最難忘記的聲音。這把聲音曾經在車子的窗外叫他代爲保管那隻箱子，所以司馬洛印象很深了。

「你是誰？」萬清問。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萬老板，」司馬洛說：「我聽說有個叫司馬洛的人想對付你。第一步，他要先解決孔平和克魯斯。」

（未完・四）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碧落山莊的外圍領隊，以管玲玲爲首，楚琬協助，其次是總管秦皓，副總管宓飛虹，加上唐門的唐世良帶領兒子媳婦。戚繼祖、唐紀中、霍如玉在塔林被擒，由上官靖、丁瑤假扮唐紀中、丁瑤，騙得神武隊領隊之職，臥底潛伏，唐世良雖然識破反抗，卒被制服，使他詐醉睡在房中，掩人耳目；利用宓飛虹思女心切，說服他爲己效力，約束手下三十六黑衣名衞按兵不動，便於己方行動；至於秦皓暗傳行宮命令，撮合宓飛虹父女團聚，是友是敵？尚未淸楚。但沈雪姑先來，總舵和少林寺的人不日趕到，上官靖、南宮老人等已佈下戰機，暗裏反攻……

道院殺壇主

只見八條人影巳經迅快的飛掠而來，那是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和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虎頭莊黑豹侯休、金刀門郭勇、永安鏢局少鏢頭羅尙武。

李小雲悄聲問道：「都解決了嗎？」

「都制住了。」沈雪姑道：「二妹，快去給他們易容吧！」

李小雲道：「金兄請給我點起燈燭來，沒看清楚，敎我怎麽依樣畫葫蘆呢？」

金鼠道：「這裏可以點燈嗎？」

沈雪姑道：「我們巳經改扮好了，就算有人來了，也可以應付得了，只是二妹要快些才行。」

祝小青道：「我也會，我可以帮二姐一起來。」

孫小乙搶着道：「我也會。」

祝小青道：「你快易你自己的吧！」

孫小乙過去掩上柴門。金鼠隨即晃着火摺子，點起燈燭。

沈雪姑朝上官靖道：「你去後面守着，別讓人闖進來了。」

喬裝闖行宮

上官靖點點頭，轉身往屋後走去。

不過一刻工夫，李小雲等八人都巳易好了容，也換上了灰布道袍，只是李小雲、祝小青兩人女孩兒家身材較爲矮小，穿上道袍，更嫌寬大，好在束上腰帶，混在衆人之間，一時也看不出來，何況還在深夜裏，自然更不易發覺。於是大家一起動手，把八個道士運進了右首廂房。

李小雲悄悄走到廚房後門，探首叫道：「大哥，可以了。」

上官靖要趙之欣、徐永昶、侯休、郭勇四人，站到後門口去，才回身走入，朝沈雪姑問道：「現在該如何了？」

沈雪姑道：「現在離三更還有半個更次，總舵的人還沒到齊，咱們就在這裏等候消息了。」

李小雲道：「家師臨行前，交代過我，今晚二更過後，他老人家會有消息傳來的。」

上官靖問道：「劉前輩去了那裏？」

李小雲道：「不知道，他老人家昨晚

就走的。」

突聽屋後傳來趙之欣的喝聲：「二位請留步。」

接着响起一個女子聲音冷冷的道：「你們竟敢攔我去路！」

上官靖一下就聽出是管巧巧五師姐的聲音，得忙朝李小雲等四人揮揮手道：「你們快站到前門去。」一面立即閃身往後掠去。

趙之欣道：「這是二公子的命令，沒有他點頭，任何人都不准出入。」

接着另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說道：「你知不知道我們就是找二師兄來的。」

上官靖聽得又是一怔，忖道：「會是管巧巧！」

這時他正好掠到廚房，急忙含笑道：「五師妹，七師妹找我何事？」

趙之欣出聲阻攔，無非是向屋中的人報警而巳，上官靖旣巳出聲，他自然不再阻攔了。

管巧巧哼道：「二師兄好大的架子，沒事，我們會來找你嗎？」隨着話聲，兩人巳欵步走入。

上官靖說道：「妳們找我究竟有什麽事？」

五師姐冷冷的道：「秦皓從山下回來，會說獲得最機密的消息，昨晚前來踩盤的沈雪姑，探知本敎行宮所在，立即轉告少林寺，少林和尚自然不肯讓本敎落脚在他們附近，就聯絡終南五老和附近幾個門派，準備對付咱們，所以夫人要咱們全體戒備……」

上官靖道：「這個愚兄巳經知道了，不然愚兄會帶他們到山下來佈防？」

沈雪姑跟着走入，含笑道：「五姑娘、七姑娘請到前面坐。」她引着兩人往前走去。

五師姐披披咀道：「我們又不是信使，不該給人家送信來的。」

上官靖聽出她的口氣，好像是給自己送信來的，這就含笑道：「五師妹替誰送信給我呢？」

管巧巧道：「還不是秦皓，他說有一條妙計，可以生擒前來覵伺行宮的人，正好遇上我們，就託我們帶下來一封密函，轉交給你。」

上官靖問道：「信呢？」

管巧巧道：「在我這裏。」

上官靖道：「那就快給愚兄瞧瞧。」

丁瑤適時從右廂走出，叫道：「七師妹，把信給我。」

管巧巧知道四師姐和二師兄情投意合，所以二師兄的事，她都要過問，這就把信遞了過去。

丁瑤伸手接過，撕開封口，抽出一張字條，只看了一眼，就慌忙塞給上官靖，說道：「還是你看吧！」

上官靖低頭看去，字條上只有七個字，那是：「送上柳瓊枝一名。」

柳瓊枝，當然就是五師姐了。

上靖看得暗暗笑了，這字條，豈非正是竹逸先生寫的？一面目光一抬，望着五師姐笑笑，說道：「這張字條和五師妹有關……」

五師姐臉色一沉，哼道：「秦皓寫了些什麽？」

上官靖隨手把字條遞了過去，說道：「五師妹自己去看吧！」

五師姐剛伸手接過字條，上官靖閃電般點出一指，制住了她的穴道，一面笑道：「眞抱歉，碰上的又是你。」

管巧巧驚奇的望望上官靖，問道：「二師兄，你點了五師姐的穴道，這是做什麽？」

上官靖笑道：「愚兄自有道理。」

管巧巧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霎不霎的盯着上官靖，臉上忽然流露出驚怖之色，顫聲道：「你……」

這一個「你」字，只有上官靖聽得出來，指的已不是她「二師兄」，而是上官靖。她並不是爲了五師姐的被點住穴道而驚怖，而是爲了上官靖的改扮成「二師兄」，必有擧動，才使她打心頭上驚怖欲絕。

上官靖含笑道：「妳知道就好。」

管巧巧望望巴大娘（沈雪姑），再看看四師姐（丁瑤），說道：「她們……」

她沒有說下去，但她巳可猜得到她們都是假扮的了。她目光再次投到上官靖的臉上，眞摯的道：「你不能去，千萬不能去……」

上官靖笑道：「妳不用說了，縱是龍潭虎穴，也非去不可。」

管巧巧身軀一陣顫抖，幾乎哭出聲來，說道：「你不知道，你去了就再也不能活着下來，你……」

沈雪姑笑道：「不要緊的，只要妳肯合作，就不會有多大危險的。」

管巧巧目光注向沈雪姑，說道：「妳就是沈姐姐了？」

丁瑤聽得暗暗奇怪，忖道：「管巧巧好像和大哥，大姐都很熟！」

沈雪姑笑道：「管家妹子，妳說對了，上次還多虧妳暗中相助，我們才能從迷陣中出來，也多虧妳弄到解藥，救了不少人。」

管巧巧臉上一紅，幽幽的道：「小妹只有這些微薄力量，帮不上什麽大忙。」

她忽然一把拉住了沈雪姑的手，央求着說道：「沈姐姐，妳不能讓他去冒這個風險，千萬不能，瑯寰宮裏高手如雲，就拿大師兄來說，他比我姐姐（管玲玲）高出很多，比敎主夫人當然還要高，還有道院裏的三位値壇師傅，聽說，最近又敦請了幾位敎外的仙師，武功還在敎主之上，你們人單勢孤，怎麽能够上去，萬一……萬一……」

她急得一雙盈盈秋波中，起了一層霧水，忍不住滾落晶瑩如珠的淚水！

丁瑤現在明白了，管巧巧對大哥也有着一份深摯的兒女之情。

哼，大哥眞是風流種子，到處留情？

「我們不會人單勢孤。」沈雪姑略作沉吟，忽然擧手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也迅快的脫下巴大娘的藍布衣裙，朝丁瑤道：「瑤妹，快要金鼠傳信，叫劉媒婆趕來，叫她改扮巴婆子，我和靖弟，管家妹子一起上去。」

她把面具和藍布衣裙一起交給了丁瑤，然後回頭道：「管家妹子，妳稍候。」一手挾起五師姐朝左首廂房中走去。

丁瑤不敢怠慢，立即跑到門口，告訴

金鼠，要他儘快通知劉媒婆趕來。

不多一回，沈雪姑已經易容改裝，從左廂走出。

管巧巧問道：「上官少俠，你們把五師姐怎樣了，她和我最好，你們不能傷害她。」

上官靖道：「不會的，我們只是制住她穴道而已！」

沈雪姑道：「妳五師姐叫柳瓊枝，我已經知道，二師兄、四師姐呢？叫什麼名字？」

管巧巧道：「二師兄叫伍致中，外號鐵扇奪魂，他的奪命神砂，淬過劇毒，十分霸道，四師姐叫丁慧珊。」

沈雪姑回頭朝着丁瑤，道：「妳記住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劉媒婆已從門外走了進來，嘍嘍尖笑道：「沈姑娘在找老婆子？」

一腳跨走屋來，不由得怔住了，裏面的人，她一個也不認得！

沈雪姑忙叫道：「劉婆婆，我是雪姑呀！」

劉媒婆哦了一聲，尖笑道：「原來……難怪……」

沈雪姑噓聲說道：「劉婆婆聲音輕一些！」

上官靖道：「劉婆婆來得這麼快？」

劉媒婆輕聲說道：「老婆子是遵奉咱們本家大師的密札，指定二更天，必須趕來此地，聽候沈姑娘差遣，所以我先趕來了。」

沈雪姑由衷的道：「竹逸先生眞是料事如神，安排得絲絲入扣！」一面朝劉媒婆招招手道：「妳快隨瑤妹到左首房裏去吧。」

劉媒婆目光四邊轉動，問道：「丁姑娘呢？」

丁瑤連忙說道：「我就是，劉婆婆快來！」

劉媒婆跟着丁瑤往左首房中走去，一回工夫，劉媒婆已換好衣服，戴上了面具，從房中走出，她身材和巴婆子差不多，不用裝作，也已十分相似了。

這時只見金鼠匆匆走入，朝上官靖，沈雪姑拱拱手道：「少林、終南的人，都已到了，青松道長，老夫人也隨後就可趕到，向前輩（銀拂叟向天倫）要在下轉告三位，可以上去了。」

上官靖點點頭，轉臉朝沈雪姑，管巧巧二人說道：「我們走吧！」

丁瑤道：「大哥，大姐，我和劉婆婆也不用留在這裏了，我看還是一起上去的好！」

她是不放心大哥，才要跟着上官靖去的。

沈雪姑沉吟着說道：「這樣也好，我們先上去，妳和劉婆婆先待在這裏，稍後再拉動巴婆子床頭的警鈴，然後撤同山上去，就說敵人大舉來犯，妳們兩個擋不住才退上去的，上去之後，就和我們會合在一起。」

劉媒婆點了點頭，道：「就這樣辦好了。」

沈雪姑道：「我們可以走了。」

管巧巧怔怔的道：「這一來，我眞的叛教了。」

沈雪姑拍着她肩膀，低笑道：「妹子，妳選擇的絕對正確，良禽尚且要擇木而棲，魔教危害武林，無惡不作，是一個人人唾棄的邪教，妳棄暗投明，有什麼不對，我們都不會虧待妳的……」

最後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更不會虧待妳。」

管巧巧粉臉驟然紅了起來，沈大姐最後這句話，乃是她最愛聽的話了，有她這句話，她一顆芳心也踏實了。

上官靖已要守在前面門口的李小雲等四人回入屋來，說道：「我們走吧！」

管巧巧低垂粉頸，跟着上官靖、沈雪姑兩人身後，朝屋後竹林那邊走去，李小雲等扮成灰衣道士的八人，也隨後緊跟而上。

上官靖走在最前面，就在他登上大石崖，一眼看到石窟前面，並肩站着兩個身穿大紅長衫的漢子，只要看這兩人一身打扮，就知是伍致中的師兄弟了。

上官靖還未開口，那兩個紅衫漢子已經拱着手道：「二師兄，下面可是有什麼情況嗎？」

上官靖一手持着摺扇，故作冷傲，問道：「你們聽誰說的？」

在他說話之時，沈雪姑和管巧巧也隨着上來，沈雪姑急忙以「傳音入密」朝管巧巧問道：「這兩人是誰？」

管巧巧也以「傳音入密」答道：「是三師兄束化龍，四師兄萬成章。」

沈雪姑再以「傳音入密」朝上官靖道：「他們是你三師弟束化龍，四師弟萬成章。」

束化龍道：「小弟和四師弟剛才遇上秦總管，是他說的，下面似有情況，二師兄已經趕下去了，要小弟兩人在這裏等候，如果二師兄再不上來，小弟就下去接應了……」

上官靖回頭看了沈雪姑一眼，這是暗號，要她準備一起出手，迅速解決這兩個人，一面搖着摺扇冷然笑道：「秦皓就是這個毛病，凡事疑神疑鬼，愚兄下去察看了一遍，什麼也沒有發現。」

他接着道：「不過你們兩人來得正好，四師妹和巴婆子只有兩個人，守在下面，人手總是單薄了點，所以愚兄之意，你們兩個最好下去，幫同她們看守，就不會有什麼差錯了。」

束化龍遲疑道：「小弟二人，今晚值勤是在本山……」

上官靖臉色一沉，說道：「難道下面不是本山範圍嗎？愚兄負責總……」

沈雪姑及時接口道：「本來二師兄的意思，是要小妹和七師妹留在下面的，小妹因瑯寰仙境也許有事，所以才趕上來的，三師兄，四師兄既然空着，就下去幫個忙，其實萬一有什麼情況，也是山下首當其衝，二師兄的顧慮是對的。」

束化龍朝四師弟萬成章點點頭道：「好吧，四師弟，咱們下去。」

萬成章笑道：「二師兄的心思，兄弟還會不清楚，你是要咱們去保護四師妹罷了。」

兩人隨着話聲，果然相偕往石崖下走去。

須知上下石崖，只有一條路，要下去，就得從上官靖、沈雪姑等人擦身而過。

上官靖迅速和沈雪姑遞了一個眼色，他讓束化龍過去之後，待得萬成章經過之際，右手駢指若戟，一下點在他後心「靈台穴」上。

沈雪姑也在同時，等束化龍過去之後，倏地點了他身後死穴。

這兩人做夢也想不到同門師兄弟，會對他們驟下殺手，自然毫無戒備之心，空有一身武功，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口中發出一聲輕「呃」，兩個人同時應指飛起，凌空朝突崖下落去。

管巧巧是教主夫人的女弟子，和教主門下這些師兄，雖然也算是同門，平日毫無感情可言，因此對兩人中指墜落石崖，也並不在意，使她心中唯一不安的還是「叛教」罪名，待會見到師傅——教主夫人，自已該怎麼辦呢？

上官靖毫不待慢，回頭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道：「咱們進入石窟，有兩個金甲武士，對面站立，小弟對付右邊一個，沈姐姐對付左邊一個，出手必須快速，要一舉震斷對方心脈。」

沈雪姑含笑道：「我知道。」

上官靖沒有多說，當先朝石窟中走去，如今他扮的二師兄鐵扇奪魂伍致中，乃是行宮總巡，兩邊石壁間站着的兩名鐵甲武士當然不會阻攔，更不會要查看他的令牌。

但上官靖在昂首闊步從狹仄的崗哨前經過之時，右手閃電般橫出，一掌端端正正印在右首鐵甲武士的胸口之上。

這一記當然是驟出不意，致令對方措手不及，才能如此順利得手。

沈雪姑緊跟在他身後，相差不過半步，上官靖一擊得手，迅快朝前跨出，她絲毫不慢，右腳跨上，左手隨即向左揮出。

左首鐵甲武士反應極快，他似已看到了上官靖出手，因此右手趕忙格出，但這一着早在沈雪姑預料之中，左手五指往下一拂，勾住對方右腕，反手五指輕彈，發出五縷指風，依次擊中對方心窩。

照說鐵甲武士有鐵鏡護胸，尋常刀劍都無法傷得了他，但沈雪姑彈出去的五縷指風，乃是「無極神指」，無形無聲、柔中寓剛，指勁直透鐵甲，那鐵甲武士怎麼也想不到她彈出來的指風，竟能穿透鐵骨，直襲心臟，只是張了張口，立即了帳。

這下連跟在沈雪姑身後的管巧巧也不禁看得大感驚異，心中暗道：「看來上官大哥和沈大姐的武功，只怕還在大師兄之上呢！」

一行人順利通過僅容兩人並肩而行的狹仄壁道，來至寬廣的大石窟中。

這座石窟，前文已有交代，穹頂足有三丈多高，十數丈開闊，一共有五道門戶，正中間是一個圓形洞窟，還有兩扇黑漆鐵門。

左上首一道門戶裏面，是白衣聖教的「道院」，有三位武功極高的值壇師傅和教主門下五名弟子，以及二十四名教友——準弟子——（灰衣道士）這是聽管巧巧說的。

右上首一道門戶裏面，是「瑯寰仙境」，教主夫人和七名女弟子以及侍女居住之處，上官靖曾經進去過。

下首左右兩處洞窟，住的是七十二地煞（鐵甲武士），這也是管巧巧說的，大致情形就是如此。

上官靖等人進入這座大石窟之後，正待商量如何行動？只見金鼠已經輕快的跟着進來，一下閃到上官靖、沈雪姑兩人身側，悄聲道：「咱們的人已經上來了，竹逸先生要沈姑娘負責堵住瑯寰仙境出口，不可讓裏面的人出來。上官少俠身邊有一面鐘形金牌，是指揮鐵甲武士的，待會一旦動手，可以命令他們退下。」

剛說到這裏，但見從洞外連續走進十個人來，那是終南五老，和三個手持禪杖的黃衣老僧（少林寺達摩院智虔大師、白衣殿智難大師、戒律院智成大師），一個穿火紅道袍的老道人（離火門羅道長），一個四方臉、黑鬚藍袍老者（四川唐門唐世賢）。

這些人，上官靖認識的只有終南五老和少林智虔大師，其餘的人，都是沈雪姑以「傳音入密」告訴他的。

最後還有兩個人，那是假扮巴婆子的劉媒婆，和假扮四師姐的丁瑤，她們迅快和上官靖、沈雪姑會合在一起。

因爲此刻已是深夜，白衣聖教「行宮」，既有二弟子伍致中担任總巡，又有三弟子束化龍、四弟子萬成章和女弟子中的柳瓊枝、管巧巧一同輪值，其餘不担任輪值的人，自然不會起來，所以大敵壓境，仍然沒有人得到一點風聲。

由銀拂叟向天倫爲首的十人，進入石窟之後，金鞭叟田五常、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三人，和少林達摩院長智虔、戒律院長老智成、白衣殿長老智難三位大師毫不停留往左上首一道門戶中走了進去。（左上首洞窟內是白衣聖教的「道院」）

銀拂叟向天倫、竹邛叟易南軒、和離火門羅道長、四川唐門的唐世賢等四人，却在大石窟中留了下來。他們並沒有和上官靖等人招呼，裝作互不相識。

沈雪姑、管巧巧、丁瑤、劉媒婆等四人已迅快的走向右上首洞窟門口（瑯寰仙境），上官靖率同李小雲等八人（扮成灰衣道士）則退向下首。金鼠傳達了竹逸先生的話，早已悄悄退走。

這一段話，說來較長，實則只是上官靖等人進入石窟之後，銀拂叟等人就已緊跟着走入，前後也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就在此時，上官靖已經聽到左右兩邊洞窟內傳出一陣沉重的腳步聲來，那是鐵甲武士交叉巡邏來了。他雖然不知道他們多少時間巡邏一次，但可以猜想得到，大概一盞茶的光景，就出來巡邏一次。

心念方動，只見左右兩處洞窟中同時走出八個手持厚背扑刀的鐵甲武士，兩人一行，步伐整齊，朝中間行來。

他們當然很快就發現洞窟中的四個外人（銀拂叟等四人），和站在中間的上官靖（他們總巡伍致中），右上首的沈雪姑（柳瓊枝）等人，一時之間，弄不清情況，走在最前面的四人（左首二人，右首二人）腳下不由的微一停頓，八道目光一齊朝上官靖投來。

上官靖把摺扇交到左手，探手入懷，

取出那方鐘形金牌，在掌心豎立，以內功發出話聲　朝他們說道：「這裏沒你們的事，你們退下去。」

那十六名鐵甲武士聽了上官靖的話，一齊舉刀當胸　行了一禮　立即左右交叉而過　從左首出來的往右首洞窟，從右首出來的往左首洞窟走去。上官靖看他們果然各自同入洞去，才放下了心，若是他們不聽指揮，動起手來，這些人身穿鐵甲，普通刀劍傷不了他們　只有自己的青陽劍才能奏功　那就不知要費多少手腳呢？

就在十六名鐵甲武士堪堪同入下首左右洞窟之際，突然響起一陣響亮的雲板之聲　這雲板聲音不知是從那裏傳出來的，好像整座洞窟都在敲着雲板一般！

管巧巧吃了一驚，忙道：「這是道院發出來的緊急警號，表示已有外敵入侵，整座行宮的人都要出動了，沈大姐，快叫上官大哥小心應付。」

沈雪姑立即以「傳音入密」朝上官靖道：「靖弟，這是他們緊急警號，整座洞窟的人即將出動，鐵甲武士共有七十二人之多　你要小心應付。」

上官靖點頭道：「小弟會應付的。」

×　×　×

左上首這座洞窟　是白衣聖教的「道院」　門口是長方形一道門戶　進入洞窟，裏面却是一條寬闊的甬道，成半圓形，漸漸由左向右，兩邊都是光滑的石壁，並無岔路。

直到甬道盡頭，迎面出現了一道寬闊的石階，兩邊壁間　各有一支古銅風燈，燈光相當明亮，石階共有一百單八級，登上石階，就豁然開朗，迎面是三楹高約三丈的大殿。

殿前是走廊　兩根大石柱中間，高懸一方朱紅匾額　寫着：「白衣聖教道院」六個金字。六扇丈許高的雕花石門　只有中間兩扇敞開着。門前走廊上　就站立着四個中年灰衣道士　他們當然是「道院」值夜的人了。

從下面上來　石階有一百單八級之多，金鞭叟田五常、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和少林寺智虔、智成　智難三位大師一共有六個人　他們縱然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　但究竟不是飛鳥　飛鳥可以一下就飛上去，人的輕功最好　一百單八級石階　也要起落縱躍　才能上得去。

何況這六位高手　都是久負盛名的人，不肯有失身份　因此他們並沒有施展輕功　縱躍如飛，只是拾級而登。

這一來　站在兩扇敞開石門前面的四個灰衣道士當然很快就發現了。

左首一根石柱後面，就高懸着雲板，於是雲板聲音就這樣響了起來！

悠長而響亮的雲板堪堪響起，從中間兩扇敞開的石門內，就已湧出十幾個灰衣道士，連同站在門前的三個（有一個還在撞着雲板），各自亮出鋼刀，一起往石階下面奔了下來。

這時金鞭叟田五常等六位高手，拾級而上，才走到石階一半。

十幾個灰衣道士已經飛奔而下，攔住去路　其中一人大聲喝道：「你們從那裏來的，還不站住？」

田五常洪笑道：「你們這些兔崽子，老夫懶得動手，快去叫三個值壇的妖道出來。」

爲首的灰衣道士左手一揮，怒喝一聲：「上！」

其實他應該喝「下」才對，因爲他們站在田五常等六人的上首。此人喝聲甫出，十幾個灰衣道士立時揮起手中鋼刀，朝六人迎面撲攻而下。一片雪亮的刀光，耀目生輝，確也聲勢驚人，十分凌厲！

但他們遇上的可不是等閒人物，尤其在兵刃上，先就吃了虧，三位少林大師手中用的是八尺長的鑌鐵禪杖，金鞭叟田五常的揮日鞭，也足有八尺，天池釣叟姜超然釣竿也有八尺長，釣竿上的天蠶絲，却長一丈八尺，只有南山樵子陶石田的開山斧，柄長三尺，但他這柄精鋼大斧，却有八十斤重，屬於重兵刃之一。

六個人中有五個使的兵刃都有八尺長，稍爲揮動，十幾個灰衣道士就近不了身，唯一一個兵刃較短的南山樵子，却是一柄沉重的大斧，你鋼刀和他磕上，就震得你虎口生痛，立腳不住。

就這樣一片刀光堪堪劈落，就響起一陣噹噹金鐵大震，十幾個灰衣道士接二連三的朝左右撞出。

石階上動手比不得平地，在平地交手，被震退一步，並沒怎樣，但他們是站在石階上往下攻，身後石階一級比一級高，只要被震後退，就沒路可退，腳下一絆，，跌個元寶翹，坐了下去，還是運氣好的，如果你想往旁躍退，再站立不住，腳下一絆，那麽你就只好順着石級往下滾了。

這十幾個灰衣道士如論身手，當然也是一流的，因此有人被震往後跌坐下去，就很快的站了起來，有幾個被震得站立不住滾下去的，最多也不過滾下兩三級，就一個鷂子翻身挺身站起，站起來的人，當然不肯就此罷手，又揮刀攻上。

走廊上撞雲板的灰衣道士眼看十幾個師兄弟還不是對方六人的對手，雲板自然撞個不停，也越撞越急！

刀光和鞭影、杖影相接，不斷發出噹噹大響，也不斷的有人被震得翻翻滾滾，十幾個灰衣道士依然旋仆旋起，奮力搶攻不懈！就在此時，殿門前有人沉喝了聲：「住手。」

喝聲不響，但此人出來之後，雲板聲已經倏然而止，他喝聲出口，十幾個灰衣道士的攻勢，也及時停住，一齊往兩邊退開。金鞭叟等六人抬目看去，只見大殿前石階上並肩站着兩個身穿大紅長衫的漢子，左首一個年約四旬出頭，濃眉如帚，面目深沉。右首一個只有三十來歲，臉型尖瘦。

那四旬出頭的紅衣漢子等十幾名灰衣道士退開之後，他深鷙的目光，徐徐掠過六人，才拱拱手道：「六位能夠深入敝教道院，當是非常之輩，請到上面奉茶。」

他的面目雖極深沉，但話却說得很大方。

金鞭叟田五常收起揮日鞭，回頭笑道：「三位大師，咱們上去，請。」

智虔大師等三人一齊合十道：「三位老施主請。」

六人登上石級，紅衣中年漢子抬抬手道：「請。」

金鞭叟等六人也不和他客氣，一齊進入石門。

三間大殿，居然十分寬廣，足可容納五百人聚會，中間是一座神龕，黃幔低垂，看不見供的是何方神聖？此時大殿上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

那兩個紅衣漢子是陪同金鞭叟等六人進來的，隨着十幾名灰衣道士也魚貫走入，他們只是在下首（入門處）分兩邊抱刀站定下來。

這意思極爲明顯，他們守住出口，是截斷退路，不讓六人有奪門而出的機會。

金鞭叟等六人却連正眼也沒看他們一下。那紅衣漢子直到此時，才目光一抬，抱抱拳道：「六位夤夜光臨敝教道院，不知有何見教　現在可以說了。」他口氣比方才倨傲多了。

金鞭叟田五常洪聲問道：「閣下是什麽人？」

紅衣漢子傲然一笑道：「在下任乘風，忝任敝教總值。」伸手一指另一個紅衣漢子說道：「他是五師弟繆放，在下也想請教六位的大名，不知如何稱呼？」

管巧巧曾說：教主門下有五個弟子，除了被制住的有二弟子總巡伍致中（上官靖改扮），已死的三弟子東化龍、四弟子萬成章，這兩個該是大弟子和五弟子。

金鞭叟哼道：「老夫田五常。」

天池釣叟接道：「老夫姜超然。」

南山樵子道：「老夫陶石田。」

智虔禪師懷抱禪杖，合十道：「老衲智虔，他們是老衲師弟智成，智難。」

「哈哈，終南三老，少林寺三位智字輩的高僧！」任乘風點着頭，沉笑道：「果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只不知夜闖敝教道院，所爲何來？」

智虔大師道：「貴教作爲，遠的不去說他，最近火焚萬松山莊，刼持所有的人，再以迷迭散迷失神智，以供驅策，老衲就是被迷失神智，派往少林寺作爲內應的人，貴教中人喬裝香客，準備大舉襲擊敝寺，結果並未得逞，直到最近，敝寺才知道貴教以行宮名義，隱迹於此，穴處洞窟，自是包藏禍心，敝寺不得不問，老衲據聞貴教道院有三位值壇壇主，任施主是否可以請他們出來？」

任乘風身爲總巡，一向目空四海，本是極爲狂傲的人，但今晚來人都是盛名久著的高手，倒也不敢作主，略爲抱拳道：「六位既然要會會敝教三位壇主，且容任某進去稟報一聲……」

話聲未落，突聽殿後有人接口說道：「咱們已經出來了。」

隨着話聲，從神龕後面已經轉出三個手持拂塵，身穿月白道袍的道人來。

中間一個年約六旬，其餘兩人也都在五旬以上。

六人之中，少林寺這三位大師，平常很少在江湖走動，但金鞭叟、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却是老江湖了，他們面對着這三個白衣道人，竟然是江湖從未見過的生面孔。

金鞭叟田五常洪笑一聲道：「三位就是白衣聖教道院的值壇壇主了？」

中間一個道人頷首道：「不錯，正是貧道三人。」

南山樵子道：「請恕咱們眼生，三位總有道號吧？」

「貧道三人從未在江湖走動，諸位自然從未見過了。」中間道人微微一哂，說道：「貧道玄清子，他們是玄載子和玄仁子。」

天池釣叟道：「三位壇下，不知有多少教徒？」

玄清子濃哼一聲，說道：「諸位夜闖本教道院，自然是有意賜教而來，何用多問？」

天池釣叟洪笑道：「咱們今晚確實要分個勝負存亡，所以必須先問個清楚，三位最好把你們道院裏所有的人都叫出來，免得有漏網之人。」

要犂庭掃穴，自然不能有人漏網！

這話嚇得三個壇主都不禁勃然變色！

「好狂的口氣！」玄仁子怒聲道：「你們以爲可以穩操勝算嗎？」

玄清子朝他一擺手，深沉一笑道：「這樣也好，今晚是一場難得一見的盛會，讓本院道友一起出來觀摩，也未嘗不是好事。」說到這裏，朝任乘風道：「你去要院中道友都出來觀戰。」

任乘風躬身領命，從身邊取出一個金哨，就唇輕輕吹了三聲！

哨音短促尖銳，這三聲當然是集合道院中道友的信號了。

方才一陣緊急的雲板聲音，道院中所有灰衣道士自然全聽到了；他們之中，除了今晚值班的人，其餘的人雖然聽到雲板聲音，但沒有總巡集合的哨音，他們只有待命，是不能出來的。

這時哨音響起，從神龕兩邊，魚貫走出兩行灰衣道士來！每行二十三個，一共是四十六人。（道院共有準弟子灰衣道士七十二人，昨晚跟踪上官靖的兩個已死。今晚值班二十四人，隨伍致中巡邏前山的八人均已被制住，如今站在入門處的有十六個人。）

他們走出大殿，任乘風面向神龕，雙手向兩邊一揮，這四十六個灰衣道士就向兩邊退去，分左右站成了兩排。

玄清子仰首大笑一聲，目光掠過左右兩排和站在入門處的六十二名灰衣道士，徐徐說道：「本院道友們聽着，方才那一陣雲板聲音，你們都聽到了？你們可知道今晚闖進本院來的是什麽人嗎？現在你們都看到了，哈哈，這六位可不是等閒人物，終南五老中的金鞭叟田五常、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三位穿黃衣的則是少林寺達摩院長老智虔大師、戒律院長老智成大師、白衣殿長老智難大師。他們來意，當然爲了要和本座三人一決勝負，這是一場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決戰，所以本座要你們一起出來，以資觀摩，你們要用心觀看。」

六十二名灰衣道士同聲應了一聲：「是」。

玄清子這才目光一抬，朝金鞭叟等六人打了個稽首道：「咱們不用多說，六位遠來是客，要如何賜教，主隨客便，六位請劃道吧！」

金鞭叟田五常早已看得不耐，聞言洪笑一聲道：「不錯，咱們確實不用多說，江湖上人了斷過節，自然惟有訴之武力一

途，來，來，玄清子，老夫先領敎你的高招。」

「阿彌陀佛。」智虔大師口中低喧一聲佛號，合十當胸朝金鞭叟施了一禮，道：「田老施主且慢，白衣聖敎隱迹嵩山脚下，志在少林，已非一日，貧衲又曾受迷迭香之毒，差點迷失本性，已非一日，成爲背叛少林，欺師滅祖的罪人，出家人最重因果，這一場，且讓貧衲和玄清壇主討敎才是。」

金鞭叟大笑道：「田某身受魔敎之害，算起來比大師還多，既然大師要先行出手，田某理當退讓。」說罷拱手一禮，果然退後了兩步。

玄清子冷冷一哂，說道：「誰先誰後，都是一樣，貧道就先接你智虔大師幾招如何……」

「且慢！」玄載子倏地跨上一步，說道：「道兄主持天壇，爲本院三壇之首，這第一場理應先由貧道出手。」

他主持的是地壇，第一場交手，雙方都不知對方路數，試探重於較技，由他出場自然比天壇壇主玄清子適宜。

玄清子自然聽得出玄載子的口氣，他先出場，至少可以先試探對方武功，這就頷首道：「也好。」隨着話聲，往後退下來。

玄載子手中拂塵朝前一拂，向前一步，稽首道：「大師要如何賜敎，是否使用兵刃？」

智虔大師等人臨行時奉有方丈諭令，魔敎餘孽在嵩山脚下營建巢穴，數十年來少林寺竟然一無所覺，直到白衣聖敎氣候漸成，才被上官靖發現，可見他們圖謀少林，已非一日，魔敎死灰復燃，對天下武林，雖是最大禍源，但眞正成爲心腹大患，威脅最大的，却莫過於少林寺。

因此對四位大師諄諄告誡，佛門雖戒殺生，但伏魔衛道，殺一魔頭，可以消敉一場浩刦，佛門也並不戒殺。

這就是暗示四位大師對魔敎餘孽，不妨痛下殺手，不必姑息。

智虔大師手拄禪杖，徐徐說道：「老衲一生所學，全在這支降魔杖上，自然要使用兵刃了。」

玄載子聽他故意把禪杖稱爲降魔杖，心頭不由大怒，厲笑一聲道：「很好，貧道一生練劍，那就恕貧道亮劍了。」

話聲甫出，嗆然劍鳴，他手中已多了一支寒光閃爍的長劍，抱劍當胸，說了聲：「請！」

智虔大師依然手抱禪杖，凜立不動，只以單掌當胸，說道：「壇主請！」

玄載子喝了聲：「大師接招。」右手長劍忽的平推而出。

平推、就是劍尖向左，劍刃向外，橫劍推出，這原也算不得是攻敵的劍法。

但他長劍堪堪推出，智虔大師和他相距不過七、八尺遠近，陡覺一道森寒劍風從他劍刃上發出，橫瀾般朝前湧來，心中不禁暗暗冷笑，暗忖道：「原來你是故意賣弄，練劍數十年的人，都能把眞氣從劍上逼出來，劍風雖然森寒，却是傷不了人的！」

心念一動，手中禪杖隨手挑起，朝玄載子橫劍中間挑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玄載子劍勢未收，人却陀螺般一個急旋，其快如風，一下欺近到離智虔大師身前四尺光景，橫推的劍勢突然變招，化作「魔火燒天」，劍尖接連三挑，幻起一朶火焰般的劍光直逼面門。

火焰成「心」字形三點，但中間的一點，却有一縷極細陰氣直指智虔大師的眉心。

智虔大師不防他在第一招上竟然變招如此神速，不覺被逼得後退了一步，上挑的禪杖劃了一個半月形，朝他劍尖上壓下來。

只聽「叮」的一聲，劍尖和杖頭交擊，立時把玄載子的劍尖壓了下去。但玄載子在劍上也貫足了眞力，指向智虔大師面門的劍尖，只被壓下一尺三寸光景，便自相持不下。

不，玄載子的劍尖這下正好對準了智虔大師胸前的「玄機穴」，那一縷從劍尖透出來的陰氣，依然箭一般直射過來。

智虔大師杖頭壓下之際，才發現對方功力並不在自己之下，他竟然任由自己把他劍尖直壓下來，到了對準自己「玄機穴」才行停住，豈不是故意如此？一念及此，陡覺一縷極細的陰氣，逼近身前已經不到一尺。

心頭不禁一怔，脚下急忙後退一步，左手中指一屈，迅快朝着那縷陰氣彈出！

他使出來的正是佛門「彈指神通」，同樣彈出一縷指風，對準對方一縷陰氣彈去。

玄載子當然識貨，佛門「彈指神通」非常小可，他對自己從劍上施展的「魔火陰焰」能否是佛門「彈指神通」之敵，毫無把握，豈肯和對方硬接？立即長劍一收，身形向旁閃出。

這不過是第一招上的事，智虔大師雖被他逼得兩次後退，但玄載子在最後也向旁閃出，雙方只能說是旗鼓相當，並分秋色。

玄載子大笑，道：「智虔大師果然不愧是少林寺達摩院的首席長老！好，再接貧道一劍！」身形一退即上，長劍疾劈而出。

智虔大師道：「壇主身手，也是不同凡響！」禪杖迎了上去。

兩人經過第一招的交手，心知果然遇上了勁敵，誰也不敢大意，一招出手，就各展絕學，劍招杖法，源源使出。

玄載子人隨劍去，劍勢開闔，長劍忽東忽西，宛如舞着綵帶一般，一道尋丈長劍劍光，盤空匝地，使他不可捉摸。

智虔大師已經試出對方練成魔火陰功，隨時可以從劍上使出，左手一直屈着中指，隨時準備施展「彈指神通」，右手禪杖更是縱橫起落，暗勁如山，使出來的是少林寺的鎭山杖法——降龍伏虎杖法。

兩人這番交手，當眞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個劍勢之盛，寒光耀目，即使觀戰的六十二名灰衣道士都是敎主的準弟子，也看得眼花繚亂，分不清劍招路數。

一個杖影如山，這套被譽爲有降龍伏虎之能的杖法，走的雖是剛猛路子，但智虔大師火候精純，已由剛入柔，一支禪杖在他手中，剛柔並濟，可剛可柔，使得出

神入化。

不過盞茶工夫，兩人已經打出百招。玄載子打得心頭火起，一連三劍急如雷霆，疾刺而出，但聽「噹」的一聲大响，刺出去的長劍，竟被智虔大師禪杖壓住，杖上含蘊着一股極大的吸力，吸住長劍，再也抽不回來！

玄載子又驚又怒，左手拂塵陡然往下疾拂出去，橫掃智虔大師雙膝。

智虔大師不慌不忙，右手五指一鬆，放開禪杖，足尖輕點，躍登禪杖之上，雙足再猛然一蹬，一支禪杖突然箭一般朝前撞去。

這一式正是智虔大師苦練了數十年的「一葦神功」，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七，也只有達摩院的長老才能練習。他足踏禪杖，雙手合十當胸，凌空平飛，當眞就像達摩祖師一葦渡江！

玄載子左手拂塵堪堪掃出，智虔大師的禪杖已經比飛還快朝他身前直撞過來，一時那裏還有躱閃的機會？只聽「砰」然一聲，杖頭撞上他胸口，把他一個人撞得往後倒飛出去尋丈來遠，再「砰」的一聲仰跌下去。

智虔大師却藉着回震之力，也倒飛回去七八尺遠，翩然從杖上躍落，右手及時握住禪杖，抱杖而立，口中低聲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徐徐退下。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實則雙方動作快速無比，大家只看到智虔大師騰身而起，脚踏禪杖朝前撞去，玄載子就仰跌出去，沒有坐起來，一時只當他身負重傷，站不起來。

任乘風、繆放兩人雙雙躍起，落到玄載子身邊，只見他雙目像魚眼般定着一動不動，咀角間緩緩流出紫血，還夾雜着細碎血塊，分明內臟已被震碎。

任乘風看得心頭暗暗震驚，急忙站起身躬身道：「啓稟二位壇主，玄載壇主已經沒有救了。」

這話聽得玄清子和玄仁子同時身軀猛然一震，不約而同飛身掠落玄載子身旁，目光一注，看到他慘死之狀，心頭急怒交加！

玄清子厲笑一聲道：「好、好、少林賊禿，下得好重的手法！」

玄仁子右手拔劍，長劍一指智虔大師，喝道：「智虔，你出來，貧道要向你討還這筆血債。」

智難大師提杖跨上一步，單掌當胸，說道：「道友身爲人壇壇主，此言差矣，雙方交手，各出奇招制勝，方才貴院天壇壇主玄清子就曾說過今晚之戰，要分個勝負存亡，那麽勝者存，負者亡，正是交手的結果，道友可以找貧衲動手，討還血債這四個字，似乎用得並不妥當。」

玄仁子雙目冒火，切齒道：「好，貧道就向你討敎。」長劍一振，身隨劍上，陡的迎面劈來，劍風如濤，顯見他劍上造詣極深！

智難大師後退一步，擧杖封出。

玄仁子目覩玄載子的慘死，自是滿腔仇怨，一劍出手，第二劍、第三劍接連劈出，使得又急又快，辛辣無匹。

使劍的人，多是以刺爲主，因爲劍身狹長，和刀法不同，利於刺，不利於劈，但玄仁子却是記記迎面劈出，每一劍出手，都鼓氣騰身，朝前直劈，幾如乘浪劈風，一伏一起，劍光就像匹練般飛出，聲若裂帛，大有一劍把對方劈成兩半之勢，可以說，極聲勢之壯！

智難大師使出來的同樣是一套「降龍伏虎杖法」，但他似是以短打見長，手握禪杖中間，把一支八尺長的鑌鐵杖當作四尺長的雙截棍施展，雙手連展，左右逢源，上下挑劈，一個人隨棍遊走，倏忽進退，和玄仁子的騰身發劍，形如鼓浪，正好棋逢敵手，雙方愈打愈急，杖影，劍光，互相糾纏，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分不清劍、杖、敵、我！

這一場因爲是短打的關係，雙方較爲接近，劍杖交擊，接二連三的發出金鐵狂鳴，比之方才智玄大師和玄載子動手，更令人覺得兇險緊張，其中一人只要出手稍緩，就會當場濺血，伏屍三步之內！

玄清子看得暗暗攢眉，對方有備而來，雖然只來了六個人，他們都是武林中的超強高手，自己這邊，第一陣就死了一個玄載子，如今玄仁子最多也不過和少林智難打成平手，他們那邊還有五個高手未曾出手。

己方人數雖衆，六十二名準弟子未必能和對方的人抗衡，武功較高的只有自己和任乘風、繆放三人。

雲板警號，已傳出去了好一回工夫，至今依然不見有援手趕來？一念及此，頓覺情況不妙，前面只怕也已是強敵侵入，雙方動上了手。

再盱衡現場，對方雖有五個高手，五人中，終南三老成名雖久，若以武功來說，似乎還是以少林寺戒律院長老智成最爲精博。如果自己敵住智成，任乘風和繆放縱非智虔、金鞭叟田五常的對手，但六十二名準弟子一起撲上，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要放倒他們一兩個人，大概也不是難事，那麽己方就可佔到優勢，逐一把他們消滅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以「傳音入密」，告知任乘風、繆放二人，要他們看自己拔劍爲號，立即圍攻而上！

傳音甫畢，人已擧步朝智成大師走去，大笑道：「智成大師是少林戒律院長老，武學精博，貧道不才，也想領敎領敎少林絕藝，咱們似乎不用等了。」右手鏘然發劍，寒光乍亮，直奔智成大師前胸。

他長劍出匣，鏘聲方起，任乘風、繆放同時亮劍，朝智虔大師、金鞭叟田五常二人欺去。左、右、前三排六十二名灰衣道士也在此時不約而同揮起手中扑刀，一窩蜂般隨着擁撲而上！

這一攻勢發動得眞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事雖起於倉猝；但金鞭叟等五人其實早已有了防範。

那是任乘風奉命要道院中所有灰衣道士出來觀戰之時，天池釣叟姜超然就已看出對方可能有仗着人多羣毆的企圖，曾以「傳音入密」朝金鞭叟等人提出警告，要大家小心。

因此大家就暗中商量決定，如果對方發動羣毆，己方六人立時佈成四方陣，由四人各拒一面，另外兩人居中策應。

現在智難大師尚在和玄仁子交手，玄

清子奔向智成大師，任乘風奔向智虔大師、繆放奔向金鞭叟田五常，都是一對一單獨作戰。六十二名灰衣道士却向天池釣叟姜超然、南山樵子陶石田兩人重重包圍上來。

這一來，六人方才的約定，因人手分散，就無法實行，但天池釣叟姜超然和南山樵子陶石田見多識廣，反應自然極快，沒待對方衝來，就迅速的以背貼背站到中間。

天池釣叟八尺長的釣竿「咻」「咻」兩聲，貼地橫掃出去，立時把衝上來的人逼退回去。

南山樵子手中一柄板斧，柄長四尺，連同斧頭，快要五尺光景，他並不急着還攻，直等灰衣道士衝進五尺範圍，他方大喝一聲，掄斧揮出，但聽一陣「噹」「噹」金鐵狂鳴，少說也有六七個人，被震得虎口劇痛，右臂痠麻若廢，手中扑刀紛紛脫手，磕飛出去。這一招神威奮發，前面的灰衣道士慌忙向旁躍開。

再說智成大師眼看玄清子揮劍攻來，急忙舉杖封出，這一情勢，老和尚自然看得出來，智難師弟和人壇壇主玄仁子尚未分出勝負，他（玄清子）突然朝自己搶攻而來，顯係發動羣毆的先聲了。

「阿彌陀佛！」智成大師低喧一聲佛號，他佛號剛出口，六十二名灰衣道士已經發動攻勢，蜂湧而上，這就朗聲道：「道友以爲倚仗人多，就可以穩操勝算嗎，不知這一來，更加速爾等滅亡而已！」

玄清子是白衣聖教道院三壇之首的天壇壇主，勢在必誅，智成大師自然不會再和他客氣，喝聲出口，手中鑌鐵禪杖隨着揮起。

他使的也是「降龍伏虎杖法」，但出手第一招，就如神龍抖甲，猛虎出林，風雲丕變，剛猛凌厲，莫之能禦！

玄清子雖然搶先發難，却被他這一記杖勢逼得連退了兩步。

任乘風仗劍攻向智虔大師，他年紀雖然不大，不過四十出頭，但他乃是白衣聖敎敎主門下的首徒，一身武功已得魔敎眞傳，此刻撲攻而上，長劍開闔，精芒四射，劍法極爲精湛。

智虔大師禪杖「噹」的一聲架住對方劍勢，問道：「任施主可是貴敎敎主座下首徒？」

任乘風冷傲的道：「是又怎樣？」長劍疾翻，又是一劍疾刺過來，劍光打閃，曲折有如金蛇亂閃，果然深得魔敎劍法詭異三昧。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智虔大師沉聲道：「這就叫在刦難逃！」禪杖揮處，幻成斗大一個杖花，迎着他捉摸不定的劍光擊去。

繆放仗劍朝金鞭叟逼攻過去。這正是玄清子失算之處，在他想來，金鞭叟田五常曾被總管秦皓迷失心神，撥在神武隊，想來只能算爲江湖一流高手，決非超強高手，才要繆放上去纏住他的。

金鞭叟看他朝自己撲攻過來，不覺洪笑一聲，道：「小子，你就是姓繆的小子吧？」

繆放怒喝道：「小爺正是姓繆，你想和小爺攀親戚？只怕已經遲了！」刷刷兩劍連環刺出。

「哈哈！」金鞭叟大笑聲中，揮日鞭一圈，把他劍勢推出，點頭道：「那麼你就是魔敎敎主門下的五弟子了，別的人選可以從輕處置，魔敎傳人，那就不能輕易放過你了，呵呵，小子，你認命吧！」

八尺金鞭突然揮起，朝繆放捲去，一道金光，就像舞龍時的金色長龍，攔腰圈了過來！

繆放不敢和他硬接，身形快速旋轉，使了一招「霸王卸甲」，向右旋出，一下閃到金鞭叟的左側，揮手一劍斜削出去。

「好小子，眞還有些滑溜！」金鞭叟田五常對手中一支金鞭，少說也有五十年火候，鞭長雖有八尺，他却已玩得熟練到不能再熟。

繆放旋身發劍縱然十分快速，但總要身子旋過去再發劍，他却不用身子發動，隨手輕輕一抖，金鞭就像有靈性一般，鞭頭一昂，有如神龍掉首，已搶先到了他左首，就像等着繆放。

繆放側身發劍，劍招才到一半，揮日鞭金光閃閃的鞭頭已似毒蛇般昂首朝他胸口啄來！

身一下直看到繆放驚出一身冷汗，急切之間，慌忙迴劍推出，但聽「噹」的一聲大響，擋是擋開了，却也直震得他右臂隱隱發麻，一個人連退了三步，才算站得穩。

智難大師乃是少林寺主持白衣殿的長老，白衣殿是敎授僧侶練拳的地方，殿內牆壁上就繪有少林拳的「錘譜」。（註：武術中稱拳爲錘）由此可知智難大師最精通的就是拳術了。

他和玄仁子杖劍交擊，打到五六十招之際，也正是玄清子揮劍攻向智成大師，發動圍攻之時。

智難大師眼看對方人多勢衆，自己這邊只有六個人，這就顯得人單勢孤了，處於人單勢孤之際，就利於速戰速決，不利於纏鬥。

老和尚右手當胸，禪杖突然左右揮舞，在身前幻起一片圓形杖影，像金輪般疾轉如飛，朝前推出。

玄仁子他覺對方杖影如輪，密不透風，沒有一絲空隙（就像現在的電風扇一般），自己長劍幾乎無從下手，一時不由得被逼退了三步之多。

智難大師在他後退之際，忽然杖勢一收，莊容道：「道友身爲魔敎人壇壇主，罪無可逭，貧衲只有超渡你了！」話聲甫落，杖交左手，右臂一擧，屈指握拳，揚拳凌空擊出。

這一記拳法，名爲「光明拳」，乃是少林七十二藝之首，屬佛門第一降魔神功，佛經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如來擧金色臂，屈五輪指，爲光明拳」。

這一記佛門神拳，豈同小可？

玄仁子雖被逼退，但自以爲和智難激戰多時，只不過打成平手而已，此時聽他說出要超渡自己，不覺怒喝一聲道：「好個賊禿，你以爲勝得了道爺？」

正待奮身劈劍，瞥見對方揚拳擊來。本來對方杖交左手，正是自己發劍的好機會，那知就在此時，陡覺一股重逾千鈞的無形壓力，宛如泰山壓頂而下，別說奮身

發劍，就是想閃身躲避，也已無法移動半步，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往後便倒。

智難大師一記「光明拳」，擊斃玄仁子，眼看一大羣灰衣道士紛紛搶攻出手，老和尚又是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右手把禪杖往地上一插，飛身而上，右足足尖定在禪杖之上，突然雙手齊發，十指連彈，施展「千手千眼大悲尼陀羅神指」，十縷指風，像雨點般居高凌下，朝灰衣道士人羣中飄洒而下！

伊門「尼陀羅神指」，專破魔功，只要被指風擊中，一身功力盡廢，少林寺中，只有智難大師一人練成此功，刹那之間就有十幾名灰衣道士應指倒下。

天壇壇主玄清子和智成大師交手還不到二十招，瞥見自己右首的玄仁子突然悶哼一聲，倒地不起，這對他來說，當眞驚駭無比。

地壇玄載，人壇玄仁，都練有一身極高的魔敎神功，如今他們竟會一記也沒有使出來，就被人家放倒，豈不是「魔功未展身先死，長使魔功不甘心」！

「他們爲什麼不和賊禿一拚呢？」玄清子心頭急怒之中，不禁疑慮難消，長劍連展，一口氣攻出九劍，一片含蘊着凜烈殺氣的劍光，像無數匹白練捲飛而出，劍勢末停，左手陡然一振，從他寬大衣袖中伸出一隻色呈暗紅的巨大手掌，對準智成大師迎面拍去。

手掌甫出，一道熾熱得可以煉化鋼鐵的炎炎火氣，像熱浪般湧出！這一道熱氣，幾乎能使空氣爲之燃燒，也能令人肌膚炙裂，呼吸立窒！

這是魔敎中最厲害的「天魔巨靈神掌」，別說被它擊中，不論人畜，只要被它迎面照上，魔火陰焰，就會把體內血肉臟腑在刹那之間烤乾。

智成大師陡見對方在一片劍光急攻中，忽然使展魔功，立即後退一步，懷抱禪杖，雙手合十當胸，口中朗誦一聲：「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佛號甫出，合十雙掌隨着向外揚出，掌心前推。

智成老和尚這一式，看去似絲毫不用力氣，也沒有半點風聲，只是虛虛作勢而已。

但突在他對面正在施展魔掌的玄清子却突然感到不對，因爲他拍出去的「天魔巨靈掌」一道熾熱的掌風，就在這一瞬間完全熄滅，也在這同時，只感到心頭一陣清涼，滿腔殺機，倏然盡泯，心湖有如一泓清水，悟今是而昨非！

他忽然拋下長劍，緩緩盤膝坐下，雙手合掌，說道：「謝謝大師成全，貧道直到此時，才知魔道總難成得氣候，可惜太遲了！」

「阿彌陀佛！」智成大師合十道：「道友能够在頃刻之間，悟澈玄機，得眞解脫，又何遲之有？」

原來智成大師方才使出佛門「無相神功」，破了他的「天魔巨靈掌」，玄清子被佛光照身，登時大澈大悟，藉此屍解。

白衣聖敎道院三位壇主至此均已伏誅。任乘風是白衣聖敎敎主門下的首徒，手中一支長劍，深得魔敎劍法的神髓，「三十六式天魔劍」「七十二式地煞劍」，在他手上使出，宛如天魔亂舞，地煞翻滾，劍光之強之盛，並不在三位壇主之下。

任你智虔大師展開「降龍伏虎杖法」，杖風如濤，勢若蛟龍，休想佔得半點上風。

尤其任乘風身法靈活，狡黠無比，記記和你搶攻，却始終不肯和你杖勢交擊，因此兩人打出三十餘招，不聞半點金鐵擊撞之聲。

此時玄仁、玄清子相繼死去，任乘風看出情勢不對，左手迅速取出金哨，就唇吹了一聲。

那六十二名準弟子——灰衣道士，都歸他統率，正在紛紛圍攻的人，聽到哨音，就有十幾個灰衣道士立即一個轉身，揮刀朝智虔大師撲攻過來。

十幾柄鋒利刀光先後劈到，自是不可輕視，智虔大師只得揮動禪杖，向左右封出，禪杖掃過，但聽一陣「噹」「噹」急響，把撲攻而上的十幾個灰衣道士一齊逼得後退了一步！

但就在這一瞬工夫，本來正在和他動手的任乘風，竟已不見了蹤影！

老和尚不由得一怔，正待擧目搜索，十幾個灰衣道士一退即上，又各自揮刀，撲攻上來！

智虔大師大喝一聲道：「爾等還不住手？」

他急於找尋任乘風，這聲大喝是以「獅子吼神功」喝出，聲若晴空焦雷，震得這些灰衣道士耳鼓狂鳴，驀然之間，果然不約而同的後退了一步！

但他們都是久經訓練的魔敎準弟子，一身武功，選在一般江湖高手之上，豈會因你一聲如雷大喝，就被唬嚇住了？大家只是楞得一楞，還在叱喝聲中，又揮刀攻來。這回他們人影移動，已把智虔大師圍在中間，分四面攻上。

這對智虔大師來說，雖然談不上構成威脅，但阻撓他追踪任乘風，藉以達到騷擾目的，却已經够了。

智虔大師壽眉微攢，禪杖疾揮，人隨杖轉，擋開左右前後四面撲攻而來的一片刀光，也在身形轉動之際，左手屈指連彈，使的是「彈指神通」，一縷接一縷的指風相繼出來，撲攻上來的人，轉眼之間，就已被制住了七八個人。

（彈指神通和千手千眼大悲陀羅尼指不同之處，前者雖然每發只能彈出一指，但也可以破解對方擊來的拳掌兵刃，後者能十指同發，却只能作點穴之用，被制的人如練的是旁門左道功夫，那就會被廢去武功，但不能作爲對敵時的功夫使用，兩者的區別在此。）

繆放是白衣敎主門下的五弟子，掌劍功夫，雖然不弱，但比起終南五老的老三金鞭叟田五常來，那就還差得遠！

因此一動上手，就被田五常八尺金鞭逼得險象環生，連連後退，手中長劍別說攻敵，就是想封架都已不易。

這時，圍攻天池釣叟和南山樵子的灰衣道士，因人數過多，大家重重圍上去，有許多人都擠在一起，根本無法出手，眼看繆放在金鞭叟長鞭之下，節節後退，大家就揮動扑刀，轉身朝金鞭叟那邊圍攻上來。

（未完・四十四）

上文提要：黃小虎的父親黃二郎追尋小虎，來到花裏嬌的所在，花裏嬌見小虎竟是總捕頭的兒子，便決定把小虎交出來以便套交情，誰知小虎早已聞聲知警溜跑了……小虎在荒野走着，發現一處窰洞，洞裏有兩人在談話，使小虎知道一些黑道上的內情，後來七殺和尚和魚四、仇八怪來到洞前，小虎使計離間黑幫人物，使七殺和尚和魚四反臉……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八：媽祖進香　求神問佛

金銀雙釵一路戰戰兢兢地跟着，金釵先問道：「大姊頭，妳幹嘛答應得這麼快？」

「不答應行嗎？」花裡嬌笑裡帶煞地說：「不過我當然有我的道理。」

金銀雙釵跟了花裡嬌這麼多年，一聽這番話就明白了，花裡嬌的個性是臉上笑容愈美，肚裡殺機愈盛，這麼看來，已經對七殺和尚有了安排。

果然，花裡嬌回到房中，重重坐落，道：「現在你們兩個各有任務，金釵，妳到厨房裡去，親自去爲七殺和尚的酒菜加點料。」

加料就是下毒，金釵心領神會，花裡嬌又道：「七殺和尚是老江湖，所以妳要在酒席最後安排一道加料醒酒甜湯，讓他們天亮也醒不過來。」

「好。」金釵立刻離去。

花裡嬌這時對銀釵道：「妳立刻去找玫瑰釵，看她找到了那小鬼沒有？」

銀釵道：「找到了是不是帶回來？」

「找到了給我殺。」

「連十二妹也殺。」

「殺！」花裡嬌是煞氣透華蓋。

銀釵大吃一驚，道：「大姊頭，這爲什麼嘛？」

花裡嬌恨恨道：「她私縱小鬼，如今那小鬼到處嚷嚷，嚷得七殺和尚到我們頭上來分財路，而且壞了我們秘密辦的事，後果嚴重到什麼地步，還不能預估，假如她早聽我的命令，殺了那小鬼，也不會生出這麼多風波。妳反正給我殺了她便是。」

銀釵見花裡嬌這種咬牙切齒的表情，不敢再多說，答應了一聲，帶上長劍，走出房外，身形飛掠而起，晃眼已來到了街上。

深夜，靜悄悄的街上，那有半個鬼影？

＊　＊　＊

此刻玫瑰釵却坐在一家破舊的小酒館裡，一個人叫了四碟小菜在喝悶酒。

找了一個下午，一個小鬼都沒找到，倒是那些捕頭們，挨家挨戶在詢問搜查，弄得整個紅岩寨鷄飛狗跳，她明白，在這種情形下，是不必找人了。這麼翻江倒海的查法，不要說那些存心躲開的小鬼，就是不知不覺的烏龜，也早被嚇跑了。

好容易等這些官差不能不走，大模大樣的離開了紅岩寨，玫瑰釵又仔仔細細地到處查看，仍探不到一點蛛絲馬跡，就到這家小酒館中獨酌起來。

她瞭解花裡嬌的陰狠個性，也知道她令出如山，若無法完成任務，回去必會受到不能忍受的處罰。她既找不到人，又不敢回去，只能拖死狗。

店家已在第二次催促：「小姐呀，要打烊了，妳要喝到幾時啊？」

「少煩我，」玫瑰釵歹性地回答：「拿酒來，不會少你銀子。」

店家是個老頭子，見她雖是年輕女子，却惡聲惡氣，知道不好惹，只能嘆口氣，趴在櫃上，眼屎迷離地打起瞌睡來。

快到初更，她倏然聽到一陣轟轟的異響。聲音像連珠砲一般，似乎很遙遠。

玫瑰釵怔了一下，這是那家放鞭砲？

聲音又不像是在寨子裡，而寨外三十里不見人烟。她想再仔細聽聽，但聲音却沉寂了，她想去看看，又怕萬一查不出線索，這般深夜，連個落脚的地方也沒有。

就在這時候，店門口却出現一條人影，這條人影擧步跨了進來，玫瑰釵高興地叫起來：「銀釵姊。」

在十二金釵中，她就跟五姊紫玉釵與這位二姊銀釵最談得來，感情上也最親密。而這種困難尷尬的時刻，能碰上她，自然使玫瑰釵高興。

銀釵走到桌邊坐下，冷冷道：「妳不是在找人嗎？怎麼在這裡喝酒？」

玫瑰釵苦笑道：「一個鬼也找不到，不喝酒怎麼辦？」

銀釵道：「找不到也該回去通個消息，喝酒能解決問題嗎？」

「唉！二姐，妳是明白人，大姊頭看我空手回去，不處罰我才怪。」

銀釵沉默了半晌，才道：「十二妹，知不知道妳搞出了多大漏子？」

玫瑰釵吃驚道：「我怎會知道，二姊，又出什麼漏子啦？」

「七殺和尚剛才跑來，向大姊頭要求倒把分錢，把一間前廳砸得唏哩嘩啦的。」

「現在呢？」

「現在還在請他們喝花酒，不過大姊頭已有準備。」銀釵說到這裡做了個砍頭的手勢。

玫瑰釵道：「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大姊頭問七殺和尚怎麼知道這個消息，七殺和尚說出是小虎告訴他的。」

玫瑰釵若有所思道：「這小鬼頭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唉，他不知道這種事情知道得愈多，身邊的危險愈重，眞是迷迷糊糊不怕死的傻小子。」

銀釵道：「妳不必去担心別人了，還是担心妳自己吧。」

玫瑰釵一怔，道：「這又關我什麼事啦？」

銀釵道：「怎會沒關係，大姊頭早已有先見之明，叫妳殺了他，偏偏妳又支支吾吾找許多藉口，現在看看吧，大姊頭認爲妳私縱人犯，必有隱情，所以派我出來找妳。」

「找我回去？」

銀釵冷冷道：「不是找妳回去，而是叫我殺妳。」

本有三分酒意的玫瑰釵，酒意全被嚇跑了，紅冬冬的臉頓時變成了慘白，她霍地推桌起立，走到銀釵面前。銀釵臉色更加冷了，沉喝道：「妳要幹嘛？」

玫瑰釵雙膝跪了下去，淚珠兒一顆一顆地掉下來，泣道：「二姊，救救我。」

銀釵注視良久，顯示心中也有一番掙扎，伸手扶起玫瑰釵低聲道：「起來起來，這是什麼地方，讓人家見了不好。」

玫瑰釵起立嗚咽道：「二姊一定要救我。」

「妳先坐下。」銀釵嘆息一聲道：「今天妳運氣好，正好派我來找妳，假如派大姊出來，妳就沒命了。」

「多謝二姊照顧。」玫瑰釵已知道銀釵不忍心下手。

銀釵伸手入懷，掏出綉花荷包，推到

玫瑰釵面前，道：「這裡面有些值錢的珠子首飾，妳拿去做盤纏，連夜離開紅岩寨吧，若被別的姊妹找到，我縱有救妳之心，恐怕也沒有救妳之力了，走吧！走得愈遠愈好。」

玫瑰釵感謝涕落，道：「二姊，妳呢？回去怎麼交代？」

「我推說找不到妳不就結了。」銀釵嘆道：「妳快走吧。」

玫瑰釵收下荷包，起身又跪了下去，道：「二姊大恩，生死不忘，恕小妹就此告別了。」

銀釵扶起她點點頭，輕聲道：「走吧，小心些。」

玫瑰釵這才急急走出店外，消失在黑夜之中。

老店家還在沉睡，銀釵丟了一塊碎銀在桌上，也悄然離去。

＊　＊　＊

小虎剛剛昏倒，一條黑影已抄起小虎身軀，如飛掠到東邊的一座窰洞，低頭鑽了進去。

裡面沒有燈火，黑暗中却有六隻眼睛在閃爍着。一見黑影進入，齊都出聲問道：「老人家，是不是小虎哥？」

原來這些躲在窰洞中的正是大牛呆瓜三八花。而救小虎的正是老叫化「仙杖破衣翁」柴八斗，老叫化噓了一聲，輕聲道：「別嚷嚷，外面還有幾個猴子在搜索呢！」

三八花低聲問道：「小虎哥怎麼不說話，他是怎麼啦？」

「這小子中了一鏢，受了點傷，不過不要緊，我身上有最好的刀傷葯，包他死不了。」

老叫化把小虎輕輕放落大牛呆瓜三八花旁邊，又拔鏢又點穴道，忙亂了一陣，再把竹棒棒一旋，居然變成二截，從中空裡挖出葯包包，在小虎傷口上撒下了一些粉末，然後又撕下小虎的衣裳包紮好，這才拍拍手，輕笑道：「大功告成啦！」

三小在黑暗中看不太眞切，聽老叫化這一說，也齊都鬆了一口氣。

只聽得老叫化道：「這小子還眞行，居然能把那些凶神惡煞弄得七葷八素，連我老人家也服了他了，小小年紀，倒眞有二把刷子。」

三八花輕笑道：「那還用說，小虎哥本來有四把刷子，另外二把你老人家還沒看見到呢。」

老叫化一哼道：「妳又來了，我說風妳就說雨，經過的情形你們看到了沒有？」

呆瓜道：「你老人家不說，我們怎麼會知道？」

「就是嘍，我說他有二把刷子，你們居然要加二把，沒見過，怎麼加啊！」

三小齊都笑了起來，三八花道：「你快說啊！」

老叫化就把剛才暗中看到的經過說了一遍。聽得三小個個興奮得想跳起來。

他們對小虎更加欽佩得五體投地。

三八花關心地去摸摸小虎，身體沒摸到，却摸到包袱，不由問道：「這是什麼呀？」

「別亂動，」老叫化急忙把包包拿開，道：「這是三顆火葯丸子，炸開來是要人命的。」

三八花嚇了一跳，急忙縮手。道：「他怎麼還不醒來呢？」

「快了，你們照顧着，我老人家再出去看看那些兔崽子走了沒有？」

老叫化說完，人影一閃，又溜了出去。

約莫一炷香光景，老叫化回窰笑道：「那些王八蛋走了，咱們可以點燈啦，要吃點什麼，喝什麼，可以隨意啦。」

燈火點上了，只見地上堆了一大堆包包，呆瓜最喜歡吃，把那些包包一一打開，有滷菜、有鴨翅膀、滷蛋、牛肉乾、土豆，旁邊還有兩罐酒呢。

這些都是老叫化去採購回來的，反正不化自己銀子，樂得大大方方，多買一些，大家吃吃喝喝。

就在這時，小虎吐出一口氣悠悠醒轉，他睜開眼睛首先看到燈火搖曳下的大牛呆瓜，立刻高興道：「你們怎麼在這裡？怎麼找到我的？」

三八花立刻嘰嘰喳喳，說起經過。這時小虎也看到老叫化在正經八百地喝酒。

他本來對老叫化有點感冒，想起金子都被老叫化拿了去，自己身無分文，肚子挨餓的那種苦境，現在聽說老叫化竟早已看到自己，却不出面幫幫場面，讓自己提心吊胆，挖空心思苦撐，直到中了鏢才現身相救，頓時火冒千丈，掙扎坐起，他道：「臭叫化，老子現在受傷躺着，你還敢在老子面前大模大樣喝酒，他奶奶的，是什麼玩意兒？」

老叫化依然喝着，頭也不轉動着了，道：「怎嘛！肩膀不痛了，又可以罵人了是不是。」

小虎一怔，活動了一下肩膀，果然覺得毫無痛苦，低頭一看，已經包紮好，知道這是老叫化施的藥，但餘火猶盛，哼聲道：「你用不着拏這些小恩小惠來套我，他奶奶的，我的金子呢？」

老叫化笑道：「別的不問，光想到錢，眞是財迷心竅啊！」

三八花急急低聲道：「金子在大牛那兒，小虎哥，他老人家剛才救了你又替你裹傷，你不能這樣對待人家。」

「嘿！救了我又怎樣？」小虎不服氣地道：「我還救了他呢？要不是我出生入死，他以後的日子可要難過了。」

呆瓜呆呆道：「老大，你怎麼救了他，傷腦筋，我實在搞不懂。」

老叫化呵呵笑道：「他說得不無道理，紅岩寨這檔子事，我不能不管，這些土匪正是我的死對頭，可惜我人手少，搭檔只有個鬼剃頭，如今你胡亂一搞，還眞的做了我的開路先鋒，替我老人家省了不少麻煩，也替紅岩寨的百姓做了不少事，我是該謝你。」

他說完站起來，竟向小虎跪下拜了一拜。三小見狀同時一怔，倏見老叫化又跳了起來轉身向洞口厲喝道：「什麼人鬼鬼崇崇在外面。」

窰洞口人影一閃，進了一個嬌滴滴的紅衣美女，竟是玫瑰釵。

老叫化一張老臉立刻虎了起來，冷冷道：「眞是山不轉路轉，妳居然能找到這

地方來，高明高明，不過今天妳是來得去不得。」伸脚挑起地上的竹棒棒，抄在手中，往前一伸，棒影點點，就向玫瑰釵當胸罩去。

棒風虎虎，眞力激蕩，老叫化似乎已動了殺機。

小虎也跳了起來，小腿一伸，向老叫化下盤勾去。

老叫化全心全意對外，那能防到這一招，差點跌了個狗吃屎，自然招也不成招了，他回頭又驚又氣道：「你這是幹嘛？」

小虎插着腰反問道：「你在幹嘛？」

老叫化道：「咱們在這裡避難，絕對不能讓敵方發覺，人家找上門來了，你還要護着她，難道你眞的重色輕友。」

「他奶奶的，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你要殺她，我偏要留她。」小虎威風凜凜地瞪了老叫化一眼，轉目對玫瑰釵道：「玫瑰姊，妳進來吧，來到這裡，就是我的客人。」

「小虎弟，謝謝你。」玫瑰釵的蘋果臉上有一些苦澀的微笑，踟躕着走了進來。

老叫化可眞急了，嚷嚷道：「你們看你們看，他像是吃錯了葯，專門跟我老人家作對。」

大牛也開口道：「小虎哥，他老人家是幫我們的呀……」

話沒說完，就讓小虎罵了回去：「大牛，沒叫你說話，你少放屁，怎麼樣一本帳，我心裡清楚，我也不是跟老小子作對，你緊張什麼？」

老叫化哇哇大叫道：「你不是跟我老人家作對？爲什麼專唱反調！」

小虎過去拉着玫瑰釵的手，把她拉到身後，譏笑道：「什麼反調，老小子，你搞清楚沒有？」

老叫化摸不着頭，怔怔問道：「什麼搞清楚沒有？」

「他奶奶的，我就離開了一天，你居然代我當起老大來了，在這裡到底誰是幫主，誰是保鏢啊？」

老叫化一呆，嘻嘻笑道：「你當然還是幫主，我老人家是保鏢啦，但是……」

「不必但是。」小虎冷冷地頂回去：「既然你知道，就該聽我的，沒我的吩咐，你動什麼手。」

老叫化摸摸腦袋，對小虎這種不分敵友，不辨好惡的個性沒轍了。頓脚道：「你難道要把這娘兒留下來？」

「留不留是本幫主的權力，關你屁事。」小虎拉風拉到頂了，因爲剛才九死一生的那一幕，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使他覺得老叫化又滑又刁又不上道，所以一點也不假以顏色：「現在本幫主却要告訴你老小子一件事。」

老叫化氣成一對陰陽眼，道：「什麼事？」

「我要解僱你這個保鏢職位，請你滾蛋。」

老叫化哇哇大叫道：「唷唷！你玩兒眞的起來了。」

大牛也蹩不住開口道：「小虎哥，這不好吧，他老人家對我們亦不錯的，還教我們武功哩。」

「是啊。」三八花道：「小虎哥，有個保鏢，咱們多少安心一點，昨夜七殺和尚找上門來，若不是他老人家，咱們已經完蛋了。」

「呸呸呸，什麼完蛋不完蛋，我回來了，你們就要聽我的，不然咱們四龍幫就解散，反正我爹也來過了，我就送你們回家。」

小虎凶巴巴的這麼堅持，大牛三八花立刻傻了眼，悶聲不吭了。可是老叫化却是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嘻嘻冷笑道：「小虎啊！我這個保鏢是讓人說留就留，說滾就滾的人嗎？」

小虎也嘻嘻冷笑道：「你還要怎麼樣？」

老叫化道：「這年頭兒不一樣嘍，要我走，也得先算算帳。」

「喔，你要錢是不是？」小虎道：「大牛，拿錠金子給老小子，免得站在我面前，看了心煩。」

老叫化頓足道：「好好好，要我走我就走，等你們碰到厲害人物找救兵的時候再找我，那時看我老人家怎麼修理你們！」說完一頓足飛身出洞，立刻走得無影無踪。

玫瑰釵倒是過意不去，道：「你怎麼發這麼大的脾氣？」

「哼，我最討厭別人不上道。」小虎正經八百的對玫瑰釵道：「現在我要跟妳算算帳了。」

玫瑰釵一驚，嬌聲道：「你跟我有什麼帳？」

小虎一哼道：「妳在我面前講得好好的，幫我把我老爸應付過去，怎麼臨時又變了掛，竟要出賣我，嘿嘿，我要聽聽妳的解釋。」

「小虎，我是爲了救你啊！」玫瑰釵羞澀地解釋。

小虎道：「這我就不懂了。」

玫瑰釵道：「因爲大姊頭要殺你。」

小虎一呆，不信道：「爲什麼她要殺我？」

玫瑰釵道：「她發覺你知得太多，本來這件陰謀按步就班照計劃進行得很順利的，結果被你七搞八搞，不但搞亂了他們的計劃，還搞出一大堆紕漏，你想想，她還能讓你活嗎？」

小虎笑道：「這倒是事實，光是一個七殺和尚，半途當中殺出來，就夠他們手忙脚亂的。」

他大大感到得意。

玫瑰釵道：「現在七殺和尚還到我們那兒去伸手倒把要錢呢。」

小虎興趣來了，問道：「要多少？」

「聽說不少，不過現在這個時辰，七殺和尚也差不多可以回姥姥家了。」

小虎一震，道：「妳是說花裡嬌會殺七殺和尚？她殺得了嗎？」

玫瑰釵笑笑道：「像要殺你一樣，只要在酒菜裡加上一點點『見光死』的毒葯就行了。」

花裡嬌果然是個狠角色，小虎想到這裡覺得事情雖已過，回想起來，胆子還是有點發毛，沉聲道：「這麼說，妳找到這裡來，是奉了大姊頭的命令，要來殺我的？」

玫瑰釵道：「大姊頭現在連我也要殺了，我是逃出來的。」

小虎驚奇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玫瑰釵道：「昨夜你睡在我那兒，大姊頭就要我殺你了，是我找藉口拖延，所以她認定我私縱敵人，派我二姊追殺我，幸好二姊平日跟我最好，所以我才能逃離紅岩寨。」

三八花一聽小虎昨夜睡在玫瑰釵家裡，心裡就不是味兒，喃喃道：「不要臉。」

小虎立刻拉下臉道：「三八花，妳說誰不要臉？」

三八花吶吶道：「我又不是說你。」

玫瑰釵嘆道：「我也是可憐人，小妹妹，妳也不必心存芥蒂，現在事情也說明了，我也要去了。」

小虎對玫瑰釵本來就有好感，如今聽了這番經過，心裡更加感激，笑道：「要走一齊走。」

玫瑰釵一怔，道：「你跟我走？」

「不，你反正也沒地方去，不如跟我們走。」小虎對三八花道：「快準備準備，我們連夜上路，離開這是非之地。」

玫瑰釵道：「你要去那裡？」

小虎神秘兮兮地笑道：「妳不是告訴過我嗎？現在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淮陽城。」

玫瑰釵吃驚道：「你要去找筱乩童？」

小虎笑道：「好不容易有這麼一條綫索，那還有不追查的道理。」

呆瓜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問道：「老大，筱乩童是誰啊！我們幹嘛去找他？」

小虎道：「要追回大牛的銀子，就只有找他。」

大牛聽得精神一振，忙爬起來收拾東西，吩咐呆瓜三八花道：「你們還磨菇什麼，快啊！」

三八花道：「車子還在龍門客棧，怎麼去啊？」

「車子暫時不要了，反正以後還是可以取回來，今夜趕個三十里，到前面鎮上再買輛車子就行了，只是今夜大家辛苦一點。」

玫瑰釵一拉小虎輕輕道：「你眞要去找筱乩童？」

小虎道：「當然，咱們逃家出來，爲的就是要破這樁搶案，現在這條綫索在筱乩童身上，自然非找他不可。」

玫瑰釵道：「我爲你們担心。你們實在不是筱乩童對手，連我算上，筱乩童只要畫個符就能把我們全都擺平。」

小虎毫不在乎道：「我就不信，連那三幫土匪都讓我耍得團團轉，一個裝神弄鬼的筱乩童，能有多厲害？」

玫瑰釵急急道：「我說的都是眞話嘛，你不能不信，老實說，連我那位大姊頭花裡嬌，見到筱乩童還要怕上三分。」

小虎賭氣道：「你既然怕就不要去，反正我們是去定了。」

「好嘛好嘛，反正是捨命陪君子。」玫瑰釵無可奈何地道：「不過我有預感，此去一定凶多吉少。」

小虎冷冷笑道：「妳不要把我看得太扁了，我並不是不怕死，要去自然已想好了點子。」

一聽小虎又有鬼點子，呆瓜興沖沖地問：「老大，是不是又要用唬字訣？」

「去你的，樣樣都用唬字訣，怎麼行得通。」小虎笑罵道：「這次我已盤算好，要用捧字訣。」

三八興趣也來了，問道：「是怎麼個捧法呀？」

「到前面鎮上再說，快起程吧。」小虎催促說：「反正呀，我不信我小虎是短命相。誰要被我找上了，誰就倒霉。」

於是四小連同玫瑰釵就在深夜，摸黑默默地起程趕路。

到了第二天中午，才看到路旁的交界石，上面刻着「清河鎭」。

清河鎭是座小鎭，總共只有一條街，幾家打尖的小店，小虎一看沒什麼搞頭，只打打尖，塡飽肚子，再讓玫瑰釵出面購買了一輛騾車，于是三八花再當車伕，繼續起程，現在有車代步，舒服多了，都又眉開眼笑，有說有唱起來。

一下午急趕，已趕到距離淮揚城只有八十里的大鎭「白鹽壩」。由於這裡有水路碼頭，又是運鹽上揚州必經之處，所以市集廣袤，比紅岩寨更熱鬧，小虎一路瀏覽市面，只見滿街燈火，行人比肩，非常滿意，就吩咐道：「咱們就找個大客棧住下來，好好吃一頓，今夜大家都有活兒幹。」

三八花首先喳喳呼呼道：「又是什麼活兒啊？要不要再買棉襖罩袍高蹺啊？」

她是指小虎假裝六殺和尙，唬倒了「水裡鮫」魚四那段把戲，可以說到現在還沒有拆穿，弄得魚四與仇八怪迷迷糊糊的還在到處亂找人。

小虎大笑道：「三八花啊，這段戲已經老掉了牙，還搬出來幹嘛，看我搬一套新的，讓大家高高興興，開開眼界，這次保證跟上一回緊張的場面不一樣，一定是熱熱鬧鬧的一路玩過去。」

一聽又熱鬧，又能玩，大家的興頭更足了，於是就在一家財神大客棧門口停了下來。

小虎派頭奇大，包了一個後院，安頓好後問三八花道：「咱們在紅岩寨訂做的新衣拿回來沒有？」

「有有，在呆瓜身上的包袱裡。」三八花說着已把呆瓜的包袱拿來解開。

小虎立刻脫掉身上破爛衣服，把新衣服穿上，又叫大家一齊換好，才道：「咱們先吃飯，休息一下，立刻上街去採購。」

大牛道：「採購什麼呀？」

小虎道：「你上禮品店去買塊紅布條，還要禮品店剪金字貼上去，金字一共五個，就是『媽祖進香團』。」

呆瓜叫道：「哇，我們變成進香團啦，給誰進香呀？」

小虎正經八百地道：「當然給菩薩進香啦，保佑我們馬到成功啊。」

玫瑰釵不禁笑出聲來，他也覺得小虎的點子實在好玩，不過仍是搞不懂，憑一個進香團怎麼能對付得了厲害無比的筱乩童？

只見小虎有模有樣的在吩咐：「三八花，妳只會喳喳呼呼，就叫妳去買一套鑼鼓鐃鈸，這最對妳的胃口。」

三八花訝詫道：「要唱戲啊？」

小虎笑道：「唱妳的三八一朶花，怎麼樣？」

三八花嘟嘴道：「你不要老消遣我好不好。」

「三八花啊，妳沒見各地進香團到廟裡去進香，一定有一車鑼鼓開導，向菩薩報信，表示去朝拜了嗎？咱們依着葫蘆來一套啊！」

呆瓜聽了半天，見沒派到任務，急了，問道：「老大，我呢？」

小虎道：「你去香燭店採購二籮筐香，叫他們送來。」

呆瓜一呆道：「哇呀，二籮筐，咱們這幾個每天燒三支，足足能燒上二年，老大，你搞錯了沒有？」

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我沒搞錯，你才搞錯了呢，告訴你，這次組織的進香團可不止咱們幾個，我至少要弄他十車八車人。」

呆瓜聽呆了，道：「那裡去弄這些人哪？」

「我當然有我的辦法，你們快展開行動吧。」

三小立刻哄然出門，他們覺得小虎這次行動神秘兮兮的，又的確好玩，好奇之心大起，興頭十足。

玫瑰釵這時才笑笑道：「我有沒有活兒啊？」

小虎笑道：「妳活兒更重要，第一，妳要把咱們組織進香團的用意編套詞兒，逢人宣導一番。表示咱們是心誠意眞。」

玫瑰釵道：「打架我或許還出得上力，編詞兒我可抓瞎了，這要怎麼編法啊？」

「我可以給妳提個大綱，妳就稱呼咱們四個都是妳弟弟，以前身弱多病，虧得淮陽城的三元壇壇主筱乩童作法，個個變得身强力壯，所以想還願，組織這支進香團，只要有人相信參加，一切吃住都由咱們出錢，表示一點對菩薩感恩的心意。」

玫瑰釵格格笑出聲來，道：「你那來這麼鬼點子啊？對付筱乩童行嗎？」

小虎頗有自信地道：「有什麼不行，就算他是牛魔王投胎，看我送這份大禮去，也不會把我吃掉吧！嘿嘿，只要他上釣，我要把他捧上三十三天，從雲端把他摔下來，不把他摔死，也要他摔斷三十六根筋骨。反正妳按照我的詞兒盡量說得天花亂墜，以後就是我的事了。」

玫瑰釵道：「其他的還有沒有？」

「當然有。」小虎道：「妳到市場買些黑狗黑雞血，用小瓶子裝上十幾瓶。」

玫瑰釵訝道：「買這些幹嘛？」

小虎道：「你不是說筱乩童還會邪法嗎，聽書上說，黑狗及黑雞血專門破邪法，咱們每人帶上幾瓶，到了三元壇，給他到處灑一灑，先叫他什麼法都不靈，不是少掉一層危機。」

玫瑰釵想想的確是道理，她對小虎那種整天嘻嘻哈哈，脫線的觀念有了極大的改變，覺得他在嘻笑之中，却伏有極細密的心機，的確跟普通的毛孩子不大一樣，心裡喃喃道：眞是個怪胎，壞起來不知要整死多少人。

玫瑰釵也出門辦事去了。小虎却找來店家取了一大張紅紙筆墨，握筆沉思，洋洋灑灑寫出了一篇文情並茂，號召進香的宣告。

由於小虎本來就有秀才底子，所以不到半個時辰，就一揮而就，宣告是這樣寫的：

「我們是江夏人氏，出生後身弱多病，家母到處求神問佛，却難見效，平均三天要找一次大夫，一天要抓三次葯，銀錢損失，尙在其次，精神損失，無法估計，老母三十而髮蒼蒼，老爸四十而背駝畸，如此家庭，豈不嗚呼哀哉，幸遇淮陽三元壇壇主筱乩童，焚香三拜，桃木一揮，居然日有起色，皆大歡喜，四五年來，吾等身體日益强壯，飲水思源，皆拜乩童之賜，特此代爲宣揚神力，組織進香團，以還心願，凡是信士，皆可報名參加，此去淮陽，所有吃住路費，皆由吾等捐獻，有疑難雜症者可以同往，切勿錯過機會，亦表示吾等禮佛之誠心也。

信士 小虎大牛呆瓜三八花敬啟」

寫完，小虎自已看了一遍，覺得頗爲得意，雖然其中有些狗屁不通，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但瑕不掩瑜，還算過得去，於是招來店家，說明原因，就張貼在財神大客棧大門口。

不久大牛呆瓜三八花都回來了，他們也看到小虎的紅紙告示，齊都嘰嘰喳喳地笑歪了嘴。

小虎却喝道：「你們不要吵，活兒還沒有幹完呢。」

三八花道：「還有什麼事？」

小虎道：「先把進香團的紅布條掛在車上，然後你們就練一練敲鑼打鼓，要敲得有板有眼，不能荒腔走板，讓人家笑話。」

小孩子本就喜歡敲敲打打，於是在騾車掛上了「媽祖進香團」的大紅布條，架起鑼鼓，敲敲打打起來。

四個人四樣樂器，開始時，敲得邪腔歪調，小虎一面打一面協調大家快慢，一個時辰過去，居然也有板有眼起來。

這一夜大家都睡得非常香甜，第二天早晨還沒有醒，房門已被敲得震天響。

呆瓜翻身起床，迷迷糊糊地打開房門一看，原來是店小二，不由罵道：「大清晨亂敲房門，你是找衰挨罵啊？」

小二苦着臉道：「小爺，你們快出去處理吧，一大堆要進香的人，快把客棧大門擠破啦！」

小虎正自半醒半睡，聞言跳了起來，道：「大家快起來，準備登記，店家，煩你們在客棧門口擺張桌子，準備紙筆墨硯，大牛負責登記名字，告訴他們，明天一早起程，今天就專辦這件事。」

小二應聲而去，大牛呆瓜三八花也忙着起來妝理，等到客棧大門口一看，每個人都看傻眼了。

只見裡裡外外一片人頭，七嘴八舌，都在問怎麼登記。

呆瓜吃驚得舌頭打轉：「哇呀，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要進香？」

小虎哈哈笑道：「管吃管住，還招待觀光遊覽，誰會錯過這種白吃白住帶白玩的機會呢。」

于是在店小二幫忙下，七手八脚地把桌子排好，大牛一個個登記名字起來。

小虎大聲宣佈道：「各位鄉親，不要擠，一個一個來，反正沒有名額限止，不

過有一點請大家注意，咱們此去是大鍋飯，搭通鋪，十個人一間房，其他的恕不招待。」

「啊呀，十個人一間房不是變成沙丁魚了嗎？」

「是啊！吃大鍋飯怎麼行。」

有人在嘰嘰咕咕嫌東嫌西了。

小虎笑道：「我們是進香還願，可不是招待各位郊遊，假如要吃好的住好的，就要自己貼錢。這點請大家搞清楚，拜菩薩心誠就可以了。登記時間，到中午爲止。」

小虎說完就大搖大擺的回房去了。

一來他要吃早餐，二來，他還有許多細節要策劃安排。

一過中午，大牛呆瓜三八花個個滿頭大汗地捧着厚厚一疊名册回來，直呼累死了累死了。

小虎問道：「登記了多少人？」

大牛喘口氣道：「一共三百五十四個。還是我故意慢動作，否則五百個還不止。」

小虎也吃了一驚，道：「這麼多啊。」

大牛苦著臉道：「咱們可要破產了。」

三八花也道：「破產還在其次，這麼多人，怎麼走啊！一輛車最多載十五個人，要二三十輛車才裝得完。」

小虎問大牛道：「身邊盤纏夠不夠？」

大牛嘆口氣道：「去還夠，回來就要當褲子了。」

小虎笑道：「能到淮陽城就行，要回來再打算，三八花，妳去僱騾車，不管怎麼樣，租它二三十輛回來，大牛，你也去訂三百六十個便當，叫他們明天一早送來，準備起程。」

於是第二天一早，財神大客棧門前的大場面出現了。

小虎好像在檢巡雜牌軍的大將軍，每個信徒上前先發三支香，一個便當，然後宣佈中午不休息，加鞭趕到淮陽城落店。

一切安排妥當，小虎上了前導車，在進香紅布條飄拂下，敲鑼打鼓起來。

在香煙繚繞下，偉大熱鬧的行列開始移動出發了，在白鹽壩來說，稱得上是世紀性的場面，長長的車隊，看不到尾巴，香的青煙，像是祥雲昇空，凝結成廣大的一片，加上震天的鑼鼓聲，比皇帝出巡還要有看頭，引得萬人空巷，夾道相送。

大家都在打聽，這四個小孩子是誰家的公子啊！竟然有這麼大的手筆。

還有的在問筱乩童是那個廟裡的神鬼，有這麼大的魔力。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車隊在小虎不知道的情形下又加長了。

這是因爲白鹽壩的居民比較富裕，登記不上就自費參加，在他們認爲湊湊熱鬧，去旅遊一次也不錯。

就在這種情形下，長長的車隊，像巨龍一樣馳出了白鹽壩。

敲鑼打鼓的三八花首先罷敲，直嚷手酸，於是鑼鼓聲歇下來。小孩子嘛，敲一陣好玩，敲久就不是味道了。

玫瑰釵在駕車，小虎立刻叫呆瓜去替換，吩咐緊趕，於是車隊快速奔馳起來，三四十輛車像萬馬奔騰一般，弄得烟塵漫天，塵砂飛揚，道路爲之壅塞。

就在車上，小虎開了一次戰術會議，把到了淮陽城三元壇應該注意的事項及各人要負的任務大概地叮嚀了一番。

同時玫瑰釵變成大姊，與小虎搭檔專門出面辦交涉。

由於小虎點子本就像「脫線」，所以雖然分配任務，却說得大家哈哈亂笑亂跳。

這一陣緊趕，八十里路程，就在一天中馳畢全程，到晚上巨大的行列，馳進了淮陽城，也引起了淮陽城的好奇與轟動。都在打聽這麼多人是怎麼回事情。

車隊在街上停了二里路長，住店又是件痲煩事，於是淮陽城的客棧立刻家家爆滿。樂得客棧的老闆，個個笑呵呵。小虎包了一家國賓大客棧的後院，匆匆吃完晚飯，立刻與玫瑰釵出門往三元壇走去。

大牛呆瓜三八花也沒閒着。因爲大牛要到各家客棧核對人頭，付飯錢住宿錢。每掏出一次錢袋，大牛就嘆一口氣，覺得小虎這般如流水的花錢，就是金山銀山還是會花光。

呆瓜與三八花是連絡人員，催大家吃完飯，先到三元壇個別去上香，並且告訴他們，明天會特別做法會。

所以小虎的安排，在小枝節上雖有點亂，但大關節上却是有條不紊的。

* * *

三元街的街道並不寬闊，三元壇這一個區域，也不是淮陽城上熱鬧的地段，但筱乩童的名聲，在淮陽城的確是家喻戶曉的。

筱乩童有二個徒弟，一個叫毛毛蟲，一個叫蝴蝶，年紀都在卅左右，這當然都是綽號或者小名，但古代鄉鎮裡的街坊隣居大都是這麼稱呼人的，綽號小名叫慣了，眞姓眞名反而沒人知道。

不過這兩個名號也是其來有自。毛毛蟲平素喜歡貪小便宜揩揩油，只要師父筱乩童不在，他就跟上門的信徒，危言聳聽，亂開價碼，然後塞進荷包當私房錢。所以毛毛蟲的綽號不脛而走，意思是誰沾上了就脫層皮。

花蝴蝶却另有一功，看到漂亮的馬子，就毛手毛脚，平日穿得光鮮照人，彷彿花花公子，一對色迷迷的眼睛，永遠在東張西望，尋找獵物。

筱乩童在江湖上的行徑，在淮陽的街坊中，沒有人知道，他頗善隱蔽僞裝，所以稱得上蠻得人緣，可是徒弟是寶一對，所以對他的名望也打了些折扣。

* * *

小虎與玫瑰釵到達三元壇前，覺得這座壇並不像寺，只有三間店門寬大，側面望去，縱深倒是相當深。

壇裡點着蠟燭香火，供着的神有四五座，早已被烟燻得一片黑，也分不出是甚麼玩意兒，做布袋戲裡的木偶也比他像樣些。

反正有這麼一點意思，裝幾個土偶擺在上面，也就夠了。

壇裡供案旁正有二個人在打瞌睡。一個臉像根油條，一個賊頭狗腦，正是花蝴蝶與毛毛蟲。

小虎與玫瑰釵正經八百地進入門口，輕輕地咳嗽了一聲。花蝴蝶才迷迷糊糊地醒過來，揉揉眼睛，打打呵欠，噴出一股濃烈的酒味來。原來兩人喝多了酒，不勝

酒力。

他們一見兩人，毛毛蟲還在懶洋洋，花蝴蝶的酒屎眼却睜大了，望着玫瑰釵一瞬一不瞬，似乎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肚去。

玫瑰釵現出甜蜜的笑容，道：「壇主在家嗎？」

花蝴蝶立刻站起來，殷勤地道：「我師父今天不在家，嘻嘻！是要上香嗎？找我也一樣。」

大色狼，大色狼，玫瑰釵心中暗罵，笑容却依舊迷人，道：「我跟我弟弟是來上香的，不過也來告訴你一聲，等下還有許多人要來上香哩！」

花蝴蝶嘻嘻笑道：「上香的人多多益善，開飯店不怕大肚漢，這沒什麼好稀奇的。」

他奶奶的，開廟比喻開飯店，這是什麼話嘛，那像是佛門子弟，慢慢老子就要你好看了，小虎心裡暗罵，口中却漫不經心道：「事情是沒甚麼稀奇，不過只怕你們招待不了，這麼小的地方，會擠破牆壁。萬一屋頂塌下來，可就痲煩了。」

懶洋洋的毛毛蟲聽到有大批香客上門，精神立刻來了，因爲香客一多，油水一定充足，他要多準備多幾隻捐香油錢的箱子。

他忙問道：「有多少人？」

「至少也有八百一千人吧。」小虎編起話兒來，像吃白菜豆腐。

毛毛蟲聽得心頭一震，道：「小兄弟，你沒頭暈吧？」

「沒有啊！我沒喝過酒，怎麼會頭暈。」小虎故意調侃他。

毛毛蟲淸淸喉嚨，口頭禪就出來了：「幹你娘，就把全城的信徒都叫來，也沒有那麼多，你是不是在胡亂扯。」

小虎淡淡道：「我是一番好意，誠意誠心來上香，告訴你一聲，你不信就算我沒說，姊姊，我們先敬三炷香吧，等一下人多不方便。」

玫瑰釵點點頭，在案頭點上三炷香，兩人裝出一副虔誠的模樣，拈香三鞠躬，把香插在香爐，然後玫瑰釵對花蝴蝶眉眼一笑道：「還是快通知你們師父回來吧，不然千萬兩的香油錢就要泡湯了。」說完轉身就向外走。

花蝴蝶與毛毛蟲正自一愕，想要叫住小虎與玫瑰釵，倏見湧進一大羣善男信女，個個一片虔誠進門就拜。

這一下可熱鬧了，有的跪下喃喃祈禱，有的忙着點香，有的還問東問西，有的要畫符，有的要香灰。忙得花蝴蝶與毛毛蟲，心燥氣浮，七嘴八舌，也不知道應付那個好，頓時暗暗叫苦。

不過他兩人心裡却在納悶，怎麼會一下來了那麼多香客，這眞是財神爺在招手，錢財自己撞進來，城牆都擋不住。在一對寶心裡又喜又憂的情形下，香客是愈來愈多了。小虎與玫瑰釵並沒有走遠，就站在對街一間小雜貨店裡，買了兩根香蕉慢慢啃着，等待情況的發展。

上香的人愈來愈多，整條街都塞滿了人潮，只見萬頭鑽動，好不熱鬧，簡直有點暴民搶劫的味道。

這時人羣中有人高聲嚷嚷了。

「你們要擠進去見到神像才上香祝禱呀，不然不靈哪！」

「對對，聽說這三元壇的瘟神靈驗無比，誰許願誰就應驗，上次有人許了願回去就中了獎券的第一特獎，立刻由窮小子變成大財主，但看不到神就沒用，因爲菩薩認不出你是誰啊！」

這邊吹，那邊唱，小虎一聽就知道是呆瓜與三八花在蓋，有人說羣衆心理是盲從的。這下可好，人人都想往前鑽，誰也不肯讓半步。本來嘛，老遠來上香，就是要靈驗，才算不虛此行，見不到菩薩，許了願也不靈，那搞個屁呀！

於是後面的人擠中間的人，中間的人推前面的人，大家都爭先恐後，擠呀擠的，擠得個個喊天叫娘，情緒慢慢變得狂熱起來。

「快進去啊！我要見三元壇的菩薩上香呀！」呆瓜又在火上加油了。

本就快要人口爆炸的三元壇，在這陣猛擠之下，牆壁開始有了裂痕，柱子發出吱吱格格的響聲。

花蝴蝶與毛毛蟲被擠在中間快要被擠成人乾了，聽到這種異聲，知道已經危險，忙喊道：「各位不要擠呀，慢慢來啊，再擠要出人命啦。」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轟轟二聲大響，彷佛平地二聲雷，二邊墻壁向外塌了下來。砸倒了左邊的剃頭店，右邊的豆腐工場。也嚇得擠成一堆的進香客個個目瞪口呆，又拚命的往外逃。

小虎看到這裡，知道已經差不多了，示意玫瑰釵走到雜貨店外面疏散香客。

忙了一個時辰，才回到店中，四小一齊聚集，笑得人仰馬翻。

小虎一面叫呆瓜三八花去慰撫香客，並答應改善進香方式，一面計劃下一個步驟。

玫瑰釵笑道：「三元壇垮了，你還要進香呀？」

小虎笑道：「這不過是正餐前的一道小菜，大菜還在後面呢。」

玫瑰釵道：「那我們明天再去好了。」

「用不着咱們去，先等他們找上門來，我相信明天一大早，那個筱乩童應該露面了。」

玫瑰釵格格笑道：「你好像諸葛亮一樣。」

小虎乾脆吹了起來：「諸葛亮也要拜我做師父，妳信不信。」

玫瑰釵笑道：「你說說我亦只能聽聽，反正諸葛亮早已死了一百年，沒法再招魂來跟你比較一下高低。」

這邊說說笑笑，在三元壇的花蝴蝶與毛毛蟲却吃足了苦頭，供案香燭全倒在地上，墻壁塌了尚且不說，他們兩人却被香客擠倒在地上，被人踩過來，踏過去，踩得遍體鱗傷，幾乎小命報銷。

等香客走完，他們呻吟着掙扎爬起來，一看神壇已擠得七零八落，柱歪墻倒，屋不像屋，壇不像壇，倒像經過土匪搶劫一般。

毛毛蟲立刻一拐一拐地去看門口的捐錢箱。却見箱子已踩成一堆碎木片，本來裡面還有幾十個銅子兒，現在兜屁都不剩。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一點好處也

沒撈到。

「幹他娘，那裡冒出這麼多死鬼，燒什麼香，拜什麼神啊？」他恨得三字經脫口而出。

「師弟，這種場面，我們擔不起。」花蝴蝶道：「我們還是快傳出消息，請師父回來吧。」

他實在怕擔不起責任，就是眼前的慘狀，已經不知如何收拾。

毛毛蟲點點頭道：「好吧，幹他娘，操你娘！」他一路罵一面蹶着腿往外跑。也不知道他去那裡傳訊息。

＊　＊　＊

筱乩童天沒亮就趕回來了。由于他接到的是最緊急傳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帶了三個江湖高手。

這個筱乩童身不滿四尺，是個小矮人，又胖又老，但面貌倒是蠻和善的，不過那一雙鷂鷹眼，時時閃過一絲陰鷙的目光。顯示他是個頗有城府的高手。

當他進門一看連房子都被人拆了，兩個徒弟臉青鼻腫，哼哼哈哈，肚子裡一泡火，破口就把一對寶貝大罵一頓。

罵完了，才問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給我一五一十的說清楚。」

花蝴蝶舌頭打結，結結巴巴的把經過說完，筱乩童頓時傻了。他本以爲什麼仇家趁隙來尋仇，那知道是進香客鬧的亂子。

這件事就用不着江湖朋友了。於是先好好語言把三個江湖高手打發走，決定等天亮把這件事情調查一下。

要調查絕對不難，這麼一大羣香客，擠進了淮陽城，隨便一打聽就能清楚來龍去脈。

可是沒有展開調查，左隣右舍却來論是非了，一面墻兩家用，剃頭店老闆娘嘰嘰喳喳說損壞了椅子傢俱，豆腐工場硬要賠償三天的損失，還要求把墻修好。

筱乩童對這些損失倒是不在乎，幾十年來，他已歛聚了萬貫家財，賠點小錢算不了什麼，只是人在衰，心境煩，好不容易拿出銀子，再加上好言好語打發過去，一看一對寶像木頭怔怔站着，氣無處發洩，又開罵了。

「你們是死人啊，還不趕快清理清理，把一堆堆泥巴磚頭弄出去，找點布先圍起來。」

花蝴蝶與毛毛蟲不敢吭聲，一夜未睡，渾身是傷，還得做苦工。他們有點怨恨自己，當初不聽那一對姊弟的話。好笑的是連小虎是誰也不知道。眞是糊塗到了家。

＊　＊　＊

天一亮，四小與玫瑰釵剛起身，店小二來報，城裡有名的三元壇壇主來拜會了。

這一點也沒出小虎的預料，可是玫瑰釵却不便出面了。他告訴小虎，筱乩童一定認得出她，那下面的戲就不好唱了。

小虎點點頭道：「那以後妳就隱在暗處好了，現在咱們四龍幫一齊出馬。」

大牛呆瓜三八花立刻精神抖擻，跟着小虎來到國賓客棧的前廳茶座。

當他們看到大名鼎鼎的筱乩童，居然跟自己差不多高矮，驚奇得幾乎想笑出來。

小虎裝出正經八百的神態，道：「你就是三元壇壇主筱乩童？」

「是是是，聽說你就是媽祖進香團的團長。」筱乩童露出一副客氣的模樣，這倒不是故意做作，而是刻意給小虎一個好印象。

因爲開壇設神拜佛，香客信徒等於是衣食父母，要歛聚錢財就得靠香客信徒影響荷包，就像妓女碰上恩客，那有不低聲下氣的道理，當然，在江湖上那是另一套了，不過那一套可不能在這一套上，不然就難立足了。

小虎也吃定他這個弱點，所以大剌剌地道：「不錯，我知道咱們這等率團來進香，把貴壇擠垮了，不過我事先就去通知你的兩位小師公，叫他們好好籌劃，那知他們不信我的話，實在有點遺憾。」

「沒關係沒關係。」筱乩童亂打哈哈：「房子我馬上整理好，而且我後院子大得很，做做法事，辦個三台醮，絕對沒有問題。」

小虎讚許道：「老師公不愧名傳遐邇，我這次慕名而來算沒白來，不過昨夜的事，我們團員都有點喪氣，人散不要緊，本想爲貴壇捐個萬把兩銀子的香油錢就泡湯了，所以我正想與師公商量商量，辦一個法會事，也讓你老師公顯顯神力道法，好讓這些進香團員開開眼界，鞏固信心，你認爲對不對。」

筱乩童笑逐顏開，這番話能爲他想到的地方都想到了，還有什麼不對？忙道：「對對，一切由施主的吩咐，我一定把這場法會辦好，感謝你的照顧。」

小虎哈哈笑道：「這就對了，辦好法會，再來一壇醮，我叫他們多捐幾兩香油錢，三年五年你也吃不完，是不是？」

「是是。說了半天，還沒請教小團長尊姓大名？」

「我是黃小虎，家裡在江夏開糧棧，家母是淮陽人，以前還受過你施法濟病，對你師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這次我也是代表家母來謝恩的。」

這番話眞眞假假，連唬帶捧，說得筱乩童一愣一愣地，似乎開懷大樂，其實三元壇設了十幾年，那能記清楚每一筆帳，他只能連聲謙虛，道：「客氣客氣，不敢不敢。」

小虎道：「這樣吧，你快回去整理整理，晚上我招呼信徒再去貴壇觀法，你就照我的話施展二手，怎麼樣。」

「好好，今晚就請大駕光臨，容先告辭。」

於是雙方再三揖讓而別。

出了國賓客棧，筱乩童臉上的笑容立刻沒有了，他一路走，一路却在沉思。以他職業上的敏感特性，與多年來的江湖閱歷，覺得這件喜事突如其來有點蹺蹊。

小虎的話雖然沒有什麼大漏洞，與打聽的情形很吻合，但突然的出現，就是不尋常。什麼地方不尋常呢？筱乩童左想右想，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這樣邊想邊走，回到三元壇，除了吩咐花蝴蝶與毛毛蟲加緊清理門面及準備晚上的法會外，自己走進靜室，關上了門，點了三炷香，捧着八卦筒，在桌上卜起卦來。

筱乩童在奇門八卦上蠻有自信，也頗有一套功夫，他所以能在江湖上做黑媒婆，十幾年來從未遇上麻煩，就靠這套占卦預卜的本事。凡遇上猶疑不決的情形，就占次卦，照卦意行事，常能斷然果決，峯廻路轉。

現在他搖了六次卦筒，倒出六次金錢，得到的是乾坤卦，卦名「天地否」，這個卦有四句歌：

財從天上降。
血光必顯殃，
忍得一時氣，
劫煞或能避。

總而言之，隱伏大凶煞機。

筱乩童見了此卦，霍然變色，他不知怎會出現這麼一個凶卦，但他相信自己占卦，從來沒有失靈過。他陷入沉思了，不知道晚上的法會該不該辦？

想來想去，箭在弦上，不發不行，除非三元壇立刻關門。於是他決定一切還是照常，不過暗暗要準備退步，同時由于這個凶兆，必須要查一查黃小虎的底細，看看這個「媽祖進香團」究竟隱着什麼玄機。

晚上，三元壇前張燈結綵，香火高燃，頹倒的墻上已清理得一乾二淨，兩邊用紅布圍了起來。進香客陸續的湧到，這次，在小虎的帶領下，比昨夜有秩序得多了，人羣排成五列，依次前進。

筱乩童也配合得很好，門口設壇的地方只是讓信徒燒香膜拜，拜完了，由花蝴蝶引到後面。

後面有個很大的庭院，院中已架上了三尺高的法壇，供案旗旛，寶劍桃符，一陳飾，好像茅山道士作法抓鬼一樣。

法壇後的屋子，門已全部取下，排着一列列長條板櫈，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法壇上作法情形。

花蝴蝶引導着一批批香客，也碰上了小虎，忙含笑問道：「小兄弟，你姊姊沒有來啊？」

小虎笑嘻嘻低聲道：「她今晚有點事，不過她對你好像蠻有好感哩！」心裡却說：才怪。

「眞的啊！」花蝴蝶全身骨頭都酥了，忙道：「忙過這一陣子，我去拜訪你們。」

「好啊。」小虎大方地說：「明天可能還有一壇醮，後天吧。」

「一言爲定，後天我一定去拜會。」花蝴蝶興頭十足，心裡已經癢癢了，看在那位花不溜丟的「姊姊」份上，他對小虎拍足馬屁，把小虎安排在第一排，還搬來一張太師椅，奉上一杯香茗，才依依走開。

等香客進壇完畢，筱乩童擺足精神，身穿金色八卦法衣，像唱齊天大聖鬧天宮一般，步上了法壇，大聲宣佈道：「本法師今天特地爲各位作法降神捉妖，使大家見財發財，有福增福，避邪祛病，人畜皆安。」

說完一揮手，法案上的二支巨燭立刻燃亮，香斗中的香冒出了青烟。看得一干進香的善男信女驚異之聲四起，覺得這個乩童果然有一手。

只有小虎默默集中注意力，看筱乩童有多少道行，能弄出多少玄虛。

今晚這場法會只是探探筱乩童的底子，接下去辦的一台醮，就是重頭戲了。

只見筱乩童右手拿出桃木劍，左手拈起硃砂符，脚踩斗罡步，口唸引神訣，桃花劍東指西劃，口中唸唸有詞，突然劍挑硃符，引火而燃，口中大喝一聲道：「妖孼速現，急急如令，勅！」

木劍指處，一蓬黑烟突然冒出，烟霧四散中，一個紅髮獠面，滿身漆黑的鬼怪突然出現，張牙舞爪，似欲擇人而噬，善男信女中立刻響起一聲驚叫聲。

說時遲那時快，筱乩童桃木劍又一揮，挑起第二道符，引火而燃，口中又大喝道：「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速動衆神降妖，急急如令，勅！」

木劍指處，出現一蓬紅烟，烟霧中出現一名金甲神人，筱乩童第三次揮劍，金甲神人立刻伸手向獠鬼抓去。

一聲淒厲長號聲中，獠鬼被金甲神人抓個正着，突然變成了一頭黑狗。筱乩童突然抓起桌上金鈴，一陣急搖，鈴鈴急響中，口中大喝：「妖魔化狗，法師送神。」

喝聲一落，金甲神人倏在烟霧中失去踪影，只有一條黑狗，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哀哀長鳴。

這幕前後只化了盞茶時刻，法壇下立刻鑽出毛毛蟲提起黑狗揚了揚，讓善男信女過目，才拖了下去。

筱乩童滿頭大汗地放下桃木劍，拱手道：「世間凡人，都有妖孼纏身，如今作法，有妖除妖，無福降福，保你們凡事順利，世世平安。」

一陣如雷掌聲立刻響起，那些愚男蠢婦齊都驚歎歡呼，欽佩之聲不絕。

小虎自然也裝模作樣一番，開口道：「師公法力無邊，再來一套。」筱乩童覺得不倫不類，不過認爲小虎盛意拳拳，完全是捧場，使這些進香客多捐些香油錢，欣然同意，道：「那我再施一套奇門法術給各位看看。」

小虎回頭大聲道：「各位看完後，多捐些香油錢，讓這位大師公替各位祈福祈壽哪！」

「好……好……」回答之聲，此起彼落，相當熱烈。

筱乩童也樂歪了嘴，再次抖擻精神道：「這次我就拿古代的剪紙變馬，撒豆成兵的法術，施展出來，讓各位看看。」

他在說，一對寶貝徒弟花蝴蝶與毛毛蟲也上了台。這時二人穿上了藍色道袍，頭戴道士帽，配着那二張臉，三分不像道士，七分像猴子。一人捧着一個盤子，毛毛蟲盤子裡盛的是綠豆，花蝴蝶盤子裡，是用黃紙剪成的小馬。一左一右，相對站立。

筱乩童倏然搖散髮髻，披頭散髮，脚踏罡步，口中迷裡馬拉唸起咒語，手執桃木劍，挑燃硃砂符，倏地大喝道：

「符化七星斗！」劍指北方燃化一道符。

「催駕南天門！」劍指南方燃化一道符。

「東方請煞罡！」又指東方化了一道符。

「西方引鬼神！」最後西方化了一道符。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和娟娟找尋姜不幸的下落，惡扁鵲負責全面分組同時出發找尋，娟娟發現遠處有個女子，叫凌鶴抱小鶴去追，自己因輕功差，隨後跟上，却被壞人所乘擄去，凌鶴找不到那女子轉回來不見娟娟，悵然回家，衆人亦空手而回，大家議論紛紛，可能是葉伯庭或馬芳芳，另一個是麥遇春或司馬諒，經對證馬芳芳、司馬諒否認，江涵找葉伯庭亦無所獲，只知道麥遇春的地址，衆人按址去找亦撲空，結果是惡扁鵲和凌鶴找到，麥遇春中了毒招遁去，他派陸聞鶯向蕭辰求解藥，蕭辰却不顧信義，被麥秀揭穿，敵不過三六九逃走，回家反遇良機……

處事一分二　兩面女狂人

蕭辰相信他的心跳聲比脚步聲要重得多，終於到達了「惡扁鵲」身邊，此時此刻，任何敵人都不敢接近「惡扁鵲」，只有蕭辰例外。

「惡扁鵲」這兩天外出找人比誰都勞累，上了年紀的人總是不同，他夜裏睡不着，到後園走走，坐下來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沒想到這一睡却使一個垂死的血魔重獲生機，也許這就是天意吧！

蕭辰當然是點了「惡扁鵲」的穴道取去解藥的，由於明夜才交接，這兒他也不敢逗留了。

其實沒有多久麥秀就回來了，如果他沒有和馬如飛談論陸聞鶯之事而躭擱了時間，蕭辰根本得不了手。

他也是自後面越牆而入，發現「惡扁鵲」歪歪斜斜坐在椅上感到好奇，進亭一扶，才知被人點了穴道。

麥秀反應不慢，暗叫一聲「不好」，立刻解了「惡扁鵲」穴道，然而這個誤會可大了，「惡扁鵲」以爲，麥家兄弟手足情深，麥秀不忍坐視麥老大毒發身死，才趁他入睡點了他的穴道，這幾乎是百分之百，絕對錯不了的，因爲他的衣扣已被解開還沒弄好。

所以「惡扁鵲」立刻出手，而麥秀不論說什麼他都不聽，大約十七八招之後，麥秀雖是不敵，却還能支持三五招，「惡扁鵲」已不耐，就要施毒。

「老哥，慢點……」凌鶴和曲能直等人聞聲趕來，道：「這是爲了什麼？」

「老弟，你別管，有所謂家賊難防，他要偷解藥去救他的哥哥。」

凌鶴和曲能直幾乎也以爲不無可能，手足之情，骨肉連心，就算眞有其事，也有值得原諒之處，但麥秀大聲道：「凌鶴，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如果解藥眞的被偷，那也可能是另一個人而不是我。」

「誰？」「惡扁鵲」厲聲道：「你說，是誰？」

「很可能是蕭辰！」

不但「惡扁鵲」不信，就連凌鶴和曲能直也不信，這怎會是蕭辰呢？這在別人當然是無法想像的。

「老弟，聽到沒有？簡直是吃胡稭拉蓆子——編得離了譜吧？」

麥秀厲聲道：「總要讓我把話說完對不對？」

「老哥哥，我以爲麥大叔不會是那種人，就讓他說清楚如何？」

「惡扁鵲」只好負氣到一邊去猛喘氣而不出聲。

「這話應該從頭說起。」麥秀說：「蕭、馬二人爲陸聞鶯之事在山野小徑中爭執，以及那夜陸丹對蕭說的話，還有陸聞鶯今晨乘小轎來此，且由飯館伙計傳遞消息，和今夜發生之事全都說了。

一般人對麥秀的印象之所以略差，實在是因爲他曾一度迷失，和其兄同流合污過，所以儘管麥秀雖然舉證說明，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持懷疑態度，無他，如非手足之情，誰會幹這種缺德的事？

「惡扁鵲」轉過身子厲聲道：「請問各位，有誰相信他的話？如說不是他，能會是誰？」

麥秀大聲道：「各位，這件事麥某只能說自己倒楣，正好在他的解藥被偷之後我身後面回來，在當時我也曾想到可能造成誤會這一點，但大丈夫只要問心無愧，何必去計較這些，眞想不到，幾乎除了凌鶴之外，無不以爲麥某涉嫌。」

「惡扁鵲」冷笑道：「姓麥的，如不是你，老夫的六陽魁首摘下來給你作皮球踢……」

麥秀的確已改過向善，受此誣栽，百口莫辯之下，突然拔劍向頸上抹去。這劇變誰也未想到，糟的是，凌鶴的功力最高，却因站在「惡扁鵲」身邊距麥秀最遠，而其他人距他也不近，要救已是不及，在一片驚呼聲中，眼見一顆人頭向後飛落。

這是個動人心魄的場面，「惡扁鵲」呆了，凌鶴悲呼着，眼見麥秀的屍體倒下，事情演變到此，老實說，在衆人心目中，麥秀的嫌疑並未湮滅，甚至更濃更大些。

有些人以爲他已無法巧辯，爲手足而死，也無怨言，有時先入爲主的觀念是十分可怕的。

在此同時，却也驚呆了另一個人，他相信不會有人懷疑是他，但是，作賊心虛，他又極想在暗中看看到底誰是代罪者而沾上嫌疑。

他幾乎可以猜到十之七八，麥老二會沾上嫌疑的，固然在他當初竊藥時絕未想到這後果，事後不久他就想到了這一點。

蕭辰看到了他變成衆矢之的，看到「惡扁鵲」跳脚，也看到那驚心動魄的拔劍飛頭景象，蕭辰在這刹那，他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受。

即使在他的髮妻待他無微不至的情況下，而又和陸聞鶯搭上，他都沒有這種感受，現在，他告訴自己，該看看那方勝兒了。……

早看或遲看這方勝兒，其差距有多大，上面是這樣寫着的：爹，當我確定您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時，我太興奮了，因爲本來我以爲麥遇春是我的父親，我不知道我娘爲什麼會看上這個人，本來有些事作晚輩的不便說。但爲了爹的名譽，武林的前途以及正義的尊嚴，女兒必須讓父親知道一些事，母親爲了表現對麥遇春的忠誠，曾和他串演了一齣十分精彩的戲，賺了葉伯庭，騙回秘笈上的寶藏數大箱，至於母親和葉之間，據女兒暗中偷聽到的，她只是和葉虛與委蛇，似未失身與他，女兒寫此方勝兒的最大目的是請爹速返洞庭，諒爹未忘記寫了一張字據給我娘，是關於洞庭整個產業的權利：：。

蕭辰想了一下，居然作了個神秘的微笑，把方勝兒納入袋內，他以爲應該盡快回去，遲則易生誤會，被人懷疑。

他回來時，一臉風塵，凌鶴道：「蕭前輩，您去了何處？大家都很担心。」

「別提了，」蕭辰長嘆一聲道：「說來慚愧，老夫被葉伯庭這老小子窮追不捨，差點沒能回來：：」他忽然發現了一具封了口的棺材而大驚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凌鶴悲聲說了一切，蕭辰激動地道：「這人也太想不開了，就算手足情深，做了那件事，我相信老鵲也不過是發發脾氣，又能怎麼樣？這……這人眞是……」

凌鶴道：「蕭大叔，無憑無據，怎麼可以這麼說？」

蕭辰攤攤手，欲言又止，曲能直十分注意蕭辰的一切言行。

× × ×

這是鄉間村外距住戶很遠的一幢大房子，但距凌鶴等人所住的鎭甸不過二三十里，由於距官道太遠，山徑也不明顯，人跡罕至。

但人跡罕至並非絕對沒有人來此，現在一個村姑打扮的姑娘，提了一個食盒，在似有似無的小徑上低頭疾行。

不久，她來到這個大房子門前，這兒只有一個女人看門，提食盒的女人叫開了門，那看門的中年女人道：「李姑娘，那女人已經完了，又何必浪費人力物力照料她？」

李婉如苦笑一下，心道：「照料，再照料下去不久就死了，」她道：「張嫂，妳作得了主還是我作得了主？」

張嫂搖搖頭，道：「我們小姐和這女人到底有什麼過節？」

李婉如笑着搖頭，她不便多說，因爲張嫂是馬家的女僕，身手不俗，不比總管錢山差到那裏去，李婉如來到內院東廂門外，張嫂道：「李姑娘，把飯盒給我，裏面很臭。」

「不。」李婉如道：「我親自送進去看看她，到底是什麼樣子了。」

張嫂開了門，李婉如進入第一道明間的門，就聞到尿騷的味道，打開暗間的門，裏面已傳出「嘎嘎」怪笑聲，一個蓬首垢面的女人，被用鐵鍊拴在樑上，只能走出兩三步，鍊子就繃緊了。

「她是蕭娟娟嗎？」李婉如幾乎都不敢認了，她的食盒還沒放下，娟娟已掀開蓋子，抓起饅頭，拿起一塊鹹菜一口饅頭，一口鹹菜，吃得津津有味，「嘓嘟」有聲。

她的臉上除了白眼球和牙齒，全是黑的，赤着脚，脚腕處已被鐵鍊磨破，由于牆角處有個尿罐，屋內氣味濃烈。

「寶貝……」娟娟邊吞邊向李婉如吡牙，道：「妳想不想？」

李婉如道：「想什麼？」

娟娟道：「想男人……和男人這箇……」還用手比量了一下，然後又向她吡吡牙，李婉如啐了一口，道：「妳瘋了？」

娟娟道：「妳是不是一次也沒有？」

李婉如當然有，但和她有過那事的「二五八」已被芳芳宰了，她實在不以爲那種事有什麼樂趣，大凡被強暴的女性，十之八九如此。這種事必須在雙方情願之下進行才會產生樂趣。

一個身心受創，被嚴重侮辱的人，那會產生快感？

「嘎嘎……？」娟娟怪笑着還向她眨眼，那自然是非常下流的眼神，道：「不信問問張嫂，她可是大內行，滋味如何——」一伸手，在李婉如胸前摸了她一把。

李婉宜揚手欲摑，但她良知未泯，這女人太可憐了，一個正常的女人，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張嫂捂着鼻子走到院中去了。

馬芳芳相信那天和凌鶴有肌膚之親的是娟娟，却又不信把她弄到郊外的也是娟娟。她問過娟娟，娟娟說不是她，也沒有和凌鶴做那事。後者自然是說謊的。

李婉如道：「蕭娟娟，妳眞邪氣！」

娟娟已吞了兩個大饅頭，五塊鹹菜，還灌了一大海碗白開水，這就是她的一日兩餐，飯菜大致如此，有時李婉如爲她爭一點，也不過是一盤炒青菜而已。

娟娟吃飽了摸摸肚皮，忽然自後面摟住了李婉如，道：「寶貝，妳要不要樂豁一下，包妳滿意，妳可聽說『對食』這把戲？」

李婉如厲聲道：「放開我！不然的話我就殺了妳。」

娟娟怪笑着，一手又去摸索李婉如的下體，李婉如尖叫着一時把她砸倒在地，娟娟在地上大笑。

李婉如心頭猛跳，如果是某一個男人這樣，那……

娟娟笑着端起尿罐，「嘓嘟」一聲喝了一口，李婉如驚得呆了，道：「娟娟，那是妳的尿呀！」

娟娟大叫道：「誰是娟娟？他娘的！妳胡說什麼？不，這……這是花雕——」「嘩」地一聲，一罐尿潑向李婉如，她閃得雖快，身上還是沾了一點尿液，在門外罵道：「簡直不是人……。」

婉如回來對馬芳芳詳說了一切，馬芳芳什麼話也沒說，婉如道：「芳芳，這個女人完了。」

芳芳淡然道：「那怎麼會？不是還知道飲食男女嗎？」

「可是，她居然連自己是娟娟都忘記了。」

「完了，是完了。但她的生命還沒有完。」

「芳芳，妳如果恨她，就把他殺掉算了，何必？」

「這檔子事兒是妳作主還是我作主？」馬芳芳道：「我恨她、恨她、恨她！早已超過了姜不幸！」

李婉如心頭駭然，道：「芳芳，姜不幸也失踪了！不是妳把她……」

「對妳說過多少次，不要亂說話，我馬芳芳做的事，就不怕別人報復。我也知道這種事不能永久瞞住別人，但姜不幸的失踪與我無關。」

這一點李婉如相信，她的確敢作敢爲，也可以說沒有她不敢做的事。

這工夫一個人影自後窗外悄悄離去。此人又是江涵，他永遠不忘馬芳芳要他拉聾，把他送給凌鶴作禮物時凌鶴當時的態度和所說的話。

他永不忘此恩，也要牢記。只要有報答凌鶴的機會永不放過，他對馬芳芳呢？由于他犯過大錯，發過誓言絕不動她。因爲以他的功力，要向馬芳芳施襲並非不可能。

他要去找姜不幸，現在他已證明姜不幸不在馬芳芳手中。可是他爲什麼不先救娟娟呢？那是有原因的。

×　×　×

麥秀已經出殯了，可惜他的兒子都不在這裏，但凌鶴盡了孝子之禮。這天姜子雲和曲能直到外面小酌，姜子雲道：「這件事眞怪，麥老二自絕，似是以死明志，可是如說不是他幹的那會是誰呢？」

曲能直不出聲，姜子雲道：「我看得出來，懷疑麥老二的人仍大有人在。一死未能明志。」

曲能直仍不出聲，姜子雲道：「你猜少主人會怎麼想？」

曲能直還是不吭聲，姜子雲道：「你是怎麼回事？啞吧哩？你一向是善于分釋疑團的。」

曲能直說道：「麥老二可能死得很寃枉。」

姜子雲愕然道：「你是說絕對不是他幹的？」

曲能直反問道：「你是說絕對是他幹的？」

姜子雲吶吶說道：「莫非你有什麼高見？」

曲能直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我一直在攷慮，這件事要不要告訴凌鶴？」

姜子雲道：「是甚麼事啊？」

曲能直道：「你還記不記得老鵲使麥老大中毒之後，我們外出找尋娟娟和姜不幸，那天蕭辰躺在你的舖上和我聊天而你只好另外找地方去睡的事。」

「當然記得！」姜子雲道：「當時由于他的女兒失踪，我十分同情，所以就讓你和他多聊聊。」

「其實他找我聊的目的不是爲了他的女兒。」

「不……不是爲了娟娟的失踪，那是爲了什麼？」

曲能直道：「說出來你恐怕也不會相信。」

姜子雲瞇着眼，道：「小曲，別打啞謎成不成？」

曲能直道：「他轉彎抹角在套向我有關麥老大中的毒有無解藥，能不能製造那種解藥的事？」

姜子雲猛然一震，愣了半天才吶吶道：「他……他會偷解藥救麥老大？」

「你忘了他和陸聞鶯的關係了？」

「就算有這關係吧！蕭辰會做出這種事來？」

曲能直道：「人心隔肚皮，狐心隔毛皮，老姜，你以爲我說這話毫無根據？」

姜子雲道：「拿不出證據來，我寧可不信。」

曲能直自袖內取出一個方勝兒，道：「這是我昨夜在蕭辰睡後施了點『周公帖』使他昏睡半個時辰時，自他的內袋搜出來的。」

姜子雲拆開方勝兒看了兩遍，固然吃驚，却仍然搖搖頭道：「小曲，我還是不信，這個陸丹寫給蕭辰的方勝兒，只談了這些，並不能證明蕭辰偷解藥的事呀！」

曲能直道：「難道方勝兒上面的『爲了爹的令譽，武林的前途以及正義的尊嚴』這幾句話還不夠明顯？」

姜子雲還在微微搖頭道：「我還是不信，蕭辰雖有外遇，爲人還是不失爲方正的。小曲，這件事不可冒然傳揚開去。」

「我會證明給你看的。」曲能直道：「你應該知道，薄妻者無所不薄，有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平生清白俱非。蕭辰能在家有賢妻之下而有外遇，且迷戀到連洞庭偌大產業都不顧了，甚麼事做不出來？」

姜子雲終於點了頭道：「小曲，我還要進一步的證明。」

×　×　×

「天一會」重行開窰立櫃于洞庭君山之上，立刻傳遍了整個武林。由于財力充足，有錢好辦事，在用人方面又出乎大方，不到一個月，這個帮會就壯大起來。

三山五嶽的人物，紛紛投靠，事實上凡是該會看上的人物，發下邀請盟帖子，這人如果拒絕，就會受到恫嚇。

正因爲這「天一會」會主的身份已不是秘密了，所以骨頭硬而堅不加盟的很少，有的遠去邊陲避難，有的投奔凌鶴這邊或馬芳芳那邊。

已知投靠「天一會」的人物有「怒堡」黃宗海和黃世海兄弟及族人數百，所以二人獲得護法之職。

另有西北馬如飛，倉州的李占元，和梁士君。這是八大家中人。這些人永遠不會中規中矩的。

有人是找靠山，有人是和白道這邊有過節，如馬如飛，就是由于連番栽在凌鶴手中，羞刀難入鞘而入會的。

另外還有「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

還有一個人是凌鶴這邊任何一個都想不到的，那就是百里松，這小子嫉妒心重，早就恨透了凌鶴，絕對不甘寂寞，也混了個護法之職。

這消息傳到凌鶴這邊，大家議論紛紛，這工夫大家正好在用晚膳，高麗花道：「小曲，你看老娘前去投靠，是個什麼頭銜？」

曲能直道：「當然是護法囉！」

高麗花道：「會有那麼高嗎？」

「怎麼不會？」曲能直道：「『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兩人都已經是壇主之職了，論身手和姿色哪一樣妳不比她們高明，妳猜不了和尚是怎麼死的？」

高麗花道：「小曲，你又要轉彎罵人了？」

曲能直道：「他還不是爲妳殉情而死的？」高麗花又去追打曲能直。姜子雲喟然道：「百里松居然也會投靠，眞是想不到的事。」

凌鶴道：「這件事我却不感意外。」

這工夫曲能直和高麗花已同座，曲能直道：「有件事我蹩了很久，實在忍不住了，今天非宣佈不可。」

姜子雲心照不宣，問道：「是甚麼事呀？」

曲能直道：「如果不是我們這兒有內賊，麥老大就早翹了，那會有重行開張的『天一會』？」

余大彩道：「老曲，關于那件事，還炒什麼冷飯？難道就不可能是麥遇春的人向老鵲施襲偷去了解藥？」

曲能直道：「不可能，那邊的人只有葉伯庭具此身手，但據我所知，他和麥老大已經鬧翻……」

余大彩道：「小曲，你怎麼知道他們鬧翻了？」

曲能直道：「我當然知道。」他說了麥陸二人串通反目，賺了葉伯庭，寶藏全部到了麥遇春手中，也只有如此，「天一會」才會重行開張。

余大彩道：「小曲，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曲能直道：「因爲我手中有證據，但我希望這位重色輕友的老兄能主動說明一下。」

所有的人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只有曲、姜二人目注蕭辰，自他放內袋的方勝兒不見了之後，雖以爲是上街失落在街上，却總是十分不安。

曲、姜二人在暗中早已注意到，此刻蕭辰和他們二人的目光一接觸，就知道無所遁形了，但他還抱有一綫希望。

曲能直道：「這位老兄再不出面，我就讓各位看一個方勝兒，那上面本來充滿了父女之情，孺慕之愛，只可惜打不動這位老兄的鐵石心腸——」

「唰」地一聲，蕭辰的座位臨窗，已經穿窗而出，姜子雲大聲道：「老蕭，你能避過今日，你能永遠不見人嗎？」

曲能直也追了出去道：「蕭辰，只要你能表示悔意，事情都已經過去了，你何必跑呢？」

凌鶴坐在那兒不動，余大彩道：「凌鶴，你爲什麼不追他，這些人當中也只有你能追得上他。」

凌鶴深深吁口氣，道：「以蕭老伯的年紀和經驗，事到如今還要跑 顯然他還沒有徹底覺醒 其實這些天來曲、姜兩位暗中談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高麗花道：「好小子！你早就知道却把我們這些人蒙在鼓裏，你說，你是什麼居心？」

凌鶴喟然道：「一切一切還是爲了娟娟……」一提起娟娟，沒有人忍心再抱怨，就連最愛聒噪的高麗花都噤若寒蟬，娟娟實在是太好了。

×　×　×

「娟娟太好了……」連李婉如都不能否認這一點。儘管娟娟也曾經是她的情敵，現在李婉如久未送飯。

第一道門一開，不但有尿味還有屎味，李婉如深深自責，自己居然在一個女魔

頭身邊助紂爲虐。

「娟娟 妳把自己弄得這麼髒 和豬又有什麼分別？」

娟娟「嘎嘎」怪笑 道：「寶貝……妳想不想？」

「呸！」李婉如道：「妳怎麼變成這樣子？」她放下食盆 娟娟的黑手已掀開食盒蓋抓起了饅頭 自三天前開始，一天兩餐每餐兩個饅頭 已經減爲一個了。

娟娟邊吞邊繞着李婉如打轉打量着道：「我要是男人 一夜要和妳來上八次……嘎……。」

李婉如道：「下流 人瘋了就是不一樣。」

張嫂說道：「可是妳不來的時候，她只是哼哼風流小調 也沒有這樣胡言亂語地。」

李婉如道：「什麼風流小調？」

張嫂吶吶的道：「好像是什麼『十八摸』。」

李婉如嘆口氣道：「人到這境地 眞是生不如死。」

娟娟已吃完 忽然抓起門後的馬桶，向張嫂和李婉如二人潑去 那裏面有半桶糞便，二人竄得够快 多少也會濺到她們身上。

張嫂抓起棍子再進去打人 李婉如阻止了她道：「張嫂 她是個瘋子 如果妳要打 乾脆就一棒子打死她算了。」

張嫂道：「她太不像話了！」

「要不 怎麼會稱爲瘋子？」李婉如道：「張嫂 將心比心 如果妳我有一天變成這樣的話……」張嫂不出聲了。

「嗳嗳……少娘們……」娟娟探頭門外對李婉如道：「妳今天晚上來不來？大爺有的是銀子，非嫖妳不可！」

李婉如默然離去，一進門馬芳芳就掩鼻，道：「妳是不是失足掉在糞坑裏。好臭！」

李婉如道：「雖然沒掉在糞坑中，却也差不多，芳芳，不要再折騰她了。」

她每次說「折磨」或「折騰」這類字眼 就會發現芳芳眉飛色舞 所謂「情仇大似親仇」之說 一點不假。

芳芳淡然的說道：「要瘋的人，不折磨她也會瘋 不會瘋的人 再折磨也不會瘋。」

李婉如道：「芳芳，一個瘋子本身，並不知道什麼叫『折磨』！這一點妳有沒有想到 妳恨她，折磨她 妳的目的只達到了十之七八 還有十之二三永遠無法達到。」

「妳……妳想說什麼？教訓我？」

「不 芳芳，她如果不瘋，才知道妳在折磨她 也唯有她知道這一點，妳才會有快意恩仇的感受 反之 對妳何益？」

馬芳芳的臉色很難看 因爲李婉如說的是至理 折磨一個瘋子並不能達到那種目的。但這道理由李婉如說出來 她十分不悅。

「依妳看該怎麼辦？」馬芳芳望着李婉如。

「芳芳，殺了她或者放了她，不然的話還要派個專人侍候她，我們還要天天爲她送飯去。她近來有沒有去過？」

「沒有。」芳芳搖搖頭：「但我可以想像她是什麼樣子？」

「妳沒法想像，那屋中眞能臭死人，滿牆都是糞 可見臭對我們正常人有影響，對她則無。」

「好像妳不解釋這一點我就不懂似的，」芳芳道：「如她是我 是殺了她還是放了她？」

「放了她！」

「似乎我的同情心沒有妳的好？」

「妳始終沒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李婉如道：「死 對她是解脫 那是仁慈，放了她，她還會活下去，在她來說 能活着才能讓他受罪。」

「妳剛才不是說過，一個瘋子根本無法體會『折磨』二字？」

李婉如暗暗心驚，那一樣都不如她。道：「至少放了她比殺了她好些。」

「爲什麼？」

「也許她多少還會恢復點知覺？只要恢復一點 她就會體會折磨的滋味。」

「似乎妳也相當地恨她。」

「當然，過去我也一直把她當作擋路的狗。」她不能不把話說得狠些。她對馬芳芳已有相當的瞭解 但絕不是全部的。

馬芳芳道：「那就放了她。」

李婉如不敢使那興奮之情形諸于色，道：「何時？」

馬芳芳道：「今天，明天或者後天都成。」

李婉如恨不得馬上去放她出來，但爲了表示她眞的還在恨娟娟 她道：「那就不必急在今天……」

在此同時，小江在四十里外山坳中發現一片楓林，走近一看，林中有兩小尼庵，此刻大約是晚炊時刻，小江又累又渴，急欲找點水喝。

進去要點水喝，應該不至被拒，但自他的十指被殘之後，有很多人看到會驚叫起來，甚至把他當作怪物，這兒的尼姑看到他的雙手會不會嚇壞？

他以爲只是弄點水喝，不打招呼反而方便些。

現在他已在尼庵的廚房中，掏起後瓢接着用竹管自山中流來的泉水正要喝時，忽然聽到了輕靈的脚步聲。

他只喝了一大口，輕輕放下水瓢，閃于門後，不久廚房進入一人，黃昏時刻，廚房中甚暗，但小江一看這位帶髮修行的年輕尼姑，不由心頭震動。

雖然只是小尼的背影，他幾乎已敢確定她是誰了。一時激動，興奮，和那種日夜不忘的報恩心情，一下子使他熱淚盈眶，他實在是爲凌鶴，而高興，爲「惡扁鵲」而高興。

他的父親極端厭惡，「惡扁鵲」，那種心理他很清楚，但他的父母早已離異，而且是母親看不慣父親的邪惡而決裂分手的 母親沒有錯 因而他並不討厭「惡扁鵲」。

說句俏皮話 這大概就是所謂「愛屋及『烏』」吧 因爲很多人都叫他「老烏鴉」的。

當然，也是因爲「惡扁鵲」看在江杏份上，對他也頗爲關切。

小江發現這年輕帶髮修行的尼姑要做齋飯，先洗米，洗菜，生火，再去切菜，

看來雖不甚熟練，却在細心去做，十分正常。

小江心頭一沉，是否高興得早了一點，姜不幸已得了失心瘋，一別不過月餘，她就完全好了嗎？

小江瞪大眼睛仔細觀察，有時是正面地，他敢確定這就是恩人日夜思念，牽腸掛肚的姜不幸，至於她爲何霍然而愈？老實說，這種毛病往往就會有這種意外的變化。

也許是時好時壞吧？小江心想，是馬上把她弄回去交給恩公，還是先回去報告恩公請他來親自請駕？

他最後決定，還是去請恩人自己來。

這樣決定還基於另一種自卑心理，那就是他的歷史太差，他只要碰姜不幸一下，都會感覺那是嚴重的瀆褻。

可是他還要多看一會，絕對不能弄錯，讓恩人白跑一趟，又看了很久，齋飯都快做好了，直到另一小尼入廚和她說了兩句話，證明口音也沒錯時，他才帶着興奮的心情離開了小庵，狂馳而去。

× × ×

李婉如等到第二天，心中很急，但表面上却故作無所謂的樣子道：「芳芳，今天如何？」

芳芳一早起床在換衣服，似乎匆匆地把一件內衣塞在枕下，說道：「什麼事情啊？」

「妳不是說要把娟娟放了嗎？」

芳芳淡然道：「妳是不是說過，折磨對她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兒。」

「我是說過。」

「我是不是也說過今天，明天或後天都成。」

「是的，妳是說過，不過張嫂受累，我們還要每天爲她送飯，進那臭氣薰天的屋子。」

芳芳說道：「婉如，這件事，妳看着辦。」

李婉如道：「芳芳，每次去都會弄一身糞便，回來說過總是覺得身上仍有臭味，我受不了。」

芳芳說道：「我不是說過叫妳看着辦嗎。」

「妳是說可以馬上放掉她囉。」

「看妳！我什麼時候對妳說話不算數，出爾反爾過？」

李婉如臨去時又偷帶了兩個饅頭，馬芳芳都看到了，不禁冷冷一笑。這工夫李婉如對張嫂道：「張嫂，咱們的苦差可以結束了。」

張嫂道：「是不是小姐要讓她停止呼吸？」就聽這句話，張嫂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芳芳說把她放了。」

「放了？小姐會放掉她。」

李婉如道：「張嫂，這道理妳還不懂？死？對她只是解脫，芳芳還不想提早讓他解脫，妳懂了吧？」

「懂！懂了……」張嫂打開門，在外間捂着鼻子，李婉如入內去開她鍊上的鎖，道：「娟娟，要放妳走了，妳有什麼感想？」

「走？」放我走？爲什麼要攆我走？我不要走……走了以後……誰給我饅頭吃……我不要……」居然在李婉如肩上啃了一口。

婉如並不覺得痛，心道：眞是狗咬呂洞賓，要不是我轉彎抹角地設法放妳，妳非死在這裏不可。

鍊是開了，可是娟娟大叫不要走，李婉如趁機把兩個饅頭放入她的衣袋內，道：「不走也不成，誰能每天來侍候妳。」

「不要，我不要走……」抓起一桶尿，向李婉如身上潑去，李婉如閃出門外，這次事先有了準備，沒被潑中。

張嫂忿然道：「眞不該放了她，宰掉算了！」

李婉如冷冷地道：「宰了她，誰替她來受罪？」

李婉如閃入屋中，點了娟娟的穴道，挾起就往外走，道：「張嫂，這屋子就要偏勞你清洗一下了……」

李婉如長久在馬芳芳身邊，對她頗爲了解，怕她暗中監視，但既爲了救人，娟娟瘋了，最好把她送到凌鶴等人手中，却又怕芳芳說她賣弄人情。

總之，在芳芳身邊最好表現「物以類聚」的作風，反之必然遭忌。

她把娟娟送出二三里外，而且是去凌鶴所居住的鎭甸那個方向，解了娟娟的穴道道：「走吧，妳愛到哪裏就到哪裏。」

娟娟大聲嘶叫：「不要……我不要走……我要跟着妳……寶貝……妳眞要遺棄我……」

李婉如向前（仍是去凌鶴鎭甸的方向）疾奔，娟娟就狂追，還一邊大叫：「寶貝，妳跑不了的……」由於赤着脚自然跑不快，不久就被甩下。

娟娟忽然「嗚嗚」哭了起來，道：「寶貝……姊姊狠心……連妳的老公都不要了……嗚嗚……」忽然伸手入袋，摸出一個饅頭，又嘻嘻笑着大口猛吞，道：「要是有塊鹹菜有多好？」

芳芳在暗中監視着，她覺得李婉如多少有點同情娟娟，不過她也需要一個助手，尤其是一個曾有過和她同樣不幸遭遇的女人。

就基於這點，他能原諒李婉如的一些小過錯。

兩個饅頭吃完，娟娟再一摸袋是空的，大聲道：「妳娘的，妳敢虐待妳的老公，也不天打雷霹，×你媽……」

芳芳看到這裏，掉頭而去。她是個疑心極大的人，不容任何人賺她！

她以爲娟娟是完了，她眞的不知自己何人，更不知李婉如是何人，這樣一個人又何必再爲她操心。

娟娟一邊哼着怪歌，一邊往前走，不久來到一條小溪邊，這工夫對面來了一人，此人皓首紅顏，揹着長刀。相貌却十分威猛，擋住了娟娟的去路。

「老臭虫，你要幹什麼？」

「我們兩人誰的身上最臭？」老人「哈哈」大笑。

娟娟道：「閃開，我老婆可厲害得很，你要想欺負我，我告訴我老婆揍你。」

老人笑笑道：「妳的老婆是誰呀。」

「我的老婆……我的老婆有好幾個，一個叫什麼李玉碗……另一個好像叫……叫什麼芳的。」

老人啞然一笑道：「蕭娟娟，我看妳也不必裝呆扮傻了，老夫很佩服你的裝瘋工夫，眞是一絕。」

娟娟一震，嘻嘻笑道：「老臭虫，你帶我去找我的老婆好不好？她們不要我了。誰能管我吃饅頭和鹹菜呢？」

老人哂然道：「蕭娟娟，告訴妳，老夫偶爾打此經過，發現妳被囚禁，瘋言瘋語，但在妳獨處時，却不斷地呼叫兩個人的名字，一個似乎叫凌鶴，一個叫姜不幸。還有，有一次妳夢囈說：我要忍……只要忍還有活命的機會。」

娟娟又是一怔，却又「嘎嘎」地怪笑，說道：「老臭虫，你要是也想一天混兩個饅頭，就跟我走。我向那寶貝老婆說說看——」

老人像是未動，已滑到娟娟身側，娟娟大驚，衣領被揪住一丟，「卜通」一聲落入溪中。

這時雖是不太冷的時節，深夜溪水砭骨生涼，溪水最深處也有一丈多深，尚幸娟娟可以游泳。只見老人丟下一套衣服在溪邊，道：「丫頭，把頭、臉及身上統通洗乾淨了。把新衣換上，大約一個時辰左右，老夫來找你。」

娟娟愕了一會，說道：「你找我幹什麼？」

老人道：「反正不會是壞事。至少我以為妳能在這種環境之下裝傻，很了不起。老夫想瞭解一些事和一些人。」

娟娟道：「你想瞭解一些什麼事？什麼人？」

老人道：「我想瞭解何人囚禁了妳？為什麼要囚禁妳？我還想知道，妳知不知道不了和尚這個人？」

娟娟心頭一動道：「你是不了和尚的什麼人？」

老人道：「妳只告訴老夫妳知不知道這個人就成了。」

娟娟道：「你不告訴我你是誰？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老人道：「妳會告訴我的，不是老夫救妳，妳雖被放出，還是逃不出魔掌的。好哩！一個時辰內我就回來。」

娟娟的確不是眞瘋。是姜不幸的瘋癲給他靈感，她被馬芳芳擄走囚於那屋中不久就裝瘋了。

要裝瘋騙過馬芳芳和張嫂那種人談何容易？所以她說髒話，表演下流動作。甚至潑尿潑糞。一個假瘋的人，住在牆上都是糞便的屋中，誰能想像？

娟娟洗得很徹底，估計快到一個時辰，到岩邊換上了那套衣衫，老人很會買衣衫，居然很合她的身材。還有合脚的鞋襪呢。

穿好以後，她不敢站在明處，怕馬芳芳看到。但對老人的身份也不放心，萬一是壞人怎麼辦？

這工夫老人已站在她的身邊，娟娟暗吃一驚，這是什麼武功？好像本來就站在那兒似的。

「老前輩，您高姓大名？」

「我就是不了和尚的師兄蕭健。」

娟娟心頭一震，不了和尚已經了得，他的師兄據說比他們的小師叔還厲害。娟福至心靈，自己在一千姊妹當中，身手太低，以致處處吃虧。若能拜這麼一位師父，也可以揚眉吐氣一番了。

至少，眞能學成絕學，報這被虐待之仇，不必假手他人，協助凌鶴也行有餘力了。她立刻跪了下去。

「丫頭，妳這人前倨後恭，這是幹什麼？」

娟娟拜下道：「請蕭老前輩成全。」

「丫頭，妳剛才不是高叫我老臭虫來麼？」

「是的，那是為了掩人耳目，讓人相信我是個眞瘋子。」

「好像是一個叫馬芳芳的女人把妳關在那屋子裏的，妳和她有什麼仇？」

「沒有仇。」

蕭健道：「胡說！沒有仇，她會囚禁妳？」

「老前輩不信就算了。」

「妳到底認不認識不了和尚？」

「白成家是不是，老穿大花袍子。」

「對對！妳認識他？」

「見過一次。」

「丫頭，妳一定知道他在何處？快帶我去找他。」

「知道，那就走吧，但你要收我為徒。」蕭健點了頭。

不久來到不了和尚的墓地，蕭健一看那石碑，一把揪住娟娟，道：「他是怎麼死的？為什麼把『不了』二字改為『已了』二字。」

娟娟道：「蕭前輩，看你的作風和不了和尚差不多。」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師弟情孽未了，是不是妳認識他？我說的認識是指和他相當熟？」

「誰和那個傢伙熟？瘋瘋癲癲地！」

「妳一定知道他和誰熟了？」

「前輩這樣提着我問話，試問和囚禁我的人有何分別？」

蕭健把他放開來，道：「丫頭，妳能不能快說？」

「要多快？像連珠炮一樣？」娟娟道：「不了和尚的武功那麼高，一生閱歷也不能算差了。居然遇人不淑。」

「誰？遇上什麼人了？」

「就是囚禁我那個人。」

「囚禁妳的不是叫馬芳芳嗎？馬芳芳這女人是個大壞人？」

「晚輩不敢這麼說。」

「她不是大壞人，那必是妳是壞人，要不怎麼會囚禁妳？」

娟娟道：「她囚禁我大半只是為一個男人吃醋，發洩內心的妒恨，也不能說她就是個大壞人。」

「丫頭，妳剛才不是有『遇人不淑』四字？」

娟娟坐下，蕭健也坐了下來，道：「我先把馬芳芳這個女人介紹一下，使前輩內心先有個譜……」她說了馬芳芳為「怒堡」中的「八虎」之一，後被凌鶴等人所救，馬芳芳就跟着凌鶴一段時間。後來馬芳芳被葉伯庭的兒子江涵所奸汚，人就有點失常，不知怎地認識了黑中白的女婿門羅，兩人的交往情況很密切，後來被門羅的妻子知道了，他們夫妻動手，結果同歸於盡……」

「慢着，丫頭，妳說的同歸於盡是他們夫婦火併 馬芳芳絕對沒有出手？」

「這箇外人怎麼知道 據說只有一個人知道 他就是門羅之妻當年嫁出去跟在身邊的老僕黑祿。」

蕭健又說道：「馬芳芳學了門羅的武功？」

娟娟道：「豈僅是學了，據說是傾囊相授 半招沒留。」

「這……」蕭健眉頭緊蹙 道：「何必一招不留？而門羅夫婦打架 似也不大可能同歸於盡。除非有第三者插手 甚至於還要施……」蕭健是有身份的人 不便揣測下去。

「至於芳芳和不了和尚，據說他們是這樣認識的。」娟娟說了不了和尚重遇百里絳雲而示愛 百里絳雲不願再談，不了和尚聲言百里昔年學不了他的武功。於是二人約期決鬥 百里絳雲聲明絕不用他的武功。不了和尚也不願與她動手 二人遂各找一個代戰人。

蕭健道：「莫非馬芳芳就是不了和尚的代戰人？」

「不錯 第一次傾囊相授 雙方平手，第二次連命也送上了 馬芳芳對外說，在決戰前夕 不了和尚把數十年的內力修為都成全了她……」

蕭健道：「師弟是這樣死的？」

娟娟說道：「我們所知道的，確是如此。」

蕭健道：「最後 對決結果如何？」

「由於百里絳雲前輩也以數十年的內功修為成全了凌鶴而仙去，這第二次決戰，凌鶴勝了半招。」

「凌鶴這年輕人居然能勝了曾經兩位高人成全的馬芳芳 老夫有點懷疑。」

娟娟道：「前輩懷疑什麼，凌鶴的人格？果眞如此 你乾脆把我殺掉算了。」

蕭健一愕，道：「凌鶴的上一代是何人？」

「八大家之一的大俠凌翎。」

「原來是他的後人 莫非妳和馬芳芳所爭的男人就是這小子？」

「前輩這句『所爭的』話，是否應該修正一下？」

「馬芳芳妬妒而囚禁妳 是不是為了這小子？」

「正是。」

「老夫倒要見見這小子，他怎麼能擊敗……」娟娟忽然站起來就走 蕭健道：「丫頭 妳要幹什麼。」

娟娟道：「我要回去了，我發現你和你的師弟不了和尚差不多。」

「丫頭，這話怎麼說？」

「你聽說馬芳芳是不了和尚教出來的，而輸給凌鶴半招，你內心就不舒服。這也難怪 但要是也能看到凌大哥身上一千零八十條創痕的奇特景象 那種護短心理就會立刻烟消雲散的。」

「什麼？一千零八十條創痕？」

娟娟說了凌鶴在麥家堡被利用迎接大敵，以致身上有千多創痕的事 蕭健忽然一蹦而起，道：「丫頭，先帶我去見馬芳芳。」

「我指示給你 你自己去，如她見了我如何圓謊？」

「好好，妳在門外等我。」

馬芳芳和李婉如在練功，芳芳總要傳他她幾手，才能為她辦事，當然，傳她的不會是最精粹的招式。

李婉如練了一會學會了一招，道：「芳芳，『天一會』重行在洞庭開張，妳以為如何？」

「無聊。」

「僅是『無聊』二字？」

「婉如，妳想說什麼？」

「芳芳，聽說會主以下的護法，壇主及堂主都有了，只有副會主一職尚付闕如，妳倒是有此資格。」

「請我去當會主我都不幹。」馬芳芳道：「婉如，那瘋子放了，以後，可有她的下落？」

「不知道？反正她是完了。」

「有沒有回到凌鶴那裏去？」

李婉如道：「她能認識路還會喝自己的尿？」

這時二人同時發現一個人站在院門內，誰也沒看清這人是何時來的，芳芳駭然，道：「前輩何人，有何見教？」

這第一句話予蕭健的印象並不壞 他道：「妳就是馬芳芳。」

「正是 前輩大名是……」

「我想問妳兩件事，一件是門羅夫婦如何死的？另一件是不了和尚為何而死？『已了』是什麼意思。」他並未說出自己的來歷。

李婉如道：「你這老頭子可就怪哩，不說出自己的身份來，却問東問西，我們為什麼要回答你？」

「婉如，不可無禮。」馬芳芳何許人，她看蕭健的眼神就知道是絕頂高手，而且問的兩個問題，都會使她心頭打鼓，只是她很能沉着鎮定。

冷靜的她是特長，機變是應付特殊事件所必需的，也只有冷靜才能談得上機變。而機變的前奏自然就是冷靜，她肅然道：「這是晚輩一生中最痛心的事，晚輩不幸被人強暴、意志銷沉之際，遇上了門大俠，他雖已四十餘，但為人體貼，對晚輩百般安慰 晚輩在感恩之下……」

「你不知道他有妻室？」

「當然不知，而他說妻子已歿，沒想到他居然有妻子，而且聞風趕到，場面火爆，立刻動上手。」

「妳帮了哪一個。」

「前輩，晚輩雖然被騙，但若非門大俠的鼓勵和開導，晚輩早就自絕了。所以對門大俠有妻室之事並不深責，據說他們夫妻的情感早已不睦了，晚輩內疚尚且不及，怎可帮任何一方。」

「結果呢？」

「同歸于盡，本來不會，可能是門大俠內疚，而門夫人年來多病功力減退，本來夫人的武功是高過門大俠的，如此一來，二人相差太小，竟然……」馬芳芳聲淚俱下。

李婉如心道：其他的不必談，就連控制淚水的工夫我也得甘敗下風。

蕭健似乎信了，馬芳芳長得艷麗動人，如今更加成熟，這自然包括身體和心理兩方面，她的外型加上看來誠懇的作表，有經驗的人也照樣上當。（未完・廿三）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制住虞雲姬，讓她把鐵門打開，走至假山前，突見黑湖人妖和衡山雙凶來到，衡山雙凶生性兇殘，一手將小翠擊斃，同時還在莊中殺死不少人，使虞雲姬十分氣憤，龍驤也不值他們所爲，雙方激戰起來，衡山雙凶夾擊龍驤，龍驤在緊急關頭，唯有施出「龍騰九淵」擊傷雙凶，却在此時一葛衫老者出現，他抬手一指把雙凶立斃指風下……龍驤此刻運功療傷，葛衫老者却沒有趁機出手制住他，原來他是神秘幫中的總巡察，葛衫老者帶龍驤進入地下通道，故意露出空門，但龍驤並沒趁機發難，此刻老者對龍驤生出好感。

人妖並非妖 名流實下流

龍驤皺了皺眉，道：「莊裏怎麽燈都全熄了？」

葛衫老者沉聲道：「因爲整個莊院裏已沒有一個活人……」

他話聲頓了頓道：「只有老夫帶來的人除外。」

龍驤只覺他的話聲陰沉如冰，有股說不出的感覺，他望着那一幢幢的屋舍，却像是一個個巨獸蹲在黑夜中一樣，不由微微一怔，道：「這莫非……」

葛衫老者道：「老夫趕到之時，莊裏正在大屠殺之中，南宮北的妻室僕役，全都被這個人妖所帶來的手下所殺，一百多口沒留下一條活命……」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方相信黑湖人妖之言並無虛假，她果然爲了援救自己，糾集江湖黑道凶人，趁着黑夜攻進莊裏……。他詫異地問道：「此處既是貴帮的一處分舵所在，怎會沒有高手守護，任由他們進來屠殺無辜……。」

葛衫老者沉聲道：「南宮北已於昨日奉了敝帮急命，解散這個分舵，分舵的弟子全都他去，才會造成這等局面……」

龍驤心念流轉，忖道：「南宮北趕至武當，必是爲了玄機掌敎之喪，但是他離開此地又何必解散一個分舵，莫非是跟乙木道長有關？」

默然之中，他聽得葛衫老者道：「這個人妖胆敢入侵本帮分舵，造成如此大的殺孽，恐怕還有其他原故，老夫非要查出是何人所主使……」

龍驤問道：「老丈查出是何人指使後，將要如何處置他？」

葛衫老者冷冷一笑道：「老夫已傳令出去，務盡全力將黑湖山寨一擧毁滅，然後等查出指使之人，再……」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極目往遠處望去。

龍驤循着他的目光望將出去，但見兩條人影迅如飛鳥，自高聳的樓宇頂端飛瀉而下，然後往這邊奔來。

那兩條人影身上都穿着金黃色的緊身

衣衫，飛身急奔之時，只見兩道金光一閃，便來到距離不遠之處。

借着火光映照，龍驤看到那兩個金衣人全都頭上戴着金色的套子，只露出兩個烏黑晶亮的眸子，閃閃發光；顯然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葛衫老者沉聲道：「一號，莊裏還有沒有活人？」

那左首的金衣人躬身抱拳道：「啓稟總巡查，莊裏內外已找不到一個活人！」

葛衫老者目光一轉，望着右首的金衣人，道：「二號，你算過屍體了？一共死了多少人？」

那個被喚作二號的金衣人躬身道：「啓稟總巡查，莊內屍首一共一百八十六具，內中除了二十三人是由黑湖人妖帶來的黑道敗類之外，其餘的全是莊中的婦孺僕役。」

葛衫老者微一頷首，又問道：「他們呢？」

那左首的金衣人，答道：「他們全都在大廳中等候您老人家。」

葛衫老者揮了揮手，側首道：「龍少俠，我們到大廳去！」

龍驤在他們說話之時，已將那兩個金衣人的體形和說話聲音記在心頭，他冷眼旁觀，愈看那個金衣人，心中愈是驚悸。

要知他出身武林世家，自幼習武，被目爲峨嵋五十年來最有希望的弟子，他本身的武功與經驗，放眼江湖，較之同年紀的高手高出太多，甚而老一輩的成名人物中，也罕得有敵手了。

是以他從那兩個金衣人方才奔跑而來的身形步法，以及他們說話應對的神態動作上仔細觀察，竟發覺這兩個沒有名姓，只有號碼的金衣人，全都是正宗武林高手，江湖上難見到的。

若是以他本身的武功修爲來說，他自信較這兩人都稍高一籌，因而並不完全驚恐他們的武功。

他所感到驚駭的是這兩個人並不是邪道的高手，而且是武林內家宗派出身，經過嚴格訓練的門人。

起先，他還以爲那個神秘帮派是集合武林中的邪門弟子所組織成的，他們對於武林正派有所仇視，這才集合力量，組織帮派，對各大門派施以打擊。

那知他現在却發覺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不但南宮北是武當弟子，正派高手，甚而連這兩個幪着面目，不欲人得知的金衣人也是正派高手。

他驚忖道：「正派弟子能够成名武林，身具絕藝的並不很多，並且一個武人既能憑他本身的武功成名，他必然很珍惜他的名望，這種得之不易的名望，有時對一個武人來說，甚而較之生命尤重，那麽他們爲何要幪面隱名，甘心受着他人驅使，這可見虞雲姬所言不虛，這個神秘帮派之中藏龍臥虎，高手如雲……。」

他想到這裏，不由得起了另一種疑問：「既是他們的實力如此之大，如何又要將我引進裏面，非要我在這次劍會中取得劍主之席？他們大可憑着強大的實力去做他們想做的事……莫非是這劍主一席對他們有特殊的意義？而除了我之外，他們帮中任何人都無法去做的？」

他想到這裏，已見到那兩個金衣人往旁邊一閃，那葛衫老者左手一揚，道：「一號，把這個人妖帶到大廳去。」說着，出手一拉龍驤。

龍驤在那葛衫老者伸手過去之時還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還沒有動意念是否要跟隨那葛衫老者而去時，左手已被抓住。

他心中一凉，只覺脈門一緊，全身力道全失，竟絲毫無反抗之力，任由那葛衫老者拉着前去。

他在驚凜之下，已聽得葛衫老者道：「龍少俠，請原諒老夫得罪了！」

龍驤氣憤之極，冷笑道：「老丈這樣做豈不有失身份？」

葛衫老者笑了笑，道：「老夫向來是只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至於說到身份，那更是可笑，老夫若要求什麽身份，在武林之中早就……」他的話聲一頓，轉變語氣道：「等到老夫明白了少俠的立場之後，自然會釋放少俠的，如今也只好得罪了！」

龍驤冷笑道：「貴帮既是要在下效命，若是似這等手段對付在下，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替你們作什麽事的！」

葛衫老者道：「老夫就是唯恐少俠這樣，是以來此之前，已傳書川西分舵，對貴派上下加以監視，如果少俠不答應敝帮的要求，那麽潛伏於峨嵋的敝帮弟子，恐將對令尊不利……」

龍驤已經聽到虞雲姬說過神秘帮派隨時都會對峨嵋不利，此時一聽這葛衫老者當面說出峨嵋已潛有帮中弟子；他不禁更加焦急驚駭。

他深知自己此刻未及提防，在毫無反抗機會之下被葛衫老者所擒，絕不容許他因憤怒而失去理智。

他必需設法掙脫這老者的控制，找個人去峨嵋通知身爲峨嵋掌門的父親，此外他還要按期參加此次劍會，免得墜了峨嵋聲譽，招致其他四大劍派的不滿……。

他心亂如麻，思緒百端，定了定神，道：「顯然貴帮已有萬全之計，老丈又何必恐怕在下？難道老丈對自己的武功沒有自信？生恐在下逃脫不成？」

葛衫老者微笑一聲，道：「老夫正是這個意思，爲了免除麻煩，又何必和公子多費手脚呢？」

龍驤見到自己的激將之法毫無效果，又道：「此刻距離劍會只有幾個時辰不到，老丈若是躭擱了在下參加劍會的時間，貴帮……」

葛衫老者笑道：「這點少俠可以放心，此次劍會已因武當掌敎之死而延展三日，少俠有的是時間可以趕去武當。」

龍驤暗暗苦笑，忖道：「這三天的時間，對於他們可是有利得多，他們儘可以慢慢的說服我，甚而一步步的去完成他們的計劃。」

他知道多說無用，這個葛衫老者是軟硬都不吃的，因而，也就不再說話，閉上了嘴巴。

那葛衫老者右手扣住龍驤的脈門，脚下如飛而去，拉着龍驤繞過幾幢房屋，來到一座大廳之前。

龍驤整個身軀幾乎是在懸空着的，被那葛衫老者拉曳着而行，耳邊風聲微響，

他發覺隨着葛衫老者身形的飛速移動，夜風中的血腥味愈來愈是濃郁。

身形一停　他只見面前的一幢高有五六丈的大樓　樓中燈火明亮　廳門大開，從裏面映照出來的燈光　照見廳前石階下叠起的一堆堆屍首。

龍驪行道江湖也有幾年之久　凡是在江湖上的人　免不了在刀下打滾　見着的血腥之事自然也就多了　可是他却從來未見到同時有這麼許多的屍體，出現在面前過……

望着地上斑斑的血迹　和那一具具失去生命的屍體，龍驪心中竟然浮現起一陣噁心的感覺。

直到現在　他才發現生與死的距離相差得如此之大　而這一百多具屍體的堆積在一起，所給予活人心裏的感覺　該是何等凄慘　何等悲痛……

雖然那些死人裏面沒有他的親人在裏面　但　橫陳在眼前的情景　依然同樣使他受到很大的震撼　使他不忍心再多看下去。

他的心底發出一聲嘆息：「爲什麼他們要遭受如此悲慘的下場？這只是因爲人們一時的私慾所致……」

這種感慨如同黑夜中偶然閃現的一道亮光　雖然使得他的靈智爲之一醒　可是也僅是那麼一刹那而已。

因爲他自己心中也很明白，一個武人只要投身在江湖之中，終是免不了在刀下喪命的，又有多少人能在江湖的濁流中全身而退？

他的思潮被葛衫老者沉冷的話聲打斷：「這並沒有什麼可以難過的，須知瓦罐總在灶邊破　將軍難免陣中亡，一個投身在江湖之中的武人，總逃不過死於刀劍之下的命運……」

龍驪以爲他是在勸說自己，目光一閃，只見葛衫老者面目嚴肅　側身對站在身後的那兩個金衣武士說話……

他聲音低沉　語音頓了頓　道：「尤其你們既然投身本帮　更應該記住你們的生命爲本帮獻出　生死之念都該置之於度外……。」

龍驪心中一動　忖道：「敢情這兩個金衣幪面人投入這個秘密帮派中還不久，否則他又何必藉機訓話　或許我可以利用這點……」

他心中一動　已見到從那巳開的大門裏走出三個金衣的幪面人。

那三個金衣人身形魁偉　每個人都有七尺之外　他們一樣的背插長劍　金衣幪面　只露出烱烱有神的眼睛在外面。

六道淩厲的目光自龍驪身上閃過　那三個金衣人一齊躬身抱拳　向着葛衫老者行禮道：「屬下見過總巡查。」

葛衫老者揮了揮手，說道：「不必多禮！」

他一拉龍驪道：「難怪你們一路追查而來　也沒有見到龍少俠　原來他還留在這兒沒走，來，你們見過龍少俠！」

那三個金衣武士似是被人操縱的傀儡，一聽葛衫老者之言，一齊躬身抱拳道：「見過龍少俠！」

龍驪苦笑了下，不知要怎樣回答，他點了點頭，道：「在下非常高興能夠見到各位，只是，各位若能除去面罩，豈不更好？」

他這句話使得那三個金衣武士頗爲尷尬，葛衫老者呵呵笑道：「少俠眞會說話，其實他們只是對外人不露眞正面目，等到少俠成爲本帮弟子時，就能够見到他們不再幪面了！」

他在說話之時，左手五指在龍驪背上一拂　隨即放開了握緊龍驪的脈門。

龍驪心中微微一喜　暗一運氣，欲待衝開被葛衫老者閉住的穴道，但是他體內的眞力連衝了兩下，却是只運到一半，便巳受阻，全身依然毫無力量。

他暗自一驚　忖道：「這是那一宗派的點穴法？怎地……」

葛衫老者似乎曉得龍驪無法運氣衝開被封的穴道，笑了笑道：「來，龍少俠，這該是老夫與你坦誠相談的時候了，請進……」說着，舉步跨上石階，昂然走進大廳。

龍驪望了望讓開一旁的三個金衣人，神色泰然　緩步隨着葛衫老者走入廳內。

龍驪心中頗爲沮喪，不但無法衝開那葛衫老者閉住的穴道，並且連老者所施的手法都不清楚。

他明白閉穴之法，除了點穴、拍穴、按穴、拂穴、震穴等等手法之外，武林中再也沒有其他的閉穴之法了。

剛才這葛衫老者可施的手法類似「拂穴」之法，可是所用的勁道與施之於穴道上的力道却不盡相通。

他在舉步登上石階之時，腦海之中思緒廻轉，把記憶之中所知的閉穴手法一一想過，却想不出到底自己身上受到的是那種手法。

想着想着，他巳走完石階，跨過那高高的門檻，就在要進入廳內的刹時，他突然想到一個答案：「五鬼逆斬法，這是衡山木客獨創的五鬼逆斬法……」

他的眼中露出奇異的光芒，瞪視着那葛衫老者，暗忖道：「爹爹不是曾經說過，那衡山木客爲百年以來衡山唯一的奇才，他獨創這種奇詭的逆斬手法，能使被閉住穴道之人，血液倒流，與天山失傳的逆斬穴道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據說衡山木客自三十年前死在大漠深處後，便一直沒有聽過他的消息。

自然，他那獨創的五鬼逆斬手法，也就因此而失傳了，但這是個葛衫老者爲何又……」

他想到這裏，巳聽得葛衫老者道：「龍少俠，你在想什麼？」

龍驪哦了一聲，自沉思中醒了過來，發現自己巳經進入大廳，那葛衫老者眼中閃出詭異的目光凝望着自己，他笑了笑道：「沒有什麼？」

那葛衫老者凝目深深地望了龍驪一眼，道：「龍少俠，請恕老夫得罪，其實我們……」

龍驪說道：「老丈不需客氣，若是在下站在老丈的立場，也會如此做的，不過，在下倒很欽佩老丈，這種神奇的點穴手法……」

「哈哈，」那葛衫老者笑道：「班門弄斧罷了，少俠不要介懷！」

他揮了揮手，道：「少俠請坐。」

龍驪微微一笑，緩緩挪身坐下。

他只覺自己原先恍如置身於烟霧之中，四下茫茫，對於這個神秘帮派一無所悉，此時隨着一條條綫索的出現，宛如在霧中燃起了數盞明燈，雖然一時還不能看清楚整個景象，却巳能慢慢摸索。

他相信只要再給他一些時間，他便可以憑着這幾條綫索探查出整個事情的眞像，那麽，他將要以他的力量去阻遏這一神秘帮派於武林所即將施予的種種手段……

他雖然明白他一已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能够將這個內幕揭開，甚而消滅這一個組織。

自然，這些想法只是存在他的心中，他不會將之顯露在面上的，此時他的面上只有微笑、微笑。

他得知微笑對他的重要，不但可以充實他的信心，而且，還可以使對方莫測高深。

他坐進那高大的檀木椅上的刹那，便知道自己巳經開始與整個的神秘帮派對抗了，他不能露出一絲緊張之色，否則他的心裏的情緒一被對方了解，對方將憑着自己這個弱點突破他的防禦。

那葛衫老者一見到龍驪臉上露現的微笑，似乎頗爲詫異，他默然片刻，道：「關於敝帮這次找尋龍少俠之原因，諒必少俠的心中很明白吧！」

龍驪頷首道：「在下曾聽南宮莊主的五夫人對在下說過些許，至於詳細情形，則要趕到武當與南宮莊主見面之後方悉，如今老丈你……」

葛衫老者道：「本來敝帮的計劃如此，可是現在巳經修改，直接由老夫與少俠深談，並且在今晚得到少俠明確的答覆，因此……」

龍驪道：「老丈，關於貴帮所涉及於此次劍會，在下料想必有原因在內，老丈能否告知，在下也……」

葛衫老者搖頭道：「這點要在劍會之後，才能向少俠透露。目前不便將整個詳細情形說出來。」

龍驪道：「貴帮不將整個詳情相告，在下何能够答應……」

他話聲頓了頓，說道：「在下此次從峨嵋來此，參加劍會的目的，便是盡力取得劍主之席，爲了爭取這份榮譽，在下自然不會放鬆絲毫，但這又與貴帮有何相干？在下的能否取得劍主，與貴帮的利害有何衝突？這些都是在下所想要知道的，在下……」

葛衫老者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少俠的意思，老夫非常明白，老夫目前只能這樣告訴少俠，這次劍主之席，穩該是少俠所得，而這份劍主之位對本帮極爲重要，因爲唯有身爲劍主之人才能做一件事，是以……」

龍驪聽到這裏，心中漸漸明瞭，頓見那葛衫老者話聲一頓，笑了笑道：「少俠也不必問那件只有劍主才能做的事是甚麽，因爲目前的形勢，少俠非要聽命於敝帮不可。」

龍驪微笑道：「在下明白你們是以峨嵋一派作爲威脅……」

葛衫老者點頭道：「事非得巳，少俠定能諒解。」

龍驪笑笑，道：「如果在下先答應了你們，事後却不這麽做，你們又有甚麽辦法？」

葛衫老者淡然一笑道：「少俠既能這樣說，必然不會做出食言之事，尤其是爲了貴派上下，包括令雙親以及尊夫人的生命安全，少俠也不會丟這個臉吧！」

龍驪冷笑道：「你們把在下想得太幼稚了，貴帮野心勃勃勢在統御整個武林，在下就算做了此事，今後我峨嵋一派還不是落至覆亡之途？」

葛衫老者道：「少俠過慮了，敝帮若能一統武林，對於貴派自然保持友好之關係，又怎會危害到貴派呢？」

龍驪目光一閃，道：「老丈這麽一說，在下稍感放心，但是此事關連敝門，影響鉅大，在下……」

葛衫老者笑道：「少俠若能加盟敝帮，立此大功，敝帮自然不會虧待少俠，除了保障貴派的安全之外，並且將酬勞少俠以極大的……」

龍驪打斷了對方的話語，搖頭道：「在下不是爲了這個，而是希望老丈給在下有考慮的時間。」

葛衫老者臉色一正，道：「少俠你面臨這等情形之下，還用得着考慮嗎？」

龍驪肅然道：「在下也知道此時處境惡劣，在貴帮的控制之下，根本沒有逃走的可能，但是這種叛派之事，豈同小可？在下怎能貿然答應？」

葛衫老者沉聲道：「老夫來時接到秘令，務必在天色破曉之前徵得少俠的同意，否則要改變整個的計劃……」

他話聲一頓，道：「在改變整個計劃之前，敝帮潛伏在峨嵋的弟子將因未能接到總舵之令，而突然發動，那時……。」

龍驪對於他話中的威脅語氣僅是付之於冷冷一笑，他緩聲道：「不要緊的，在下只需要兩個時辰考慮，天明之前就能有所決定。」

葛衫老者似乎對龍驪的回答感到懷疑，詫異地望了他一眼，道：「少俠，你若是以爲利用這兩個時辰，便能解開老夫的閉穴手法，那你就完全想錯了！」

龍驪放聲大笑道：「老丈對於自己的閉穴手法都沒有信心嗎？」

葛衫老者自信地道：「老夫相信在武林之中能解開這種闖穴手法的人還不多見，對於少俠老夫又有何不放心？」

龍驪的目光掠過站立在葛衫老者身後的五名金衣武士，笑道：「既是如此，那麽請各位暫時離開此地，讓在下好獨自沉思……」

葛衫老者頷首道：「好！老夫就答應你一人留在此地，兩個時辰之後，老夫再來聽取消息便是。」

此言一出，那站在最左側的金衣武士俯身湊在葛衫老者耳邊道：「總巡查，依屬下之意，這樣恐怕不妥，最好還是替他服下『蝕骨散』，免得……」

葛衫老者臉色一沉，道：「一號，你不必過慮，老夫自有主見。」

龍驪望着那衣襟上繡着黑色的金衣一號，嘴角浮起一絲冷笑，因爲他知道自己逃脫出去的機會，巳由於葛衫老者的自信過甚，而增加許多。

他在談話之中，使一面暗暗尋思如何解去那「五鬼逆斬」手法，但雖是對於這種失傳的截脈閉穴之法並不了解其奧秘，所幸他在點穴上的知識豐富之極，他暗自推算着這種手法的特別處，而逐漸掌握住解穴的契機。

他相信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他是可以破除「五鬼逆斬手法」的，是以此時一聽老者之言，他的臉上不禁浮現笑容。

那葛衫老者說完了話，站將起來，道：「也正好讓老夫有時間可以處置這個人妖……」

他立身而起，向着躺於地的黑湖人妖行去，一面說着：「老夫要讓她曉得侵犯本幫的人，下場將是悲慘的……。」

那知他們到黑湖人妖之前，剛剛俯身下去，伸出的手掌還未觸及馮飛虹的衣裳，全身陡然一震，驚訝道：「妳……」

這個「妳」字才一出口，他便已中了馮飛虹的一掌，身軀飛出五丈之外，撞倒在桌旁。

馮飛虹一掌震飛那葛衫老者，左掌一揚，數柄飛刀激射而出，咻咻的刀風裏，廳內的燭火一齊被飛刀削滅，整座大廳陷於黑暗之中。

她這一串串的動作，快如晴空迅雷，使人不及掩耳，那五個金衣武士怎樣也都料想不到馮飛虹醒了過來，他們的總巡查受到暗算，中掌倒地。

這一突起的意外，使他們來不及應變，廳內已經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龍驤也有做夢都想不到有這等事情發生，他震懾之下，眼前一黑，隨即聽到大廳內一片喧嚷之聲：「快將蠟燭點燃，別被那小子跑了。」

「快把大門堵住！別讓那人妖逃走！」

喧鬧聲中，他還沒想到該如何逃走之法，左手已經被人握住，耳邊接着響起馮飛虹之聲：「是我！快走。」

龍驤略一猶疑，整個身軀已被馮飛虹舉上肩膀，緊跟着他的鼻端飄過一縷沁人肺腑的香氣。

那縷香氣一進入鼻中，他的腦際頓時模糊起來，睡思正濃，連眼睛都睜不開來了……

可是他的心裏還很清楚，陡然覺得自己的身軀似在浮雲中飄動，耳邊的喧嚷之聲也愈來愈遠，終至整個神智陷入一片黑寂中……

×　　×　　×

沒有彩色的夢，夢裏只有黑色如墨的形像，龍驤伸出手去，想要觸摸一些甚麼，却是甚麼也抓不住，摸不着。

那縷濃郁的芬芳，依舊停留鼻端，感覺中在飄盪的身軀依然在飄盪着，只不過耳際的喧嚷之聲早已遠去，換之而來的是潺潺的流水聲……

流水聲嘩啦嘩啦的在耳邊響起，有風拂過他的面頰，似柔軟的手憐愛地撫摸着他……

龍驤靜靜地躺着，他那飄散而開的神智，逐漸集中起來，突然，他發覺那輕拂在臉上的並非微風，而是眞實的一隻手。

他的心弦一顫，才知道並非身在夢中，霍地睜開眼睛，首先映進眼瞳裏的暗藍的穹空和閃爍的寒星，接着所看到的一張熟悉的面孔。

他輕呼道：「是妳。」

馮飛虹披散的頭髮如同黑色的瀑布自她的肩旁流瀉而下，她的臉孔在星夜之下看來，輪廓柔和，竟不像白天所見到的那樣使人感到噁心。

龍驤的目光凝注在她的臉上，只見馮飛虹嘴角浮起一絲笑容，柔聲道：「是我，你是不是覺得好點了。」

龍驤怔了一下，緩緩坐了起來，道：「多謝妳救了我。」

他對於黑湖人妖的印象太壞，雖然知道她救了自己，說話之時依然忍不住冷聲冷氣，可是馮飛虹聽了却只是淡然一笑，並沒有計較他的態度不好。

龍驤緩緩坐了起來，這才發覺自己和馮飛虹是處身一條小舟裏，小舟之外，四面都是高有數尺的茅草，近處潮水輕拍，潺潺的水聲不歇的響在耳邊。

馮飛虹看到他不安的四下觀望，安慰道：「我們現在是停泊在長江岸邊的草叢中，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找到這裏的，你放心好了。」

龍驤哦了一聲，沒有說甚麼，他心裏倒是頗爲馮飛虹之能想出這等妙計，藏身江邊的小舟而欽讚，但是面上依然是一片冷漠之色。

馮飛虹道：「我們就在這裏等到天亮，天亮之後，奴家上岸去買點食物衣服，少俠你要趕到武當去，非要換裝不可，否則……」

龍驤冷冷道：「在下並不急於趕赴武當。」

馮飛虹詫異地道：「爲甚麼？這次劍會……」

龍驤道：「這次劍會已因武當掌教之死而延期，在下不需急於趕去。」

馮飛虹哦了一聲，道：「武當發生這種事情，依奴家看法，玄機道長之死恐怕跟紫髯金劍南宮北有關，那個老者的武功奇高！但既跟南宮北連同一氣，或許另有甚麼陰謀。」

龍驤頷首道：「那老傢伙確實可怕……」他話聲一頓，問道：「據他所說，他會甚麼懾心之術，可以控制別人的心靈，妳……妳又怎能夠從那甚麼懾心術裏掙脫出去……」

馮飛虹輕笑了一下，道：「那老傢伙的懾心術確實非常厲害，記得我剛走進地道中的時候，他剛從對面走過來，他的眼睛在火光下閃放出奇異的光芒，竟使我不由自主的凝視着他，等到我一覺察出不對，整個心靈已經被控制……」她話聲頓了頓，道：「此後！我一處處於昏迷狀態中，差點便醒不過來，好在奴家所練的武功最注重的是怎樣控制自己的意志，是以雖然昏迷了一下，很快地便掙脫那股束縛心靈的魔力，醒了過來……」

龍驤默默的聽着馮飛虹述說着受制的經過，看着她那張在星夜下顯得出奇地美麗的臉孔，漸漸泯去心中的厭惡之感，這也許是馮飛虹不像他初次見到時身穿男裝，面上塗粉，男女不分之故。

他心中猶有疑惑之處，忍不住問道：「據在下所知，那葛衫老者武功極高，他又怎會……」

「你是問他爲甚麼會中了奴家的暗算？」馮飛虹掠了掠長長的髮絲，道：「這一方面是因爲他自視太高，根本想不到奴家會醒來，等到他一發現起了變故，自然措手不及。另一個原因則是奴家所發出的暗器乃是天山狄家的天莿刺，專破內家護體氣功的，在那麼短的距離內，他既是毫無防備，當然逃不過去。」

「原來是天莿刺，這就怪不得了。」龍驤點了點頭，問道：「聽說天莿刺是南天山狄家的傳家之寶，怎會……」

馮飛虹臉上一紅，似乎有點不好意思道：「武林中有許多世家子弟，並不若他們的長輩一樣刻苦自勵，他們處於優越的環境中，自視雖高，却沒有在武功上痛下苦心，而把時間浪費在玩樂上，由於奴家在武林中的聲名不太好，所以……」

她說到這裏，沒有繼續往下說去，可是龍驤却非常明白她的意思，他感慨地說道：「由於子孫不肖，使得父祖苦心創下的根基受到重大損害，這不單在武林中是常有之事，就是官宦中也是經常可以見到的……」

馮飛虹道：「在武林中，如少俠這麼出身世家，却能潔身自愛，憑一己之力獲有成就的例子是太少了……」

龍驤苦笑，說道：「妳不必太誇獎我，我若是有用的話，會落得現在這樣的處境？」

馮飛虹安慰他道：「少俠不必自責，其實誰又能想到如南宮北那等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大俠，竟然會做出那種卑鄙之事，他既是早對少俠留意，擺下陷阱，少俠當然會落入他的算計之中……」

龍驤咬了咬牙道：「我一定要把他的陰謀揭穿，甚而……」

他話聲一頓，想起馮飛虹並非是甚麼正派人士，在武林中並且還留有人妖的惡名，有許多話是不該對她說的，也不能夠對她提及。

馮飛虹默然注視着龍驤，似乎頗爲感慨地道：「世上有許多事情都不是從表面上便可以看得出好與壞的，比如說奴家方才熄滅燭火後，知道仍然無法逃過那幾個金衣幪面的人包圍，是以逼不得已放出『五鼓迷香』這種江湖下三流敗類所用的迷香，在方才的情景說來，並無害處……」

龍驤靜靜的聽着！只見她的嘴角浮起一絲苦笑，話聲停了停，道：「我從生下來便與常人不同，是以連我爹娘也不歡喜，好幾次要把我淹死在河裏，結果說是因爲手軟才放棄，可是我自此以後，一直到十歲爲止，後沒過一天好日子，以致影响到我以後仇視別人的心理，這些當然不被他人所了解，因而……」

龍驤想起江湖上傳言黑湖人妖身具異稟，可男可女之事，再一聽她這麼毫無保留的把心中的痛苦說出來，他不由頗爲感動，暗忖道：「也難怪她做出許多不被人所容之事，若是我像她一樣，先天身體的機能不健全，再加上後天的受人歧視，連父母都要施出毒手相害，也許我會比她更壞……」

他搖了搖頭，道：「馮……馮姑娘，妳不必再說了，在下很能明白妳的心情，以往，在下是誤會妳了。」

他既知馮飛虹具有男女兩種不同的身份，對於稱呼上也已感到難以決定，不過由於馮飛虹此時的女裝打扮的所以他才稱她馮姑娘。

馮飛虹對於龍驤的話感到非常欣慰，她輕輕一笑，道：「奴家只是欽慕少俠的爲人，而思結交之意，並沒有任何冒瀆之意，也許少俠會鄙視奴家，但奴家此心唯天可知，絕無……」

「在下能夠相信姑娘之言！」龍驤道：「在下只爲自己的幼稚而感到羞慚，跟俗人一樣對姑娘有所誤解。」

馮飛虹緩緩立身而起，對龍驤福了一福，道：「奴家要向少俠道謝，多謝你給予奴家鼓勵……」

龍驤連忙站將起來，往旁邊一讓道：「姑娘不必多禮，在下……」一時之間，忘了自己是在小舟之中，猛一站將起來，小舟重心往左一偏，差點翻了過去。

馮飛虹趕忙伸手將他拉住，腳下一沉，穩住了左偏的小舟，她詫異地道：「少俠，你的武功……」

龍驤苦笑道：「在下已被那葛衫老者閉住穴道，此刻內力提不起來，就跟常人一般。」

馮飛虹驚詫道：「少俠出身峨嵋，天下有什麽點穴法能夠難得住少俠……」

龍驤道：「那個老者所施的是一種武林失傳的禁脈閉穴手法，是以在下一時未能想出破解之法……」

他一面說話，一面坐下去，話聲一停，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問道：「馮姑娘，在下能否拜託妳一件事？」

馮飛虹看到他面色凝重，心知他確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自己。

她神色一肅，道：「如果少俠信賴得了奴家，儘管說出來，奴家就是赴湯蹈火，也將替少俠完成所託之事。」

龍驤想了想，凝重地道：「江湖上此刻正崛起一個新的神秘帮派，他們野心勃勃，將要對整個武林有所不利，據在下所知敝派已潛有他們帮中的弟子，要對家父而加以危害，在下想託姑娘送一封家書給家嚴，請他老人家事先戒備以防變故…」

馮飛虹驚哦了聲道：「方才那些金衣人都是那個神秘帮派派中的弟子？」

龍驤頷首道：「不但他們是，就連南宮北也是那神秘帮派中的一名舵主……」

馮飛虹訝道：「以紫髯金劍的名望武功，只是那帮中的一個舵主而已？」

龍驤嘆了口氣道：「那個神秘帮派不知是何人所創，實力強大之極，所以在下才担心家嚴……」

馮飛虹道：「少俠盡可放心，奴家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把你的書信送到峨嵋去，只是少俠你的信上須附有信物，否則恐怕令尊不會相信……」

龍驤點頭道：「在下自然會將信物交妳……」

他把話說出口後，馬上就想起自己這次從峨嵋下山以後，所携帶的東西　如寶劍、筆硯　玉珮等此刻沒有一樣留在身邊，連他身上穿的衣物都不是家中原先所製的，他又如何能拿出信物來？

他猶疑了一下，馮飛虹已說道：「少

俠你是否已將信物遺失？」

龍驪有點尷尬地道：「在下的衣物全都換去了　此刻確實找不到一件信物　不過，在下的筆跡家父是識得的　在下倒是担心姑娘妳的安全……」

「這個少俠盡管放心　奴家會全力以赴。」馮飛虹站了起來　道：「奴家需要趁着夜色去準備一些乾糧　衣物，少俠安心在船上等候　這兒隱蔽異常　絕不會被人發現的……」

龍驪道：「姑娘請去　在下會在此等候妳回來。」

馮飛虹走了兩步　回頭道：「少俠你不必太在意身上穴道被封之事，若是無法解開，不要多費力氣，免得傷了身體，奴家會替你找到點穴名家相助的！」

龍驪雖然曉得馮飛虹並不明白自己是被武林失傳的「五鬼逆斬」手法閉住穴道，是以才會說出那番話來　但他對於她的心意却也很感激　頷首道：「多謝馮姑娘關照　在下試一試看吧　若是無法衝開穴道　再請姑娘帮忙便是。」

馮飛虹深深地望了他一眼，臉上現出歡愉之色　不再說話　飛身掠起　蹈行在茅草上　轉瞬之間便巳消失在黑夜之中。

龍驪坐在船板上，凝目黑夜之中　默然良久　方始嘆了口氣　忖道：「誰能够想到我會受佑於江湖上正派人士所不齒的黑湖人妖？誰又能想到像這種被人不齒的人妖也有他的良知與人性存在？」

他默默的想着馮飛虹的話，想着自己此後的行動將受到那神秘帮派的影響　而無法不隱蔽起來時，他不禁嘆了口氣。搖了搖頭，他自語道：「以後的日子，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那還能顧到其他？」

他顧目四望　只見茅草隨風搖曳　四下一片黑暗　連空中閃爍的寒星也被移動的浮雲掩蔽。

他的心裏浮起一絲凄凉的感覺，只覺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　稍一失愼，便將墜入無邊的黑暗之中　永無天日可見。

「其實我一己的生死又有什麽關係？」他忖思道：「我所担心的是峨嵋一派的存亡以及整個武林的安危！」

他楞楞的想了下　只覺思緒愈來愈亂，無法可解　只得暫時將紊亂的思緒拋過一旁　不再多想，盤起雙膝　運起功來。

原先　他因爲不知道那葛衫老者所施的閉穴手法到底是那一種　因而連續幾次運功衝穴，都是徒勞而廢。

此時他雖然只知道那葛衫老者所用的乃是一代奇人衡山木客獨創的「五鬼逆斬」手法　却因這種秘技早巳失傳　他也無法找到精通此道之人替他解穴。

但，他能曉得這種手法的名稱　只要慢慢摸索，仔細思考那葛衫老者拂穴時手指及體的情形，他認爲自己必能以內力衝開被閉的穴道。他盤膝坐在船板之上　凝神靜氣　緩緩提起丹田的那股眞氣，延着經脈直上　向封閉住的穴道衝去。

果然，他連續運功三次　連續失敗了三次　每一次內力到了閉住的穴道之前，便因爲穴道中積蓄的血氣激盪翻湧　按耐不住　而自動散去凝聚的內力。

他喘了口氣　忖道：「衡山木客被武林中人視爲一代怪傑，行事乖張，不近情理，每每做出與他人行爲相異之事，或許他所創的閉穴之法也不按常規而來……」

夜風拂面而過，他突然腦中出現一絲靈光　暗自思忖道：「天山有所謂『顚倒穴道』之技　藉着血脈的逆運而使穴道挪開　衡山木客所創的這種『五鬼逆斬』閉穴手法　莫非也是運用的使血脈逆行之理？那麽我豈不是可以試試使氣血逆行　或許能衝開被閉穴道…」

他想到這裏　不禁有點猶疑起來，敢情他知道氣血逆行　眞力倒竄　稍一不愼，便會導致血脈破裂　走火入魔，就算能逃得一死　也免不了武功全失　終身會癱瘓……

瞑目沉思片刻　他咬了咬牙，忖道：「我若是不能趁此機會衝開被封穴道，就跟一個常人一樣　手無縛鷄之力，不但不能參加三天後的比劍之會，而且遇到敵人隨時便有喪命的可能　還不若孤注一擲，或許還有成功的希望。」

一念既決　他不再多加考慮，凝神貫注　氣沉丹田　直到眞氣凝固　方始緩緩的運氣逆行經脈。

像這等逆轉眞氣之事，武林中可說是罕得聽見　除了一些邪道奇門武功　他們的心法必需如此運用眞氣　方能獲得某些特殊成就之外，一般的武林中人根本想都不敢想　更別說親身一試了。

尤其武林中的正派內功心法，可我都大同小異而巳　完全是隨着正規的法則去做，絕無僥倖可言。

因而對於這種逆轉眞氣之擧，更是萬萬不能一試，也未曾聽說有人試過。

龍驪此時爲了急於解開被那不知來歷的葛衫老者所閉住的穴道，冒着生命之險一試，此刻若有人在旁見到，必然不敢目睹。

龍驪雜思盡去，抱元守一，緩緩的催動眞氣，逆着經脈行去，他一開始運功，立即便感到血脈波動，心跳加速，有如一枝尖細的錐子在向着自己那顆心刺去。

他忍受着痛苦　緊咬牙根，一分一寸的逼運眞氣逆行而上，一連經過三個穴道，方始感到那陣驟痛之感減輕不少。

可是他剛一加速逆運內力，立即又感到心頭如壓重石，氣息被窒，幾至不能呼吸，他全身一陣顫抖，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緊跟着的是一陣痛苦的嘶叫。

就在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驚訝的呼叫，接着一條人影虛虛踏着草尖，飛也似的奔行過來。

黯淡的星光之下，可以看到一條金色的光影乍閃而至，小船微微的晃了下，光影一斂，一個身穿金衣，面上幪着金色的武士巳站在龍驪身前。

微風吹起他的衣襟　襟上所繡的那個「叁」字，不住地晃動着，可是他却有如一尊塑像　默然站在船頭　動都沒有動一下。

他的兩隻眼睛　從金色面罩上露着的兩個小孔裏射出爍亮的光輝，凝注在龍驪身上。

龍驪此刻若是醒來，那麽他必然可以認出這個金衣武士正是那葛衫老者手下的金衣三號。

那麽他在吃驚之下，同時還可以發現

這金衣三號眼神中射出的奇異光芒。

只可惜他此刻整個心神都貫注在逆運眞氣之上　根本都想不到身外有人出現，他的眞氣逆着血脈運行　受到很大的阻力　尤其在衝過一個又一個的穴道之時　吃力只如同受到雷殛般的痛苦。

那種痛苦之深　使得堅毅的他　也忍不住藉着一陣陣的嘶叫來減輕……

只因他知道自己若不是發出嘶叫聲的話，必將放棄催動緩緩逆行的眞氣　而使自己陷入更危險的地步……

那個金衣三號，默默的站立在龍驪的面前　他的雙眼中射出奇異的光芒，凝注着的全身顫抖，臉肉抽搐，痛叫出聲的龍驪。

他距離龍驪只有五尺之遠，雖然星光黯淡，也很清晰地可以看到龍驪滿頭滾落的汗珠。

在這夜凉如水的江邊，一個人還會滿頭出汗，可見他身上所受的痛苦之深。

金衣三號整個臉都被金色的面罩所掩蓋，外人根本無法看到他的面孔　更無法從他的面色中看出他的情緒來。

可是一個人的眼中所露出的情感　是不能够隱瞞的　此時若是有人在此，必然會驚詫他的眼中竟露出一股同情憐憫與妒忌痛恨相交雜的奇異情緒。

一個人怎能同時有這種完全相反的情緒出現？

若是明白龍驪和金衣三號立場之人在此　他將更驚着於這個金衣三號不但沒有趁此機會傷害龍驪　甚而連一個信號都沒發出……

因爲誰都知道龍驪此時只要受到一根樹枝的打擾，便會使他受驚而眞氣一洩走火入魔……

那金衣三號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　但他却站在那裏動都沒動一下，旣無傷害龍驪之意、也無就此離開之意……

金衣三號究竟是什麽人？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　因爲此刻他的立場太混淆不清了……

時間悄悄的過去，龍驪的嘶叫之聲愈來愈大，他頭上的汗珠滾落面頰，流進領口裏　身上的衣服一層層的都巳經濕了，整個人如掉進江裏一般。

突然　他大叫一聲　盤坐着的身軀仰面後倒　有如一隻在鍋上跳蝦的活動，在船板之上不住的跳動着。

金衣三號眼中射出驚凜之色　注視着在船板上跳動的龍驪，他那原先垂落的右手　緩緩的移向劍柄。

此時　他只要心意一動　立即便可以將龍驪斬爲兩段！

可是他的手只是緊握在劍柄上　依然沒有動一下，就在這時　龍驪巳跟死去一般　靜靜躺臥在船板上，四肢平攤，不再動彈。

金衣三號眼中的驚凜之色突然一斂，換之而來的是一股濃郁的殺氣　只聽「嗆」地一聲輕響，他巳拔出了長劍。

劍上閃出一縷如水的寒芒　金衣三號向前行了一步　走到龍驪之前　緩緩的擧起了長劍。

他的長劍突然擧起，巳經超過了他頭頂，眼見便要劈落而下，突然那靜躺在船板上的龍驪怒吼一聲，整個身軀巳跳了起來。

一道寒芒由上而下迅斬而去，金衣三號手中長劍還未劈下，龍驪那如迅雷突發的一劍巳鍥入他的胸腔。

金衣三號發出裂帛似的一聲慘叫，隨着龍驪劍刃上挑，右邊胸腔斜斜裂開，整條右臂齊着肩膀斷去。

血影紛飛中，他的身軀摔倒在船板之上　那條握着長劍的右臂飛出丈許開外，掉入水中。

小船微微搖動了一下，立即歸於平穩，夜風拂過江邊的茅草，發出沙沙的聲音，空中的浮雲隨風移開　現出一片皎潔的寒星。

四周似乎亮了許多，星光照耀下，龍驪依然維持着他揮劍斜挑之勢　只見他單膝跪在船板上，左手外揚　右手握着長劍斜斜擧起。

從劍刃之上，一滴滴的血水滴落船板，那塊平坦的船板之上，似乎在陡然間開放着許多血花……

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龍驪那冷肅的臉孔上，浮現一絲苦笑，上身一立　站了起來……

他的眼光凝望在劍刃上，手腕微微一震　將劍刃上的血珠震落　然後插劍歸鞘，如釋重負。

俯望着仆倒地上的金衣三號　他想起方才的驚險情形　也不由自巳抹了一把冷汗　暗忖道：「眞是僥倖　在那千鈞一髮之際　我全身氣血貫通　閉住的穴道全都解開，搶先一着，在他長劍即將落下之時，出手攻進他的空門，一劍見功……」

他曉得自己要不是正好在危險之時閉住的穴道全通，眞力運行無阻，神智回復正常　而能適時發現那金衣人殺氣盈胸的擧劍欲落，此刻只怕仆倒船板上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了。

當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突然拔劍，完全出乎那金衣人的意料之外，以致在驚愕之下措手不及，才會一劍之下喪命。他想到這裏，心中突然興起察看一下金衣人幪在布套的眞正面目的欲望。

俯下身去，他把那臥身血泊中的金衣人翻轉過來，托起頭，取下套在頭上的面罩。

「啊！」龍驪的目光一落在那金衣人臉上，立即發出一聲驚呼道：「怎會是他呢？」

他還以爲自己看錯了，定了定神，凝目望去，只見那金衣人雙眼緊閉，瘦削的臉頰上有着稀疏的鬍鬚　靠近嘴角處，有一粒豆大的黑痣，正是他記憶中的大師兄五花劍何立天。

龍驪整個人都呆了，他木然的立着，眼睛凝注在何立天嘴角的那粒黑痣，他的記憶好似一下子倒轉回五年之前……

他記得清清楚楚的，自己幼時幾乎是由這個大師兄所抱大的　功夫也是何立天所教，可是當自己長大後，對於武功上的進境却遠遠的超過了大師兄。

五年之前，那時何立天巳在江湖上得有五花劍之名，而龍驪却還未下山，這當然因爲他是峨嵋掌門的愛子，年紀太輕，不許他下山，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則是龍雲

鶴要將自己所獨創的劍藝傳授給龍驤，藝業未成 自然不許愛子下山……

那年的秋天，峨嵋掌門神龍龍雲鶴歡慶五十大壽 所有的弟子門人，不論出師多久 行道多遠，都紛紛從遠遠趕回 爲掌門人拜壽。

師兄弟們分手許久 能夠相聚一堂，自然興高采烈 在練武的人來說 師兄在一起總得找個機會比試一下，一方面是互相切磋 另一方面則是看一看各人的成就．以觀測每人武功的進境。

那時，何立天便是以大師兄的身份，帶領師弟們在練武場較量武功 結果在八個師兄弟中 龍驤得優勝 一一將他們擊敗。

何立天眼見自己從小抱大的小師弟竟然在別後數年 獲至如此大的成就時 非常驚訝 於是親自下場……

龍驤想到這裏 臉上肌肉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五年前比劍的那一幕情景 此時又一一浮現在眼前。

那時他才十七歲，年輕氣盛．血氣方剛 眼見大師兄親自下場 心中興奮無比．當然也禁不住有點緊張 由於好勝心切．他在開始的時候 一直居於下風 直到五十招後 方挽回劣勢。

他們兩人一直鬥到二百招外 由於久戰不勝 龍驤一時求勝心切 也忘了父親的叮囑 施出神龍龍雲鶴獨創的「龍騰九淵」之式。

在那個時候 他才學會了兩招 功力也沒有現在的高 可是却在何立天不及提防之下，將他兵刃格飛，左臂砍傷……

何立天臂上血迹滴滴掉落，可是他却根本沒有顧及到自己的傷勢，他的臉色發青 以憤怒、妒忌．痛苦等等複雜情緒交織的目光凝注在龍驤身上。

當時四周觀看的同門弟子齊都驚詫萬分 龍驤更是呆住了，在默然之中，他看到何立天從地上將那柄長劍拾起，然後雙手一彎 硬生生的將一枝長劍折斷。

在衆人的驚呼聲中，何立天匆匆越牆奔去 未及向神龍龍雲鶴拜壽，便就此下山。

事後 龍驤固然受到父親的斥責 但是何立天的那等衝動的行爲，却沒有獲得任何人的同情，幾乎每個人都責備他的不該。

爲此 峨嵋派曾經派出許多弟子在江湖上查尋五花劍何立天的行蹤 可是何立天如消失了似的，從此未曾在江湖上現過身。

龍驤俯首望着何立天額上的皺紋 忖道：「不知道他爲何會進入那種神秘帮派之中？看他的容貌蒼老如斯，可見這些年來他確實吃了不少苦……」

他回想剛才自己拔劍出鞘的情形 想到自己若非見到何立天舉劍欲落 自己已陷身危厄之中 那麽絕不會在未明眞像之前先行動手 將何立天殺死的。

他怔怔地望着何立天，想了一會，也想不出爲何隔了這麽多年 何立天依然如此痛恨自己。

他暗忖道：「他若不是動手殺我 若不是殺氣瀰佈劍上 我也不要會施出那等辣手……」

正想到這裏，他突然覺得自己手上托着的何立天微微的動了一下，他略一怔愕，急忙俯身貼在何立天的胸膛 果然發覺何立天胸膛中的那顆心仍在輕輕的跳動，雖然微弱 却並非完全停頓。

他趕忙深吸口氣，一面閉住何立天斷臂處的血脈，一面將手掌貼住他的背心「命門穴」，運出一股內力，衝進何立天的體內。

就恍如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那已經奄奄一息的何立天呻吟一聲 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他那無神的眼瞳茫然的張開 毫無目的轉動了一下，已望見了龍驤俯望下來的臉孔。

頓時 他的眼中泛起一絲光輝，凝注在龍驤的臉上 不再移開。

龍驤只覺喉頭一陣難過，使得他都幾乎說不出話來，他哽聲道：「大師兄，你還認得小弟嗎？」

何立天的嘴唇牽動了一下，顫聲道：「你……你是龍驤……」

龍驤點頭道：「大師兄，小弟不知道是你 否則……」

何立天眼中迅速地充溢着淚水，他搖了搖頭，咽聲道：「是我不好……我不該那樣……龍驤請你原……原諒我……」

龍驤以爲何立天記掛着五年前離開峨嵋之事 他嘆了口氣，道：「大師兄，那時小弟年齡太輕貿然出手，以致使得師兄你……唉，這些年來爹還是在記掛着你，小弟的心中也無時無刻不……」

何立天忙道：「師父他老人家……我眞該死！」

他的胸膛不住地起伏着，由於情緒的激動，使得他氣喘得更加厲害，可是他却似有話要說，仰着頭道：「師父他……」

龍驤見到何立天氣喘吁吁還要掙扎着說話，連忙加以制止 道：「師兄，你不要再說了。」

何立天眼角掛着淚水，咳了兩聲，道：「龍驤……你快，回峨嵋 他們要對師父不……不……」

他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喘氣聲中，一口鮮血自嘴裏噴了出來，吐得龍驤滿胸都是。

龍驤大驚，連忙運過一道眞氣進入何立天體內。

何立天眼神渙散，聲音微弱地道：「快……快回峨嵋去！」

他竭盡最後的力氣，說完了這句話，頭顱一偏 便已死去。

龍驤呆了半晌 凝目望着何立天逐漸僵硬的臉孔，心中不由感慨萬千，暗道：「這些年來，他一定也是在心中深深後悔當年所做之事，不然 他也不會那樣不安，忍受着痛苦也要說出心裏的歉意。」

對於何立天的話，使他深信那個神秘帮派在近期之內，必然會對峨嵋有所不利之舉，可是他却不知道那神秘帮派將要採取一些什麽手段，或者是在什麽時候開始行動．將由那些人去做……

這許多的疑問，只有何立天才能給予他解答的，可是何立天已經死去，這些疑問只好讓它擺在心裏了。

龍驤一想及此，不禁後悔起來，他暗

暗忖道：「我若是早一點揭開他的面罩，在一曉得金衣三號便是大師兄之時，便立即給他施以援手，或許他不會死去，就算他的傷勢太重，無法挽回生命，也不會死得這麽快，那麽我就可以從他的嘴裏，得到更多的綫索，如今還是對於那神秘帮派毫無知悉，甚而連他們是什麽名稱都不曉得……」

想到這裏，他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嘆息之聲，雜在風聲裏傳散開去，他的耳中已聽得在江潮拍岸聲裏夾雜着一陣馬蹄之聲。

他的目光一閃，放下了何立天，立身而起，仰首向着岸上望去。

視綫被江邊的茅草遮住，再加上黑夜之中，使他無法看清是誰騎馬往這邊急馳而到，但是從那急促的蹄聲和軋軋的車輪輾馳而過的聲音聽來，確實是有人駕着馬車往江邊而來。

他警覺地蹲下身子，右手已經按在劍柄之上，凝神注意着那輛馬車，靜待奔行過來的動靜。

就在他蹲身之際，「轔轔」的車聲，突然一停，接着在黑夜之中傳來一聲馬嘶，嘶聲中，一條人影，飛也似的掠空奔躍過來。

龍驤的眼中射出森厲的寒光，沉聲道：「是誰？」

那條人影落在草叢上，龐大的身影往下一沉，啞聲應道：「龍少俠，是我。」

「哦！」龍驤驚喜道：「原來是馮姑娘。」

他的手離開了劍柄，立身而起，馮飛虹也自草叢上奔行過來，躍身上船。

她一見到龍驤神采飛揚，高興地道：「龍少俠，你已經好了！」

龍驤應了一聲，只見馮飛虹頭上戴着一頂毡帽，臉頰塗得黑黑的，身上穿着一件寬大的布袍，背上還揹着一個大包袱，怪模怪樣的。

他不由得一笑道：「馮姑娘，妳若不是先出聲的話，我眞要對妳無禮了！」

馮飛虹高興地道：「你的劍法那麽快，若是驟然出手，奴家還有命在？幸好我先出聲招呼……」

她話聲一頓，目光閃動，落在躺在地上的何立天身上，驚道：「他們已經有人來過了？」

龍驤不願對她說及這躺在地上，已經死去的金衣三號便是自己遠離師門達五年之久的大師兄。

他點了點頭道：「妳走後不久，他便已經來了。」

馮飛虹駭然道：「這樣說來，我們需要趕快行動，離開此地，來，我們快把船調開，順江而下……」

龍驤搖頭道：「馮姑娘，妳不必担心，在下未等他傳出信號，便已出劍將他殺死，所以沒人知我們在此……」

馮飛虹驚魂稍定，道：「我們運氣不錯，這傢伙也是來得不是時候，他若是早到片刻，少俠你豈不是……」

龍驤不願再提及自己出劍殺死何立天之事，打斷了她的話聲，道：「馮姑娘妳是駕了馬車來的？沿路上可有人發現？」

馮飛虹得意地道：「城裏一個鬼都沒有，加上我用鍋底灰塗着臉，誰也認不出是我……」

龍驤問道：「這麽晚了，妳還買得到衣物？」

馮飛虹笑道：「買？這麽晚了那家店門還開着？我在街上找到一家成衣館、越牆進去，先到厨房裏去搜一點吃的，然後抹兩把鍋灰在臉上，把店主叫醒，要他把衣物搬出來！」

龍驤雙眉一皺，道：「這麽晚了，妳臉上抹着鍋灰闖進人家的店館裏，豈不要把人嚇壞？」

「誰說不是呢？」馮飛虹笑道：「那個老板被我喚醒，一看這樣，嚇得渾身打抖，以爲我是搶刼的強盜，口口聲聲的叫饒命，沒等我說話，便把櫃裏的銀子搬出來，一聽我說要衣服，又趕忙把所有的衣服擺在我面前，隨我挑揀……」

她笑了笑，又道：「我挑了幾件實用的衣物，然後把銀子一齊揣進懷中，那時整個店裏都被吵醒，店主的那個老婆叫嚷起來，我一掌一個，將他們的頸骨都打斷了……」

龍驤臉色一沉，說道：「妳殺了幾個人？」

馮飛虹沒有在意龍驤的臉色，道：「那個衣服店不大，連伙記在內一共只有五個人，爲了怕他們把我闖進去之事傳出去，使得那些人曉得我們將要易裝而行，所以我把他們全都殺了！」

龍驤寒聲道：「那麽這條小船的船夫也是被妳殺死的？」

馮飛虹一怔，道：「是呀！」

當他看到龍驤臉上佈滿寒霜，目光冷森地注視着自己時，不由打了個寒噤，停住了話聲。

龍驤見到她默然無話，冷哼一聲，道：「妳只爲了一己的需要，便無端地殘殺這麽多條人命，妳想想看，在莊裏的人還算少嗎？妳還要……」

他在氣極之下，恨不得出手重重地摑打馮飛虹，可是手臂一動，却忍不住放下去，連話也說不下去了。

馮飛虹站在龍驤之前，如同待罪羔羊，愕然地站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龍驤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唉，這都是我的錯，誰叫我被南宮北囚住呢？否則妳也不會聚集一些黑道敗類闖進莊內，造下許多殺孽，此刻又爲了衣物這一點小事，又害了五條性命……」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馮飛虹叫道：「這都是我不好，我不該殺害這麽多人，是我不該，是我的錯……」

她的臉上塗着黑灰，只露出兩顆黑亮的眼珠，看不出她臉上的神情，但是從她激動的語聲中可以曉得她的心情並不是好受。

龍驤一愣，只聽馮飛虹繼續叫嚷着，說道：「我不該救你，不該喜歡你，因爲我只是一個人所不恥的人妖，而你却是正派的俠士，講究的是行俠仗義，絕不殺害無辜……」

她的雙手緊握，激動地喊道：「但是你可知道江湖是殘酷的，你若不殺別人，別人就要殺你，你要求得活命，就必需動刀把他人殺死……」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 著

H.K.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龍驤臉色鐵青，沉聲喝止，道：「住口！」

馮飛虹沒有理會他的喝止 繼續大聲道：「你要做正派俠士 你又爲什麼把這人殺死？只因他將要危害你的生命 只因他們……」

她說到這裏 龍驤忍無可忍 霍地向前跨了一步 一掌摑在她的臉上 「拍」地一聲脆響 她的身形一陣踉蹌 左手撫着臉頰，怔在那裏。

龍驤望着馮飛虹怔愕的神態 自己也不由呆住了 他木立片刻 長嘆一聲 抱拳道：「請原諒在下魯莽 在下就此告辭 對於姑娘的救命之恩，只要一息尚存，終有還報的一日……」

他抱拳行了一禮 俯身抱起何立天的屍首 轉身便待飛身離去。

馮飛虹尖叫道：「站住 你不能這麽就走。」

龍驤緩緩轉過身來 冷冷道：「馮山主，如果妳想憑武功留住在下 在下可不客氣了！」

他左邊身子一偏 右手上移半寸 全身都已進入戒備狀態中 只要馮飛虹出手，他立即便能拔出長劍，應付對方任何攻擊。

馮飛虹見到龍驤這等神態 顫聲道：「好，好，好 都怪我多事 你……你走吧……」

說着，她的眼中已流出兩行淚水，頓時漆黑的臉頰現出兩條白色的痕印。

龍驤想起自己進入武昌城後 於路上碰到馮飛虹的情形，再想到她爲了自己，不顧危險的進入南宮北的莊裏，將自己救出。

固然她對自己有某一種的企圖、並且她在武林中的聲名也不太好，但她却是眞誠的爲了自己而去做一些危險的事 這對於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馮飛虹方才在船上對他坦白的說出她可憐的身世時 那些話依然迴旋在耳邊 未曾被他忘去。

他輕輕嘆了口氣 說道：「馮姑娘，妳……」

馮飛虹道：「你不必再說」 再說我也不會聽 我只是個人妖 惡名在外 受人鄙視，那像你出身武林世家 又是峨嵋掌門之子 甫一闖盪江湖 立即便享有銀衫劍客的盛名，我又算得了什麼東西？文那够資格跟你說話？那够資格救你……」

龍驤搖了搖頭 嘆道：「馮姑娘 在下是失言了 請妳原諒。」

他的話說得非常誠摯懇切 馮飛虹一怔 隨即俯下頭去。

她默然一下 低聲道：「我自己曉得我太壞 行爲不正當 以致受人歧視 但我自問對於你 我並沒有什麼不良的企圖，我只是想交你這個朋友，當然我明白，我在江湖上的名氣太壞，你不會瞧得起我的……」

龍驤歉疚地道：「在下不會是這樣忘恩負義之人，姑娘妳不必再……」

馮飛虹苦笑了一下，道：「我從生下來到今天 整整的二十六個年頭裏，沒有一天不是在恥辱中過的，爲了應付惡劣的環境，我不得不以惡劣的手段去對付，當然我也知道我不信任別人，我好殺成性，可是你若處在我的環境裏，恐怕你也會像我一樣 甚而比我更加好殺……」

龍驤想到自己一直在父母的庇護下活着 從小到大，罕有遭到打擊 出身又好，聲望又好 是以一出道即享有盛名，這與馮飛虹的相比 完全是相反的典型 她必需和自己的良知相搏 她厭惡自己 可是却要活下去 爲了生存 那麽她所用的手段，自然是值得同情了。

馮飛虹昂起頭來 道：「如果你是我，你將怎樣？你縱然不願，可是假如上天對你太不公平，使你生具與常人不同的體質，使你遭受父母遺棄，遭受他人的嘲笑，你想要自殺，却不甘心屈服在命運之下，你要掙扎活下去，却被人侮辱……」

「馮姑娘，妳不要再說了！」龍驤沉痛地道：「在下深深地爲自己的孟浪而後悔 如果馮姑娘妳認爲在下仍是妳的朋友，那麽請妳原諒我一次 以免在下內疚過深。」

馮飛虹怔了一怔，激動地道：「你…：你是眞心的把我當作你的朋友？」

龍驤肅然道：「人生難得一知己，在下願意把姑娘妳當作在下此生的知己。」

馮飛虹破啼爲笑，道：「我……」

她心中情緒過於激動 連話都說不出來。

龍驤把何立天的屍體擺在船板上，道：「在下所托之事，姑娘妳是否還願意去做？」

馮飛虹道：「是送信之事？少俠趕緊把信寫好，奴家一定跟你送去峨嵋。」

龍驤說道：「這封信非常重要，因爲在下已經曉得那個神秘帮派將要對敝派不利……」

他於是把自己與何立天之間的關係，以及何立天臨終前所說的話，對馮飛虹說了出來，最後道：「在下分身之術，若是爲了本門安危，就必需放棄到武當參加劍會，要參加劍會，就非得要放棄趕回峨嵋，可是我仔細一想，那個神秘帮派三番兩次的要我取得劍主之席，可見那劍主一席對他們很重要……」

他話聲頓一頓，說道：「若是我不去參加劍會，難保他們不去找尋別人，爲他們效力，爲了揭穿這個謎，爲了防止那神秘帮派有什麽陰謀活動，我一定得趕到武當不可。」

馮飛虹睜大了眼睛，驚懼地道：「我怎麽也想不到五大劍派舉行的劍會，會使那帮派發生如此大的興趣，可見那劍主之席，必然非常重要，甚而關連着他們帮派的發展，所以他們才要處心積慮的要把有資格取得劍主之人收爲己用。」

「姑娘說得不錯。」龍驤點頭道：「在下爲了了解此一秘密 勢必盡力去做，一定要取得劍主之席、可是在下也不能置峨嵋於不顧。」

好在峨嵋有家父坐鎭，他老人家的武功，經驗，在武林中是早負盛名的，若是他能够事先了解江湖上有這麽一個野心勃勃的神秘帮派要對本門不利，他必將全神提防，準備應變，那麽縱使那神秘帮派實力浩大，在下也無可慮。」

（未完．五）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